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说到“守株待击”。我得做一下解释。

春天的傍晚，你背上猎枪，别带狗，在树林边上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四处查看清楚，再检查一下弹筒帽，然后使个眼色给同伴。

时间过得很快。太阳落山了，但树林里还很明亮；空气清爽而朗彻；鸟儿们在叽叽喳喳地叫着；嫩绿的草像宝石一样发出耀眼的光彩……你就在那儿等着吧。

树林里会慢慢黑下来，晚霞的红光慢慢地沿着树根和树干冉冉升高，那种迷人的色调从那些差不多还没有生出小叶的低枝，谨慎小心地移到纹丝不动的、好像是沉睡着的树梢上。……过了片刻，树梢也暗淡了下来；红色的天空变成蓝色。

这时，树林的气息便浓烈起来了，夹杂着微微的温暖的潮湿。吹过来的晚风就会奇妙地在你身边隐没。鸟儿开始睡着了——好像不是一下子全部入睡的，因为种类不同，早晚也不相同：最早安静下来的是燕雀，过一会儿便是知更鸟，接下来的是頬白鸟。

树林里愈发暗了。树林融合成黑压压的一大块。蓝色的天空中羞羞怯怯地露出星星的眼睛，眨呀眨的。鸟儿们全都睡着了。只剩下红尾鸟和小啄木鸟还在懒洋洋地发出口哨似的鸣叫。……不过，一会儿它们也悄无声息了。于是，又一次在你的头顶上响起柳莺那亮丽的叫声。还有黄鹏，不知在什么地方凄惨地叫了一阵之后，夜莺便开始歌唱了。

你可能等得心急火燎了，忽然就在这当口儿——不过只有猎人才会了解我的话——从那深沉的寂静中传出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喀喀声和咿咿声，你会听见急促而又均匀的翅膀扇动声——这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山鹑，它们优雅地斜着长长的嘴喙，从阴暗的白桦树后面轻松地飞翔出来，迎接你的射击了！

这就是“守株待击”。

我这次跟叶尔莫莱便是出来“守株待击”的。不过，对不起各位了，我得给你们介绍介绍叶尔莫莱这个人。

请设想一下年约四十五岁的人，身子瘦高，鼻子长得细长，窄窄的额头，有着灰色的眼睛，乱蓬蓬的头发，厚厚的嘴唇上经常带着嘲笑的神情。他这个人无论春夏秋冬，一直穿着一件德国式的黄色土布外衣，不过，腰里总是系着一根带子；下身穿着蓝色的灯笼裤，头上戴着一顶羔皮帽子，这是破落的地主高兴的时候送给他的。他腰内总挂着两只袋子。一只挂在前面，巧妙地扎成两半，一半装火药，一半装散弹；另一只袋挂在后面，是装野味的。至于棉屑，叶尔莫莱是从自己头上那只万宝囊似的帽子里取出来的。

他卖了野味所得的钱，足够给自己买一个像样的弹药囊和一个背袋，但他从来也不想买这类东西，一直用土办法把他的枪装好。

他非常善于避免散弹和火药撒出或混杂的危险，他的手法之敏捷，往往令旁观者不住地惊叹。他的枪是单筒的，装着燧石，具有“后坐”力特别大的坏脾气。所以说，叶尔莫莱的右颊常常要比左颊肿大。他究竟是怎样拿这样的枪打中猎物的呢？就连最机敏最灵巧的人也无法想像，然而，他往往是满载而归。

他还有一只猎狗，叫华列特卡，是一个极为奇怪的家伙。叶尔莫莱从来也不喂它。“我才不喂狗呢，”他明智地断言，“何况狗是聪明的动物，它自会找食物的。”事实上就是这样，尽管华列特卡的干瘦常叫过路人看了同情，但这狗照样是活得好好的，而且寿命特别长。不论它遇上什么不幸的情况，它都没有临阵脱逃，更没有半点背主而去的意思。只是在它年轻的时候，曾有过

一次离家的事儿，那是为恋爱所迷惑，两天没回来，但是不久之后就没有这种傻气了。

华列特卡最值得称道的品格是：对世间一切事物的神秘，它都能做到平淡面对。……如果现在讲的不是狗，那么我会用“悲观”来形容。它通常总是把那条短尾巴卷坐在身子底下，把眉头紧蹙在一起，时不时地颤抖着腰身，而且从来都不笑。（众所周知，狗是会笑的，而且笑得很可爱。）

它长得确实很丑，那些仆役们一闲下来，就恶狠狠地嘲骂它的长相；但是，面对这些嘲骂甚至殴打，华列特卡都能以惊人的耐性来忍受；它给厨子们带来与众不同的快乐：当它，由于不仅是狗所独有的弱点而把馋嘴涎脸插进暖香逼人的厨房的半开着的门里去的时候，厨子们会马上放下手里的活，高声叫骂着驱赶它。

每每出猎的时候，它则表现出惊人的不知疲劳的特长，而且它的嗅觉也是特别灵敏的。可是，假如偶然追到了一只被打伤的兔子，它就巧妙而迅速地避开那个叽哩咕噜乱骂一气的叶尔莫莱，找一个绿树林下面的阴凉地儿，津津有味地把它吃得干干净净。

叶尔莫莱是一个与我们相邻的旧式地主家里的人。旧式地主不喜欢“鹬鸟”，而偏爱家禽。除非在特殊的日子，比如生日、命名日以及选举日，旧式地主家的厨子才备办长嘴鸟，他们往往以那种俄罗斯人在不知所措时的狂热劲儿，想出一种稀奇古怪的调味方法，让大部分客人都好奇而出神地端详饭桌上的菜，而绝不敢动手去尝一尝。

叶尔莫莱接受命令，每月给主人的厨房里送两对松鸡和鹬鸟，而主人却不管他住在哪里，靠什么度日。人们也都不找他帮忙，把他看成一无所长的人——就像是我们奥廖尔那块儿所说的“废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火药和散弹当然都不发给他，完全按照他不喂他的狗的规律。

叶尔莫莱是一个极其古怪的家伙：他像鸟儿一样无忧无虑，总是爱聊天儿，样子极为散漫极为拙笨。他尤其喜欢喝酒，在哪儿也住不长；走路的时候拖着两条腿，摇摇摆摆的——就这么走啊走的，一昼夜可以走大约五十俄里的路。

他平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冒险：在沼泽地里、树上、屋顶上、桥底下过夜是常有的事儿；他多次地被关在阁楼里、地窖里、棚屋里，拿不上枪、找不见狗，穿不上必需的衣裤，长时间地让人毒打——可是，过不了多少日子，他又穿着衣服，背着枪、带着狗回家来了。

他的心境几乎总是宁和安闲的，但他不是个快乐的人，通常情形下，他总是那么怪里怪气的。

叶尔莫莱爱跟好人谈天说地，特别是喝酒的时候，但并不是没完没了，总是站起身来爽爽利利地走开。“你这鬼东西去哪儿呀？深更半夜的。”“去恰普里诺。”“你到那儿去干什么呀？恰普里诺有十俄里远呢。”“到那儿去找庄稼汉索夫龙，在他家住一宿。”“就在这儿过夜吧。”“不，不了。”于是叶尔莫莱就带上他的华列特卡，走进黑夜，穿过丛林和水洼，赶往恰普里诺了。但是，到那时，庄稼汉索夫龙也许不让他走进自己的院子，甚至还可能打他一个耳光，对他骂道：“别来搅和我们清白人家。”然而，叶尔莫莱有一些巧妙的本领，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他能在春汛期间捕鱼，用手捉虾，凭感觉找寻野味招引来鹌鹑，驯养出鸱鹰，逮住那些能唱“魔笛”、“杜鹃飞渡”的夜莺……真可谓是各个方面的能手。但是，只有一件事他不会干，那就是训练狗，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本事。

他也有老婆，他一星期去她那儿一次。她住在一间极坏的、半倒塌的小屋里，孤苦地勉强度日，过了今天不知明天，吃了上

顿儿没下顿，就好像日子也跟她那苦命一般朝不保夕又毫无办法。

无忧无虑而且有一副好心肠的叶尔莫莱，对她老婆却残酷而粗暴。他在家常常是装出一副威严不可侵犯的样子——所以，他那可怜的老婆总是想尽办法去讨好他，她一见丈夫那凶狠的目光，就浑身颤抖，常常是拿出最后一个戈比给他买酒，当他大模大样地躺在炕上酣睡时，她总是卑躬屈膝地给他盖上自己的皮袄或者别的什么。

我曾经多次地亲眼看到他在无意中暴露出来的一种阴险的凶暴，我极不喜欢看到他咬死那打伤的鸟时的脸上的表情。不过，叶尔莫莱在家每次呆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以上。他一到别处，就又变成了“叶尔莫尔卡”——方圆百里之内的人们都这样称呼他；有时，他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

最下等的仆人在这个流浪者的面前也会感到自己的优越。或许仅仅基于此点，他们往往对他十分亲热。农民们最初都喜欢追逐他，就像捉田野里的兔子似地抓住他，但过后把他放了，因为一看他是个怪僻的人，便也就不再跟他过不去了，甚至还给他面包，慢慢地跟他聊起天儿来。

……我就是拉了这么一个人来做猎师，跟他一块到伊斯塔河岸上那一大片桦树林里去“守株待击”的。

俄罗斯的大地上，有很多河流跟伏尔加河一样，一边是山地，另一边是草地。伊斯塔河就是如此。这条窄窄的小河蜿蜒曲折，形同蛇身，整个河流没有半俄里是直直的。有的地段，从峭拔的山冈上望下来，可以看见大约十俄里流域内的堤坝、池塘、磨坊、菜园，周围都是爆竹柳和繁茂的果园。

伊斯塔河里的鱼是不计其数的，其中大头鲈最多（农民们在热天里蹲在灌木丛底下一伸手就能捉到这种鱼）。一些个子十分小巧的沙钻鸟，啾啾啾地叫着，飞过清凉的泉水，跃过河岸。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鸭子们凫游到池塘的中央，小心谨慎地环顾着四方。那些苍鹭站立在水湾里，纹丝不动，峭壁下面的阴影正好遮住它们。

……我们守株待击，等了大约一小时，打了两对山鹬。因为我们打算在太阳出来之前，再来碰碰运气（早晨也可以守株待击），所以就决定去附近的磨坊里过一宿。

我俩走出树林，走下山冈来。看那河水正荡漾着深蓝色的水波。空中逐渐地弥漫开一种雾霭，把万物浓浓地笼住。

我们敲响了院门，院里立刻响起了几只狗的叫声。

“谁呀？”一个沙哑而迷糊的声音问我们。“猎人。让我们借宿一夜吧。”没人回答。“我们给钱还不成吗？”“我得去问问主人，……嘘，可恶的狗！……叫什么叫，不死一边去？！”我们能听出这个雇工走进了屋里，不一会儿，他就回到门口来了。“不成，”他说道，“主人不叫你们进来。”“为什么不叫进去？”“他害怕呗，因为你们是打猎的，也许会把磨坊给烧掉，你们身上带着弹药呢。”“真是瞎说！”“我们的磨坊前年就失过一次火了，有几个牲畜贩子来过夜，也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一进来就着起火来……”“可是，老兄，我们总不能在野地里过夜呀！”“那由你们了……”他边说边进屋了，只听他那靴子踩得噔噔直响。

叶尔莫莱一口气咒骂了他好一通，最后他叹着气说道：“咱们到村子里去吧。”可是我清楚村子离这儿有两俄里路呢。……“就在这儿过夜吧，”我主张着，“咱们就在这儿吧，外边儿也凑合；给他们一点钱，磨坊主人会拿出点儿麦秸给我们铺的。”叶尔莫莱听了默然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于是我们再一次敲响了门。“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又传出雇工的声音，“不是说了嘛，不成！”我们把我们的意思说给他后，他就进屋跟主人商量去了，一会儿便听得主仆二人一块儿走了出来。

边门吱的一声打开了。磨坊主人露了面，他高大魁梧，面孔

肥大，后脑脖颈跟公牛的一样，肚子鼓鼓圆圆的。他非常干脆地答应了我提出的请求。

正好在离磨坊百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四面通风的小敞棚。他们把麦秸和干草给我们送到那儿。那个雇工在河边的草地上安放了茶炊，蹲在那里，使劲地吹着管子。……炭不一会儿就着了，火光映照着他那张年轻的面孔。

磨坊主人跑回去叫起他的妻子，后来就主动提出，请我们到房子里过夜。我没答应，由于喜欢宿在露天。所以，磨坊主妇拿出牛奶、鸡蛋、马铃薯、面包给我们吃。茶一会儿就煮沸了，于是我们就开始喝茶。

河面上腾着水雾，漫漫扬扬的，没有一点风。秧鸡的啼叫在四野此起彼伏。水车轮子的周围发出细小的声响，这是水滴从轮子的翼翅上掉下来，通过堤坝的闷渗出来的声音。

我们就地生起一小堆火来。当叶尔莫莱在火灰里烤马铃薯的时候，我便抽空儿打了个盹儿。……不知不觉的，是轻微的细声细语，叫我醒过来。我抬头一看，发现火堆面前，在倒扣着的木桶上，坐着磨坊主妇，她正跟我的猎师聊天儿呢。

我先前就已经从她的服装、言行举止上看出她一定是地主家的女仆——不是农家妇女，也不会是小市民出身；但是直到现在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看上去，她大约有三十岁，那张消瘦而苍白的脸依旧有几分姿色；那双忧郁的大眼睛尤其让我感到喜欢。这时，她把两肘支在膝上，一只手抬起来托着脸腮。

叶尔莫莱背朝着我，他坐在那儿正向火里添着木柴。

“瑞尔图希纳又在闹牲畜传染病呢。”磨坊主妇说着，“伊凡神父家的两头母牛都病倒啦……，可怜儿的！”

“你家的猪怎么样？”叶尔莫莱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问道。

“活着呢。”

“给我一只小猪该多好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磨坊主妇没有应声，尔后叹了一口气。

“跟你一块儿来的是谁呀？”她问。

“科斯托马罗夫的老爷。”

叶尔莫莱抓了几把枞树枝扔进火里，树枝马上齐声发出噼啪噼啪的爆响，白色的浓烟直向他的脸面冲来。

“你丈夫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屋里去呢？”

“他害怕。”

“嗨，这个胖子，大肚子，……亲爱的，阿丽娜·蒂莫菲叶芙娜，拿一杯酒给我喝！”

磨坊主妇起身而去，消失在黑暗中了。

叶尔莫莱小声地哼唱起来：

我为找情人，

靴子都磨透……

阿丽娜拿来了一个小瓶子和一只杯子。

叶尔莫莱一欠身站了起来，划了个十字，尔后一口气便把酒喝干了，“好酒啊！”他赞叹道。

磨坊主妇又坐在了木桶上。

“怎么，阿丽娜·蒂莫菲叶芙娜，你如今还是常常闹病？”

“常常闹病。”

“怎么回事呢？”

“一到夜里就咳嗽，十分难受。”

“老爷可能睡着了，”叶尔莫莱稍稍思索了一下说。“你一定别去看医生，阿丽娜，看了反而好不了。”

“我就是没去呀。”

“到我家来玩玩吧。”

阿丽娜低下了头。

“你来的时候，我就把我家里那个，把我那个老婆赶出去，”叶尔莫莱接着说，……“当真。”

“您还是把老爷叫醒了才好，叶尔莫莱·彼得罗维奇，您看看，马铃薯该烤好了。”

“让他美美地睡吧，”我那忠实的仆人淡然地说道，“他跑路跑得多了，乏了，睡得很香。”

我在干草上翻了个身儿。

叶尔莫莱站起来，来到我身旁。

“马铃薯烤好了，请您尝尝。”

我走出敞棚。磨坊主妇见了便从木桶上站起身来，想要走开。于是，我便主动跟她搭话。

“你们这磨坊租了多少年了？”

“从三一节租的，已经有两年了。”

“你丈夫是什么地方的人？”

阿丽娜没有听明白我的问话。

“你丈夫是哪里人？”叶尔莫莱提高了嗓门，又问了一遍。

“是别廖夫的人。他是别廖夫的小市民。”

“你也是别廖夫人？”

“不，我是地主的人，……从前是地主的人。”

“哪个地主？”

“慈费尔科夫先生。现在我是自由身子了。”

“哪一个慈费尔科夫？”

“亚历山大·西勒契。”

“你不是他太太的丫头吗？”

“您如何知道的？——是的。”

我满怀同情与好奇地望了望阿丽娜。

“我和你家老爷相识。”我接着说。

“您认识？”她轻声地问道，又把头低了下去。

在这里，我必须告诉读者，我为什么对阿丽娜怀有如此这般的同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我滞留在彼得堡时，碰巧结识了慈费尔科夫先生。他拥有特别显赫的社会地位，以博学和干练闻名遐迩。他有一位夫人，长得十分胖，神经异常敏感，好哭而凶狠——是一个既庸俗又顽固的女人。另外，他还有一个儿子，是一个十足的大少爷，娇生惯养而又愚蠢。

慈费尔科夫先生的长相十分平常：那张宽得几乎正方的脸上，长着一双老鼠一样的小眼睛，一直贼溜溜地偷看别人；又大又尖的鼻子朝前突出着，而且鼻孔朝天；斑白的头发剪得非常短，如同鬃毛一样直立着；额上布满了皱纹，那双薄唇总是不停地歛动着，装出过于甜蜜的微笑，给人一种极不自然的笑眯眯的虚假之感。并且，慈费尔科夫先生站着的时候，总是叉开两条腿，把两只肥胖的手插在衣袋里。

有一次，我和他一道坐上马车到城郊去，我俩便谈起来。慈费尔科夫先生堪称一位城府极深的人，借这机会，给我指点“真理之道”。

“请允许我给您指出，”最后他用尖尖的声音说，“你们所有的青年人，对于一切事物总是不假思索地判断和解释；你们统统的不大清楚自己的祖国；先生，你们对俄罗斯并不了解，确实如此！……你们读的都是德国书。比如说现在吧，您对我谈这个，谈那个，谈到关于那个，喏，就是关于仆役的话。……很好，我没有一点异议，这一切全都很好；可是您根本不理解他们，不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慈费尔科夫先生大声地擤鼻涕，又嗅了嗅鼻烟。）比如说，让我给您讲一个小插曲吧，也许能引起您的兴趣了。（慈费尔科夫先生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嗓子。）

“您是知道的，我的太太是什么样一个人：比她更善良的女子，恐怕是找不到了，您总该承认吧。她的婢女们过得简直不是人间的生活，而是把天国的幸福变成了现实。……但是我的太太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则：不用已经出嫁的丫头。这确实有道理：

生了孩子，忙这忙那的，这丫头怎么还能体贴地伺候夫人照料日常生活呢？她肯定顾不了这些，不把这些放在心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喏，有一回我们乘车路过我们的村庄，这是哪一年来着？让我好好想想，哦，这是十五年前的事儿了。我们看见村长那儿有一个小姑娘，是他的女儿，长得挺可爱的，而且，您知道，她的言谈举止也特别讨人喜欢。我的太太就对我说：‘可可，’——您知道吗，她总是这样称呼我的，——‘我们把这个小女孩带到彼得堡去吧。’村长当下就感激涕零了；您可知道，这种幸福是他连做梦都没想到的。……那个女孩呢，当然一听这句话就哭了起来，这也难怪，要离开父母，确实不好受……总之，这也不足为奇。

“没有几天，她就跟我们混熟了。开始让她住在婢女室里，当然得教养她。您说怎么样？……这女孩子显示出惊人的进步；我的太太十分偏爱她，也很器重她，所以到后来就把别人撇开了，把她提升为贴身婢女了，……您看！……不过也得替她说句公道话：我的太太从来也没有过这样好的丫头，从来也没有过：这女孩子殷勤、谦虚而又百依百顺——简直是十全十美。可是，说老实话，我的太太也极其娇宠她，给她好衣服穿，给她跟主人一样的菜吃，还给她喝茶……真是无微不至啊。就这样她伺候我太太伺候了大约十年。

“忽然，有那么一天，请您设想一下，阿丽娜——她名叫阿丽娜——没有禀告就走进我的书房，——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这件事，我实话跟您说，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一个人绝不能忘掉自己的身份，对不对？

“‘你有什么事？’‘亚历山大·西勒契老爷，请您开恩。’‘究竟要怎么样呀？’‘请允许我嫁人。’说真的，当时，我着实吃了一惊。‘傻瓜，你不知道，太太没有别的丫头啊？’‘我会照旧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侍太太的。’‘胡说！胡说！太太是从来也不用结过婚的丫头的。’
‘玛拉尼亚可以代替我呀。’‘你别自作主张吧！’‘那我听您的吩咐……’说实话，我当时不知怎么办。告诉您，我是这样的人：我敢说，对我的侮辱，没有比忘恩负义更过火的了。

“不必再向您重复，你知道我太太是什么样的人：她是天使的化身，她的善良是无与伦比的。……即使是坏人，她也会可怜的。我把阿丽娜赶出房间后，心中想着：她兴许会回心转意的；您可知道，我才不愿相信别人都会忘恩负义没有良心，可是，您猜怎么着？过了半年，她又一次向我提出这个请求。

“这次我真的火了，我轰她出去，并威胁她，说要告诉太太。我的气不打一处来。……请您想像我是多么惊讶不已：过了一会儿，我的太太泪流满面地来到我这儿，她激动不安，那样子十分出乎我的预料。‘究竟怎么啦？’‘阿丽娜……’您可知道，……我说出来也不好意思。‘不可能的事！……是谁呢？’‘是听差彼得路希卡。’我一听了火冒三丈。我是这样一个人，……不喜欢马马虎虎！……彼得路希卡……并没有罪。要惩罚他也可以，但是，依我看，他没什么罪过。至于阿丽娜，唉，这，唉，唉，什么也都甭说了！当然喽，我立刻吩咐把她的头发剃掉，给她穿上粗布衣服，打发她到乡下去。

“我的太太失去了一个好丫头，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真的无法忍受。烂肉还是割掉的好！……唉，唉，现在您自己去想吧，——您知道我太太，这岂不是，这，这，……简直是一个天使！……她对阿丽娜舍不得呀，阿丽娜知道这一点，但是居然不顾脸面……啊？不，您说，……啊？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无论如何也无法挽救了。我呢，我因为这个忘恩负义的姑娘伤透了心气炸了肺，好久也平静不下来。不管怎样，这种人的骨子里没有一点儿仁义道德！不管你怎么好地喂养一条狼，它的心总是向着树林的。……这是对将来的一个教训！不

过，我只是向您证明……”

慈费尔科夫先生没有说完便扭过头去了，他努力地抑制着那来自内心的亢奋，把身子激动不安地紧裹在斗篷里。

说到现在，读者应该会明白我为什么会对阿丽娜充满同情了吧。

“你嫁给磨坊主有很久了吗？”最后我问她。

“两年了。”

“怎么，难道老爷答应了？”

“是拿钱赎身的。”

“谁拿的钱呢？”

“萨维利·阿历克谢伊契。”

“他是谁呀？”

“我丈夫。（这时叶尔莫莱独自笑了笑。）是不是老爷对您说起过我？”阿丽娜略微沉默了片刻之后又这样问我。

我真不知道跟她怎么说。

“阿丽娜！”磨坊主远远地招呼她。她起身走了。

“她丈夫怎么样？”我问叶尔莫莱。

“还凑合。”

“他们有孩子吗？”

“有过一个，后来死了。”

“那么，是因为磨坊主看上了她，还是因为别的？……他赎她花了很多钱吧？”

“那倒不知道。她识字儿；在他们这行儿里，这一点……这个……是很有用的。所以他看上了她。”

“你跟她早就相识吗？”

“早就认得。我从前常到她主人家里去。他们的庄院离这不远。”

“听差彼得路希卡你也认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彼得·华西里叶维奇吗？当然认得呀！”

“他现在在哪儿？”

“当兵了。”

我们彼此静默了一会儿。

“她身体好像不大好？”后来，我又问叶尔莫莱。

“身体可差呢！……明早的守株待击大概不错的。现在您先睡一会儿。”

一群野鸭子啾啾地叫着飞过我们的头顶，落到离我们不远的河面上。夜幕降临了，天有点凉；夜莺们放开了嗓子……

我们在干草里睡。

莓泉

八月初的时候，天气仍旧酷热逼人。中午十二点到三点，谁也不轻易出猎，就是最勇敢的狗也会被晒蔫的，眯着眼睛，伸出长长的舌头，一步一步地紧跟在主人的脚后头；无论主人怎么喝斥它，也打不起精神来。

曾有一次，我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出去打猎。当时，我非常想找个阴凉的地方躺一会儿，哪怕是一小会儿也好，可是我却一直忍耐着。而且我那不知疲倦的狗也依旧穿梭在灌木丛中，尽管它自己明知这种探索的热情是毫无用处的。

炎热逼人，让人喘不上气来，我不得不为保留我们最后的体力和精神打算休息一下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来到了我的仁慈的读者所早已熟悉的伊斯塔河边，尔后走下峭壁，踏上潮湿松软的黄沙，朝那以“莓泉”闻名于这块地方的泉水奔去。

这条泉水是从河岸上那条渐渐变成狭小而深幽的溪谷的裂缝中涌出来的，就在离这二十步远的地方，哗哗地低声响着流到河里去了。溪谷的斜坡上，长满了茂密的橡树；泉眼的四周是成片的低低的青草地，就像天鹅绒一样。那阳光好像从来也没有照耀过泉水银色而清凉的水面。

我来到了泉水旁。草地上放着一个桦树皮做成的勺子，这是过路的农民为了大家方便留在这里的。我喝够了泉水之后，便躺在一个荫凉处，借机向周围看了看。

只见这泉水流入河道的地方，有一个水湾。水湾上是成片成道的涟漪。水湾的旁边，坐着两个老头儿，恰好背朝着我。其中一个看上去身板儿结实，又高又大，穿了一件整洁的墨绿色上衣，头上是一顶绒毛便帽，他正在那儿钓鱼呢。另一个老头又瘦又小，上身是件打补丁的波纹绸外衣，他没戴帽子，手捧一罐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鱼饵放在膝上，时而地腾出一只手来抚摸自己白发苍苍的头，好像是要遮住太阳的暴晒。对这个老头，我有点眼熟，再仔细看看，原来正是舒米希诺的斯交布希卡。

各位读者，请允许我给你们介绍介绍他这个人。

离我的宅院大约几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叫舒米希诺的大村，那里有一座为圣·科齐马和圣·达米安建造的石砌礼拜堂。这礼拜堂的对面，曾经有一所赫赫有名的庞大的地主宅院。这宅院的周围有各种附属建筑物：杂用房屋、作坊、马厩、地下室、马车库、澡堂、临时厨房、客人和管理员住的厢房、温室、大众化的秋千以及其他一些多多少少都有点用的建筑物。

这座豪华的宅院曾住过一家巨富的地主，他们始终过着太平的日子，但突然就有那么一天，全部家产统统付之一炬了。之后，主人迁到别处去了，院落成为废墟一片。再之后，这片焦土变成了菜园，但菜园处处都堆着些砖头——那是宅院屋基的遗迹。

人们用那些个没有被烧了的圆木随便钉了一间小屋，把十年前买来为建造哥特式亭台而准备的船板当了屋顶。尔后，就指派园丁米特罗方带着他的妻子阿克西尼亚以及七个孩子住在这屋子里。

主人要求米特罗方把青菜野蔬供给一百五十俄里外的主人家食用；并指派阿克西尼亚看管一头提罗尔种的母牛，这头牛是从莫斯科高价买来的，只可惜它丧失了生殖能力，因此自从买来之后，就一直没有牛奶；另外，还有一只长着冠毛的烟色雄鸭——惟一的“老爷家的”家禽——也交给她照管；由于孩子们年纪小，就没分派什么活儿，然而这倒使他们变得十分懒惰。

我在这园丁家宿过两夜。每次路过的时候，总跟他买黄瓜。这里的黄瓜不知怎么的，到夏天就已经长得特别大了，吃起来索然无味，皮儿又厚又黄。

是在这里，我第一次遇见斯交布希卡。除了米特罗方一家和托庇寄住在兵士那独眼妻子的小屋里的、又老又聋的教会长老盖拉西姆以外，没有一个家仆留在舒米希诺；而我要介绍给读者的斯交布希卡，决非等闲之辈，当然特别是不能把他看成家仆。

人在社会之中不管高低贵贱总有其位，而且人与人的关系不管远近亲疏总是存在着的。凡是家仆，要么拿工钱，要么得“口粮”，也算是天经地义吧。但是斯交布希卡却从来也没得到过一点补助或什么好处；他一个亲戚也没有，好像谁也不知道他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在户口簿上都查不出这个人来，也没有人说起他，或了解一些他的身世。

隐隐约约的倒是有一种传闻说他曾经在某个时期当过某人的仆从。然而究竟给谁当仆从？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是哪个人的儿子？最后如何当了舒米希诺的居民？怎样就得了那件波纹绸的、似乎老早老早就穿在身上的外衣？他的住处在哪里？他靠什么度日……关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人知道，不过，说实话，也没有什么人关心这种问题。

惟一例外的是特罗费梅奇老公公。他了解所有家仆的四代家谱，他只说过那么一次。他记得已故的老爷阿历克塞·罗马内奇旅行出征回来时用辎重车带来的土耳其女子，是斯交布希卡的亲戚。

每逢节日，按照俄罗斯的风俗，荞麦馅饼和绿酒任大家吃喝——即使在这些日子里，斯交布希卡也不走到摆设好的桌子和酒桶前面去，礼也不行，更不走到老爷近旁去吻他的手，或者为了祝老爷健康当面儿一口气干掉那由管家的胖手注满的一杯酒；除非有好心肠的人走过他身边，顺手把一块吃剩下的馅饼给这个可怜的人扔过去。

在复活节的日子，他也参加接吻礼，但是他不卷起油腻腻的袖子，也不从后面的口袋里拿出他的红蛋，也一定不喘着气眨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眼，把这蛋呈献给少爷们或者太太。

夏天时，他住在鸡圈后面的贮藏室里，冬天时，住在澡堂的更衣室里；特别冷的时候，他便到干草棚里过夜。对此，人们也都习惯了，有时还顺势给他一脚，但没有一个人跟他搭腔儿说话；不过，他这个人也好像总是那样，从来不说话。

火灾之后，这个无用的人寄住在——或者像奥廖尔人所说的“耽搁”在——园丁米特罗方家里了。可是园丁并不搭理他，既不对他说“在我家住吧”，也不开口撵他走。其实，斯交布希卡并没有住在园丁的房间里，他只是在菜园里过夜。

他不论走到哪儿，都是悄无声响，连咳嗽、打喷嚏，他都胆怯似地拿手捂住嘴。他就像蚂蚁一样无声地奔忙着，完全是为了糊口，或者只是为了糊口。的确，假如他不是这样一天到晚为填饱肚子而奔波，那我的斯交布希卡准会饿死了。因为生活对他来说，每天所苦的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来填饱肚子。

斯交布希卡时而坐在围墙下咬生萝卜吃，或者啃胡萝卜，或者弯下腰细心地剥一棵脏兮兮的白菜；时而呼哧呼哧地提了一桶水到某个地方去：时而在一只沙锅底下生起火，从怀里摸出几块黑糊糊的东西放在锅里；时而在自己的贮藏室里把一块木头敲来敲去，钉上钉子，做成一个面包架儿。

干这些活的时候，他总是一点声响也不出，好像是秘密活动。倘若瞅他一眼，他立时就藏起来了。偶尔，两三天也不见他的人影儿；当然也没有更多的人在意这个。似乎是一转眼，他又出现了，又在围墙旁边偷偷地把劈柴塞进铁架子底下去了。

他的脸盘十分小，眼睛发黄，头发耷拉到眉毛上，鼻子长得很尖，耳朵很大而且薄得透明，仿佛是蝙蝠的耳朵，那胡子好像是在两星期以前剃掉的，不短也不长。

我在伊斯塔河岸上看到的，就正是这个斯交布希卡，他陪着另外一个老头。

我走上前去，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后，就在他们身旁坐了下来。

其实，斯交布希卡的同伴我也认识，他叫米海洛·萨维里耶夫，外号是“雾”，是彼得·伊里奇伯爵家的已经把农奴解放了。他住在一个身染肺病的波尔霍夫小市民——我多次投宿的那个旅店的老板——那里。

从奥廖尔的大道上路过的年轻官吏和其他闲人（埋在条纹羽毛褥子里的商人顾不得这些），到现在还可以看见离那特罗伊茨基大村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彻底荒废了的二层木造大楼突出在路旁，它的屋顶已经坍塌了，窗子也钉死了。每逢晴天的正午，明媚的阳光都会使得这废墟看上去更加的凄凉。

就在这里，曾经住过以好客闻名远近的达官贵人彼得·伊里奇伯爵。他是个典型的旧世纪的豪富。有时候，常常全省的人都会集中到他家里来，他们在家庭自备乐队那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中，在花炮与焰火的噼啪声中尽情地跳舞，尽情地行乐。直到如今，经过这贵族邸宅废墟时，不住地叹息并追忆往昔和去日青春的老妇人，恐怕不止一两个。伯爵长时间地举行宴会，长时间地在许多献媚阿谀的宾客间寒暄周旋，和蔼地微笑；但不幸的是，他的产业不够他一生的挥霍。他完全破产之后，去彼得堡给自己找职位，可没等到一点儿结果，就死在了旅馆里。

“雾”就在他家当管家，他在伯爵生前就已经获得了解放证。现在他大约有七十上下，相貌端正而神清气爽，几乎是时刻都在微笑着。现在看来，只有叶卡特琳娜时代的人才能有这样的微笑——温和而又庄严。他说话时，嘴唇慢慢地突出来，慢慢地收回去，总是和蔼可亲地眯着双眼，说话稍带点鼻音。即便是擤鼻涕、嗅鼻烟，他也都那么从容不迫，好像是在干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喂，怎么样啊，米海洛·萨维里耶夫，”我搭话问询，“钓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少鱼吧？”

“喏，看看鱼笼里，已经钓了两条鲈鱼，还有大头鲈，大概是五条吧。……斯交布希卡，拿过来看看。”

斯交布希卡把鱼笼拿给我看。

“斯交布希卡，你最近如何啊？”我问候道。

“没……没……没……没什么，老爷，平平……常常……”斯交布希卡结巴着回答，那舌头好像一点也不听使唤，像是被什么重东西压着似的。

“米特罗方身体好吗？”

“好……的，可……可不是嘛，老爷。”

这个可怜的人说完便扭过脸去了。

“不太爱上钩，”“雾”说起话来，“这天儿太热了，鱼都躲到树荫底下睡觉去了。……替我挂一个鱼饵吧，斯交布希卡。（斯交布希卡掏出一个虫来，放在手掌上，啪啪地打了两下，穿在了鱼钩上，又吐了几口唾沫，递给了“雾”。）谢谢你，斯交布希卡。……老爷，您这是，”他朝我问询道，“打猎吗？”

“对。”

“哦，……您的猎狗是英国种呢，还是纽芬兰种？”

这老头儿喜欢乘机炫耀自己，好像显示着：“我们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种的，不过，它特别出色。”

“哦，……您也有会捕野兽的猎狗吗？”

“我有两队。”

“雾”听了微笑着摇了摇头。

“确实是这样，有的人非常喜爱狗，甚至视狗如命；可是有的人你就是白送给他，他也不要。依我的拙见，养狗是为了体面。……要求什么都得漂亮：狗得漂亮，看狗的人也得漂亮，什么都得漂亮。已故的伯爵——祝他升入天堂！——其实根本不是

个猎人，可是他却养着狗，而且每年都打一两次猎。那些穿着有金银镶带的红外套的看狗人集合起来，就在院子里吹起号角。这时，伯爵大人走出来了，他们就给伯爵大人牵过马来。伯爵大人跨上马后，猎师的头头把大人的脚给放进马镫里，而后脱下帽子，把马缰绳放在帽子上呈给大人。接下来，大人抽起鞭子，看狗人便齐声跟着吆喝起来，热热闹闹地走出院子。

“马僮紧跟在伯爵后头，用绸带子牵着老爷的两只宠狗，十分小心地照看着。……那马僮高高地骑在哥萨克马鞍子上，满面红光的，一双大眼睛骨碌碌地转来转去。……那时候当然还有好多客人。大家欢欢乐乐的，又都特别有礼貌。……哎呀！让它溜了！这东西！”他急急地拉起鱼竿，匆匆地嚷道。

“听说伯爵一辈子都过得很阔气，是吗？”我问道。

老头儿朝鱼饵吐了几口唾沫，然后抛出钓钩。

“当然，他是一位达官贵人呀。总是有几乎第一流的人物从彼得堡来探望他。他们都是系着浅蓝色的绶带坐在桌子前面进餐。啧啧！伯爵可真是个招待客人的能手。有时，他吩咐我：‘雾，明天我要几条活鲟鱼，叫人给我弄到，听见了吗？’‘听见了，大人。’

“那绣花的外套、假发、手杖、香水、高级花露水、鼻烟壶、大幅的油画，都是直接从巴黎定购来的。伯爵举行宴会，——天啊，真是不得了！焰火冲天，车水马龙！有时呢还放大炮。单说那乐队，就有四十个人，担任指挥的是德国人，可是他特别傲慢，要跟主人同桌吃饭。伯爵大人就下令把他赶了出去。大人说，我家的乐队没有指挥也会奏乐。自然喽，这是老爷的权威。一跳起舞来，就跳到天亮，跳的都是埃柯塞兹和玛特拉杜尔。

“……暖……暖……暖……好家伙上钩了！（老头儿从水里拉起一条小鲈鱼来。）拿下来，斯交布希卡。——老爷到底像个老爷的样子，（他又抛出钓钩。）他有着善良的心。有时候他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忘记了。只是一件事：就是养姘妇。唉，这些姘妇，天晓得！他就是被她们搞破产了。要知道，她们几乎都是从下等人中挑出来的呀。其实，她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可是就不！即便你把全欧洲的珍宝都给了她们，这也满足不了他们！要说么，有什么大不了的，过称心如意的日子多好啊。——这本是老爷份内的事，……把人家搞到破产总是不应该的。

“尤其是其中有一人，叫阿库丽娜，现在她已经死了——祝她升入天堂！她原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西托夫的甲长的女儿，可真是一个泼妇！常常打伯爵的嘴巴。但是他彻底被她迷住了。她把我的侄儿送去当兵，就因为他在她的新衣服上倒了些可可，……被送去当兵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呢。唉，……无论怎么说吧，那时候真好！”老头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了最后一句话，就低头不语了。

“依我看，你家的老爷是不是太严厉呀？”静默了一下，我问道。

“在那时候，这是风尚，老爷。”老头摇摇头，表示反对。

“现在没有这种情形了。”我注视着他，平静地说。

他瞟了我一眼。

“现下当然好些了。”他含糊其辞地应着，一边把钓钩向远处抛去。

我们虽然是坐在了树荫下，但仍是感觉到闷热难捱。那哀苦而又炎热的空气好像被挤到了各个角落；每张热燥的脸都在难受地等着风的吹拂，而风没有刮来。只有那蓝得发暗的天空，只有那毒辣辣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着。

我们正对岸的岸上，是一片黄澄澄的燕麦田，其间夹杂了一些苦艾，看上去整个麦田如水一般沉静，就连一根麦穗也不动；稍低的一块地里，有一匹农家的马正站在河里，水没膝处，它懒

洋洋地在那儿摇晃着湿漉漉的尾巴；偶尔在低垂的灌木底下浮出一条大鱼来，吐着泡沫，又慢慢地沉到水底，留在水面上一些波纹。

蚱蜢们在焦黄的草地里叫着；鹌鹑也在有气无力地啼鸣；鹄鹰平静地飞翔在旷野之上，常常是在某一处停留下来，很快地拍着翅膀，把尾巴展成扇形。

我们就这样被炎热所困迫着，呆坐在那儿，丝毫不想动。。忽然，我们背后的溪谷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看，发现一个年近五十、满面风尘的农人。他穿着衬衫，脚蹬草鞋，肩上背了一只柳条筐，还搭了件上衣。他走到泉水旁，大口大口地喝了一阵，然后才站起身来。

“哦，是符拉斯啊！”“雾”朝他看了一下便叫起来，“你好，老兄，这是从哪儿来呀？”

“你好，米海洛·萨维里耶夫，”那农人走到我们近前，向我们打招呼，“我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来。”

“你去什么地方了？”“雾”问他。

“去莫斯科的老爷那儿。”

“什么事啊？”

“去请求他。”

“请求什么？”

“请求他把代役租减轻些，或者把我改成劳役租制，迁一个地方，也行。……我儿子死了，现下我一个人对付不了。”

“你儿子死了？”

“死了。”农人稍稍停顿了一下，好像是想起了什么，随后又补弃说：“他从前在莫斯科当马车夫；实际上是他在替我缴代役租的。”

“原来你们现在是出代役租的？”

“是出代役租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这回你的老爷如何说呢？”

“老爷如何说？我都被他轰出来了！他说：‘你怎么胆敢闯到我这里来？这些事该管家管，你呀！’他说：‘先得呈报管家，……叫我把你迁到哪儿去呢？你呀！’他说，‘先把你欠的代役租还清了再说。’他大动肝火。”

“那你就回来了？”

“回来了。我原本打算再打听一下，我儿子死后有没有留下一点儿东西，可是没闹清。我对他东家说：‘我是菲利波夫的父亲。’可是他却对我说：‘我怎么知道你究竟是不是呢？况且你儿子什么也没留下来不说，还欠着我的债呢。’这样我就回来了。”

这农人面带微笑把这些讲给我们，好像讲的是别人的事情；但是看他那双皱皱的小眼睛，里面噙满了泪水，嘴唇不停地抽搐。

“那现在你怎么办，回家去？”

“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只有回家了。我的老婆怕还没饭吃呢。”

“其实……你……可以……”斯交布希卡忽然接住话茬儿，可又难为情了，没有再往下说，不经意地用手抓弄起罐头里的鱼饵。

“你可以到管家那儿去呀！”“雾”接着说，不免有点诧异地瞥了一眼斯交布希卡。

“我到他那儿去干什么？……我还欠着租呢。我儿子死前生了一年病，他自己的代役租都没有付。……但是，我不怎么担心，他们在我要不出什么来的。……嘿，老兄，不管你如何狡猾，都没有用，我肯定不负责的！（农人大笑。）不管他如何自作聪明，转他那脑瓜儿，金齐良·谢苗内奇，总归……”

符拉斯没说完就又笑起来。

“哎呀，这事儿不妙啊，符拉斯老兄。”“雾”慢声慢气地说。

“有什么不妙？不……（符拉斯的话中断了。）天儿真热呀。”他用袖子抹着脸，把话题转了。

“你的老爷是谁？”我问。

“伯爵伐列利安·彼得罗维奇·×××。”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吧？”

“对，”“雾”回答着。“已过世的彼得·伊里奇在他生前就把符拉斯的村子分给他了。”

“他现在身体好吗？”

“好，谢天谢地，”符拉斯答道，“红头花水儿的。”

“啊，老爷，”“雾”朝我说，“派到莫斯科附近倒还凑合，可是他被派到这里，还得付代役租。”

“一份要出多少租金呢？”

“九十五卢布……”符拉斯心不在焉地答着。“喏，您听听：而且地皮很少，都是主人的树林。”

“还听说这树林也卖掉了。”那农人说。

“喏，您听听！……斯交布希卡，给我个鱼饵，……嗨，斯交布希卡？怎么回事？你睡着啦？”

斯交布希卡猛地激灵了一下。

那农人在我们的旁边坐下。

我们又都默然了。

这时对岸传来了歌声。可怜的符拉斯满脸愁容……

我的邻居拉其洛夫

每到秋天，山鹑们就成群结队地飞到古老的菩提树园。

这种园子，在我们奥廖尔省处处都有。当然，这得感谢我们祖先。俗话说岁月无情，五十年或七十年，这些祖先们建造的庄园，这些“贵族之巢”，一个接一个地从地面上销声匿迹了，屋子都倒塌了，或者拆卖了，石砌的附属建筑物都变成了一堆堆废墟，苹果树也老了，枯死成木柴，那些栅栏和篱笆无影无踪了。可是只有菩提树依旧枝繁叶茂，到了今天周围尽是耕种了的田地，好像在给我们这辈纨绔子孙讲述“列祖列宗”的故事。

这些老菩提树是上好的树木。……就连俄罗斯农民的无情斧头也怜爱它。它的叶子虽然很小，但枝杈特别茁壮，伸向四面八方，威风凛凛又绵绵厚厚，树底下永远绿荫成片清爽宜人。

有一回，我跟叶尔莫莱去野外打鹧鸪，路途中我就发现了这么个荒废了的园子。

我俩朝园子走去。刚进林子，便有一只山鹑拍着翅膀，从灌木丛中飞起来；我开了一枪。但就在这一刹那间，离我不远的地方尖叫了一声，顺着声音看去，一张姑娘的惊慌的脸从树后面倏然探出来，像是张望了一下，眨眼就不见了。

叶尔莫莱朝我跑来。“您在这儿怎么能开枪啊，这儿住着地主呢。”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他话，我那狗也还没有活蹦乱跳地把打死的鸟叼回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高个子的人从林子里跑了出来，满脸怒气地站在了我面前。我急忙连连道歉，报了自家姓名，并且把在他领地内射死的鸟敬献给他。

“那好，”他微笑着对我说，“我收下您的野味儿，可是得有个条件：请您在我们这里用饭。”

其实，我不太喜欢他的提议，但直接拒绝又不可能。

“我是这里的地主，跟您是邻居，姓拉其洛夫，您大概听说过吧，”我的新相识接着说道，“今天是礼拜天，我家的饭菜或许还凑合，否则我不敢邀请您。”

我对他说了一些通常的客套话，便随他向前走。刚刚打扫的小径很快就引导我们走出了菩提树林；然后进了菜园。在老苹果树和繁茂的醋栗丛之间，栽着一棵棵圆圆的、淡绿色的卷心菜；蛇醉草盘旋缠绕在竿子上；纽结着干豌豆的褐色小木棒密密的矗立在场圃里；又大又扁的南瓜就好像是在地上打滚；蒙着灰尘的多角的叶子底下露出一条条黄澄澄的黄瓜；高高的荨麻依在篱笆旁不停地摇曳；有两三处杂生着成堆成簇的鞑靼忍冬、接骨木、野蔷薇——那是昔日“花坛”的遗物。

在满是发红的粘糊糊的水的小鱼池旁边，有一口井，周围都是水坑。鸭子们在这些水坑里忙碌地拍打着水或者蹒跚而行；有一只全身颤抖的狗，眯着眼睛，正在草地上啃着骨头；一头花斑母牛也在那里懒洋洋地嚼草，偶尔把尾巴甩到瘦瘦的背脊上。

小径转了个弯；粗大的爆竹柳和白桦树后面露出一所木板屋顶的、有歪曲台阶的灰色的老式房子。这会儿，拉其洛夫站定了。

“不过，”他开口说，温和地看着我的脸，“我现在仔细琢磨琢磨，也许您并不愿意到我家里来，要真是如此的话……”

我没等他说完，就抢过话茬儿坚决表态：正相反，我很喜欢到他家吃饭。

“哦，那就请吧。”

我们走进了屋子。

一个穿蓝色长裾厚呢大衣的小伙子在台阶上迎接我们。拉其洛夫立刻吩咐他拿烧酒给叶尔莫莱喝；于是，我的猎人朝着这位慷慨的施主的背后恭敬地鞠了一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走过贴着各种颜色的图画、挂着许多鸟笼的前室，进了一个小小的房间——这是拉其洛夫的书房。我放下猎枪猎装，把它们搁在屋角。这会儿，穿长裾大衣的小伙子手忙脚乱地帮我把灰尘掸掉。

“现在让我们到客厅里去吧，”拉其洛夫亲切地说，“我介绍您和我母亲见见。”

我便跟在他身后。

客厅里，在中央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位身材不算高的老太太，她穿着咖啡色的衣服，头戴白色的便帽，面孔慈祥而削瘦，目光里充满愁怨和畏怯。

“唔，母亲，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邻居×××。”

老太太欠了一下身子，算是朝我行了礼，她那双干瘦的手一直没有放下那像袋子一样的粗毛线手提包。

“您来这里很长时间了吗？”她眨着眼睛，声音低低的，听起来非常柔弱。

“不，没多长时间。”

“打算在这儿久住吗？”

“我想住到冬天。”

老太太没话说了，沉静下来。

“这是，”拉其洛夫接着介绍，指给我一个又高又瘦的人——我刚才进来时没有注意到他，“这是费多尔·米海奇。……喂，费多尔，露一手你的绝活给客人看。你怎么躲到屋角里去了？”

费多尔·米海奇听了马上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伸手从窗子上取下一只蹩脚的小提琴，拿起弓——不像一般的拿法，抓着弓的末端，而是拿着弓的中央，把琴支在胸前，然后闭了双眼，唱起歌来，一边吱吱嘎嘎地擦着琴弦，一边又跳起舞来。

看上去他有七十岁光景；长长的粗布外套在他的骨瘦如柴的肢体上悲哀地摇晃着。他一直跳着，那小小的秃头有时勇敢地摇

摆着，有时又仿佛失了神，微微地晃动个不住，伸长了那青筋暴突的脖子，在地上踏着步，时不时还十分吃力地把两膝弯下去。他那没有牙的嘴巴发出衰颓不堪的歌声。

这时，拉其洛夫可能是从我的面部表情看出那费多尔的“绝技”并没有带给我多大的欢悦。

“哦，很好，老人家，好啦。”他说，“你可以去享受一下了。”

费多尔·米海奇立即把小提琴放回到窗子上，先给我鞠躬，然后给老太太、拉其洛夫鞠躬，接着就走了。

“他原本也是个地主，”我的新朋友接着介绍，“而且是很富有的，但破了产——眼下就住在我家。……嗯，他发迹的时候，是全省最威风的人；他抢夺了两个有夫之妇，家里养着歌手，自己对唱歌跳舞也非常内行。……您喝烧酒吗？饭菜已经备好了。”

一个年轻的姑娘，就是我先头在园子里瞥见的那个走进房来。

“这是奥丽雅！”拉其洛夫稍微把头转了一下，说：“请多多指教。……好，我们吃饭去吧。”

我们步入餐室，依次就座。这期间，那位由于“享受”而眼睛放光、鼻子发红的费多尔·米海奇唱着名为《胜利的雷声响起来！》的那首歌。他们给他在屋角里一张没有桌布的小桌子上备有单独的餐具。这可怜的老头儿太脏，所以他们经常让他跟大家保持用餐距离。只见他划了十字，叹了一口气，随即便像鲨鱼一样狼吞虎咽。

饭菜确实不错，因为是礼拜天，自然也就少不了颤动的果子冻和“西班牙风”。席间，这位曾在陆军步兵团里服务了十年而又到过土耳其的拉其洛夫就打开了话匣子。我一边仔细听着，一边暗暗观察奥丽雅。

她长得并不是特别漂亮，但确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她的脸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充满果断而安详的表情，她的又宽又白的前额，浓密的头发，特别是那一双褐色的眼睛，虽然不很大，却聪慧、清朗而充满生气，无论是谁，若是处在我当时的情况里，看了都要惊讶不已。她似乎在专心听拉其洛夫的每一句话她面部的神态不是关心，而是热切的好奇。

拉其洛夫在年龄上，足以当她的父亲；他称她用的是“你”，但我马上猜测到她不是他的女儿。谈话中，他提及他已故的妻子——“她的姐姐，”他指着奥丽雅这样说。她立时就红了脸，垂下了双眼。拉其洛夫顿了顿，就换了别的话题。

老太太吃饭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她自己差不多没吃什么东西，也不劝我吃。她的面容显现出一种胆怯而又无望的期待，另外还夹杂着一种令人伤感的衰老与哀愁。

临近散席的时候，费多尔·米海奇开始为主人们和客人“祝颂”了，但是拉其洛夫朝我看了一眼后，便叫他停止了；那老头儿用手摸了摸嘴唇，又眨了眨眼睛，鞠了一个躬，又坐下了，可是这次却坐在椅子边上了。

吃完饭，我跟拉其洛夫来到他的书房。

大凡常常强烈地热衷于一种思想或一种情趣的人，在举止言谈上肯定能看出一种共通的、表面上的类似点，不管他们的品性、能力、社会地位和教养如何的不同。我越是观察拉其洛夫，就越是觉得他应该是这类人之中的。

他谈农业、谈收获、割草，也谈战争、县里的流言蜚语和就要进行的选举；他谈这些的时候没有一点勉强的意思，倒是意兴盎然。但说着说着他突然叹息起来，就似乎卖了苦力之后筋疲力尽地栽到安乐椅里一样，那无力的手摩挲着脸。

他那善良而温暖的灵魂好像从头至尾都充满了一种感情。而尤其令我惊讶的是，我一点也没看出他对以下这些事情抱有极大的热情：对于食物，对于酒饮，对于打猎，对于库尔斯克的夜

莺，对于患癫痫病的鸽子，对于俄罗斯文学，对于并步马，对于匈牙利式的轻骑兵短外衣，对于玩纸牌和打台球，对于舞会，对于省城和都市的旅行，对于造纸厂和甜菜糖厂，对于漆得金碧辉煌的亭台，对于茶，对于训练有素的歪头副马，甚至对于腰带系在腋下的胖车夫，对于那不知为何脖子一动眼睛就横眉怒目的阔绰车夫……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主！”我暗暗思忖。可是他绝不装作忧郁而不满命运；相反，他身上显露着一种对大家都一视同仁，永远是亲切的语言，殷勤的态度，始终准备着卑下地接近每一个人。但是，实际上你还可以感觉到另一方面：他不能跟任何人成为知己，或者真心真意地亲近谁，他之所以不能，并不是由于他从来也不需要别人，而是因为他的全部生活一直都倾向内里的缘故。

我反复观察拉其洛夫，不论怎样也无法想像他现在或任何时候是一个幸福的人。他不是个美男子；不过就在他的目光中，在他的微笑中，在他所有的姿态中，潜藏着一种非常动人的力量——确确实实是潜藏着。所以，我主观意念上总是想更进一步地了解他，喜爱他。尽管说他偶尔总是显出地主和乡人的土劲儿来，但仍然不妨碍他是个好人。

我们正谈起新任县长，忽然门口传来了奥丽雅的声音：“茶准备好了。”我们便走向客厅里。

费多尔·米海奇照旧坐在他自己的一角里、也就是那窗和门的中间，很是谦恭地缩着两只脚。拉其洛夫的母亲正在那里织袜子。窗子敞开着，从园里飘进来秋天的凉气和苹果的香味儿。奥丽雅忙着倒茶。

这时，我更加用心地注意着她。她跟大多数县城姑娘一样，话不多，但是最起码我看不出她是希望说几句漂亮话而同时又空乏苦闷的人。她没有无法表达的感慨与叹息，也不转动额头下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双眼睛，更没有幻想式的或者很含糊的微笑。她的目光安定而冷静，好像是大福或大祸之后休息着的人。她的步态、她的举止都是毅然而又大方的。我十分欣赏她。

我又同拉其洛夫聊了起来。谈着谈着，不知怎么回事儿，就谈到了家常小事给人的印象与感觉，往往比大事给人的印象与感觉更深刻更难忘。

“是啊，”拉其洛夫说，“这一点我曾经亲身体会到了。您知道，我是结过婚的。结婚不久，……三年；我的妻子就死于难产。当时我想，我不要独自活下去了；我非常难受，我极度悲痛，可是就是哭不出来——好像是发痴了。我们给她穿好了衣服，把她放在桌子上——就在这个房间里。来了个神甫；教堂执事也来了，他们唱起来，祈祷，烧香；我磕头行礼，可是一滴眼泪也没有掉下来。

“我的心好像石化了，头也一样，——全身都沉甸甸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您相信吗？到了夜里我居然还睡着了呢。第二天早晨我走到我妻子那里，——那时候正是夏天，太阳从她的脚上照到头上，明晃晃光亮亮的。——忽然我看见……（拉其洛夫说到这禁不住战抖了一下。）您知道怎么啦？她的一只眼睛没有彻底闭上，有一只苍蝇正在那上边爬。……我一下子仰倒在地上了，苏醒后就不停地哭——自己抑制不住了……”

拉其洛夫缄默不语了。

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奥丽雅。……我永世难忘她脸上的表情。老太太把袜子放在膝上了，从手提包里拿出手绢，偷偷地擦着眼泪。费多尔·米海奇猛地站起身来，抓过他的小提琴，用他沙哑而粗糙的嗓子唱起歌来。他可能是想让我们高兴起来，但我们一听他的声音，都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于是，拉其洛夫叫他停下来。

“不过，”他接着说道，“过去的总算过去了；过去的事不能

倒回来了，而且毕竟……现在人世上一切都好起来了——这大概是伏尔泰说的吧？”他急急地补问。

“是的，”我答道，“诚然。并且一切不幸都是可以忍受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您这样想吗？”拉其洛夫问。“嗯，您的话也许是对的。记得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有那么一回躺在医院里，半死不活的，是由于受伤而发热。唉，我们住的地方确实不怎么样，——当然，那正值战时嘛——倒得谢天谢地了！忽然又拉来了许多病人，——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呢？医生跑过来跑过去，就是找不到地方。后来他走到我这里，问助手：‘活着呢？’那人回答：‘早上时还活着。’医生猫腰看了一下：我在呼吸。这位仁兄大人不耐烦了。‘好家伙，’他说，‘这人活不成了，肯定得死，还在这儿苟延残喘什么？拖延日子，占着地方，妨碍别人啊！’‘唉，’我心想，‘你要倒霉了，米海洛·米海勒奇……’可是我终于恢复过来，活到了今天，像您看见的这样！可见您的话的确非常正确。”

“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我的话都是完全正确的，”我解释道。“即便那时您死了，您仍是从您的逆境中走了出来。”

“当然，当然，”他应着，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只要下决心。……身处逆境又算得了什么？何必耽搁着，何必拖延呢……”

奥丽雅飞快地站起身，走到园子里去了。

“喂，费多尔，跳个舞吧！”拉其洛夫叫道。

费多尔闻声跃身跳起，用漂亮而别致的舞步在房间里跳了起来。那步态就像大家所熟悉的“山羊”在驯服的狗熊身边表演时一样。跳着跳着，他又唱起来：“在我们的大门边……”

门外传来一阵竞走马车的声音，过了不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老头儿——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走进房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因为奥夫谢尼科夫是个特别出色而又奇怪的人物，因此我要读者允许，在另一篇里再详细谈他。

现在我只再添说两句：第二天我和叶尔莫莱清晨就出猎了，打完后就回家了；过了一星期，我又去了拉其洛夫家，但他和奥丽雅都不在家；两星期之后，我便听说他突然不见了，撇下了老母亲，带了他的小姨子不知去哪儿了。全省都为之哗然了，大家都议论着；直到这时我才总算明白了拉其洛夫讲话时奥丽雅脸上的那种表情。她那会儿怜悯之中夹着嫉妒。

离开乡村之前，我抽空儿拜访了拉其洛夫的母亲。在客厅里，我见到了她。她正在和费多尔·米海奇玩“耍傻瓜”的纸牌游戏。

“令郎有消息吗？”我试探着问她。

老太太马上就哭了起来。于是我就不忍心再问拉其洛夫的事。

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

他是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他长得高高胖胖的，面相有点像克雷洛夫，低垂的眉毛下面有一双睿智的眼睛，他说话总是有板有眼，走路的姿式总是非常威严，这就是奥夫谢尼科夫。

他经常穿一件长袖的宽肥蓝大衣，全部的扣子都系上，脖子上围一条淡紫色的绸围巾，脚上穿着一双光亮的带穗子的长统皮靴，乍一看像个家财万贯的商人。

他的手掌十分出众，柔嫩而又白皙，谈话的时候，他经常用手摆弄自己大衣上的扣子。奥夫谢尼科夫的威严和镇定、机智和懒散、刚正和顽固，叫我想到彼得大帝以前时代的俄罗斯贵族。……他若穿上古代的无领大袍一定很合身。他是旧时代遗老遗少中的一个。

左邻右舍都非常敬重他，而且把与他来往引以为荣。同辈的独院地主们也都十分崇拜他，远远地看见他就摘下帽子，总是以他为骄傲，以他为榜样。

一般情形下，在我们那里，直到如今，独院地主跟农人们没什么区别：他们的产业差不多跟农人一样，甚至更坏，仔牛小得可怜，马则凑合着活命，拿绳索做个挽具将就着用。

然而，奥夫谢尼科夫在这一般规律中是个例外，尽管也不是大富大贵。他和他的妻子两个人住在一所舒适而整洁的小屋子里，仆人不多，却都让他们穿俄罗斯服装，称他们雇工。他们也替他种庄稼。

他不假装贵族模样，也不冒充地主，但他从来也没有像人们说的那样“得意忘形”。他在第一次被邀请时总是不马上就入席，有新的客人进来，他总是站起身来，而且带着那特有的威严而又庄重的殷勤，使得客人们不得不向他更殷勤地鞠躬行礼。

奥夫谢尼科夫执著于古风，并不是由于迷信（他的心灵没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半点拘束)，而完全出于习惯。例如，他不喜欢装有弹簧座的马车，他爱坐竞走马车，或者装有皮垫的很漂亮的小马车，爱自己驾着良种的枣红跑马（他养的全是枣红马）。他的马车夫是一个面颊红润的小伙子，头发剪成弧形，身穿蓝色外衣，戴着低低的羊皮帽子，腰里系着皮带，恭敬地坐在他旁边。

奥夫谢尼科夫常常在饭后睡一觉，每星期六洗澡，读的全是宗教书（读书的时候总是很正规，把一个圆形银边眼镜架到鼻子上），每天都早睡早起。可是他的胡子总是剃得光光的，剪了个德国式的头发。他招待客人十分亲切特别诚恳，但是从来不向他们深深地鞠躬，从来也不匆忙奔走，从来不把任何干果和腌渍物统统拿出来请客。“太太！”他慢吞吞地说，并不站起身来，只是略微把头转向她，“拿些好吃的来给客人吃吧。”

他认为出卖谷物是罪恶，因为谷物是上帝的惠赐，在1840年，饥荒遍野物价飞涨时，他便把全部的贮藏分发给附近的地主和农人；第二年他们感激涕零地拿来实物还债。

邻里们常常跑到奥夫谢尼科夫家里来请他裁判请他调停。他忍受不了仓卒忙乱、惊慌失措、以及女人们的闲话和无由的纷争。有一次他家不知怎么失了火。一个雇工急慌慌地跑到他房里大声喊叫：“失火啦！失火啦！”“唔，你叫什么叫！”奥夫谢尼科夫冷静地教训道：“把我的帽子、手杖拿来……”

他爱自己驯练马。有一回，一匹又猛又生的比曲格马拉着他从山上奔下去，直冲溪谷。“喂，好了，好了，年轻的小马儿，你要摔死了呀。”奥夫谢尼科夫温和地对它说着，瞬间工夫，这马车及马车上的人都跟着那匹马一同跌进了溪谷，幸而那溪谷底上恰巧有沙堆。没有伤着人，只是那匹比曲格马的一条腿脱了臼。“唉，你瞧瞧，”奥夫谢尼科夫从地上爬起来，继续用沉稳的声音说着，“我不是对你说了吗，怎么不听？”

他找的妻子跟他特别般配。塔佳娜·伊丽尼奇娜·奥夫谢尼科

娃是一个身材高挑、神情庄重而沉默少语的女子，总是围一条咖啡色的绸围巾。尽管她平时很冷漠，但是不仅没有人抱怨她严厉，反而有很多穷人都称为好妈妈和大恩人。端正的容貌、乌黑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依旧能看出她当年的美艳。奥夫谢尼科夫没有孩子。

读者已经知道了，我是在拉其洛夫家跟他认识的，大约过了两天，我就去拜访他。他正好在家。当时，他正坐在一只皮制的大沙发椅上读《圣徒传》。一只灰色的猫卧在他肩上打鼾。

他依照自己的惯例热情而庄重地招待我。我们便谈了起来。

“请您实实在在地告诉我，路卡·彼得罗维奇，”谈话中有一次我这样问他，“在从前，在您那时代，是否比较好些？”

“有的地方的确比较好些，我对您说，”奥夫谢尼科夫回答，“我们的日子比较安定，比较富裕，的确，……不过，总的说还是现在好；到了您的孩子们的时代，一定会更好。”

“路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一定对我赞美旧时代呢。”

“不，我认为旧时代并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喏，例如，您现在是地主，跟您那已经过世的祖父一样是地主，可是您没有那样的威势了！当然，您本身也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现在也受别的地主的压迫；可是似乎这又是不能避免的。也许谷子磨过之后会变成面粉呢。不，我年轻时看够的那种事儿，现在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了。”

“什么事儿呢，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吧，就是你祖父的事儿。他可真是个有权势的人！他欺负我们。您大概知道吧——自家的田地怎么会不知道呢——从车普勒金到马利宁的那块耕地。……现在你们在那儿种着燕麦。……其实那本是我们的，——完全是我们的。您的祖父从我们手里夺了去的；他骑着马出来，用手指着说：‘这是我的领地。’——这就归他所有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父（祝他升入天堂！）是个正直的人，也十分刚烈，他不服气，——谁愿意把自己的产业拱手让出呢？——就告到法庭。但是就他一人告，别人都没去，他们胆小。这就有人去报告给您祖父，说彼得·奥夫谢尼科夫在告您，告您抢占了他的地皮……您祖父立刻派他的猎师罢乌希带了一队人马闯到我家。……他们把我父亲抓到你们世袭的领地上。那时候，我还很小，光着脚跟走在后头。您说怎么了？……他们把他带到你们家的窗子下面，用棒子打他。

“你祖父就站在阳台上看热闹；您祖母也坐在窗子下面看热闹。我父亲喊着：‘老太太，马利亚·华西里叶芙娜，给我说说情，可怜可怜我吧！’可是她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仍是毫无感觉地在那儿观看。后来他们逼着我父亲声明放弃这块地皮，并且还让他感谢放他生还的大恩大德。就这样，地皮归了你们。不信您可以问问您的农人们，这块地叫什么？棒子地！是用棒子打人打出来的。就由于这些，我们这些小人物对旧时代的制度没有太多的留恋。”

我真不知怎样是好，而且不敢正视他那张脸。

“那时我们邻近还有一个人，他叫斯捷邦·尼克多波辽内奇·科莫夫。他把我父亲折腾苦了，真可谓费尽心机。这个人是个酒鬼，爱请客，等到他喝醉了，拿法语说一声：‘C'est bon’（这很好），然后舐一舐嘴唇，——那时候可就闹得凶了！他派人去请所有的邻居都到他家里来。他准备好马车，停在那儿：万一你不去，他马上就闯来。……真是怪家伙！他清醒的时候一句谎也不说，可是要是喝醉了，那就没准儿了：他在彼得堡的封当卡街上有三所房子：一所是红色的，有一个烟囱；另一所是黄色的，有两个烟囱；还有一所是蓝色的，没有烟囱；——他有三个儿子（其实他还没结婚）：一个在步兵队里，另一个在骑兵队里，第三个待在家里。……还说一个儿子住着他的一所房子，大儿子

那儿海军将官们经常来访，二儿子那儿将军们经常来访，小儿子家里英国人经常来访！说到这儿他站起来：‘祝我的大儿子健康，他是最孝敬我的！’说着哭了起来。假如有人拒绝举杯，那就糟糕了。“毙了你！”他骂，‘还给你暴尸！……’

“有时候他跳着喊叫：‘跳舞吧，上帝的子民们，让你们高兴高兴，又可以让我高兴高兴！’因此你只得跳舞，就是难受也得跳。他折磨他的农奴们的姑娘更是不得了。她们迫不得已通宵达旦地合唱，唱得声音最高的，就得奖赏。可是假如她们疲倦了，他就双手支着下巴，悲声长叹，‘唉，我这无依无靠的孤儿！大家抛弃了我这个可爱的人儿！’马夫们见了急忙去鼓励姑娘们。

“我父亲也让他喜欢上了，有什么办法呢？他几乎把我父亲给逼到棺材里去，好险啊，几乎就进去了，幸而是他自己死了，是喝醉了从鸽子棚上跌下来摔死的。……瞧，以前我的邻居中会有这样的人！”

“世道大变了！”我说。

“对，对，”奥夫谢尼科夫应答着。“喏，所以说：在旧时代，贵族们的生活那真叫奢侈呀。至于那些达官贵人，更是不得了啊。这些人我在莫斯科见得多了。听说，那里现下也没这种人了。”

“您去过莫斯科？”

“去过，很早以前去过。我今年七十三，去莫斯科那年十岁。”

奥夫谢尼科夫长叹一声。

“您在那儿见的是些什么人？”

“达官贵人们，全都见了；他们生活十分阔绰，叫人惊奇，叫人羡慕。可是这些人中没一个能赶上已故的伯爵阿列克塞·格利高列维奇·奥洛夫车斯明斯基。阿列克塞·格利高列维奇我常见；我叔叔在他那儿当管家。伯爵住在卡卢加门附近的沙波洛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卡。他真是个达官贵人！那风采，那诚恳劲儿，那礼貌，几乎让人无法想象，让人无法描述。

“就说身材吧，格外高大，浑身上下都是劲头儿，眼光又亮又有神！你没认识他时，你一见到他一定会害怕的；可是你接近了他，他就像太阳一般让你温暖，让你非常欢快。他对谁都是亲自接见，对什么都爱好。他亲自参加赛马，跟谁赛都行；但他从来也不一下子就赶上别人，绝不得罪谁，也不拦阻谁，只是到了最后才赶超；而且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安慰对手，夸赞他的马。

“他喂养着最上等的翻斛斗鸽子。他总到院子里来，坐在安乐椅上，下令放鸽子；四周有仆人们持枪站在屋顶上防着鹞鹰。伯爵的脚边放置一个盛满水的大银盒；他就在水里看鸽子。

“穷人和乞丐中有好多人靠他的接济度日，……他散出许多钱财！可是他要是发起火来，那真像打雷一样，十分可怕，可是你不必惊慌的，过一会儿他就露出笑容。他一举行宴会，几乎能把全莫斯科的人统统给醉倒！……他又是特别聪明的人！他曾经把土耳其人打败过。

“他喜欢角力，大力士从图拉，从哈尔科夫，从坦波夫，从各地来到他这里。谁被他摔倒了，就得奖赏；可是如果有人摔倒了他，他还送给那人很多礼物，还吻他的嘴唇呢。

“……还有啊，当我逗留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发动了一个俄罗斯从来也没有过的猎犬竞赛会：他邀请全国所有的狩猎家到他家里来，规定了日期，并且给了三个月的期限。人都集拢来了。带来了许多猎狗和猎兵，——哗，军队来了，真像军队！起先是大摆筵席，尔后出发赶往城郊。大家伙都跑来看热闹，那场面可真壮观呀！……您猜怎么样？……您祖父的狗竟超过了所有的狗。”

“是不是米洛维特卡？”我问。

“对，就是米洛维特卡，米洛维特卡。……伯爵便请求他说：

‘把你的狗卖给我吧，你要多少钱都可以。’‘不卖，伯爵，’他说，‘我不是商人，没用的破布也不卖，但是为了表达敬意，即使是妻子也可以拱手相让，但就是米洛维特卡不卖。……我宁肯作俘虏。’阿列克塞·格利高列维奇听了便称赞道：‘说得好。’你祖父就拿马车把这只狗载了回去；后来米洛维特卡死的时候，奏着音乐，把它埋在花园里，——把这狗埋葬了，并在上面立了一块有铭文的石碑。”

“这么说，阿列克塞·格利高列维奇并不欺负任何人？”我问。

“俗语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那么罢乌希这人怎么样？”稍稍静默了片刻，我提问。

‘您只知道米洛维特卡，却不知道罢乌希？他是您祖父的猎师头目，也是管猎狗的人。您祖父爱他也不亚于爱米洛维特卡。他可是个什么都不怕的人物，您祖父不管吩咐他干什么，他马上就办到，即使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一喊猎狗，那整个森林都发出一片呼啸声。可是他忽然闹起脾气来，跳下马，躺在地上了。……猎狗们听不到他的吆喝那就算完了！它们再也不去跟踪新的足迹了，哪怕是特别好的东西也不再去追赶了。嘿，这么一来您祖父就大发雷霆！‘不绞死这个坏小子，我就死了算了！把这叛徒的皮给我剥下来！把这混蛋的脚跟拉起来穿进他的嗓子眼儿里去！’但到后来总是派人去问他需要什么，为什么不吆喝猎狗，罢乌希在这些时候大都是要求喝酒，喝完了酒，就站起来，又卖力地大声嚷嚷地喊猎狗了。”

“看来，您也喜欢打猎，路卡·彼得罗维奇？”

“喜欢倒是喜欢，当然喜欢，——可不是现在：现在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是在年轻的时候，……话说回来，由于我们的身份，毕竟搞不来。我们这帮人是不能同贵族相匹敌的。确实，我们这阶层中也有嗜酒如命的无能之辈常去和大人周旋，……可是这有什么意思呢！……说到底还是自找屈辱罢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给他一匹病蔫蔫的马；经常把他的帽子取下来扔到地上；挥起鞭子，像打马似的轻轻地打在他身上；但是他始终装出笑脸，逗人家高兴。不，我告诉您：人啊身份越低操守越高，否则，那真是自讨其辱。”

“是啊，”奥夫谢尼科夫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有生以来，岁月像水一般流过了许多，时势已经改变了不少。尤其是大贵族们中间，我看到了非常大的变化。领地少的人，或者去就职了，或者不在原地住了；领地多的人，那就非比一般了。这些大地主，在划分地界的时候我见得多了。我告诉您呀，我看见他们，心里就高兴，他们都是和和气气斯斯文文的。而且有一点我十分惊奇：他们个个都博览群书，说话头头是道，能让人打心里认可，但是他们对实际问题却一点也不懂，连自己的利益也考虑不到：连他们的农奴管家都任意捉弄他们，像弯马轭一样。”

“你可能认识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科罗辽夫吧，——这是个真正的贵族。他风度翩翩，家产富足，也上过大学，似乎还到过国外，口才流利，态度谦和，跟我们每个人都握手。您认识他吧，……那您听我说。上个礼拜我们应经纪人尼基佛尔·伊里奇的邀请，去别廖佐夫卡参加聚会。经纪人尼基佛尔·伊里奇跟我们说：‘诸位先生，必须划分地界了；我们这里比别处都落后，真让人笑话，我们开始工作吧。’于是就开始了。照例经过商讨和争论；我们的代理人使起性子来。不过，第一个吵嚷起来的是奥夫钦尼科夫·波尔菲利。……这人为何要吵嚷呢？……他自己一寸田地也没有，是受他兄弟的委托来办这件事的。”

“他嚷嚷：‘不成！你们别想骗我！不，我不是笨蛋！拿地图来！把测量员给我叫来，把这个叛徒叫来！’‘您究竟要干什么？’‘哼！休想！别以为我马上就告诉你我要干什么！……不成，你们把地图拿来，就这样！’他就拿手敲打了半天地图。后来他又把玛尔发·德米特列芙娜给侮辱了一通。她骂道：‘你竟然侮辱我’

的名誉？’‘我胆敢？’他毫不示弱，‘把你的名誉给我的栗毛母马都不要。’最后好不容易拿马德拉酒才叫他平静下来了。

“把他刚刚安顿好，别人又吵嚷起来了。乱哄哄一片。我的亲爱的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科罗辽夫坐在屋角里，咬着手杖的头儿，只是摇晃脑袋。我觉得非常尴尬，真受不了，立马想跑开。他对我们作何感想呢？这时，只见我的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站起来了，似乎是要开口说话。经纪人慌忙说：‘各位先生，各位先生，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要讲话了。’贵族就是贵族，别人没法比，全场马上就静悄悄了。

“于是呢，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开始讲话了，他说：我们好像已经忘记了我们集会的目的；又说：划分地界，表面上看是对领主有益，可是这原因是什么呢？——是为了给农人们减轻负担，让他们的工作便利些，能对付劳役；像现在这样，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田地在哪儿，有时往往得赶了车到五俄里外的地方去耕作，要找到他可能性也不大。后来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说：不考虑农人的福利，那是地主的罪孽；又说：说到底，假如合理地判断起来，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他们好了，我们也好；他们坏，我们也坏。……后来又说：所以呢，为一丁点小事争执不休是错误的，也是缺乏远见的。……他还说，还说了很多，……说的那些话，句句深入人心。……

“贵族们听了都低下了头；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说心里话，古书里都没有这些道理呀。……可是结果如何呢，他自己的四俄亩青苔沼地不肯让出，也不肯卖掉。他说：‘我要叫我的仆人们把这块沼地弄干，在上面建一个改良的制呢厂。’他解释：‘我已经决定选这块地方了；关于这事我有我自己的打算。……’这要是真的也倒好，而事实上只是因为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科罗辽夫的邻居安东·卡拉西科夫舍不得给科罗辽夫的管家一百卢布钞票的缘故。我们就这样没把事情办完便散了。直到现在亚历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符拉季米勒奇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常常谈起那制呢厂，可就是不动工弄干那块沼地。”

“他自己的领地里如何安排呢？”

“一律采用新方法。农人们都不愿意，——可是那也没用。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干得非常好。”

“原来如此，路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是守旧的呢。”

“我呀，才不呢。我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的产业简直不值一提。……而我又不懂得其他的生财之道。我只想做得正大光明，合理合法，这就谢天谢地了！年轻人都不喜爱老一套，我佩服他们。……现在该动脑子了。只有一点太糟糕：年轻人们都自以为是。对付农人好像玩弄木偶，翻过来掉过去就那么一阵，弄坏了，就丢开。于是，农人就又落到农奴出身的管家或德国籍的执事们的手中了。最好是应该从这些年轻人中出来一个做做榜样，告诉大家：该这样办！……这结果会如何呢？……难道我就这样死去，看不见新局面了吗？怎么会有这种怪事？真是青黄不接！”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奥夫谢尼科夫。他回头望了望，朝我挪了挪，低声说：

“您听说过华西里·尼古拉伊奇·刘波兹伏诺夫的事吗？”

“没有，没听说过。”

“你倒听听看，这事多奇怪！我真是琢磨不透。这是他那些农人们传出来的，可是我听了稀里糊涂。您知道，他是一个青年人，不久之前他得到一笔母亲的遗产。他就来到了自己的世袭领地。农人们都奇怪地来围观自己的主人。大家一看，都十分惊讶！老爷穿的竟是棉绒裤子，就像马车夫，他的靴子上有镶边；衬衣是红的，上衣也是马车夫那样的；留着胡子，头上戴着一顶古怪的帽子，长相也十分奇特，——像是喝醉了，又不像完全醉了，疯头疯脑的。‘你们都好啊，’他说，‘兄弟们！上帝帮助你

们。’农人们给他鞠躬，——都不敢出声，您知道，他们都害怕。他自己也似乎害怕了。他朝大家说：‘我是俄罗斯人，你们也是俄罗斯人；我爱俄罗斯的一切，……我有俄罗斯的灵魂，我的血也是俄罗斯的……’说着他突然就发令了：‘嗨，孩子们，大家唱一个俄罗斯民歌吧！’

“农人们一听，呆呆地哆嗦起来了，有个胆儿大的带头唱了半句，立即就蹲下去，躲在别人后面了。……唉，奇怪的是，我们那儿也有这样的地主，都是出了名的放荡家伙，天不怕地不怕，就是这样；穿得跟马车夫似的，自己跳舞，弹六弦琴，跟仆人们一同唱歌喝酒，和农人一道大吃大喝；可是这位华西里·尼古拉伊奇却像一位闺房小姐，老是读书啊写字呀朗诵赞美诗什么的，——谁也不和谁说话，怕见生人，常常独自在花园里散步，满腹忧愁与寂寞的样子。

“以前的那个管家刚开始时可吓得不得了：在华西里·尼古拉伊奇来到以前，跑遍了农家，给所有的人鞠躬，——很明显是，猫心里明白它吃了谁家的肉！农人们觉着有了希望，他们心里暗暗骂道：‘哼，少来这一套！老兄！回头就得收拾你了，你这宝贝疙瘩；你立刻就得遭殃了，吝啬鬼！……’可是后来并没怎么样——我该怎样对您说呢？连上帝也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华西里·尼古拉伊奇把他叫来，对他吩咐，可是他自己倒先红了脸，而且您想啊，他呼吸急促：‘你为我办事得公正，不能压制任何人，听见了吗？’可是从此之后就不再叫他了！他自己住在领地里，好像是个跟大家没关系的人。这么一来，那个管家就把心放下了，而农人们都不敢到华西里·尼古拉伊奇那里去，由于他们非常害怕。除此之外，还有新鲜事呢：这位老爷给他们鞠躬行礼，和和气气地望着他们，他们反而吓得要死。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吧，您说，先生……或许我老糊涂了？还是怎么了？——真是弄不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跟奥夫谢尼科夫说，这位波兹伏诺夫先生可能是有病。

“有病？他那么壮实，肥头大耳的，年纪轻轻……天晓得！”奥夫谢尼科夫长叹了一口气。

“先不谈贵族，”我开口说，“关于独院地主，您讲些什么有意思的给我听听，路卡·彼得罗维奇？”

“有什么意思呢，算了吧……”他急切地推辞着，“不过呢……倒可以讲点给您听听，讲什么好呢？算了吧！（奥夫谢尼科夫挥了一下手。）咱们还是喝茶吧。……就是农人嘛，跟农人没两样儿，实话实说，我们这班人有什么出路呢？”

他说完就把话头儿打住了。

茶端上来了。

塔佳娜·伊丽尼奇娜站起来，走近我们坐下了。在这天晚上，她有好几次悄悄地走出去，又悄悄地走回来。

房间里立时间变得非常肃静。

奥夫谢尼科夫郑重其事地喝起了茶，慢慢悠悠地一杯接着一杯。

“米嘉今天来过了。”塔佳娜·伊丽尼奇娜低声说。

奥夫谢尼科夫听了眉毛立时皱了起来。

“他来干什么？”

“来道歉。”

奥夫谢尼科夫无奈地摇了摇头。

“唉，您说说，”他转向我，“叫我如何应付这些亲戚？不理他们又不行。……上帝竟然也赏给我一个侄儿。这小子论聪明劲儿那是没比的，学问也非常好，可是我指望不上他。他本来在官家当差，却辞职不干了，说是没什么前程。……难道他是贵族吗？话又说回来，就算他真是贵族，人家也不可能马上就升他做将军呀。好嘛，现在他倒好了！不知何时当上了讼棍！专替农人们写状子，打呈报，教唆乡警们，揭发测量员，在酒店里出出进

进，结交了一帮市侩和旅馆里的勤杂工。这不眼瞅着得倒霉嘛！

“那区警察局长和县警察局长已经不止一次地警告他了。幸亏呀他还会胡扯乱侃，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但是到后来还是给人家找麻烦。……得了，他是否还在你那小屋里坐着？”他扭头对他妻子说，“我还不了解你？总是慈悲心肠儿，护着他。”

塔佳娜·伊丽尼奇娜低眉俯首地微笑着，只见她的脸红了。

“嗨，果真如此，”奥夫谢尼科夫继续说道，“唉，还不都是你惯的！好吧，叫他进来吧，——就这样，看在贵客的面子上，我饶恕这个笨东西。……好，叫他进来吧，叫他进来吧……”

塔佳娜·伊丽尼奇娜走到门边，叫了一声：“米嘉！”

米嘉走了进来，只见他大约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高高的身材长得十分匀称，留着一头卷发。他看见我在场，便在门边站下了。他穿的衣服是德国式的，不过仅就他肩上那过大的皱襞，就能一眼看出这衣服不但是俄罗斯裁缝裁的，而且带有地道的俄罗斯风格。

“嗨，过来呀，过来，”老头儿叫着侄儿，“有什么难为情的？你得谢谢你伯母，是她替你说情了。……喂，先生，我来介绍一下，”他指着米嘉对我说，“这是我的亲侄儿，可是我怎么也管不好他！已经走上末路了！（我们俩互相鞠躬。）你说，你在那边闯了什么祸？为什么他们告你？你说。”

米嘉不太情愿当着我的面儿说什么。

“以后再说吧，伯伯。”他喃喃地请求。

“等以后干什么，现在就说吧。”老人坚持己见……“你呀，我还不知道你，怕在这地主先生面前不好意思，既然如此，那你就痛改前非吧。现在你说说，说给我们听听。”

“我才不难为情呢，”米嘉神情自若地反驳着，同时把脑袋摇晃了一下。“伯伯，请您来评判一下。列舍底洛夫的独院地主们到我这儿说：‘老弟，帮帮忙吧。’‘怎么啦？’‘是这么回事：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的粮仓办得非常好，实在是不能再好了；忽然来了一个官员，说是派来专门检查粮仓的。检查完了说：你们的粮仓办得乱极了，有的地方被严重地疏忽了，这必须报告长官。我们问：严重疏忽了什么地方呢？他回答说：这个嘛我心里明白。……我们就在一起商量了个主意：送给那官员一笔酬谢，可是老头儿普罗霍勒奇出来阻止我们，他说：这么办会使这帮家伙更加贪得无厌的。这样不好，难道我们没有一点儿法制？……我们就听从了老头儿的话，但是那官员恼火了，提出控诉，打了呈报。现在就传我们到庭呢。‘那么说你们的粮仓是不是尽善尽美的？’我问。‘上帝看见的，十全十美，而且有法定数量的谷物。……’我告诉他们：‘你们不必害怕。’而且给他们写了一张状子。……眼下还不知道哪方胜诉呢。……至于他们为了这事到您这儿来告我，——那不明摆着嘛：无论是谁，自己的衬衫总是紧贴着自己的身子。”

“不管是谁都这样，可是你明明不是这样！”老头声音又低又严厉。……“那么，你在那边同舒托洛莫甫的农人们干了些什么勾当呢？”

“您怎么也知道？”

“我当然也知道。”

“这事嘛，我也没错，——那就再请您评判评判。舒托洛莫甫农人们的邻居别斯邦金耕种了他们四俄亩地。他说：‘是我的地。’舒托洛莫甫的家人们在付代役租，他们的地主到外国去了——您想，有谁保护他们呢？可是那块地，的的确确是真的，是地主租给他们的。因此他们到我这里来说：给我写一张诉状吧。我便写了。别斯邦金知道后就恐吓我，他扬言：‘我要抽出米嘉这家伙的骨头，还要摘下他的脑袋来……’我倒要等着，看他怎么个摘法，我的脑袋现在还好好地长着呢！”

“哼，别高兴得太早！你那脑袋呀早晚得没喽！”老头儿固执

地说，“看看你现在这样儿，几乎就是一个疯子。”

“哎，伯伯，可是您亲自对我说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奥夫谢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不错，做人要正直，而且应该乐于助人。甚至有时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但你是这样做的吗？不是常常有人把你请到酒店里去吗？他们请你喝酒，给你鞠躬，还说：‘德米特利·阿利克塞伊奇先生，帮个忙吧，过后我们一定酬谢你。’说着就把一个银卢布或者一张五卢布的钞票偷偷地塞给你了？是不是啊？有没有这种事吧，你说，究竟有没有？”

“这个嘛，的确是我不对，”米嘉低下了头，“可是我决不拿穷人的钱，决不违背良心。”

“现在不拿，等到自己生活困难的时候就得拿了。背着良心，……嘿呀！你，你好像是一直在庇护好人！……可是你好像不记得鲍尔卡·彼列霍多夫了？……是谁为他东奔西走？是谁包庇了他？啊？”

“彼列霍多夫确实是自作自受……”

“挪用公款……简直是开玩笑！”

“不过，伯伯您想想，他的确非常穷，而且还得养家糊口……”

“很穷，很穷，……他是个醉鬼，是个狂徒——就是这样！”

“由于悲愁，他才喝上了酒。”米嘉低低地解释。

“因为悲愁！哦，既然你有那样的热忱，就该帮助他，而不该也跟着这醉鬼一块上酒店。他油嘴滑舌的，什么真话都没有！”

“他这个人真是个好……”

“你眼里都是好人！……怎么样，”奥夫谢尼科夫转向他妻子，继续说，“给他送去了吗？喏，就在那儿，你知道……”

塔佳娜·伊丽尼奇娜点了点头。

“这几天你在什么地方？”老头儿又问侄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城里。”

“肯定又是在那里打台球，喝茶，弹六弦琴，进出衙门，躲在后房里写状子，跟商人的儿子们厮混，对不对？你说！”

“差不多吧，”米嘉微笑着回答。……“哎呀！差点儿给忘啦：安东·巴尔菲内奇·芬底科夫请您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呢。”

“我才不去这大肚子家呢。给你吃最贵最好的鱼，放的奶油却是腐臭的。不理他！”

“我还碰见了菲多西亚·米海洛芙娜呢。”

“哪一个菲多西亚？”

“就是竞买了米库里诺地方的地主加尔宾钦科家的那个。菲多西亚是米库里诺人。她出了代役租，在莫斯科当女裁缝，租金总是准时缴纳，每年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业务可精呢，在莫斯科向她定货的人很多。可是现在加尔宾钦科写信去把她叫来了，把她留住，却又不派她活计。她想赎身，已跟主人说过了，可是他不给答复。伯伯，您和加尔宾钦科认识，能不能给她说说句好话？……菲多西亚愿意出高价赎身。”

“是不是用你的钱？嗯，唔，唔，我去说说，我去替她说说。可是我保不准，”老头儿带着埋怨的神情接着说，“这个加尔宾钦科，天晓得，是一个吝啬鬼：他收购期票，放钱生利，竞买田地。……谁把他弄到我们这边来的？咳，我厌恶这些外地人！这儿不会马上有结果；不过，等等看吧。”

“您就帮个忙吧，伯伯。”

“好，我会帮忙。但是你得多加小心，往后啊得留点神儿！好了，好了，别辩解了。……算了吧！算了！……只是以后要加小心，不然的话，真的，米嘉，你安全不了啊，——真的，你得倒霉。我哪能总为你担当着呢？……我自己也是没权没势的人。哦，现在你去吧。”

米嘉出去了。

塔佳娜·伊丽尼奇娜也跟着出去了。

“给他喝茶吧，慈悲的太太，”奥夫谢尼科夫高声吩咐着妻子。“这小伙子一点也不蠢，”他朝我说，“心眼也挺好，只是我替他担心。……可是，哎哟，真对不起，我们拿这些琐碎的小事耽误了你的时间。”

这时，通往前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头发花白身穿天鹅绒大衣的矮个子走了进来。

“嗨，富朗兹·伊凡内奇！”奥夫谢尼科夫非常欣悦地招呼着，“您好！最近挺得意的？”

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把这位先生也介绍给您。

富朗兹·伊凡内奇·雷戎（Lejeune——法文）是我的邻居。他是奥廖尔的一个地主，他以十分不平常的方式获得了俄罗斯贵族的荣誉称号。他生在奥尔良，父母都是法国人，他跟着拿破仑来侵略俄国，充当鼓手。刚开始一切还都顺利，我们这位法国人就昂起了头走进了莫斯科。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可怜的雷戎先生被冻得半死，鼓也丢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十分狼狈地被斯摩棱斯克的农人们给捉住了。

斯摩棱斯克的农人们把他关在了一个空闲着的缩绒厂里，过了一夜之后，便把他带到了堤坝边的冰窟里。于是，就要求这位“de la grr-rande ar mee”鼓手赏个光——钻到冰底下去。

雷戎先生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连连用法语央求农人们把他放回奥尔良去。

“在那里，messieurs，”他哀求道，“住着我的老母亲，uneten-dremere。”

但农人们根本不知道奥尔良城在哪里，因此对他的请求根本不理睬，仍然命令他进入蜿蜒的格尼洛捷卡河里，去顺流直下，作一次水底旅行。

就在大家你一下我一下推搡着他下河的当口儿，由远及近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传来了一阵铃声。这可使雷戎感到十分喜悦，仿佛听见了生还的希望。

只见堤坝上奔来了一辆大橇车，这车子后边特别高耸，上面盖了一条五彩毛毯，前面套着三匹黄褐色的维亚特卡马。橇车上坐着一位胖地主，身穿狼皮外套，看上去红光满面气色非常好。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呢？”他问农人们。

“我们在淹法国佬儿呢，老爷。”

“哦。”地主满不在乎地答应了一声，就扭头要走。

“Monsieur！Monsieur！”那可怜的人叫了起来。

“啊，啊！”狼皮外套埋怨地数落起来了，“带了十二种民族到俄国来，烧掉了莫斯科，该死的东西，还偷去了伊凡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现在倒叫开了‘麦歇，麦歇！（先生，先生）’这回神气不了了吧？报应啊报应！……咱们走，菲尔卡！”

马拉的橇车又往前赶。

“呀，真是的，慢点！”地主又说话了，“喂，你这麦歇，你懂音乐吗？”

“Sauvez moi，sauvez moi mon bon mondideur！”雷戎反反复复地叫着。

“你瞧这些小国民！谁也不懂俄语！谋叙克，谋叙克，萨维，谋叙克，芙？萨维？（音乐，音乐，你懂音乐吗？懂吗？）暖，你说呀！孔泼雷内？萨维，谋叙克，芙？（听懂没有，你懂音乐吗？）披雅诺，助哀，萨维？（钢琴，会弹吗？）”

雷戎终于明白了地主的问话，赶紧点头示意。

“Oui，monsieur，oui，oui，je suis musicien；je jouetous les instruments possibles！Oui，mon sieur……Sauvez moi，monsieur！”

“嘿，算你运气好，”地主大声感叹。……“小伙子们，放了他吧；给你们二十戈比买烧酒喝去吧。”

“谢谢老爷，谢谢。那请您把他带走吧。”

雷戎被叫到橇车上了。他坐在那儿激动得喘不上气来，一边哭一边打颤，连连地给地主，给马车，给农人们鞠躬道谢。他身上只穿了一件粉红色带子的绿色卫生衣，在这大冬天里的确够受的。

地主看了看他那冻僵而发青的身体，悄悄地把他裹在自己的皮外套里了，把他拉回了家。

仆人们都跑了过来，七手八脚地给这法国人帮忙，暖和过来后，又给他吃了个饱，穿上了衣服。

地主带他去见自己的女儿们。

“喂，孩子们，”他对女儿们说，“我给你们找来了一位老师。你们不老是缠着我说：教我们音乐和法国话吗？现在我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法国人，他会弹钢琴。……嗨，麦歇，”他指着五年前跟卖花露水的犹太人买来的那架破钢琴接着说，“表演一下你的技术吧，让我们看看，助哀！（请弹！）”

雷戎如坐针毡地坐在椅子上，由于他有生以来从没有碰过一次钢琴。

“助哀吧，助哀吧。”地主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他。

这可怜的人绝望至极地敲打着键盘，就像敲鼓一样，乱七八糟地凑合了一阵儿。……“当时我心里想，”后来他讲给别人听，“我的救命恩人准会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推出门去的。”可是这位被迫即席演奏的音乐家弹完之后竟大吃一惊，因为地主略停了一会儿，赞许地拍拍他的肩膀，“非常好，非常好，”他说，“你的高才我已经领略了；现在请去休息吧。”

大约两星期之后，雷戎从这个地主家转到了另一个富裕而有学识的人家，这家主人喜欢他的愉快而温和的性情，他就跟这家的养女结了婚，并且就了职，变成了贵族，后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奥廖尔的地主洛贝萨尼耶夫——一个退職的龙骑兵兼诗人，他自己也跟着迁居到奥廖尔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正是这个雷戎——人们都叫他富朗兹·伊凡内奇——就是刚刚走进奥夫谢尼科夫房间里的矮个子，他是奥夫谢尼科夫的朋友。……

李郭堡

“去李郭堡吧，”叶尔莫莱建议我，“咱们可以在那儿打到好多鸭子。”

虽然野鸭子对于真正的猎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但是在没有别的野禽可打的情况下（这时是九月初，山鹬还没有飞来，在野外徒步追赶那些鹧鸪，我已经觉得没意思了），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去了李郭堡。

李郭堡是坐落在草原上的一个大村。村里有个十分古老的教堂，是石造的圆顶。另外在沼地中的罗索塔小川上还有两个磨坊。而这条小川在离开李郭堡约五俄里之外，变成了一个宽阔的池塘，池塘的四周和中央一些地方，满是芦苇，也就是奥廖尔人所说的“马意尔”。

就在这池塘上，在芦苇中间的水湾处或者静僻的地方，各种各样的鸭子就在那里繁殖：野鸭、小野鸭、针尾鸭、小水鸭、晨凫及其他的很多很多，不一而足。

一小群鸭子常常飞翔在水面之上，假如枪声一响，鸭群便铺天盖地乌云一般飞起来，让猎人们必须用手抓牢帽子，长声感叹道：“哦——嚯！”

我和叶尔莫莱沿着池塘搜寻着，徒劳无获。因为，第一，鸭子是极小心的飞禽，不轻易向岸边靠近；第二，即便是有个别的落了伍，或是没经验的小水鸭中了我们的枪弹丧失了生命，我们的狗也无法到茂密的“马意尔”中去取回来。尽管它们有非常高尚的献身精神，但是却不会游泳不会涉水，只不过是白白地被芦苇擦伤宝贵的鼻子而已。

“不行啊，”最后叶尔莫莱发话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咱们得想法去弄只小船。……我看咱们回李郭堡去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是我们动身去李郭堡。

我们还没走几步，迎面碰上了一只特别蹩脚的猎狗，它正从密密麻麻的爆竹柳丛中窜出来。旋即，在它后面出现了一个中等个儿的男人。他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大衣和一件黄背心，那条深灰色的裤子随随便便地塞进已有破洞的长统靴里，一条红围巾围在脖子里，肩上有一杆单筒猎枪。

我们的狗以惯常的品性所特定的方式——繁复如中国宫廷仪式——跟它们的新朋友互相嗅查起来，当下那新朋友显然是害怕了，耷拉了尾巴，翘起耳朵，露出牙齿，把腿挺直了，全身急速地颤动着。

此时，那个陌生的人走上前来，给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看上去他约有二十五岁；他那淡褐色的长发和大多数仆人一样涂抹了许多格瓦斯饮料，因而一绺一绺地直立着；一双褐色的小眼睛温和地眨动着，似乎是因为牙痛脸上扎了一道黑色的帕子，但脸上的笑容却是十分甜美的。

“请允许我自己介绍一下，”他的话音非常温柔，“我是这儿的猎人符拉基米尔。……我听说您来到这里，而且得知您到池塘来了，假如您不嫌弃的话，我决心为您效犬马之劳。”他说话，特别像是扮演小生角色的年轻的地方演员。

我接受了他的提议。

在去李郭堡的路上，我逐渐知道了他的身世。

他是一个已经赎身的家仆；少年时代曾学过音乐，后来就当上了侍仆，他识字，据我估计，他一定读过一些无聊的闲书，而现在呢，跟生存在俄罗斯的大多数人一样，身无分文，同时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差不多是靠天吃饭。

他讲话时极其文雅，而且像是有意在显示自己的风度；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十分好色的男子，而他追求女性时多半是成功的，因为俄罗斯姑娘们都喜欢能言善辩的人。

谈话中他流露出他经常出没的地方：他有时访问邻近的地主，有时到城里去做客；他玩朴烈费兰斯，和都会里的人常有交往。

他善于调笑，会表现很多种笑容；而最适于他的，是当他用心听别人说话时嘴唇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谦恭而沉着的微笑。他认真仔细地听你说话，他对你表现出绝对的赞同，但他又决不失却自尊心，仿佛要让你知道，有机会时，他也会发表自己的见解。

叶尔莫莱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更谈不上“言行文雅”了。谈话中，就对他称呼起“你”来了。而符拉基米尔对他称“您哪……”时的那种讥嘲的神态极有特征耐人寻味。

“你怎么扎一条帕子？”我问他。“牙痛吗？”

“不，”他答道，“这是不小心的坏结果。我有个朋友，他其实是个好人，可完全不是个猎人，这也是常有的事儿。但是有那么一天，他对我说：‘我亲爱的朋友，带我去打打猎吧，我十分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我当然不好意思拒绝朋友，因而就给了他一杆枪，带他一道去打猎。打了好一阵之后，我们累了，想休息休息。我当时就在树底下坐下了，可他却一直鼓捣。开始装出操枪的样子，而且向我瞄准。我要他停下来，可是他一点经验也没有，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结果枪走火了，我的下巴和右手的食指就没了。”

我们走到了李郭堡。

符拉基米尔和叶尔莫莱都相信没有小船不能打猎。

“苏晓克有一只平底船。”符拉基米尔说，“但是我不知道它把它藏在什么地方了。还得找他来。”

“找谁来？”我问。

“这有个人，外号叫苏晓克。”

符拉基米尔就带着叶尔莫莱去找苏晓克了。我告诉他们，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礼拜堂那儿等着。

我在墓地上走着，顺便看看那些坟墓，蓦然发现了一块发黑的长方形墓饰，上面的铭文写着：一面用法文写着：Cigit Theophile Henri, vicomte de Blangy”（勃朗奇伯爵德奥斐尔·亨利之墓）；另一面写着：“法国臣民勃朗奇伯爵之遗骸葬于此石下；生于1737年，卒于1799年，享寿62岁”；第三面上写着：“祝他安息”；第四面上写着：

石下安眠着法国的侨民，
他出身望族而才华出众。
他痛惜妻子和亲友的被杀，
离弃了暴君蹂躏的祖国而远行；
他走到俄罗斯的大地上，
在老年获得了优礼的庇荫：
教养儿童，慰藉双亲。……
上帝保佑他在此安宁永远。

叶尔莫莱、符拉基米尔和那个有着奇怪的外号的“苏晓克”来了，我从沉思中走了出来。

那蓬头垢面破衣烂衫赤着双脚的苏晓克，看上去好像是个退职的家仆，年纪有六十左右。

“你有小船吗？”我问。

“有小船，”他的声音沙哑而又破碎，“但又破又烂。”

“能用吗？”

“脱胶了；而且木桩子都从槽眼儿里掉了出来。”

“没关系，不要紧！”叶尔莫莱接过话头儿，“可以塞些麻屑。”

“当然，可以。”苏晓克同意了。

“你是干什么的？”

“给地主家打鱼的。”

“你是渔夫，为什么船这么破旧？”

“我们的河里根本就没有鱼。”

“鱼是不喜欢池沼浮渣的。”我的猎人正正经经地解释。

“那么，”我对叶尔莫莱说，“去弄些麻屑来，把船修理好，快点！”

叶尔莫莱走了。

“我们怕是会沉到水底吧？”我朝符拉基米尔说。

“不可能，”他答道，“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想见，池塘也不太深啊。”

“对，池塘不深，”苏晓克附和着。他说话有点古怪，似乎没有睡醒。“底儿上是烂泥和草，整个池塘都长着草。不过，也有深坑。”

“真是的，草太密的话，”符拉基米尔说，“不好划船吧。”

“平底船哪里是划呀！要撑篙。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我那儿有篙子，否则，用铲子也成。”

“用铲子不太好，怕是有的地方够不着底儿。”符拉基米尔说。

“这倒也是。”

我坐在墓石上等叶尔莫莱。

符拉基米尔为了表示礼貌，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也坐下了。

苏晓克仍然在老地方站着，低头不语，照他老习惯把两手反剪在背后。

“我问你呀，”我开口询问，“你在这儿当多少年渔夫啦？”

“七年了。”他回答着，浑身颤了几下。

“从前你干什么呀？”

“当马车夫。”

“是谁把你从马车夫降下来的呢？”

“新的女主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哪个女主人？”

“就是买我们的那个。您不认识。阿辽娜·蒂莫菲夫娜，挺胖的，……年纪不小了。”

“她为何要让你当渔夫呢？”

“那我就知道了。她从自己世袭的领地，从坦波夫，来到我们这里，吩咐把所有的仆人都召集起来，她就出来见我们。开始我们吻她的手，她倒没什么，并不生气。……后来就一个挨一个地盘问我们：干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轮到我了，她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马车夫。’‘马车夫？你怎么能当马车夫呢，你自己瞧瞧，配当马车夫吗？你不应该当马车夫，你给我当渔夫吧，剃掉胡子。每次我来到这儿的时候，你就得给我献上鲜鱼来！听见了吗？……’——从那时起，我就算是渔夫了。——她还说：‘你得把我的池塘收拾得干净利落……’这叫我怎么收拾能收拾利落呢？嗨！”

“你们以前是谁的人？”

“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彼赫捷列夫。他是承袭来的。可是他管领我们也不久，一共有六年。我就是给他当马车夫的，……可不是在城里——城里他另有马车夫，我是在乡下的。”

“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当马车夫吗？”

“哪是从年轻就当马车夫呀！当马车夫就是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那时候才开始的，从前我是厨师，可是也不是城里的厨师，而是在乡下当。”

“你在谁家当厨师？”

“在从前的主人阿发纳西·涅菲德奇家，就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的伯父家。是他把李郭堡买进来的，是阿发纳西·涅菲德奇买进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承继了这块领地。”

“和谁一起买进来的？”

“跟塔佳娜·华西里耶夫娜。”

“哪一个塔佳娜·华西里耶夫娜？”

“就是前年死去的那个，在波尔霍夫附近，……不对，在卡拉契夫附近，还是个老处女，……没有结过婚。您不认识她吗？我们是从她父亲华西里·谢苗内奇手里传给她的。她管领我们可好多年了，……起码有二十年吧。”

“你在她那儿也当厨师吗？”

“开始是，后来又当了咖啡师。”

“当了什么？”

“咖啡师。”

“这是干什么的呀？”

“我也不知道，老爷。在餐室里服务，把我叫做安东，不叫苦兹马了。这是女主人的命令。”

“你以前的名字叫苦兹马？”

“苦兹马。”

“那你一直当咖啡师吗？”

“不，不是一直当这个差使，也当戏子。”

“真的？”

“真的，当过戏子，……还登过台。我们的女主人自家建造了一个戏园子。”

“你扮过什么角儿？”

“你说什么？”

“你在戏台上干些什么？”

“您知道吗？他们把我拉去，把我装扮起来；我就扮好了登台，有时站着，有时坐着，那得看情况。他们教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有一回我装扮了一个瞎子。……他们在我的每一只眼皮儿底下放了一粒豌豆。……可不是！”

“那后来你干什么呢？”

“后来我又当了厨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什么又把你降作厨师呢？”

“因为我的兄弟逃走了。”

“哦，那你在你第一个女主人的父亲那里当什么呀？”

“当各种差使起初当小厮，当马车夫，园丁，后来又当上了猎犬夫。”

“猎犬夫？……你还骑马，还带着猎狗？”

“还带着猎狗骑马，摔得十分厉害，我跟马一块跌倒了，马受了伤。我们的老主人是特别严厉的；叫人打了我一顿，后来派我到莫斯科一个皮鞋匠那儿去当学徒。”

“去当学徒！难道说你当猎犬夫的时候还是小孩子？”

“那时啊，我大概有二十多岁了。”

“二十多哪能当学徒啊？”

“既然是主人命令了，也许能当吧。好在他不久就死了，他们便打发我回乡下。”

“你是什么时候学的厨师手艺呢？”

苏晓克抬起了那张又瘦又黄的脸来，微微地笑了一下。

“这还用学吗？……女人们都会烧菜做饭呀。”

“唔，”我说，“苦兹马，你这辈子可没少见识呀！那么既然这儿没有鱼，你在这儿当渔夫都干些什么呀？”

“老爷，我才不抱怨呢。让我当渔夫真得谢天谢地。还有一个跟我相似的老头儿——安德列·普贝尔——女主人叫他到造纸厂去打水。她说，不做工的吃饭是有罪的。……普贝尔还指望开恩呢：他有一个表侄子在女主人的事务所当事务员，答应替他向女主人说情。说什么情呀！……可是我亲眼看见普贝尔给他的表侄子叩头的呢。”

“你有家眷吗？娶过亲吗？”

“没有，老爷，没有。已经故世的塔佳娜·华西里耶夫娜——祝她升入天堂！——是不准任何人结婚的。绝对不允许！她总是

说：“我不也是独身的吗？真是放肆！他们要结婚干什么？”

“那你现下靠什么生活呀？有工钱吗？”

“老爷，什么工钱呀！……有一口饭吃，就是谢天谢地了！我非常满足。上帝保佑我们的女主人长寿吧！”

这时叶尔莫莱回来了。

“船修好了，”他严肃地说。“去拿篙子吧——你！……”

苏晓克跑去拿篙子了。

在我跟这可怜的老头儿说话的过程中，猎人符拉基米尔一直带着蔑视的微笑瞟他。

“这人是个呆子，”那老头儿走了之后他说，“是一个完全没受过教育的人，不过是个乡下佬罢了。他根本不能算家仆，……他一说话就吹牛。……他哪里会扮戏，您想想！您跟他说话真是徒劳！”

过了十五分钟的工夫，我们就坐在了苏晓克的平底船里了。（我们把狗留在屋子里，交给马车夫叶古季尔看管。）我们觉得很不舒服，但猎人嘛，什么都不苛求，一切凑合着吧。

苏晓克站在船后面钝的一端上，在那儿撑篙；我和符拉基米尔坐在船里的横木上；叶尔莫莱在船头坐着。

虽说是用麻屑塞过了，水还是很快地钻进船里流到我们的脚底下了。幸而天气很好，污塘像是静静地睡着了。

我们的船滑动得非常慢。老头儿每次都是费劲儿巴力地从淤泥里拔出缠满水草青丝的长篙来；那睡莲们的茂盛繁密的圆叶子也妨碍着我们前行。

最后我们到达了芦苇地。这一下可真是热闹了。鸭子看见有人突然出现在它们的领地上，轰的一声从池塘上飞了起来，枪弹密密地朝它们后面射去。我们眼看着这些短尾巴的飞禽在空中翻跟头，然后又沉重地掉到水里，心情特别愉快。诚然，我们无法把中弹的鸭子全部弄到手，因为轻伤的钻进水里，打死的有些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掉进了茂密无间的“马意尔”中，就算叶尔莫莱那双又尖又贼的眼睛也找不到它们的影子。

虽然这样，到了正午的时候，我们已满满地装了一船鸭子。

叫叶尔莫莱大为开心的是：符拉基米尔的枪法实在太差。在每次失败的射击之后，他都表示诧异，而且把枪检查一遍，吹一吹，显出很疑惑的样子，最后就解释他打不中的原因。

叶尔莫莱的枪法跟平常一样，十分准确，差不多是百发百中。我一向打得不太好。苏跷克不时地用从小替主人服务惯了的人的眼光望着我们，有时喊着：“那边，那边还有一只鸭子！”他还常常在背上挠痒痒——他不用手来挠，而是用肩胛的动作牵引着挠。

天气可算是赏脸，非常好，一团又一团的白云在高天之上慢慢悠悠地游动着，影子清晰地倒映在水中。芦苇在池塘的四周瑟瑟作响，池塘在阳光下反射出许多亮光，宛若钢铁。

就在我们准备回村的时候，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令人扫兴的事情。

其实我们早已注意到了：水一直在一点一点地浸入我们的平底船。符拉基米尔被派定用勺子把水舀出去，这勺子是我的有先见之明的猎师从没留神的农妇那儿偷来以防万一的。在符拉基米尔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的时候，事情都十分顺利。但是到了打猎即将结束的时候，鸭子仿佛是向我们道别，许多鸭都一齐飞起来了，这使我们简直来不及装枪弹。

在枪弹交射的紧张时刻，我们都忽视了平底船的状况——突然，由于叶尔莫莱的一个强烈的动作（他拼命想拉到一只被打死的鸭子，所以把整个身子都靠向了船的一侧），我们这破烂的小船一斜，便灌满了水，眨眼间就沉到了池塘的底上，幸好这地方不深。

我们异口同声地大叫着，但已经晚上，不容分说我们便都站

在水里了。水正好没到喉头，水面上浮着许多死鸭子。

此时此刻我想起我同伴们恐怖而苍白的脸（大概我当时的脸色也不是红润的），还总是觉得好笑呢；可在那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意识不到可笑。我们每个人只顾把自己的枪举起来，让它高于头部。苏晓克大概是惯于模仿主人的缘故，也把篙子举了起来。

叶尔莫莱首先打破了沉默。

“呸，真倒霉！”他朝水里吐了一口唾沫，喃喃地骂着，“怎么有这种事！都怪你，你这老鬼子！”他愤愤地转向苏晓克。“你这破船究竟怎么回事儿？”

“对不起……”老人含糊不清地道歉。

“你也是！”我的猎师又扭向了符拉基米尔，“你管什么的？啊？怎么不舀水？你，你，你……”

但这个时候的符拉基米尔已回答不上来了。他像树叶似的战抖着，上牙直碰下牙，脸上是麻木的微笑。他的能言善辩、他的文雅礼貌与自尊心，一切的一切都看不到了。

那可恶的平底船在我们的脚底下轻轻地摇晃着。

在刚沉下去的那会儿，我们觉得水非常凉，但过了不大一会儿就习惯了那种温度。开始的恐惧过去之后，我放眼眺望，只见我们的周围十步之内全是芦苇；远处，在芦苇的顶上，能看见岸。

“糟了！”我心想。

“我们怎么办呢？”我问叶尔莫莱。

“想个法子，总不能住在这儿吧。”他回答着，“喂，你拿着这枪。”他朝符拉基米尔吩咐。

符拉基米尔乖乖地听从了。

“我去找浅滩。”叶尔莫莱颇有把握地说，好像任何池塘里都应该有浅滩似的，——他拿了苏晓克的篙子，小心地探着水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向岸边游去。

“你会游水吗？”我问他。

“不会，不会游水。”只听他的声音从芦苇之中传出来。

“唉，他会淹死的。”苏晓克淡淡地感叹。他其实并不怕有什么危险，而是怕我们发火动怒。这个时候他似乎已安定下来了，只是偶尔喘着粗气，好像是无所谓的样子，一点也不着急。

“而且是白白地送死……”符拉基米尔愁苦地补充道。

叶尔莫莱过了一个钟头还没回来。而这一个钟头对我们来说真是无法形容的漫长。

开始我们跟他不断地互相喊叫；后来他对我们的呼声答应得渐渐稀少了，到最后竟悄无声息了。

村子里传来晚祷的钟声，隐隐约约又绵绵不绝……

我们三个人互相不再说半句话，而且尽量避免互相看上一眼。鸭子在我们头上飞翔；有的想停落在我们的旁边，但骤然又直线地折向高空，发出惊慌的叫声。

我们开始觉得身体发麻了。那苏晓克眨着眼睛，似乎是准备睡觉了。

叶尔莫莱终于回来了，我们的心头一下子就高兴起来。

“怎样？”

“我到岸上了；找到浅滩了。……咱们走吧。”

我们真想马上就走。

而叶尔莫莱从没在水中的衣袋里取出一根绳子来，系住了死鸭子的脚，又用牙齿咬住了绳子的两端，然后才慢慢地向前带路。符拉基米尔在他后面，我走在符拉基米尔的后面，苏晓克走在最后。

到岸边大约有两百步左右，叶尔莫莱大胆地向前走，没有一会儿的停顿（他很熟悉路线），只是有时高声提醒：“靠左边，右边有一个坑！”或者：“靠右，走左面会陷下去……”有时水面没

到我的喉头，可怜的苏晓克身材比我们矮，有两次都吞了水，吐出泡沫来。“喂，喂，喂！”叶尔莫莱威胁地喊叫他，苏晓克听了竭尽全力往上挣扎，可能是摆动了两脚，跳了起来，才终于走到了较浅的地方；可是哪怕是在最紧要的关头，他也没敢抓我大衣的后襟。

终于我们四人都疲惫不堪地到达了岸边，每人都湿透了，而且满身泥污脏兮兮的。

约摸过了两个小时，我们尽可能地弄干了衣服，坐在了一间宽敞的干草棚里，准备吃晚饭了。

马车夫叶古季尔是个动作迟钝、态度谨慎而又稀里糊涂的人。他站在大门口儿，热心地请苏晓克嗅鼻烟。（我注意到，俄罗斯的马车夫一见面儿就熟。）苏晓克猛劲儿吸了一会儿，吸得恶心起来：他吐着唾沫，咳嗽着，显然是非常畅快。符拉基米尔已经疲惫不堪了，歪着他的小脑袋，话也不多了。叶尔莫莱在专心致志给我擦枪。

那些狗迅速地摇着尾巴，等候着香气四溢的燕麦粥。马在屋檐下踏着蹄子嘶叫。

太阳落山了，它把最后的光辉散出来，天空被染红了。绚丽的云朵飘移着，越来越细，就宛若是梳洗过的金羊毛。

这时，村子里传来了歌声……

白净草原

七月里晴朗的一天清晨，整个苍宇就非常透明：那早霞发出宁静柔美的红色光华，但与燃烧的火焰一点儿也不像。看太阳——既不像旱天时的那么干热逼人，也不像暴风雨之前那么暗红一团，而是清澈如洗，明净灿烂——从一道安详而狭长的云霓之下静静地浮现出来，散发着新鲜而又靓丽的光辉，好像沉浸在浅紫色的雾霭之中。每一块舒展着的白云都镶着细细的亮边，亮边就如同小蛇吐信子一般闪烁着耀眼的亮光，亮光宛若磨炼过的银子……

说话间突然就喷薄出摇荡不定活跃烂漫的光束来，接着的转瞬之间，欢快而庄重地那雄壮而瑰丽的太阳升起来了……

等到正午时分，许多又圆又厚的金灰色云团便纷纷涌现出来，每块云团都长着柔软细腻的白边。它们好像是无数的岛屿，坐落在宽广而泛滥的河流中，在它们的周围，环绕着湛蓝而清澈的支流，好像在原地上滞留着丝毫也不想动……

抬眼望望远方天际，你会发觉云团们正在往一起移动，慢慢地连在了一起，它们中间那原有的青天已经找不见了；然而此时的云彩也完全和天空溶为一色蔚蓝了，太阳的光热浸透了它们。

天边的颜色是淡紫的，如诗般朦胧，令人心驰神往……就这样，整整一天都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四周围的情景也是一样的；没有一个角落是阴暗沉闷的，也没有什么地方隐匿着风暴酝酿着雷雨；只是有的方位上挂着浅蓝色的幕带：当然，这便是正在无声地洒着的那种细雨，轻轻的，湿湿的，让你在这边无法察觉……

到了傍晚，这些大小云块便纷纷消失了；恋恋不舍的那些留在最后，略带黑色而像烟气一般流离不定，好像不知如何是好，

被落日余晖映照成玫瑰色……

眺望西天，太阳悄悄地落下去，如同它升起时那般宁静和亲切，散发出鲜红鲜红的光辉，把短暂的颜色与幸福丢给渐渐昏暗了的大地。看那太白星静静地闪烁着出现在天幕之上，如同被行人高擎着走近的蜡烛……

在这些日子里，世间所有的色彩都变得柔和可爱了，看上去非常明丽非常干净，但并不是格外鲜艳刺眼；给人一种不可拒绝的温柔感与细腻感。

在这些日子里，气温很高，有时热得难受，有时田野的斜坡处甚至会让人感到非常闷热；但是，总有风儿吹来吹去，吹散郁积在大地上的热气，特别是旋风——正是天气相对稳定不会发生变化的确切标志——往往是旋成高高的白色柱子，一会儿沿着道路，一会儿又穿越耕地游动个不停。你嗅一嗅干燥而清新的空气，便会闻到苦艾的气味，以及收割黑麦和荞麦的味道；就是在人们入睡前的几小时还感觉不到空气中有一点发湿。

这种天气是农人忙着收割麦子时所企盼的天气。……

正是在这样的季节里，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曾经前往图拉省契伦县去打了一次松鸡。

那一次我猎获了很多野味；猎袋里装得非常满，压得我的肩膀生疼，不过，一直等到晚霞消失的时候我才决定往回走。那会儿，空气还十分明亮朗彻，虽然已经是夕阳西下了，只不过万物的影子开始隐没并稍显寒冷了一些。

我快步穿越了一大片灌木丛之后，又爬上了一个小丘。这时，我放眼一看才觉得茫然，因为眼前的景象是我不曾料到的，完全是陌生的，我清楚记得右面有一个橡树林，平原的远处是一所不太高的白色教堂。而这时，我熟悉的风景没有了。

我的脚下伸展着一个狭小的山谷；而正对我的是一片像峭壁般耸立着的茂密的白杨林。于是，我迷惑不解地把脚步收住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回头望望。“啊呀！”我吃惊地暗忖，“我是走错了路了，太靠右面了。”这样自己一想，心里就惊慌起来了，急忙跨下小丘。那时，我只感到有一种不愉快的、凝滞的湿气马上就包围了我，仿若是走进了地窖里。

山谷谷底里长满了茂盛的野草，野草都是潮湿而鲜肥的；看上去是平平展展的一大片白色原野，走在上面令人心有余悸。

我赶紧朝左边拐弯，沿着白杨树林奔走。

蝙蝠已经出动了，飞翔在静谧的树梢间，翻身又冲向朦朦可见的高空，在那儿神秘地盘旋着、振颤着；还有一只迟归的小鹞鹰从高天上敏捷地窜过去，急着飞回自己的巢里了。

“对，我只要走到那一头，”我心里盘算着，“立刻就会找到路了；认倒霉吧，多走了一俄里的冤枉路！”

我终于穿过了那林子，到了林子的那一头，可是那里并没有什么路：只是一大片长满青草的低低的灌木丛，可以远远地望见这片灌木丛之后是无垠的荒野。于是，我把脚步收住了，不敢再往前进发了。

“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这是走到什么地方了……”我心中着实纳闷，脑子中迅速回想着当天都走过哪些路，经过了什么地方。……“哦！这不就是巴拉兴灌木丛嘛！”我恍然大悟，差点叫出声来，“对，的确没错！那边就是新杰叶夫小树林了。……唉，我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方来？越走越远了！……真是怪事！这不，现在只得朝右走了。”

于是，我拐向右边，直直地把灌木林穿过。

此时，夜幕越来越低了，夜色也越来越浓了，黑暗伴随着夜气从四面八方涌将过来，像是从下面升腾而起的，又像是从高处奔流而下的。

这时，我发现了一条杂草丛生的小道，小道弯弯曲曲坎坷不平；我便循着这条小道往前走，一边走一边细心地向前方探望

着。周围的一切突然地就黑暗了许多，而愈发显得寂静无声，只是偶尔能听到鹌鹑的一两下鸣叫。

忽然，飞来一只小小的夜莺飞来了，拍打着它柔嫩的双翅，悄无声息地飞近我的身前，差点撞在我身上，像受了惊吓似地急忙躲到别处去，不见踪影了。

我终于走出了这片灌木丛，然后又沿着田埂往前赶。这个时候，因为天色暗淡，我已经看不清远处的东西了：只觉得朦胧之中，四处的田野成为了白茫茫的一片，田野的那边，是巨大的无边的黑色团体，它正升腾过来，仿佛一步步向这边靠近……

我的耳朵里似乎只有一种声音——是我沉重的步子在凝滞的大气中发出来的很是钝笨的响动。抬头看看苍白辽阔的天空，天空正发出一种幽蓝，——这正是夜间的蓝色。只见蓝色的夜空中闪动着许多星星。

走过去后才发现，那原本被我认为小树林的东西却是一个黑色的弯形的丘陵。“我究竟是走到哪来了？”我自言自语地说着，双脚第三次站定下来。低下头疑惑地瞧瞧我那猎狗强卡——在所有的四足动物中最为聪明伶俐的英国种黄斑狗，但此时这四脚动物中最能干的家伙也只是无奈地摇着尾巴，毫无精神地眨巴着它那双疲倦的眼睛，不能给我什么有用的忠告。看到它这副可怜的样子，一种惭愧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于是，我就甩开步子往前赶，好像一下子明白了该朝哪里去似的。

我绕过了丘陵，来到了一处不是很深的洼地里。洼地的四周好像是被耕种过。忽然，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受袭上我的心头：这块洼凹地形状就如同一口边缘倾斜的大锅，怎么看怎么像；洼底处矗立着几块个头很大的白色石头——它们就像是爬到这里来开一个秘密会议的——这地方是那么沉寂、是那么荒凉，而天空却是那么平展地盖在上面，令人看了有种凄凉的感觉。为此，我的心愁闷起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忽然间我听到有一只小野兽在石头中间尖叫了一声，声音悲凉而又微弱，令人伤感。我急忙返身跑回丘陵之上。

说实话，在这之前，我一直有信心找到正确的归路；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我彻底相信自己是迷失了方向，所以我索性就不再辨认四周那朦胧模糊的一切了，只是凭借着星光点点，信步朝前……

……就这样，我拖着两条沉重而疲惫的腿走了将近半个小时，只感到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荒凉的地方：没有一处能见到半点火光，没有一处能听到半点声响。一个又一个平缓的山坡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原野、原野，仿佛没有尽头……

突然地，灌木丛仿若是从地下钻出来一样，一下子就长到了我的鼻子前面。我本来一直在走着，心中正打算着该找个合适的地方野宿一夜等天亮再动身。可就在这一刻赶巧面临了一个可怕的深渊。

我警觉地倏然抽回跨出去的脚步，睁大双眼仔细观察，借着夜色之中那种恍恍惚惚的透明的乳白光亮，我立时就发现下面很低的地方有一大片平原。平原上有一条宽阔的河流正在流动，河水呈一个大半圆形，恰恰围住了这块平原；只见那流水在夜色中发出钢铁般闪亮又模糊的白光，标示着那不息的生命。

我下意识地看看自己脚下的山冈，山冈那么突兀挺拔，简直是垂直地站在平原之上，它的庞大的轮廓黑黢黢地直插在苍茫的虚空之中，而就在我站着的下面，意思是在紧挨着这峭壁的平原之上，在那沉静得如同黑镜子一般的一段河流的旁边，在小山冈的陡坡之下，正有两堆挨得很近的火燃烧着，亮出红色火焰，冒出缕缕烟气。只见火堆周围有几个人晃动着，影子也跟着晃动着，蓦然地，还清楚地映出一个长着卷发的小脑袋的前半部来……

直到此时，我才算豁然明白自己所到达的地方了。这儿就是

我们这一带人人尽知的白净草原。要想从白净草原步行回家，那得走好久，所以说，回家是不可能的了，特别是在黑夜之中，况且两条腿已经累得发软了。于是，我决定要走到那火堆旁边去，并和火堆边的人坐在一起——我想他们肯定是家畜贩子——跟他们一同等到天亮再说。

拿定主意后，我便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可是就在我的手准备放开那最后的一根树枝的当口儿，忽然有两只白狗凶狠地向我冲过来；只见那两只狗又高又大，抖动着蓬乱的长毛，汪汪地可劲狂叫。接着，从火堆边传来响亮的孩子的喊声；只见有两三个男孩子一边喊一边站了起来。

我高声回答了他们的喊问之后，他们便飞快地跑了过来，并且马上喝斥了他们那两只白毛狗——其实它俩正惊奇着我的突然出现呢。

这之后，我便得以走到他们的火堆旁。

其实我判断错了，火堆旁的人不是家畜贩子，而是附近的村庄里看马的农家子弟。应该说明的是，在我们那里，当炎热的夏季来临的时候，家家户户便都在夜间把马赶到草原上来吃草，因为白天里无数的苍蝇和牛虻叫它们得不到丝毫安宁。所以说，把马群在傍晚时赶出来，等天亮后赶回去，是农家孩子们的一件美差事。通常情形下，孩子们不戴帽子，穿件很短的旧皮袄，骑在最活泼的驽马背上，一边欢叫着，一边手舞足蹈地朝前飞奔，整个身子随着马身的跃动而有节奏地颤动着，抛下朗朗笑声让人羡慕不已。远远地望过去，只见轻微的尘土卷成黄色的柱子升腾起来，顺着道路疾驰向前不可阻挡；再听那十分整齐的马蹄声远远地飘荡开来，特别悦耳又格外亲切。这时，每匹马都竖着耳朵在奔跑；最头边的是一匹棕黄色的乱毛马，这马翘起了尾巴，不时地换着步子，而它那杂然的鬃毛上还贴着牛蒡种子。

我向孩子们说明了我迷路的情况之后，我在他们的旁边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他们询问了我来自何处，便静默了一会儿，接着给我让出了一些地方。我们随便聊了几句之后，我就索性躺在了一株被啃光了的小灌木底下，环视四周的景物。

我发觉一切都如此奇妙：火堆周围拢着一个圆形的大光圈，这淡红的光圈在那里兴奋地颤动着，又好像是被沉沉黑夜压迫在下面似的；而火焰忽然就猛烈起来了，时时地朝着这光圈之外投射出急速的反光；看那火光的尖舌头，匆匆地舐了舐光秃秃的柳树枝之后，猝然间消失了；接下来，那又尖又长的黑影骤然侵入进来，一直到在火苗的根部；的确的确，黑暗在跟光明作斗争。

这期间，当火焰较弱而光圈缩小的时候，就在那天边的咄咄逼近的黑暗之中，总会突现一个有弯曲的白鼻梁的枣红色马头，或者是一个一色纯白的马头，它正急切地嚼着长长的草，边吃边朝我们专注而迟钝地瞧上一瞧，然后又低下头去，等你再看它的时候，已经无影无踪了，只留下那不停的咀嚼声和断断续续的响鼻。

从光亮的地方看暗处的东西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附近的一切都好像遮盖着千层灰黑的帷幕；只是遥远的天际，隐隐约约地呈现出丘陵和树林那长长的影子。幽黑而纯然的天空给人一种神秘的壮丽感，庞大而庄重地笼罩着这个世界……

你若深深呼吸一下这种特别而新鲜的气息——俄罗斯夏夜独有的味道——便马上会觉出胸怀之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紧张而绵软地膨胀出来的快悦。

整个原野安详静谧，没有一点儿声响没有。……只是偶尔能听到近旁的河流里，那大鱼突然发出的波浪击水的声音，听起来欢快而亢奋，岸边的芦苇被漂荡过来的流水微微地摇撼着，发出细弱而缠绵的瑟瑟声。

而近处的火在寂静的深夜里接连不断地发出轻轻的噼啪声

……

这些孩子们都围着火堆团团而坐，脸色发红。先前那两只恶狠狠想咬我的大狗也坐在这里。它俩对于我的侵占领地似乎十分气愤，但又无可奈何。它们那两对眯起来的眼睛，有点瞌睡的困意，但仍是觑着火堆。时不时它们发出一连串的吼叫，那吼叫中充满了一种极度的自尊心。而这种吼叫到后来几乎就带上了几分哀鸣，真好像是在惋惜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似的。

火堆边一共有五个孩子：费嘉、巴夫路霞、伊柳霞、科斯佳和凡尼亚。（我是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的名字的，而此时就想介绍介绍他们，让读者认识。）

第一个是费嘉，他在孩子们中年龄最大，看上去大约有十四岁。他长得身材匀称、面貌漂亮清秀而略显小巧，满头淡黄色的卷发，双眼精亮精亮的，脸上一直带着愉快而又不大经意的微笑。从各种特征上分析，他的家庭很富裕，深夜到草原上来大概不是为了生活为了干活，而只是来寻找乐子。他身穿的印花布衬衣镶着黄边儿，衬衣外披了一件崭新的短衣，新短衣敞开着的差不多是挂在他那窄小的肩膀上，十分随便；那条浅蓝色的腰带上挂着一把小梳子。脚上穿了一双非常合适的低筒皮靴，看上去就是他自己的而不是捡父亲的旧鞋。

第二个孩子巴夫路霞长着一头蓬松的黑发，眼睛是灰色的，颧骨比较宽大，面孔苍白而带有麻点，嘴巴又厚又大，但也够端正。他的脑袋特别大，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啤酒锅，同样，他的身体又壮又笨，个头也不高。所以说这个孩子长得一点也不好看——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我仍是很喜欢他；他的目光灵活而又正直，而且他的声音很有力度。他身上穿的并不讲究，上身是普通的麻布衬衫，而裤子上已打了补丁。

第三个是伊柳霞，他的长相很平常：鹰钩鼻子，长方脸盘，双眼总是眯缝着，满脸病态的忧虑，表情显得十分迟钝；双唇紧紧闭着，一动也没动，紧锁的双眉也始终没有展开——可能他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怕火才一直眯着眼皱着眉闭着嘴。他那黄色而简直是接近白色的头发长成尖尖的涡卷，涡卷正好从那戴得很低很低的小毡帽下露出来，他便时时地伸手把帽子拉到耳朵上来。他脚上穿了新草鞋和包脚布；他拿一根粗绳子在腰间扎了三圈，结结实实捆住了他那身整洁的黑色长袍。他的年龄和巴夫路霞的差不多，大概都不到十二岁。

第四个孩子大约十岁，叫科斯佳，他那目光悲哀又若有所思，我的好奇心一下就上来了。他的脸盘不算大，脸颊削瘦而带有雀斑，下巴很尖，就跟松鼠的很相似，嘴唇一点也不显眼；可是，他那双大眼睛乌黑发亮，水汪汪地给人一种特别的印象；好像是想要说出内心的世界，而偏偏用语言（至少是他的话）又表达不出来。他个子很小，体格也很虚弱，穿得十分贫寒。

最后一个是凡尼亚，起初的时候，我没太在意他，因为他躺在地上，悄不出声地蜷伏在一条坑坑巴巴的席子底下，只是有时从席子底下伸出他那长着淡褐色卷发的脑袋来。他顶多也超不过七岁。

就这样我躺在一旁的这株灌木底下，细心地观望着这些孩子们。

其中的一堆火上，架吊着一只小锅，锅里煮着马铃薯。巴夫路霞看着锅，正跪在那儿拿一枝木条朝沸腾的水里试探。费嘉侧身躺着，用一个胳膊肘支着下巴，把上衣的衣襟解开了。伊柳霞坐在科斯佳的身旁，总是紧张地眯着双眼。科斯佳略微低着头，眼睛却凝视着很远的某个地方。凡尼亚在他的席子底下静静地一动也没有动。

我假装睡着了。于是孩子们渐渐地又重新聊了起来。

刚开始他们闲聊，又东拉西扯，还聊到了明天的工作，并且说起了马；可是突然间，费嘉转向了伊柳霞，好像是立刻要接上被打断的话头似的，他问道：

“哎，那么说你真的看见过家神？”

“没见过，我没看见过；他是看不见的，”伊柳霞回答的声音微弱而嘶哑，与他脸上的神情极其相符，“不过我听说过。……当然，不止我一个人听说过。”

“他在你们那儿的什么地方呢？”巴夫路霞问。

“在那个旧的漉纸场里。”

“难道说你们经常去造纸厂里？”

“那当然了，经常去。我还有我哥哥阿夫玖希卡都是磨纸工人呢。”

“那你到底是怎么听见的呢？”费嘉追问着。

“是这么回事。有一回，我和哥哥阿夫玖希卡，还有米海依的费多尔，还有斜眼儿伊凡希卡，还有从红丘来的另一个伊凡希卡，还有伊凡希卡·苏霍路科夫，还有别的伙伴们；我们总共十来个人——整个工作班的人都在这里了；那一回，该着我们必须留在漉纸场上过一宿，其实本来不用在那过夜的，可是监工纳扎罗夫不让我们回家，他说：‘弟兄们，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呢；明儿的活非常多呀，弟兄们，你们今晚就别回去了吧。’于是我们也就都留了下来。大伙睡在一起，挤挤挨挨的，那会儿，阿夫玖希卡说起话来，他说道：‘伙计们，家神来了该怎么好呢？’……阿夫玖希卡的话音还未落呢，便就突然有人在我们头上走动起来了；我们是躺在下面的，他便在上面走着，走在轮子旁边。我们谁都能听见这响动；他走着走着，踩得脚底下的板子都弯下来了，还吱吱咯咯地响个不住；后来，他终于经过我们的头上了；就在这时，水忽然就哗啦啦地流到轮子上了；轮子就响了，果真响了，转动开来；可是水宫的闸明明是关得好好的呀！我们都非常奇怪，真是莫名其妙：是谁把闸拨开了呢，是谁让水流出来了呢？可是，轮子转了一会儿，只转了一会儿，就停止了。那家伙又走到上面的门边，从楼梯上走了下来，听那声响，他走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脚步不慌不忙，而被他踩的扶梯板发出很大的声音。……这样，他真走到我们的门边来了，就在那儿，他停了一会儿，突然间砰的一声，门被完全打开了。

“我们都被吓住了，偷偷一看，却什么也没有。……但是，眨眼间看见一只桶上的格子框动了起来，一会儿升上去，一会儿又浸到水里，一会儿又在空中移来移去，似乎有人在洗涮它似的，到后来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接下去，另一只桶上的钩子从钉子上脱落了，接着又搭上了；到后来呢，我们觉得好像有人走到了门口，刹那间大声地咳嗽起来了，就跟一只羊差不多，不过声音非常响亮。……我们所有的人都吓得挤作一团，你往我身下躲，我朝你身下钻。……唉！说实话，可真把我们给吓坏了！”

“真有这样的事？”巴夫路霞感叹地问着，“他为什么要咳嗽呢？”

“不知道，也许是着凉了。”

在场的人都无言以对。

“喂，”费嘉问道，“马铃薯煮熟了没有啊？”

巴夫路霞试探了一下。

“没熟呢，还生着呢。……听啊，窸水的声音，”他把头转向河流那边去，又接着说，“一定是梭鱼。……你们瞅啊，那儿有一颗小星星落下去了。”

“不，弟兄们，我讲一件事让你们听听，”科斯佳用他那尖细的声音把话茬接了过去，“你们好好听着，这是前几天听爸爸讲的。”

“那好，我们听。”费嘉的口气和态度都带上了一种鼓励。

“你们都知道加夫利拉，大村的那个木匠吧？”

“哦，哦，知道知道。”

“可你们知道吗？他为何老是那么不高兴，而且一直不说话，呵？你们知道吗？他那么不欢快的原因是这么回事：听爸爸说，

有一次，弟兄们啊，他走进树林里去采胡桃。他就是要走进树林里去采胡桃，才迷了路；走到了不知是什么地方的陌生地方。他还是一直走着，走着啊，不行！还是找不到路；眼瞅着就到了深夜，他不得不在一棵大树底下坐了下来；他对自己说，让我就在这儿等天亮吧，——说着他就坐在那儿打起盹来了。他打着盹儿的时候，忽然就听见有人在叫他。他睁眼一看，但眼前什么也没有。接着又打起盹来了，但又有人叫他。他再四周看看，远近看看，忽然就发觉他正前方的树枝上坐着一个人鱼；人鱼正在摇摆着身子，叫他过去呢；那人鱼自顾自地笑着，笑得十分开心……

“那月亮照得很亮堂，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弟兄们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她叫唤着他；只见她全身白白亮亮，她端坐在树枝上，好像一条石斑鱼或者是一条船矴鱼，要不然就十分像一条鲫鱼，也是那么白生生、银闪闪的。……说真的，木匠加夫利拉可真是惊呆了，但是，弟兄们啊，那人鱼只管照样在大笑不止，一个劲儿地朝他抬手，叫他快过去。这加夫利拉已经站起了身子，正准备听从人鱼的招呼走过去，可是，弟兄们啊，准是上帝点明了他：他抬手就在自己胸前画了十字。……可是他画这十字非常费力，弟兄们啊，他说当时他的手就几乎跟石头一样，转动不了……唉，真难啊真难！

“他画了十字之后，弟兄们，奇怪的是那人鱼就不笑了，而是一下子就哭了起来。……她哭个不停，哭着哭着，弟兄们，她就用头发来擦眼睛，她的头发是碧绿碧绿的，跟大麻一样色。加夫利拉呆眼望着她，望着她，禁不住问道：‘鱼妖，你为什么哭啊？’那人鱼回答说：‘你不该画十字。’她又说，‘人啊，你应该和我快快乐乐地活到最后的一天，可是现在我非常悲伤，我只有哭了，因为你画了十字；何况我不可能是一个人单独悲伤，我要你也悲伤，悲伤到最后一天。’她说完这些，弟兄们啊，就无影无踪了，而加夫利拉也立时就大梦初醒一般地明白了一切，知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该怎样从树林里出来了。……但是，就从那一刻起，他一直都不高兴。”

“嗨呀！”静默了一会儿之后，费嘉不解地反问，“这个树林里的妖精为什么会伤害基督徒的灵魂呢？她的话，他又没听！”

“说的就是嘛！”科斯佳说。“加夫利拉说的，她的声音又尖又细，而且特别悲凉，就像是那癞蛤蟆的声音。”

“这是你爸亲口讲的吗？”费嘉继续寻根究底。

“当然是亲口讲的。我当时正躺在高板床上，什么都听见了。”

“真是怪事！他为什么就不高兴不快活呢？……她一定是喜欢他，才招呼他的。”

“哼，还喜欢他哩？”伊柳霞插话道。“那哪可能啊！她是想要呵他的痒痒儿，她就是想要干这个。她们这些人鱼就爱干这一套把戏。”

“这里也一定有人鱼？”费嘉问道。

“没有，”科斯佳回答，“这里是宽敞平静的地方。不过，不过，河可就在咱们旁边。”

大家都不禁停了下来，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突然间，远处传来一声沉长而响亮的音响，就像呻吟一般。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夜声，而这种夜声往往出现在万籁俱寂的时候，像是由下而上地发出来，停滞在空中，尔后再蔓延到四面八方到最后算是静息下来。你若仔细地听，又好像一点声音也没有了而实际上那声音仍在响着，不断地响着，就仿佛有人在天边一点也不喘息地一劲儿叫喊着，而另一个人似乎躲在树林里发出一种尖细刺耳的笑声与他交相呼应着；与此同时，有一阵微弱的啦啦声从河面上一掠而过……

孩子们都为之面面相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神力保佑我们！”伊柳霞轻声地自我安慰着。

“哈哈，你们这些笨蛋！”巴夫路霞高声说道，“有什么可怕呢？瞧瞧，马铃薯煮熟了。（于是，孩子们坐到锅子跟前去了，纷纷动手吃那冒着热气的马铃薯；只有凡尼亚纹丝不动地发呆。）你怎么了？”巴夫霞问道。

但是，他还没有从他的席子里爬出来。

顷刻间，锅里一扫而光。

“伙计们，”伊柳霞发话了，“你们听说过前些日子在我们伐尔纳维则那块儿出的事儿吗，啊？”

“是不是就在堤坝上的事？”费嘉马上接着问。

“是，就是，在堤坝上，在那个堤坝上，冲毁的堤坝上。那真是个爱出事的地方，非常不太平，又清冷又偏僻。四周除了凹洼地就是溪谷，那溪谷里总是有蛇。”

“哎，究竟出了什么事？你说说呀……”

伊柳霞说：

“出了这么一件事。费嘉，你或许不清楚，我们那儿埋着一个淹死的人，这个人是在老早老早的时候淹死的，那时池塘还很深；不过，他的坟头现在还有，只是看不太清楚罢了：就剩下那么小土堆儿了。……就在前些天，管家把猎犬手叶尔米尔叫过来，吩咐他说：‘叶尔米尔，去跑趟邮局吧。’我们那里的叶尔米尔是常跑邮局的；他把他的狗全都糟践死了：不管什么狗在他手里总是活不长久，简直从来没有养活过一只，不过，他是一个出色的猎犬手，活儿干得非常棒。

“这么一来，叶尔米尔便骑马去了邮局，可是他在城里耽误了一会子，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喝得烂醉如泥了。那天赶上月亮很好，月光之下明晃晃的。……叶尔米尔骑着马途经这堤坝：他必须得走这条道。没有别的路。

“猎犬手叶尔米尔走着走着，就看见那个淹死的人的坟头上有一只小绵羊正在那转来转去，它一身雪白的卷毛儿，样子十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爱。叶尔米尔心里琢磨：‘我捉住它吧，别轻易让它逃走。’于是他就下了马，把羊抱在怀里了。……那只羊倒也没有挣扎。叶尔米尔就抱着羊走到马前，可是那马一看见他就瞪大了眼，打着响鼻，总是摇头；叶尔米尔把马吆喝住了，抱着小绵羊坐到马身上去了，接着往前赶路。他把羊放在面前，一遍又一遍端详它，而那只羊也直勾勾地盯着他。猎犬手叶尔米尔忽然害怕了，他暗自吃惊：我可从来没遇到过羊这么瞪着眼瞅人；但再一想，也算不了什么。便伸手摩挲起它的身子，嘴里不住地哄着：‘嘘，嘘！’而那只羊听了，也露出了牙齿，朝着他叫了两声：‘嘘，嘘！’……”

没等讲故事的人说完最后一句，那两只大狗就猛然站了起来，受惊般地狂吠起来了，眨眼间从火边窜出去，在黑漆漆的夜色里消失了。

孩子们马上就惊慌起来了。凡尼亚也从他的席子底下跳出来。……这时，只听见一群惊马那纷乱的奔跑声。

巴夫路霞大声叫喊道：“阿灰！阿黑！……”

过了一会儿，狗才不叫了。而巴夫路霞的吆喝声从远处传了过来。

又过了不大一会儿，孩子们才醒悟般地把头扭过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仿佛是在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似的。

……这时，突然传来了一匹奔马的脚步声；这马蓦地一下子停在了火堆旁边；而巴夫路霞手抓马鬃，迅捷翻身从马背上跳下来了。紧跟着，那两只狗也跳进了光亮处，马上坐了下来，吐出各自的红舌头。

“那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孩子们异口同声地问。

“没什么。”巴夫路霞朝马挥了挥手，回答大家，“可能是狗闻到了什么。我想，可能是狼吧。”他非常沉稳地说着，表现出一副淡然的神情，整个胸脯一起一伏地喘息着。

我情不自禁地欣赏了一会儿巴夫路霞。此时此刻，他显得极其可爱。他那原本算不上漂亮的脸蛋因骑马快跑而充满热情与朝气，流露出可贵的刚强、勇敢和坚毅。他不带棍棒，赤手空拳，在这深夜，居然能毫不犹豫地去独自赶狼！……“多么可爱的孩子啊！”我望着他的神态，心中暗自赞叹。

“你们看见过狼吗？”胆小的科斯佳怯生生地问。

“这里经常有狼群呢，”巴夫路霞告诉大伙儿，“不过，它们只是在冬天才敢找人的麻烦。”

说完他就重新在火堆旁趴下了。顺便，他把一只手搭在了那只狗的毛茸茸的后脑上，而这得意的畜生感激而又骄傲地也斜着巴夫路霞，久久地不掉转脑袋。

这会儿，凡尼亚又钻回到席子底下去了。

“伊柳霞，你给我们讲了那么吓人的事情，”费嘉说起话来。他是富农的儿子，因此在大伙儿中往往总是带头说话。（但他自己的话并不多，好像说多了怕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似的。）“这俩狗也见鬼般地跟着叫唤起来了。……真的，我原先也听说过，你们那儿十分不太平。”

“伐尔纳维则吗？……那还用说！就是不太平！听说有人在那儿不止一次看见从前的老爷——过世了的老爷。听说他身穿长袍，还总是唉声叹气，经常在地上找什么东西。有一次啊，特罗菲梅奇老公公碰见了，就问他：‘伊凡·伊凡内奇老爷，您这是在地上找什么东西呢？’”

“他问他？”费嘉半信半疑地追问。

“对，他问他。”

“嗨！特罗菲梅奇太胆大了。……哎，那么那个人如何回答呢？”

“他回答说：‘我在找断锁草啊。’说话的声音很低沉，‘断锁草，’‘伊凡·伊凡内奇老爷，您要断锁草干什么呀？’‘唉，压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难受啊，’他答道，‘这坟堆压得我难受啊，特罗菲梅奇，我是想挣脱出来呀，挣脱出来……’”

“真有此事？”费嘉专注地问，“是不是他活的不够岁数呀？”

“奇怪！”科斯佳说道，“我还以为死人只有在荐亡节才出现呢。”

“死人什么时候都能出现，”伊柳霞坚决而肯定地继续说。这个孩子，据我观察，对于乡下的一切迷信，都比别人知道得多。“不过，在荐亡节上，你可以看见这一年里要轮到他死的活人。只要夜里坐在礼拜堂门口的台阶上，总是朝路上望。凡是从你面前走过去的人，就是这一年里要死的人。去年，我们那里的乌略娜婆婆到礼拜堂前的台阶上去过。”

“哎，那她看见什么人没有？”科斯佳非常好奇地询问着。

“的确没有。起初啊，她在那儿坐了很久，没有看见一个人影，也没听到什么声响，……只是好像有一只狗老在什么地方叫个不停，叫啊叫啊，……突然，她看见了一个穿了件衬衫的男孩子在路上走呢。她认真一瞅——正是伊凡希卡·费多谢叶夫在路上走呢。……”

“就是春天死了的那个？”费嘉立时就问。

“就是那人。他走着，耷拉着脑袋。……乌略娜婆婆还是认出他来了。……这之后，她接着看，看见一个女人在走。她认真地打量了半天，啊哟，天哪！原来这走在路上的人正是乌略娜自己。”

“真是她自己？”费嘉又问。

“真是她自己。”

“那为什么她还没有死呢？”

“这年还没过完嘛。你看看她，现在病成啥样了！”

大家又都不说话了。

巴夫路霞朝火堆里填了一把干树枝。树枝在猛然迸发出的火

苗里立时就变黑了，噼里啪啦地响着，冒出烟气，弯曲过来，那被烧的一头便翘得高高的。

火光强烈地颤抖起来了，朝四周映出红晕，尤其是向上方。忽然之间，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了一只白鸽，直向光环里扑进，周身都照出美丽的颜色。它惊慌失措地打了个旋儿，便又振翅高飞了。

“这只鸽子肯定是找不到家了，”巴夫路霞解释着，“现在只得不停地瞎飞了，飞到哪儿是哪儿，凑合到天亮了。”

“哎，巴夫路霞，”科斯佳说，“这是不是一个虔诚的灵魂飞上天去了呢，喂？”

巴夫路霞又向火里扔了一把干树枝。

“或许是吧。”然后他答道。

“巴夫路霞，我问你，”费嘉又开始提问了，“在你们沙拉莫伏那块儿也看得见‘天兆’吗？”

“你说的是太阳给遮住吧，对不对？我们那儿当然能看见呀。”

“可能你们也被吓坏了吧？”

“不光是我们，就连我们的老爷也吓坏了，尽管早对我们说，你们要看见天兆了，可是真的到了天空暗下来的时候，听说他自己也害怕得不行呢。在仆人的屋子里，那厨娘一看到天空暗了下来，你猜她怎么着，她举起炉叉把所有的沙锅瓦罐统统都给打碎了扔进炉灶里了，她还说：‘现在谁还想吃饭，世界末日到了。’于是啊汤汤水水流了满地。另外，在我们村子里，阿哥，还有这样的传说，说是白狼要遍地野跑了，吃掉所有的人，而且还有恶鸟要飞来，那个脱力希卡也要出现了。”

“脱力希卡是什么？”科斯佳认真地问。

“你不知道吗？”伊柳霞热切地接着说，“喂，阿弟，你是哪儿的人，真的连脱力希卡都不知道？你们村子里看来都是不懂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人，的确不懂事的人！脱力希卡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他就要来了；他这人是十分奇怪的，来了之后，想抓也抓不住他，谁也拿他没办法，是个奇怪无比的人。比如吧，农人们想捉住他，纷纷拿了棍子去追他，最后把他团团围住，可是呢，他却用了障眼法——他遮住了农人们的眼睛，他们便相互地厮打起来了。再比如说吧，若把他关进监狱，他就要求用勺子给他点水喝；可等人家把勺子递给他后，他就钻进勺子里去了，无论是谁也找不到他了。要是拿镣铐把他锁起来，只要他把手一晃动，那镣铐就会掉在地上的。说的就是这个脱力希卡要走遍乡村和城市；这个脱力希卡，这个滑头，要来诱骗基督教徒了，……唉，拿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古怪而又极其狡猾。”

“暖，真的，”巴夫路霞用他那从容不迫的语调接着讲道，“是这么一个人。我们那儿的人们啊都在等着他出现呢。上年纪的老人说了，天兆一开始，脱力希卡可就要跟着来了。到后来真的就灵验了。所有的人都出动了，来到当街上，走到野外，等待事情果真发生。我们那儿，你们知道，全是空空的大平地……

“大家伙都在那瞅着，忽然呢，就从大村那边的山上过来一个人。他的样子很特别，脑袋瓜子更是怪，……在场的人都大声叫喊起来了：‘哦——脱力希卡来喽！哦——哦，脱力希卡来喽！’人们边喊边朝四处逃散着。

“我们村长爬进沟里；村长太太正巧把身子卡在了大门底下，她吼叫个不停，都把自家的看家狗给吓惊了，那狗猛地挣脱了锁链，跳出了篱笆，窜到了树林里；还有库齐卡的父亲道罗菲奇，他钻进燕麦地里，急忙蹲下身子，惶恐地学起鹤鹑叫来，他自言自语地念叨个不停：‘杀人的仇敌对于鸟儿兴许会怜爱的呀。’大家伙都被吓得提心吊胆！……嗨，哪知道啊，走过来的人却是我们的箍桶匠华维拉，他刚买了一只木桶，偏巧就把这只空木桶给扣在头上了。”

孩子们情不自禁都笑出声来，接着，又是片刻的沉默——这是人们在辽阔的原野上聊天儿时常有的情形。

我朝四下望了望：夜色是那么庄重；入夜以来的凉凉潮气已被午夜那种干燥的温暖所代替了，长夜沉睡在这旷野之上，恰如久久悬挂起来的柔软帘帐；这时，距离清晨最早的喋喋声、沙沙声和 声，距离能感觉黎明中最先洒下的露水，还有很多时候呢。

天上没有月亮。这些日子里，月亮出来得非常晚。数不清的金黄的星星们竞相闪烁着，直朝灿烂的银河流去。是的，你若双眼凝望着这些星星，便会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发觉——地球正在飞速地运转着。……说话间，从河面上传来了一种怪怪的叫声，叫声尖锐而又非常沉痛，连续反复了两三次，等过了一会儿之后，又好像飘向了远方，仍在那儿不停地回旋着……

科斯佳禁不住哆嗦了一下。急急地问：“这是什么声响？”

“苍鹭的叫声。”巴夫路霞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苍鹭？”科斯佳下意识地跟着重复了一句。……“巴夫路霞，那我昨晚听到的是什么呢？”他稍微停顿了一下，“你可能知道吧……”

“你到底听见什么了？”

“我听见……是这么回事：我从石岭去沙希基诺，起初呢，一直在我们那榛树林里走，到后来就走到一片草地上——你知道吧，就是溪谷里转那个大弯儿的地方，——那儿不是有一个深水坑嘛，你知道，坑边上满是芦苇；当时，我就是从这水坑边走过，弟兄们啊，忽然听见那水坑里有一只东西呜呜地叫唤起来，声音真叫悲哀呀，真叫悲哀：呜——呜……呜——呜……呜——呜！我当时吓坏了，弟兄们啊！天已是不早了，而且那声音那么悲惨。我差点要哭出来。……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喂？”

“前年夏天，一些强盗硬是把守林人阿金给淹死在那深水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了，”巴夫路霞认真地说，“可能是他的魂灵在那儿苦苦哀号诉苦呢。”

“哦，是这么回事啊，弟兄们啊，”科斯佳睁大了他那对本来就很大的眼睛，恍然地说着。“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阿金淹死的事儿，要是知道的话，肯定得吓死！”

“不过，听大人们说，那里有些特不起眼儿的小蛤蟆，”巴夫路霞接着解释着，“小蛤蟆叫起来十分悲哀。”

“蛤蟆？啊，不，不，那绝不是蛤蟆……怎么会呢……（苍鹭又在河面上叫了一声。）哎！这家伙！”科斯佳不禁脱口而出，“似乎是林妖在叫唤。”

“林妖不会叫唤，她是哑巴，”伊柳霞接过去说，“她就会拍手，哗啦哗啦地响……”

“怎么，你看见过？亲眼看见过林妖？”费嘉带着嘲笑的口气把他的话说断了。

“没见过，没亲眼看见过，但我可不指望亲眼看见林妖；不过呢，别人看见啊。前几天，我们那儿的一个农人让她给迷住了：她牵着他走，牵着他在树林里走，可老是在一块地上打圈圈儿。……好不容易到了天亮，他才算是回到了家里。”

“那么他究竟看见她没有啊？”

“看见啦！他说她很高很大，黑乎乎的，遮盖着身子，就好像是躲在树后头，看不太清楚，可能是怕月亮照着吧；长了一双非常大的眼睛，瞅着你，一眨一眨地瞅着……”

“我的妈哟！”费嘉轻轻地叫出声来，只见他周身跟着哆嗦了一下，肩膀也耸了耸，“呸！……”

“这坏蛋为什么要生到世上来呢？”巴夫路霞附和道，“真是的！”

“别骂了，要小心啊，她能听见的。”伊柳霞提醒大家。

又是一阵沉默。

“看！看呀！伙计们，”凡尼亚那幼嫩的童音突然就响了起来，“看天上的星星，——多像蜜蜂那样挤在一起啦！”

一边说一边从席子底下探出他那稚嫩的脸蛋来，下巴支撑在小拳头上，那双大眼睛慢慢悠悠地望着天空。

于是，所有的孩子们都抬眼仰望高空，久久地，一动不动。

“嗨！凡尼亚，”费嘉亲切地开口了，“你姐阿妞特卡身体好吗？”

“身体挺好的。”凡尼亚回答着，但话音有点含混不清。

“你问问她，她为何不去我那儿玩呢？……”

“不知道。”

“你告诉她，让她来玩吧。”

“我告诉她好了。”

“你跟她说，我要送给她礼物。”

“也给我送吗？”

“也给你送。”

凡尼亚喘了一口气。

“算了，我也不要了。你还是送给她吧。她待我们特别好。”

凡尼亚又把脑袋枕在地上了。

这时，巴夫路霞站起身来，手里端着那只空锅。

“你去哪儿？”费嘉问他。

“去河边打点水，我想喝点水。”

两只狗都站了起来，跟他走了。

“要小心啊，别掉进河里！”伊柳霞在他身后高声嘱咐。

“他哪能掉进河里？”费嘉颇为自信地断言，“他肯定会留神的。”

“对，他准会留神的。可是也难说呀，当他弯下身子打水的时候，水怪就会趁机抓住他的手，把他拉进水里。到后来，大家便会这么说：这个人是掉到水里了。……其实，哪儿是掉到水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的呢？……”他说到这儿，便歪着头细听了一下，尔后又说：“听，他钻到芦苇里去了。”

芦苇此时确实被人拨拉着，传过来一种 的声响。

“真有这么回事吗？”科斯佳问，“听说那个傻子阿库丽娜自从掉到水里之后就疯了。”

“就是从那回疯的。……看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了！大家都说，她从前可是个美人呢。是水怪把她的相貌弄坏了。水怪大概没有想到大家伙会这么快就把她给救出来。它便在水底下给她破了相。”

（他们说的这个阿库丽娜我也不止一次地看见过她。她身上遮着些破衣烂衫，样子非常可怕，瘦骨零丁的，脸就跟煤球那么黑，眼睛总是迷迷糊糊，总是咧着嘴、呲着牙，几小时几小时地不停脚地在某段路上踏步，把麻秆儿似的手紧捂在胸脯上，就像笼子里的野兽慢腾腾地抬起这只脚放下那只脚，放下这只脚又抬起那只脚。无论你对她说什么，她都不听，只是偶尔痉挛般地怪笑。）

“听说呀，”科斯佳接着说，“阿库丽娜是因为情人欺骗了她，才跳河的。”

“就是为了这个。”

“你记得华西亚吗？”科斯佳用一种悲伤的语气继续说。

“哪个华西亚？”费嘉问。

“就是淹死的那个呀，”科斯佳讲着，“就在这条河里。这个小子十分可爱！嗨，特别可爱！他妈费克丽斯塔最疼的就是他了，可真叫心疼哦。她，费克丽斯塔，就似乎早就预感到他要在水里遭难似的。夏天，有时候华西亚跟我们同伴们一起到河里来洗澡，她就吓得全身发抖。别的女人都毫不在乎，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各自拿了洗衣盆摇摇晃晃地从旁边经过；可费克丽斯塔却不，她把洗衣盆扔在地上，喊他：‘回来，回来，我的宝贝！’

哎，回来呀，我的心肝！’天晓得他究竟是怎样给淹死的。

“他本来在岸边玩儿着，他妈也在那儿耙干草呢；突然就听见像是有谁在水里喘气吐泡儿呢，——扭头一看，水面上只是浮着华西亚的帽子。就从这个时候，费克利斯塔的神经出了毛病：她经常去躺在她儿子淹死的那个地方，她躺在那儿。弟兄们啊，她还唱歌，——你们记得不？华西亚常常唱这么一支歌，——她也就唱这支歌，她还哭闹着向上帝祷告个不住。……”

“看，巴夫路霞回来了。”费嘉说。

巴夫路霞双手端着灌上水的锅，向火堆走来。

“嗨，伙计们，”他停顿了一下，开口说道，“事情恐怕不妙。”

“什么事？”科斯佳赶忙问。

“我听见华西亚的声音了。”

所有的孩子们都为之颤抖了一下。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呀？”科斯佳嘟嘟囔囔地责问着。

“真的。我才刚朝那水面弯下腰去，就忽然听见华西亚的声音他在叫我，那声音好像是从水底发出来的：‘巴夫路霞，喂，巴夫路霞，到这边来呀。’我不由得退了几步。但是我还是照旧打来了水。”

“哎呀，天哪！哎呀，天哪！”孩子们都画开了十字。

“这是水怪叫你呢，巴夫路霞，”费嘉警醒般地說道。“我们刚才还谈他呢，谈华西亚了。”

“唉，不是好兆头。”伊柳霞慢吞吞地断言道。

“嗨，没什么的，由它去吧！”巴夫路霞断然地表白着，又坐下来，“人啊，命是躲不开的。”

孩子们都沉默了。很显然，是巴夫路霞的话让他们深深折服了。一个个躺在火堆前，开始打算睡觉了。

“这是什么声音？”科斯佳突然抬起头来惊慌地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巴夫路霞侧耳细听了一下。

“这是小山鹑的叫声，它们飞了过去。”

“它们要飞到哪儿去？”

“飞到一个好地方，听说那里没有冬天呢。”

“真有这样的地方？”

“真的。”

“非常远吧？”

“非常非常远，在暖海的那边。”

科斯佳长长地出了口气，然后把眼睛闭上了。

自从我到在孩子们的这个地方，时间大约过去三个多小时了。

这时，月亮总算升起来了；我当然没有马上意识到它的出现，由于它只是细细纤纤的一弯。抬眼四望，这没有皓皓月光的夜晚似乎仍像以前那样美妙壮丽。……然而，前不久还是高高悬挂在天上的点点繁星，此时已经倾斜到黑沉沉的大地的一侧去了；周围的一切都万籁俱静了，就如同黎明前那种世界归于肃然一样：一切都沉浸在凌晨那种无声的酣睡中。大气之中早已散尽了那种强烈的气味儿，与此同时却又好像重新蒸腾着湿湿的潮气。……多么短暂的夏夜呀！……

孩子们的谈话和火焰几乎是同时停息下来的。……就连那两只狗也打起了瞌睡；在幽淡的月色星光中，我依稀能看见马儿们也低下头休息了。……轻微的睡意袭遍了我的全身，接着我也不由得瞌睡起来了……

一阵清风拂过了我的面庞。我睁开了眼睛：天空已经破晓。但没有一处泛出红霞，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万物都已显现出来了，但轮廓还有些模糊不清。

逐渐地，灰白色的天空豁亮起来了，变成蓝色，空气中的寒意也随之加重了；稀疏的星星眨着点微光，慢慢地消失着；地上

反潮了，树叶子纷纷出汗了；有的地方有动静了，那轻轻的晨风已经悄悄地在大地上游动了。多么美妙！我的身子为之而轻松起来，甚至舒展而愉悦地颤动着。

我跳了起来，飞快地走到孩子们那边去。他们睡得正香，沉沉地如同死去一样。火堆在他们中间静静地散发着一股温情而亲切的气息。这时，只有巴夫路霞抬起了身子，他专注地看了我一眼。

我朝他点了点头，随后顺着烟雾茫茫的河流朝家走。

我还没有走出两俄里，环视一下四周便有种新奇的感觉：就在我身边，在广袤而潮润的草地上，在眼前那些发绿的小丘上，从树林到树林，在身后那漫漫烟尘的大道上，在亮晶晶被浸红的灌木丛上，在那弥漫着的薄雾之下幽幽发蓝的河面上——都洒遍了清新而跳动着的晨光，起初十分鲜红，到后来是血色的、金色的……

一切都在蛰动着，觉醒着，萌发着，歌唱着，喧闹着，呼喊。无数的露珠像辉煌耀眼的金刚石一样发射着迷人的红光；那悠扬而轻快的钟声迎面传来，也似乎被早晨的凉气冲刷洗涤过一样；忽然间，一大群精神十足的马儿被那些熟悉的孩子们赶着，从我身旁飞驰而过。……

令人遗憾的是：巴夫路霞就在这一年里死了。但他不是淹死的，而是骑马摔死的。多么可惜呀，多么可爱的一个孩子！

美人梅奇河のカ西央

这是一个闷热难捱的夏日。

我打猎归来，在一辆颠簸的小马车上坐着，天空中阴云密布，连一丝风也没有。我们打着瞌睡，任由那燥烈而震响的车轮下不停地扬起大路的灰尘，任由这些细白的灰尘又满满洒我们的全身。

忽然间，我那马车夫惊慌失措。这也引起了我的警觉，因为在这几秒钟之前，他比我还瞌睡得厉害。只见他接连扯了好几次缰绳，在驾车台上手忙脚乱地吆喝马，而且总是朝一边观望。

我便也注意起周围的情景。马车正行驶在一片平原之上，路两旁的地都被耕种过了；再远处一点儿，有些不十分高的小丘，同样也是被耕种过了，便形成了非常暖和的斜坡，一起一伏非常有波动感。放眼远望，可以看到大约五俄里的荒凉的旷野。更远处，只有小小的白桦林的圆锯齿状的树梢，把几乎成直线的地平线打破了。狭窄的小路蜿蜒在原野之上，隐没在洼地里，环绕着小丘，其中有一条，在前头五百步的地方跟我们的大路相交叉，我发现这条小路上正行进着一队人马。

原来，我的马车夫所观看的正是这个。

这是在出殡。队伍的最前面，有一个神甫坐着一辆单马马车，马车走得不快；一个教堂执事坐在他旁边赶车；马车后面四个农人，没戴帽子，扛着盖白布的棺材；两个女人在棺材后面走着，其中一个人那尖细而悲戚的声音突然传到了我的耳鼓中；我细听了一下：她正念念有词地悲号着。她这抑扬而又单调、悲哀而又悠长的哭声，在空旷而寂寞的原野上回荡着。

马车夫扬鞭催马，他想超过这出殡的队伍。在路上碰见死人是不祥之兆。于是，在他的努力下，我们的车果然在死人还没有

走上大路之前就超过了他们；可是我们还没有赶出百步之远，突然马车剧烈地震动了一下，便歪倒了，差点翻车。

马车夫急火火地把奔跑的马勒住了，扬了扬手，啐了一口。

“怎么了？”我问。

我的马车夫一声不吭地爬下车去，很是从容。

“这是怎么了？”

“车轴断了，……磨烂了。”他阴沉沉地回答，突然愤愤地整理了一下副马的皮马套，使得那匹马完全偏斜到一边，但是它能站稳了。于是，它打了个响鼻，抖擞了一下，便泰然自若地呲着牙搔起自己前腿的下部来了。

我下了车，站在路上呆了一会儿，茫然回顾，不觉心头涌上一种极不畅快的困惑。

右面的轮子差不多全被压在车子底下，好像带着沉默的绝望把自己的毂伸向上面。

“现在怎么办？”最后我问。

“就怪他们！”我的马车夫边说边用鞭子指着已经转入大路而正向我们走过来的出殡行列，“我以前一直留心着这个，”他接着说，“这说得真是有准儿，——碰上死人，……不祥之兆。”

他又去收拾那匹副马。这副马也似乎看出他心情不好、态度恶劣，便知趣地老实地站定了，只是偶尔谦恭地摇着尾巴。

我在车前车后转了一圈，又站在了轮子前面。

这时死人已经把我们赶上了。因为路让我们给挡上了，所以这悲伤的队伍就慢慢地从大路上绕进草地，走过我们马车的旁边。我和马车夫都摘下帽子，朝神甫点头行礼，跟抬棺材的人对看了一下。他们正吃力地跨着步子，他们那宽阔的胸脯一起一伏的。

走在棺材后面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年纪十分大了，脸色苍白，由于悲哀而满脸都扭曲着，但不失一种严肃与庄重。她默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走着有时举起一只干瘦的手来按住那又薄又凹的嘴唇。另一个女人年约二十五左右，眼睛哭得发红，脸孔哭得发肿。她在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停止了哭嚎，并用衣袖挡住了脸。……但当死人绕过我们身边，再走上大路的时候，她那悲戚感人的哭声又响开了。

我的马车夫默默地目送那具棺材过去后，便把头转向我。

“这是木匠马尔登出殡，”他说，“就是略波伏的那个。”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那两个女人才知道的。年老的那个是他妈，年轻的那个是他媳妇。”

“是生病死的？”

“对，……热病，……前天管家派人去请医生，恰巧赶上医生不在家。……这木匠是个好人。爱喝点酒，不过，他确实是个好木匠。你瞅瞅，他媳妇多难过呀。……话又说回来，女人的眼泪是不值钱的。女人的眼泪像水一样。……真的！”

他把身子弯下，爬过副马的缰绳底下，双手握住了马轭。

“可是，”我问，“咱们怎么办呢？”

我的马车夫先把膝盖顶住辕马的肩部，把轭摇了两摇，整理好了辕鞍，然后又从副马的缰绳底下爬出来，顺手推了马的嘴脸一把，走到了车轮旁边。

他到那儿后，一面注视着车轮，一面慢悠悠地从上衣的衣襟下拿出一只扁扁的桦树皮鼻烟匣，尔后缓缓地拉住皮带儿，把盖子揭开，慢腾腾地把他那两个肥胖的手指伸进匣子里（两根手指勉强能进去），揉一揉鼻烟，先把鼻子歪向一边，接着便不紧不慢地嗅起鼻烟来了。每嗅一次，总是发出一阵长长的呼哧呼哧的声响，然后痛苦地把充满泪水的眼睛眯缝起来或者眨巴个不停，像是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喂，怎么样？”我禁不住问道。

我的马车夫把鼻烟匣子谨慎小心地装进衣袋，不用手的帮助而只用头的动作把帽子振落在眉毛上了，一门心思地爬上了驾车

“你打算去哪儿？”我惊奇地问。

“您请坐吧。”他很坦然地说着，拿起了缰绳。

“可是这样怎么能走呢？”

“能走。”

“车轴……”

“您请坐吧。”

“车轴断了呀……”

“断是断了，可是我们可以到移民村去，……当然得慢慢地赶。在那儿，在树林后面，靠右边有一个移民村，叫尤季内。”

“你认为能到的了那儿吗？”

我的马车夫并没回答我。

“我还是步行吧。”我提议。

“您随便吧……”

于是他挥动了鞭子，马开步了。

我们果真到了移民村。尽管右边的前轮勉强能支撑着转动，但转得非常古怪。在一个小丘上，这轮子几乎脱落了，可是我的马车夫凭他那又气又冲的吆喝，终于还是平安地赶下了小丘。

尤季内移民村一共有六所低矮的农舍，这些房舍现在已经歪斜了，其实也没有建造多长时间，由于那些院子还没有完全围好。

我们的车子赶进移民村里之后，没有碰见一个人影儿，路上连鸡呀狗的也没有，后来一只黑色的短尾巴狗当着我们的面儿从一个干洗衣槽里急匆匆地跳了出来（它大概是渴得不行了才进到槽里去的），但一声也没叫，便慌张地从大门底下钻了进去。

我走进第一所农舍，推开前室的门，招呼主人，可是没有人应声。我又招呼了一遍，从另一扇门里传出一只猫饥饿的叫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用脚把门踢开了：一只精瘦的猫在黑暗中闪烁了一下碧绿的眼睛，从我身边溜了出去。我探头朝里观看：黑黢黢的，烟气弥漫，空无一人。我回到院子，院子里也没有人。……栅栏里头有一个小牛在哞哞地叫着；一只跛脚的灰色鹅一瘸一拐地朝旁边转圈。于是，我又走进了第二所农舍，——第二所农舍里也是空空荡荡的。我便站在院子里。……

阳光洒满了院子，院中央——那是最朝阳的地方，有一个人躺在那儿，他脸冲着地，头上遮着一件上衣。据我看，像是个男孩在睡觉。在距他几步远的草檐下，在一辆破旧的小马车旁边，站着一匹套着瘦小的马。阳光穿过破旧的屋檐，在它那蓬松的枣红色的身子上映出一小块一小块儿的亮点。近旁，还高高地挂了只棕鸟笼，那棕鸟叽叽喳喳地叫着，从它高空的住宅里带着安闲的好奇心朝下观瞧着。

我走到那男孩身旁，喊他醒来。……

他抬起头，看见我之后，立即跳了起来。“什么？你要什么？怎么啦？”他睡意蒙胧地咕哝起来。

我没有马上告诉他，因为他的长相着实吓了我一跳。请您想像一下一个年约五十的矮人，又瘦又小的黑脸上全是皱纹，鼻子尖尖的，一双褐色的小眼几乎让人看不出来，卷曲而浓密的黑发像香菌的伞帽儿一般铺展在他的小脑袋上。他的身子非常虚弱非常干瘦，他那目光的奇特与古怪，是无法形容的。

“你要什么？”他又问我。

我便把这事讲给他听；他一边听我讲，一边眨着眼睛，但目光一直盯在我脸上。

“你能否给我们找一个新车轴？”最后我问他。“我可以出钱。”

“可是你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猎人？”他问着我，并仔细地打。

“是猎人。”

“你们准是打天上的鸟？……树林里的野兽？……你们杀上帝的鸡，流无辜的血，不是犯罪吗？”

这个古怪的小老头语调悠长，声音奇怪。他的声音一点也不像老者，而且有种惊人的甜美、青春的活力以及女性般的温柔。

“我没有车轴，”他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这恐怕是不合套儿（他指着他那小马车），你们的马车是大的吧？”

“在村子里能找到吗？”

“村子？这怎么算得上村子，……这里没有人有车轴。……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家，都干活去了。你走吧。”他说着就又躺下了。

这种结果几乎是我始料未及的。

“哎，老人家，”我拍拍他的肩膀，请求道，“劳驾，帮个忙吧。”

“快走吧你！我累坏了，去跑了趟城里……”他边说边把上衣拉到头上。

“劳驾。”我接着说，“我……我会给钱的。”

“我不要你的钱！”

“那帮个忙吧，老人家……”

他爬起来，交叉了他那两条麻秆儿似的腿坐在那儿。

“也许我可以领你到开垦地去。那儿有商人买下一片树林，——真是作孽，砍掉了树林，盖了一个事务所，真是作孽。你可以在那儿让他们给你定做一个车轴，或者买成品。”

“太好了！”我高兴地叫起来。“太好了！……咱们走吧。”

“橡木的车轴，才叫好呢。”他自管说，并不动身。

“去那开垦地有多远？”

“三俄里。”

“没关系，我们可以坐你的小马车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行啊……”

“啊，咱们走吧，”我说，“走吧！老人家！马车夫在街上等着咱们呢。”

小老头儿极不情愿地站起身来，跟我来到街上。

我的马车夫正在生气呢，由于他想给马喝水，但是井里的水少得可怜，味道又难闻。对马车夫来说，饮马是第一重要的事。……可是他一看见这老头儿，就呲着牙笑了，并点了点头，招呼道：

“啊，卡西央！你好！”

“你好，叶罗菲，你这正直的人！”卡西央的声音有些消沉。

我马上就把他的提议告诉了马车夫；叶罗菲同意了，把马车赶进了院子。当他动作熟练地拆除马具的时候，那老头儿把肩膀往大门上一靠，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一会儿望望叶罗菲，一会儿又瞧瞧我。他好像内心里有种不安的情绪。据我观察，他不是很喜欢我们这种不速之客。

“你这也是给迁移过来了？”叶罗菲在卸去马轭的时候朝他发问。

“迁移过来了。”

“嗨！”我的马车夫含混地感叹着。“你知道了吗？木匠马尔登，你不是认得略波伏的马尔登吗？”

“认得。”

“嘿，他死啦。我们刚刚碰见他的棺材。”

卡西央哆嗦了一下。

“死了？”他问着，低下了头。

“可不是死了。你为什么不把他的病治好呢，喂？人家都说你会治病，说你是医生。”

我的马车夫故意挖苦老头儿寻个开心。

“怎么，这是你的马车吗？”他接着问，并用肩示意了一下那

个破马车。

“是啊。”

“唉，马车，……马车！”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拿着车杆，差不多把它翻了个身。“马车！……怎么把您拉到开垦地去呢？……这车杆套不进咱们的马；咱们的马那么大，可这个，这算什么呀？”

“我可不知道，”卡西央答言了，“该用什么拉你们去；要么，就用这个牲口吧。”他叹了一口气，补充道。

“用这个牲口？”叶罗菲惊讶地反问着，走近卡西央那匹弩马，轻蔑地用右手中指戳了几下马的脖子。“瞅瞅，”他责备似地说，“睡着了，这个笨蛋！”

我要求叶罗菲快点把车装备好。我想自己跟卡西央去开垦地，因为那儿常常会有松鸡。

后来这辆小马车备好了，我就带着狗，随便地凑合着坐在那树皮做成的凹凸不平的车身里。卡西央则缩成一团，把忧郁的表情写了满脸，像是恢复了常态，他在前面的车栏上坐着，——这时，叶罗菲走到我跟前，神秘地低声嘱咐着我：

“老爷，您跟他一同去，那非常好。您可知道他这人很怪哩，是个疯子，他的外号叫跳蚤。我真不知道您怎么会了解他。”

我想告诉叶罗菲：卡西央到现在为止，在我眼里是个非常明事理的人。可是没等我说出来，马车夫立刻用同样的声音又告诉我说：

“您可得留神，看着点他是否把您拉到那儿去。车轴请您自己挑：要一根结实的。……喂，我说跳蚤，”他高声叫道，“你们这里可以弄点儿面包吃吗？”

“你去找吧，也许能弄点儿……”卡西央回答着他，抬手扯了扯缰绳，我们的车便启动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的马跑得真的很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路上，卡西央保持着固执的沉默，偶尔回答着我的问话，听那语气是不大情愿的。

过了不久，我们就到了开垦地，又在那里找到了事务所——一座高高的木屋子，孤单地建造在用堤坝草草地拦住而变成了池塘的小溪谷上。

在事务所里，我遇见了两个青年伙计，他们的牙齿都像雪一样白，眼睛也是十分热情的，说起话来甜蜜而流利，满脸的笑容既甜美又狡猾。我在他们那儿买了一根车轴，就决定去开垦地里看看。我以为卡西央肯定陪着他的马看着他的马车等我，但没想他突然走上前来。

“怎么，你去打鸟吗？”他问我，“啊？”

“对，假如可以碰上的话。”

“我跟你一块儿去，……行吗？”

“行，当然行。”

于是我们一同去了开垦地。不一会儿便到了。只见伐去树木的地方总共有一俄里。

这期间，老实说，我对卡西央的观察，比对我的狗看护得更多。他真是当之无愧的跳蚤！他那乌黑而毫无遮盖的小脑袋（事实上他的头发可以代替任何帽子）在灌木丛中忽隐忽现。他迈起步子来尤其灵巧，好像是在跳着走。他偶尔弯下腰去，摘些草，揣在怀里，又自言自语地咕哝两句。同时呢，他还老是瞥着我和我的狗，那目光里分明有一种异样的探求欲。

在这片低矮的灌木丛和开垦地上，总有些个灰色的小鸟儿，小鸟儿们不停地飞落着，从这棵树换到那棵树，啾啾地鸣叫着，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地盘旋着，像是些欢乐的无忧无虑的孩子。卡西央学着它们，同它们呼应着；一只小鹌鹑吱吱地叫着从他脚边飞走了，卡西央便也跟着吱吱地叫起来；云雀鼓着双翅，响亮地歌唱着，从他头上飞下来——卡西央便接唱了它的歌……

这期间，他没跟我说一句话。

天气十分好，而且是愈加美好；但暑热却一点也没有减退。在明净碧蓝的高空上，飘浮着些许零乱的云朵儿，云朵儿恰似春天的残雪那么乳白细腻，又像卸下的风帆那么扁平而细长。而它们的边缘却是宛如棉花般蓬松而轻柔，慢悠悠地却又在每一瞬都显著地变化着：远远望去，这些云正在融化，它们没有一点阴影落下来。

我和卡西央在开垦地上走了很久。只见那还没长过一阿尔申高的嫩枝，用它们细弱而光滑的茎围绕着黑簇簇的低矮树桩；有很多灰边的圆形木瘤，就是那种可以煮成火绒的木瘤，像海绵似地贴附在这些树桩上；草莓在这上面绽放着粉红色的卷须；蘑菇也繁密地群居在这里。走在这儿，两脚时而绊住那些饱受烈日蒸晒的长草；所有的枝上都有微微发红的嫩叶，这些叶子明晃晃地反映出金属般的闪光，让人眼花缭乱的。到处都生满了串串浅蓝的野豌豆、金黄的毛茛、紫黄相间的蝴蝶花，真可谓花草相映，五彩斑斓。

在那些红色小草带状地標示出车轮痕迹的荒径旁边，有几处堆着以一立方沙绳为单位的好多个柴垛，因为风吹雨打的缘故，柴垛都变成了黑色。太阳从这些木柴垛上投下斜方形的淡淡的阴影来，——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阴影了。

微风徐徐吹来，过一会儿又好像是没了，再过一会儿，这风又忽地扑面而来，而且像是要剧烈起来的样子，——四周的一切都马上欢悦起来了：有的呼啸，有的摇摆，有的波动，羊齿植物那柔软的尖端在袅娜地起舞……你正想好好享受一下这风的时候，它又突然地消失了隐去了，仿佛藏到哪儿去了似的，又让一切都归于平静。

只有蚱蜢齐声不歇地叫着，吱吱吱地越叫越响，就似乎是被激怒了一样，——这种持续不断又非常单调的叫声让人听了感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莫名的疲倦。但这叫声与正午的酷热倒很相配，甚至是因这顽固的酷热而诞生的，或者说是酷热的阳光从晒焦了的大地里逼出了这无休止的叫声。

我们没碰上一窝鸟，后来便去了一块新的开垦地。

在那儿，刚被伐倒的白杨悲哀地躺着，把青草和小灌木们压在了身子底下。其中有几棵白杨的叶子还绿着，但早已萎蔫了，憔悴可怜地耷拉在树枝上。别的白杨树上的叶子则都干枯而卷曲了。那些簇新的淡黄木片儿，堆积在潮润的树桩旁，散发出一种奇特而诱人的苦味儿。在远处，那靠近树林的地方，斧头沉闷地响着，有一时刻，一大棵苍翠的树便像鞠躬似的，伸展着手臂，庄严而又缓慢地倒下来……

我始终也没发现什么野禽。到后来，才从一大片长满苦艾的橡树丛中飞出一只秧鸡来。我放了一枪，它便在空中翻了个身儿，旋即就掉了下来。

卡西央听到枪声，赶紧把眼睛捂住，在那里呆着不动，一直到我把枪装好、把秧鸡捡起为止。我走开后，他便走到打死的鸟掉下来的地方，俯身在撒着几滴血的草地上，摇摇头，恐怖地瞟我一眼。……后来我听见他轻声地念叨：“罪过！……唉，真是罪过！”

头顶烈日，酷暑难当，我们没办法只得进到林子里。我坐在一丛高高的榛树下面，在这树丛之上，有一棵新生的、整齐的槭树翩翩然扩展着自己的轻盈腰肢。卡西央坐在了一棵砍倒的白桦的粗干上。我望了望他，只见树叶在高处微微地摇晃着，它们那淡绿色的阴影，在他那胡乱地用深色上衣包裹着的瘦弱的身体上以及小脑袋上静静地飘摇着。他好像是知道我在观察他似的，便始终没有抬头。

我对他的沉默不感兴趣了，便仰躺在地上，开始专心地欣赏那万千枚树叶在明亮的高空中所玩的和平游戏。必须承认，仰卧

在树林里朝上眺望，是件特别有趣的事！你会有种远远看海的感觉，而且看着看着，便会觉得这无边的大海已经扩展到你的“下面”，那树木不是从地上升起的，就如是巨大的植物的根，从上面扎下来，垂直地进落在这玻璃一般明亮的波浪中。

树上的叶子变换着颜色，有时像绿宝石一样透彻通亮，有时又墨绿沉沉，反映着金黄色。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细枝的末端有一片叶子，一动也不动地扩展在一块透明的淡蓝天空之中，而它旁近的另一张叶子却对照似的摇晃着，就像鱼儿在水里跳动，仿佛完全是它自发的，而不是因为风的吹动。

忽然这片海洋、连同眩目晃眼的空气、浴着日光的枝枝叶叶全都动荡起来了，像闪光似的震撼不已。接着四处发出了一种清新而颤抖的簌簌声，就如同突然跃将过来的微波的无穷无尽的潺流声，既细碎又绵延，让人心神为之荡漾……

你就这样一动也不动地眺望着，心中会溢满无法用言词形容的欢喜、畅快、宁静和幸福。你眺望着，这无边深沉的天空会以它蔚蓝的纯洁惹得你嘴唇上绽开同样纯洁的微笑；会有一串又一串甜美的追忆悄悄地袭上你的心头，就宛如云朵在天空中游移一样，云朵上寄托着你那份心情。于是，你会觉得目光越来越远了，牵着你进入到安谧深渊中，再也无法摆脱这又深又高的去处……

“老爷，喂，老爷！”卡西央忽然用他那嘹亮的嗓音叫我。

我很惊奇地坐起来，心里纳闷：这以前他连我的问话都不爱回答，这会儿怎么主动叫起我来了？

“有事么？”我问。

“喂，你为什么要打死这鸟？”他盯着我问道。

“为什么？……秧鸡——这是可以打的，能吃啊。”

“你才不是为了吃才把它打死呢，老爷，你会吃它？你是为了取乐才把它打死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不是也吃鹅呀鸡的吗？”

“那些东西是上帝规定让人吃的，可秧鸡是树林里的野鸟。不单是秧鸡，还有许多：所有树林里的生灵，田野里、河流里的，沼地里、草地上的，高处的、低处的——杀它们都是罪过，理应让它们活在世界上，直到它们寿终。……人吃的东西另有规定：人嘛另外还有很多吃的喝的：面包——上帝的惠赐——和天降下来的水，还有祖先传下来的家畜。”

我听了真有点诧异。他这些话说得十分流畅，每句都不吞吞吐吐，语调既沉静又兴奋，表情既温和又严肃，说话的过程中还时时闭上眼睛，仿佛颇有道理。

“那照你这么说，杀鱼也是罪过？”我问他。

“鱼的血是冷的，”他非常坚信地回答，“鱼是不会出声的。它没有痛苦，也没有快乐；鱼是不说话的哑物。鱼没有感觉，它身里的血也不是活的。……血，”他略微停了停，接着讲解，“血是神圣的东西！血不能见太阳，血得避光，……把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罪大恶极，是极大的罪恶和恐怖。……唉，真是作孽呀！”

他叹了口气，又低下了头。

我瞅瞅这古怪的老头儿，心中莫名地惊讶。他的话不像农民说的，普通百姓也不会说这样的话，饶舌的人更不会有这样的话。这些语言是审慎、庄重而又奇特的。……我甚至从未听人说过这些话。

“卡西央，请告诉我，”我来了兴趣儿，眼光盯着他那微红的脸追问，“你是干哪行的呢？”

他并没有马上作答，而是不安地转动着那双小眼睛。

“我依照上帝的指示生活着，”他想了一会儿说，“至于行业——不，我没干哪行。我这人十分不懂事，从小就这样；能干活时就干，我干活干得很不好，……我哪行啊？我身体不好，手又

笨。在春季，我捉夜莺。”

“捉夜莺？……你不是说了吗，所有的树林里、田野里和其他地方的生灵都是杀不得的吗？”

“当然不能杀他们；死是自然来到的。就拿木匠马尔登来说吧，他曾经活着，可是没有活多大就死了；他的妻子现在伤痛得厉害，想念丈夫又可怜年幼的孩子。……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生灵能从死神手里逃脱。死并不来纠缠你，可是你也躲不开它；但是帮着死是不应该的。……我并不杀夜莺，——绝不！我把它捉来并不让它们受苦，更不害它们的命，而是为了让人们高兴，得到安慰和幸福。”

“你到库尔斯克去捉夜莺吗？”

“到库尔斯克去，有时也到更远的地方去。在沼地里、在森林里过夜，单独在野外和荒僻的地方过夜；那里有鹡鸰鸟啾啾地叫着，那里有兔子吱吱地叫着，那里有鸭子嘎嘎地叫着……”

“我晚上留神看，早上仔细听，天亮的当口就在灌木丛上撒网。……有的夜莺唱歌唱得那么可爱，极是美妙，真叫可爱呢。”

“你捉夜莺卖钱？”

“卖给心地善良的人。”

“你还干点别的什么呀？”

“什么别的？”

“别的活儿？”

老头默想了一会儿。

“别的什么活我也不干，……我干活干得非常不好。不过，我识字儿。”

“你识字儿？”

“我识字儿。上帝和善良的人们帮助我。”

“你有家眷吗？”

“没有，没有家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什么？……都没了，对不对？”

“不，是这样，我的命运不好。这全是上帝的意愿，我们大家伙都在上帝的意愿下生活着；可是做人得正直——这才对呢！也就是说，得让上帝高兴才成。”

“你有亲戚吗？”

“有，……嗯，……有……”

老头儿好像是有话哽噎在喉头。

“请告诉我，”我诚恳地请求，“我刚才听我的马车夫问你为什么不治好马尔登的病，你到底会不会治病？”

“你的马车夫是一个正直的人，”卡西央沉思一会儿地对我说，“可是他并不是没有罪过。说我是医生。……我怎么能算是医生呢！……谁又能治病呢？还不是都靠上帝！有些……草啊花呀的，确是有药效。就说鬼针草吧，那是对人有好处的；再有车前草，也非常有用途；说起这种草，也不是什么可恨的，因为这些都是圣洁的草——是上帝的草。别的草嘛，那可就不同了，它们尽管也有药效，却是罪恶的；说起它们也是罪恶的。除非作祈祷。……唔，当然也有些咒语。……可是只有真心相信的人才能够得救。”他声音虽然低，但态度却很认真。

“你什么药也没给马尔登吗？”我问。

“我知道得太迟了，”老头儿说明着。“可是有什么法呢？人的命啊生下来就注定了。木匠马尔登是活不长的，一定的；不，凡是在世上活不长的人，太阳对他就不像对别人那样温暖，就是吃了面包也没有用，——仿佛是在召他回去了。……嗯，上帝叫他的灵魂安息吧！”

“你们移居到我们这儿有多久了呀？”略略静静沉默片刻之后，我又问他。

卡西央周身打了个冷战。

“没多久，大约有四年吧。老主人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向住

在原来的地方，可现在是监护人员把我们移过来了。我们的老主人啊，心肠好，脾气也好，——祝他升入天堂！可是监护人员呢，当然是办得正当的，看来是一定得这样不可。”

“你们以前在哪儿住？”

“我们是美人梅奇河的人。”

“那儿离这儿多远？”

“大约二百俄里。”

“哦，那儿比这儿好吗？”

“好，……比这儿好。那儿是自由自在的地方，有河，是我们的老家。这儿地方多窄呀，又没什么河。……我们到这儿可算是背井离乡孤零零了。在我们那儿，在美人梅奇河上，你如果是爬上小山冈去，爬上去一看，我的天啊！……看啊，又是河，又是草，还有树，那边是个礼拜堂，那边过去又是大片的草地。你就望吧，可以望见那很遥远的地方，那才真叫远呢！……可这里呢，土壤确实不错，是砂质粘土，庄稼汉都说这土好；我的庄稼在哪儿都长得好。”

“喂，老人家，你说心里话，你是否想回一趟故乡啊？”

“是，想回去看看。不过话说回来，在哪儿都很好。我没家眷，爱到处走动。说实在的，坐在家里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不如出门走动走动，”他忽然提高了声音，“精神真会畅快些。太阳照着你，上帝看你也看得清楚了，唱歌也唱得顺溜。这时，你看见长着一种草；你看清楚了，就采集了。还能看见流水，比如说泉水，那是圣水；你这就能喝个饱。天上的鸟儿们不停地鸣叫

……

“库尔斯克那边还有草原，真是肥沃的草原，让人看了真是不敢相信，多么可爱呀！无边无际呀！真是上帝的恩惠哟！听人们说，这片草原一直接到暖海，那儿有一只声音非常好听的鸟叫做‘格马云’，树上的叶子在秋天在冬天都不掉下来，银树枝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长着金苹果，所有的人们都过着富裕而又坦然的的日子。……我就想到那边去……

“我呀，要说到过的地方可不算少了！我去过罗姆内，也到过美丽的辛比尔斯克城，还去过有金色圆屋顶的莫斯科呢……我见过‘乳母奥卡河’，也看到了‘鸽子茨那河’，还领受了‘母亲伏尔加河’，我碰见过很多人，很多善良的教徒，我在体面的城市游历过……所以我打心眼儿里想去那边，……而且……真想……还不单是我这个有罪孽的人……别的，有许多教徒都穿了草鞋，一路乞讨着，去找寻真理……是啊！……坐在家里有什么意思呢？哦？人世是没有正义的，就这么回事……”

最后几句，他说得非常快，快得简直听不清。这之后他还说了一些话，我一点也没听出是什么。只见他脸上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叫我一下子想起了他被叫做“疯子”的事儿。再后来，他又低下了头，咳嗽了一声，好像是彻底醒过来了。

“多好的太阳！”他轻声赞叹，“多好的恩赐，上帝啊！树林里多么温暖！”

他说完就耸了耸肩膀，默然地呆了一会儿，他朝四周看看，一副什么也不在乎的样子，于是低声地唱起歌来。

我实在是不能听清他那悠扬的全部唱词，只有两句我记住了：

我的名字是卡西央，
我的外号叫跳蚤……

“哦呀！”我心想，“是他自己编的……”

突然之间，他哆嗦了一下，便闭嘴不唱了，两眼凝视着树林深处。

我循着他的目光看去，发现有一个七八岁的农家小姑娘。她穿了一件蓝色的无袖长衣，头上包着一条格子纹头巾，那被太阳晒得黧黑的手臂上挽了一个篮子。她似乎没想到会碰上我们，因

而呆呆地愣在那儿了。她脚下是一片榛树丛中阴暗的草地。一时间她瞪着一双乌黑的眼睛看着我们。等我刚把她看清楚，她便马上躲到树背后去了。

“安奴喜卡！安奴喜卡！过来，别怕，别怕。”老头儿亲切地招呼她。

“我怕……”传来一个尖细的声音。

“别怕，别怕，到我这儿来吧。”

安奴喜卡蹑手蹑脚地从树后走出来，悄悄地绕了一个圈子，——她那双小脚踏在浓密的草地上没什么声响，——从靠近老头儿的丛林里走了过来。

这个小姑娘并不像我刚才依照身高估计的有七八岁，而是足有十三四岁，只不过她身材过于瘦小了。但她身材长得很匀称，模样也不错，伶俐而漂亮的小脸蛋酷似卡西央的脸盘，虽然卡西央不是个美男子。细细端详，这两人有同样尖削的容貌、同样奇妙的目光，同样的狡猾与信任、同样的沉思与敏锐，甚至连一举一动也格外相似。

只见卡西央上下打量了她几眼；他便在他的身旁站下了。

“怎么，你采蘑菇呢？”他问。

“嗯，采蘑菇……”她羞答答地微笑着，怯怯地回答着。

“采了多少？”

“非常多的。”（她飞快地瞥了他一眼，又笑了一笑。）

“有白的吗？”

“白的也有。”

“我看看，我看看，……（她把篮子从胳膊上褪了下来，把那张盖着蘑菇的宽大的牛蒡叶子撩开一半。）哦！”卡西央弯着腰盯着篮子夸奖起来，“好极了！安奴喜卡，你真能干！”

“卡西央，这是你女儿吗？”我问。（这时，安奴喜卡的脸颊有点红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是，嗯，是亲戚，”卡西央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那好，安奴喜卡，你去吧，”他急切地嘱咐着，“回去吧，当心……”

“我们可以顺道把她拉上……”我急忙提议。

安奴喜卡像罂粟花一般红了脸，她双手紧紧地抓住篮子上的绳，惊恐不安地瞅着老头儿。

“不，她能走回去的，”他依旧用那淡然而散漫的声音坚持着自己的意见。“没什么关系，……她能走回去的。……去吧。”

安奴喜卡迅速敏捷地进了树林。卡西央目送着她，后来便低下了头，并微笑了一下。就在这微笑之中，就在他对安奴喜卡所说的不多的几句话中，就在他跟她说话的那种声调中，充满着强烈的慈爱与温柔。而后，他又朝她走的方向望了几眼，又微笑了一下，摸着自己的脸，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忙慌地把她打发走了？”我有意问他。
“我本要向她买蘑菇……”

“您真要买，到我家再买吧！”他答着，第一次用了“您”字。

“你这小姑娘多可爱。”

“不，……哪里……嗯……”他极不情愿地否定着，就从这一刹那间，他又恢复了原先的沉默。

我看得出不论费多大的劲也难再让他开口了。于是就往开垦地去了。

这时，炎热已经有所减退；然而，我依旧没有碰上什么猎物，真是说不出的“晦气”。就这样，我只得带着一只秧鸡和一个新车轴回到了移民村。

当马车就要走进院子时，卡西央突地朝我扭过身来。

“老爷，啊，老爷，”他又开口说话了，“我真的对不起您，是我念了个咒把你的野禽全都赶走了。”

“真是这样？”

“我会这个。你的狗又伶又好，可它没有丝毫办法。你想，人啊，人可真是了不得呀！哦，就看这畜牲，人把它训练成了什么？”

我真想说服卡西央，让他相信“念咒驱除野禽”的事实是没有的。但我意识到我会是白费劲，因此我一个字儿也没答。而且这工夫我们的车子马上就进了大门儿。

安奴喜卡不在屋里；看来她早已回来过了，她把那篮蘑菇放在家里了。

叶罗菲装上了新车轴，从一开始他就吹毛求疵地说这车轴不怎么好。过了一个钟头，我们终于可以赶车走了。

临走前我递给卡西央一些钱，他当下不肯接着，可是后来又想了想，在手里拿了一会儿，便揣在怀里了。在这一个小时里，他差不多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仍旧靠大门站着，对我那马车夫的责难也不还口；跟我告别时也很冷淡。

我们刚回移民村的时候，就发现叶罗菲不太高兴。……也难怪他，他在村子里没找到一点吃的，马的饮水场又非常糟。到后来我们赶出来后，他连后脑勺上都带着气恼。他坐在驾车台上，总想跟我搭话，但又不想先主动开口。于是，他只自顾自地发着牢骚，刻毒而富有哲理地训骂着马匹。

“村子！”他喃喃自语，“什么村子！连点格瓦斯、格瓦斯都没有！……嗨！天晓得！水更是糟透了！（他用劲啐了一口。）哪怕是黄瓜也凑合，格瓦斯也成，要什么没什么！哼，你呀，”他朝着右面的副马高声训斥起来，“我还不知道你，滑头！总想偷懒。……（他抽了它一鞭子。）这家伙真是变坏了！以前多听话呀！……哼，哼，你还敢回头看！……”

“叶罗菲，我问你，”我开口了，“卡西央这人怎么样？”

叶罗菲没有立刻就答，他从来都是三思而后行，说话从容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迫；但此时我能猜出：他因为我的提问而兴奋起来了。

“跳蚤吗？”他扯了一下缰绳，终于说话了，“一个怪人，像疯子，像他这么怪的人，很难找到第二个了。他呀就跟，喏，就跟咱们这匹黄灰马一样，一点话也不听……一点活也不爱干。哎，当然喽，他干活干得非常不好，——他身体不成，没点气力，不过倒是……他起小就这样。当初他跟他的叔伯们一起赶车送货——他们是驾三套车的；可没多久就厌烦了，不干了。

“这不，他就在家里呆着，可他在家里也呆不下去，他没个定性，——活像个跳蚤。好在他主人心肠好，也不勉强他。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游来荡去的，和无拘无束的羊一样。这个人可算古怪到极点了，鬼知道他究竟怎么回事，有时候吧，像树桩一样屁声不作，有时候又突兀兀地讲起话来，——说些什么，咳，那只有天晓得。这像回事儿？不像！没法说他，不通半点情理。唱歌嘛唱得倒蛮好的，真的——唱得不错，不错。”

“他真会治病吗？”

“治什么病！……唉，他哪会治病啊！他这人，不过，我的瘰癧腺病倒真是他治好的。……”他想了片刻，又补充说：“他哪会正经地看病！他不过是个大笨蛋。”

“你早先就认识他？”

“认识。在美人梅奇河的时候，我们都住在塞乔甫卡，是邻居。”

“那么那个女孩是谁，我们在树林里碰到她了，叫安奴喜卡，她是他的亲属？”

叶罗菲回转头来瞅了我一眼，笑得都露出了满嘴的牙。

“嗨！……是吧，算是亲属。她是个孤儿，没妈了，而且也不知道谁是她妈。呃，应该是亲属，长得很像他。……她就住在他那里。可算是个伶俐的姑娘啊，好姑娘啊，老头儿可宠爱她呢，她真是个好姑娘。而且他，您听了大概不信，他可能还想教

安奴喜卡识字呢。他可能真这么干呢，不一般的人！他这人那么没常性儿，简直没法说他。……暖——暖——暖——”

我的马车夫突然打住了话头，勒住了马，把身子弯向一旁，嗅起空气来了。

“不是有焦味儿吗？一点不错！这新车轴真叫麻烦。……我抹了好多油啊。……得去弄点水来，这也恰巧有个池塘。”

接着，叶罗菲慢吞吞地从驾车台上爬下来，解了水桶，去池塘打了水来。当新车轴的轴衬突然受到水浇而传出吱吱声时，他似乎获得了极大的快感。

就这样，在这段不到十俄里的路程上，他竟在灼热的轮轴上浇了六回水。当我们到家时，天已经非常晚了。

总 管

年轻的地主、退職近卫军军官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宾诺奇金和我很熟，他家和我的领地大约有十五俄里远。

在他的领地上，有许多野禽。他的庄园是根据一个法国建筑师的设计而建造起来的。他的仆人都穿着英国式服装；他吃饭非常讲究，招待客人也非常热情，但是人们还是不太喜欢到他家里去。

他很有风度，像贵族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担任过公职，在上流社会中出没过，现下经营产业，也很成功。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他经常这样表白自己：严格而公正，关心爱护手下的人，即使是惩罚他们也是为了他们的幸福，“对他们得像对孩子那样，”每逢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如此强调，“他们是没有知识的，mon cher；il faut prendre cela en considération（法语：我亲爱的；必得想到这点）。”

假如到在不可避免的动怒时刻，他总能够抑制暴躁剧烈的个性，总是压低声音，努力冷静地伸手指着那个人说：“仁兄，我不是要求过你吗？”或者说：“你怎么啦，我的朋友，想清楚喽！”他肯定不大发雷霆，至多是轻轻地咬着牙、撇着嘴。

他个子不算高，却风度翩翩，长相也非常好，手和指甲总是干干净净的。他的嘴唇十分红润，面颊看上去饱满而健康。他的笑声往往非常轻松，而且朗朗动听，笑的时候，总是把那双明亮的褐色眼睛和蔼可亲地眯起来。他的服饰讲究而有风格；他订阅法国的书刊报纸和图画，但他不特别喜欢读书：一册《流浪的犹太人》好久才能看完；而玩纸牌他倒是把好手。

总的说来，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可称得上是我们省里最有修养的贵族和最令人羡慕的风流男子之一；他使很多女人都神魂颠

倒，尤其是称赞他那种与众不同的风采。

他待人处世格外严谨，就像猫一样小心审慎。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招惹过什么事端；当然有机会的时候，也特别爱自我卖弄，甚至欺负怯弱的人。他非常嫉恨不良的交际——惟恐有害自我名声；可在他高兴的时候，他又自称是伊壁鸠鲁的崇拜者；尽管他对哲学一向没有兴趣，并称之为德国学者的虚无食粮，甚至还称之为妄语。

他也非常喜爱音乐，玩纸牌的时候，他总是很有情调地哼唱个不停；比如歌剧《卢西阿》和《松那蒲拉》中的曲子他或多或少地都会唱，但不知怎么搞得，音总是很高。

一到冬天，他就到彼得堡去。他家里收拾得非常整齐；就连马车夫也受他的影响，每天都擦几遍马轭，还总是刷上衣，洗脸。不过，他家的仆人们眼睛都很阴郁。好在在我们俄罗斯，懊恼不欢与睡眠不足一向分不太清楚。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说起话来柔和而动听，语调抑扬顿挫，似乎每个单词都非常乐意从他那洒满香水的漂亮髭须中迸出来。谈话中，他常常用法语的辞句，例如：“Mais c'est impayable！”“Mais comment donc！”等等。

所以，我不太喜欢去拜访他；如果不为了他那儿的松鸡和鹧鸪，那么我很可能跟他完全绝交。你如果到在他家，会有一种奇怪而莫名的不安袭上你的全身；即使环境十分舒适也让你无法快乐起来！

特别是每天晚上，当一个穿着有纹章钮扣的浅蓝号衣的卷发仆人出现在你面前，开始卑躬屈膝地给你拉下长统靴的时候，你肯定会有这种感受：如果这个苍白而瘦弱的人突然换成一个颧骨特别宽、鼻子特别扁、身强体壮的小伙子（这人刚刚被主人从田间拉来，而那件不久前赏赐给他的土布衣已有十几处的破绽了）出现在你面前，你将由衷地开心，甚至甘愿冒那种和长统靴一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拉掉你的小腿的危险。……

虽然我对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没有好感，但我还是有一次在他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吩咐套好我的四轮马车，但他却十分不愿意，非得让我吃了他英国式的早餐再走。所以，他便带我进了他的书房。

跟茶一起上来的有：肉饼、半熟的鸡蛋、奶油、蜜糖、干酪等。两个仆人都戴了洁白的手套，站在那无微不至地侍候着，机灵而又严肃。我们坐在一只波斯式的长沙发上。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穿着宽大的绸裤、黑色的丝绒短大衣，头戴一顶有蓝色流苏的漂亮的非斯卡帽，脚上穿了一双没跟儿的中国式布拖鞋。他喝着茶，微笑着，欣赏着自己的指甲，吸着烟，把坐垫衬在腰部，总之看上去十分快乐。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吃饱了早餐之后，洋洋自得地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尔后把酒杯拿到唇边，忽然他皱了皱眉毛。

“为什么酒没温？”他用非常刺耳的声音询问仆从之中的一个。

这仆从可着了慌，呆站着不敢动，脸色煞白。

“仁兄，我问你呢！”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冷静地说着，眼睛也盯住他。

这可怜的仆从呆呆地站在那儿，拧着餐巾，一句话也说不出。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低下了头，像沉思似地紧锁着眉毛，瞟了他一眼。

“Pardon, moncher,”他突然满脸笑容地发话了，同时亲切地用手碰了碰我的膝盖，然后又盯住那仆从。“哼，去吧！”停顿了一会儿之后他又发了话，然后扬了扬眉毛，按响了呼铃。

于是一个黑胖黑胖的人走了进来，他额角非常低，眼睛发肿，头发乌黑。

“费多尔的事……去处置吧。”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声音不高却十分坚定。

“知道了。”那黑胖子答完就出去了。

“Voilà, mon cher, les desagrement de lacampagne,”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愉快地评价着。“暖，您要去什么地方？别走呢，再坐一会儿吧。”

“不了，”我说，“我该走了。”

“老是打猎！唉，你们猎人啊！您这是去哪儿？”

“离这儿有四十俄里，略波伏。”

“去略波伏？哈，太棒了！我陪您一起去。略波伏离开我的领地希比洛夫卡顶多不过五俄里，我有好久没去希比洛夫卡了，总是没空儿。这回正好！巧极了：您先去略波伏打猎，晚上回我那儿。Ce seracharmant。（法语：妙极了）我们一块吃晚饭，——我们带一个厨子去，——您就在我那儿过夜。好极了！太棒了！”

他不等我答应就又说：“C'est arrange（法语：就这样安排了）喂，谁在那边？吩咐快点给我们套车，动作快点儿。您没去过希比洛夫卡吗？我实在不好意思请您在我的总管家里过夜，不过，我了解您，对这些都不十分计较，您在略波伏也许会在干草棚里过夜哩。……咱们走吧，哦，咱们出发吧！”

接着，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唱起了一支法国浪漫曲。

“您也许不是很清楚，”他摇动着两只脚，继续对我说，“我在那儿有缴代役租的农人呢。现在讲宪法了，有什么办法呢？可是他们倒是能把代役租如数付给我。说实话，我早就想叫他们改成劳役租制了，可是地皮少得可怜！我一直好生奇怪，他们怎样敷衍过去的呢？不过，C'est leur affaire（法语：这是他们的事儿）。我那边的总管是个非常能干的人，une forte tete（一个聪明人），干大事业的！您看见后就知道了。……这次真是个好机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来真是没办法！本来我早上九点就该出发，但由于这些耽误到两点了。我的焦急猎人们肯定能体会得到。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喜欢乘机享乐一下，所以他携带了无数的衬衫裤、食物、饮料、香水、枕垫以及各种各样的化妆用品箱，他这些物资在某些俭朴自持的德国人手里用一年都足够了。

一路上，每次从山坡上驶下去的时候，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总要对马车夫说一番简短而有力的话，由此我可以判断出他是个色厉内荏的胆小鬼。不过，这趟旅行还基本上算是平安。就是在——一座刚修好的小桥上，拉厨子的马车翻了，后轮子压了他的胃部。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一看到他那家养的好厨子摔倒了，真是不得了了，连忙派人去问他：手跌伤了没有？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后，马上就歇心了。

就因为这些，我们在路上耽搁了很久。我和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同坐在一辆马车里，到了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十二分的苦闷，特别是因为在几个小时中，我的朋友已经完全松懈下来了，而且显出自由主义作风。

但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然而不是略波伏，而是希比洛夫卡。其实我预计的不是这样，但已经这样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反正我在今天是不能打猎了，也就没办法顺从了这种安排。

厨子比我们早到几分钟，而且很明显是事先有所准备了（通知过有关的人），因此当我们的车子开进村子的栅门时，村长（总管儿子）就来迎接了。他是个高大强壮的男子，留着棕黄色的头发，骑着马，摘下了帽子，穿的是新上衣，没系扣子。

“索夫龙在哪儿？”阿尔卡季·巴甫勒奇问他。

村长从马车上飞快地跳下来，给主人深鞠一躬，然后说：“您好，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老爷。”边说边微微抬起头来，抖擞

了一下身子，告诉主人，索夫龙去彼罗夫了，现在已派人叫去了。

“好，你跟我们来吧！”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命令着。

村长为了表示礼貌，把马拉在一边，然后上了马背，让马迈着小碎步在马车的后面跟着，他手里拿着帽子。

我们的马车走在村子里，碰见了几个坐在空货车里的农人——他们是从打谷场回来的，一路唱着歌，全身颠动着，两条腿耷拉着，不停地晃悠。他们一见了我们的马车和村长，便嘎地停住了，纷纷摘下他们的棉帽（这时已是夏季），欠身而立，仿佛是要等候什么命令。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亲切地朝他们点了点头。

非常明显，整个村子都由于我们的到来而慌慌地骚动起来了。穿格子裙的农妇拿木片子轰着那些感觉迟钝的或者过分热心的狗；一个胡子长到了眼睛底下的瘸老头儿把一匹还没有喝饱水的马从井上拉开，不知怎么地朝它肚子上打了一下，然后鞠躬行礼。穿长衫的小男孩们咿咿地哭着跑进屋里去了，把肚子搁在高门槛上，低下了脑袋，跷起两只脚，就这样十分敏捷地滚进门里，到在黑压压的前室里，就再也不露面了。这样一来，连母鸡也都急匆匆地钻进大门底下的空缺处；只有一只黑胸脯像缎子背心、红尾巴大得几乎能碰着鸡冠的大公鸡，大胆地留守在路上，似乎是全副装备好了要勇敢地高啼几声，可还没等叫出来就窘迫起来了，于是扭头落荒而逃。

总管的院子和村民的不在一块儿，而是坐落在密密实实的绿色大麻田中。我们在大门前停下车。宾诺奇金先生站起来，动作优雅地把斗篷脱下了，走出马车，笑容可掬地环视着院子。

总管的妻子迎接着我们，恭敬地鞠了躬，又走过来吻主人的手。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任由她热烈地吻够了之后才走上了台阶。在前室那黑洞洞的角落里，村长的妻子站在那，她也鞠躬，但没敢过来吻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所谓的凉房里——在前室的右边——已经有另外两个女人在那里张罗料理了。她们把各种废物、空罐子、僵硬的皮袄、油钵、装着一堆乱布头和一个十分脏的婴孩的摇篮从那儿搬出去了，拿了浴室扫帚来扫灰尘。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把他们赶了出去，坐在了圣像下的长凳上。

马车夫们把大小箱笼及其他什物都给搬了进来，每个人都轻手轻脚的，努力不让沉重的靴子踩得过响。

这期间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便询问村长关于收成、耕种和其他农作的事情。村长的回答基本上让他满意，但神情似有点儿萎靡不振，像是用冻僵了的手指去系外套的扣子似的。他站在门边，总是小心地觑着，给动作敏捷的仆从们让路。我从他那强壮的肩膀旁边往后看，发现总管的妻子正在前室里无声地和另一个女人厮打。

这时忽然听见马车声响，车在台阶前停下来了。接着，总管便走了进来。

这位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所说的做大事业的人，个子不算高，肩膀却又厚又宽，头发白了，可体格倒十分结实。他长了一个红鼻子，有双浅蓝色的小眼睛，留着扇形的胡子。

在这儿我顺便插几句：自有俄罗斯以来，国内还没有出现过不留大胡子的大富大贵的人；有的人一向只有几根胡子，忽然就满脸蓄须，如同光轮，这种毛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位总管可能是在彼罗夫喝多了，他的脸庞明显地浮肿了，而且浑身都是酒气。

“啊哟，您哪，我的好老爷，我们的大恩人，”他拿腔作调地开口表白了，脸上写满了受宠若惊的表情，大有感激涕零的意思，“费了好大的劲才赏光！……请您的手，老爷，请您的手，……”他说着就鼓起了双唇。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一点儿都没犹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

“唔，索夫龙老弟，你的业务如何？”他亲切地问总管。

“啊哟，您哪，我的好老爷！”索夫龙高声作答，“业务好着呢！您哪，我们的好老爷，我们的大恩人，您这一来呀，我们这个小村子可就有光彩啦！您给我们带来了一辈子的幸福！上帝保佑您，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上帝保佑您！托您的福，一切都很顺利。”

说到这儿，索夫龙打住了话头儿，默视着主人，随即又感情冲动起来了（同时酒劲儿也上来了），再次要求吻手，说话更是拉着长腔儿。

“啊哟，您哪，我的好老爷，大恩人啊，……咳……真是！我真是欢喜得不得了啦！……我看到这个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啊，您哪，我们的好老爷！……”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向我看看，灿然一笑，赞叹道：“N'est-ce pas que c'est touchant ? (法语：这不是很动人吗？)”

“啊，老爷呀，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总管唠叨个没完，“您这是怎么啦？哪阵儿风把您刮来了？您都急死我了，老爷；您没有通知我您要光临呀？今晚在什么地方过夜呢？瞧这多脏啊，全是尘土……”

“没关系，索夫龙，没关系，”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微笑着说，“这儿很不错。”

“哎呀，我们的好老爷，——这样还能算非常不错？只配我们庄稼人住！可是您……啊，您哪，我的好老爷，大恩人，啊，您呀，我的好老爷！……请原谅我这奴才，我真是发疯了，真的，昏头转向不知天高地厚！”

这会儿，晚饭端上来了；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开始用餐了。

总管把自己的儿子轰了出去，他嫌他气粗气息重。

“喂，老人家，地界分好了没有？”宾诺奇金先生故意学着农人的腔调问话了，他朝我挤眉弄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界分好了，老爷，全是托您的福。前天清单已经开好了。赫勒诺夫的人起初硬是不答应，……好老爷啊，真的，他们硬是不答应。他们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又要那样……天晓得他们究竟要求什么！简直是一群傻瓜，老爷，都是混蛋。可是我们，老爷啊，听了您的吩咐，表示了谢意，酬劳了经纪人米科莱·米科拉伊奇；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去办，老爷；您如何吩咐，我们如何干，全都是得到叶各尔·德米特利奇的同意才去干的。”

“叶各尔向我汇报了。”阿尔卡季·巴甫勒奇非常有城府地应着，表情很庄重。

“可不是么，老爷，叶各尔·德米特利奇向你汇报了，可不是么。”

“那这么说来，你们现在都满意了？”

索夫龙正是在等这一句。“啊哟，我们的好老爷，我们的大恩人！”他又把阿谀奉承的腔调恢复了。“那还用说吗？……我们的好老爷，我们日日夜夜都在为您祈祷上帝呢。……土地么，自然是少一点儿……”

宾诺奇金打断了他的话：

“哦，好了，好了，索夫龙，我还不知道吗？你是我忠诚的仆人。……那么，谷子打得如何了？”

索夫龙哀叹了一声。

“唉，我们的好老爷，谷子打得不怎么好。是这么回事儿，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老爷，让我报告您，发生这么一件事儿。（说到这儿，他双手一摊，靠近了宾诺奇金先生，弯下腰，眯缝了一只眼。）我们地上发现了一具死尸。”

“怎么回事儿？”

“我也弄不懂，我们的好老爷：一定是仇家在捣鬼。幸亏发现得及时，而且死尸也靠近别人的地界；不过，实话实说，的确确是在我们的地上。我趁没人知道，马上叫伙计把死尸扔到别

人的地上去了，还留下人看守，我事先嘱咐自己人，告诉他们，不准声张。为了妥当起见，我找警察局长说明与我们无关；又请他喝茶，还酬谢了他。……老爷，您猜怎么着？这事就摊到别人头上了；否则，一个死人，出两百卢布都不顶事儿呢。”

宾诺奇金先生听了自己的总管的诡计，连连作笑，三番两次地朝着他点头，又对我说：“*Quelgaillard, ah ?* (法语：肚里有货，嗯？)”

此时，夜幕降临了。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吩咐收拾餐桌，把干草拿来。仆人们替我们铺好了床单，放好了枕头，我们躺下来。

索夫龙领得了第二天怎么安排的指示，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了。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入睡前，又说了些关于俄罗斯农民品质怎么优秀的话，同时告诉我：自从索夫龙管理以来，希比洛夫卡的农人们不曾欠过半个子儿的租税。……更夫敲起了梆子；那个婴孩，很明显还未能体会应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某个屋子的某一处哭叫起来……

我们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得非常早。我打算去略波伏，可阿尔卡季·巴甫勒奇非得让我留下来看看他的领地。我心里琢磨，真正看看这干大事业的索夫龙的管理成果，也可能非常有意思，于是也就默许了。

总管进来了。他穿着蓝色的外衣，扎了一条红腰带。他明显比昨天少了许多话，那锐利的眼光一直盯着主人，回答问题有条不紊，让人觉得他精明能干。

我们先跟他去看打谷场。

索夫龙的儿子，身材高大壮硕的村长，言行举止处处尽显他的笨重愚钝的特征，他也跟在我们身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另外，还有一个地保费道塞伊奇也加入我们这一伙儿。他是退伍的兵士，长了一大堆口髭，脸部的表情非常古怪：就好像他在很久以前被什么惊吓过一次，而后就一直没有恢复原状。

我们参观了打谷场后，又看了干燥棚、烤禾房、库房、风车、家畜圈、秧苗、大麻田；这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只是农人们一张张沮丧的脸，让人莫名其妙。在各处，除了实用之外，索夫龙还照顾到了美观：所有的沟梁旁都栽种了爆竹柳；在打谷场上的禾堆中间开辟了几条小道，上面铺着沙子；风车上装着一个风信子，形状与一个张嘴吐舌的熊极相似；在砖造的家畜圈上，造了一个有点像希腊人字头的东西，在人字头下面用白粉写了些字：“此家畜圈，壹仟捌佰四拾年建造于希比洛夫卡村。”（其中有错别字。）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满面春风非常得意，边走边用法语给我讲述代役租制的好处，然而同时又指出，劳役租制对地主更好，——不过这些也没必要去计较！……他还时不时地给总管出主意：怎么种马铃薯，怎样备办家畜的饲料等等。

索夫龙专心听主人指示，偶尔有两句异议，始终也没有再称扬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是好老爷、大恩人，而只强调，他们的地太少，应该再多买点儿。

“这有什么，不成问题，买吧，买吧，”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答应着，“用我的名义买吧，我赞成。”

索夫龙听了没再说什么，只是摸了摸胡子。

“那么现在我们不妨到树林里去一趟。”宾诺奇金先生提议了。

于是马上有人给我们牵来了乘骑的马。我骑着马去树林——我们那常说的“禁区”——里了。在这“禁区”，我们看到了人迹稀少的荒僻景象，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为此对他的总管称赞不已，而且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

宾诺奇金先生对造林抱着俄罗斯人的见解，抓这个空儿，便给我讲了一件他所谓十分有趣的事：说有一个爱开玩笑的地主开导他的守林人，把他的胡子拔掉了一半儿，用以证明砍伐是不能使树林繁盛起来的。……可是，在别的方面，索夫龙和阿尔卡季·巴甫勒奇都不反对新办法。

回到村子里后，总管领我们去看他最近刚从莫斯科定购来的簸谷机。这机器确实非常好，但是假如索夫龙知道最后的散步中有多么不愉快的事情在那儿等候他和主人，他决不会不和我们一起呆在家里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从库房里走出来，一下就看见这样的情景：离门不太远的地方，有一肮脏的水坑，其中正有三只鸭子在戏水玩耍，水坑旁边跪着两个农人。一个是大约六十岁的老头儿，另一个是二十左右的小伙儿，俩人穿的都是打补丁的麻布衬衫，光着脚丫子，腰里系条绳子，

地保费道塞伊奇正在那里卖力地跟他俩周旋。假如我们在库房里耽搁一会儿，他可能已经把他俩劝走了，但就在这当口儿，他们看见了我们，就挺直了胸膛笔直地站在那不动了。村长张着嘴巴，握着怀疑的拳头，在哪里站着。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皱起了眉头，紧咬着嘴唇，走近那两个请愿者。俩人默不作声地给他磕了个头。

“你们干什么？请求什么呢？”他拿严厉的略有鼻音的语调质问。（两个农人互相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只是像避阳光似地眯起了双眼，呼吸也加快了。）

“喂，怎么回事儿？”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继续问。忽地转向索夫龙：“这是哪家的？”

“托波列叶夫家的。”总管慢条斯理地回答。

“喂，你们究竟怎么啦？”宾诺奇金先生又问，“你们没有舌头？你说，你要求什么？”他对那老头儿点了点头，接着说，“别怕呀，傻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老头儿伸长了他那暗褐色的布满皱纹的脖子，歪歪地张开了发青的嘴唇，用嘶哑的声音说：“老爷，可怜可怜我们！”边说边在地上磕了一个头。小伙儿也跟着磕头。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轻蔑地望了一眼他俩的后脑勺，把头一仰，把两只脚稍稍摆开了一点。

“怎么可怜？你控告谁？”

“老爷，发发慈悲吧！让我们喘口气儿。……折磨死我们了……”老头儿吃力地哀求着。

“谁折磨你了？”

“索夫龙·亚科夫里奇啊，老爷。”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沉默了片刻。

“你叫什么名字？”

“安底钵，老爷。”

“这是谁？”

“我的小儿子，老爷。”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又沉默了一会儿，胡子不自然地翘了起来。

“唔，他怎么折磨你了？”他问话的时候用那种厌恶的目光打量着地上的老头儿。

“老爷，我家破人亡了呀。老爷，两个儿子还没轮到就让他拉去当兵了，现在又要逼我第三个儿子去。老爷，昨天他牵走了我的最后一头母牛，还狠狠地打了我老婆——喏，就是这位先生。”（他指了指村长。）

“嗯？”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有些惊讶。

“别让我们家破人亡吧，恩人啊！”

宾诺奇金先生沉重地双眉紧锁。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非常不满地低声问总管。

“禀告老爷，这是个醉鬼，”总管第一次用最恭敬的语气回

答，“不肯做工。欠租已有五年了。”

“索夫龙·亚科夫里奇替我付了欠租，老爷，”老头儿接着诉苦，“已经付了五年了。付过之后，就把我当作奴隶，老爷，还有……”

“那你为什么欠租呢？”宾诺奇金先生板着面孔质问。（老头儿低下了头。）“是不是爱喝酒，在酒店里厮混？（老头儿张开嘴要说话。）你们这些东西我还不知道！”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暴躁地责骂道，“你们的事情就是成天喝酒，躺在炕上，让老实本分的农人替你们负担。”

“他可是个无赖。”总管在主人的话里添油加醋。

“嗯，这还用问？肯定是这么回事儿；光我看见就不止一次。一年到头闲逛，现在知道磕头求饶了！”

“老爷，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老头的声音近乎绝望，“发发善心吧，可怜我们，——我哪是这种人啊？我在上帝面前发誓，我确实受不了啦。索夫龙·亚科夫里奇讨厌我，为什么讨厌我——让上帝审判他吧！这家子人生是让他拆散了，老爷。……就连这最后一个儿子……就连这个……（老头儿那一双衰老茫然的眼睛禁不住悲苦了，说话间便老泪纵横了。）发发善心，发发慈悲吧，可怜可怜我们……”

“不止我们一家呢。”那小伙子开口说话了……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勃然大怒：

“谁问你啦？！啊？没问你，你就老实地呆着！……居然这样！不准你开口，听见没有？给我闭嘴！……啊呀，天哪！简直是造反了。不成体统，老弟，在我这儿绝不准造反，……在我这儿……（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跨前一大步，但可能是意识到我的存在，就把脸扭过去，把手狠狠地插在裤袋里。）Je vous de mande bien pardon. mon cher,（法语：请原谅我，亲爱的先生）”他对我勉强装出一点笑意，突然降低了声音。“C'est le mauvais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cote de la medaille (这露出了奖章的反面)……喂，得啦，得啦！”他没好气地接着说，眼也不看着那两个农人，“我会吩咐下去，……得啦，去吧。(地上的一老一少没有马上站起来。)哎，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了吗……得啦。走吧，我会吩咐下去的，听见没有？”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把身子扭过来背朝着他们。“总也不知足！”他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后，就甩开大步向村子里走回去了。

索夫龙紧跟在主人后面。地保突鼓着眼睛，似乎预备跳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村长把鸭子从水坑里赶走了。

这下跪请愿的父子二人起身呆站了一会儿，爷俩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而后就缓缓地朝家走去，一直再没回头。

大约是在两个小时之后吧，我已经到在略波伏了，跟我熟悉的农人安巴季斯特准备出猎了。

在我离开希比洛夫卡之前，宾诺奇金一直对索夫龙表示不满。

我跟安巴季斯特谈起希比洛夫卡的农人们，说到了宾诺奇金先生，问他是否认识那边的总管。

“索夫龙·亚科夫里奇吗？……噢！”

“这人如何？”

“一只狗，不是人；像这样的狗，就是走到库尔斯克也找不到。”

“是这样吗？”

“希比洛夫卡村只不过名义上是那个……他究竟姓什么呀，喏，就是那个宾什么金的产业；事实上这村子并不是他掌管的，而是索夫龙掌管。”

“真的？”

“真的。他真是当自己的产业似的掌管着。那边的农人每家

每户都借了许多他的债；像雇农一样替他干活：派这个赶货车，派那个去送东西，……可把人折磨苦了！”

“好像他们的地不太多吧？”

“不多？光是在赫勒诺夫的农人那里，他就租了八十俄亩。在我们这儿也租了一百二十俄亩；他还有一百五十俄亩。他不只靠田地，还贩卖马匹、牲口，还有柏油，还有牛酪，还有大麻，还有，多着呢！……能干，真能干，发财了，这家伙！最可恶的是，他动不动就打人。简直是畜牲！不是人！人们都说他是一只狗，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狗，恶狗！”

“那他们为什么不控告他呢？”

“嗨！他们的老爷才不管这些事儿呢！只要没有欠租，他还管什么？嗯，你去控告他，试试，”他略微停了一下，又说，“哼，他就把你……嗯，你去试试，……不信，他会给你点厉害看看……”

我回想起安底钵，就把先前看到的情形告诉给他。

“你瞅着吧，”安巴季斯特很是肯定地说，“这回他要把他吃掉了；肯定把他一古脑吞下去。村长现在也许正打他呢。你说，这可怜的老头儿可算是倒了霉了！他凭什么该受这个罪呀。……你不知道，他在村会上跟他吵过嘴，跟那个总管，一定是无法忍受了。……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算什么？可是他就记仇了，折磨起安底钵来了。这会儿真是把他折磨得半死儿了。

“他是一只狗，一只恶狗！——上帝原谅我嘴上无德，——他欺软怕硬。谁有钱，家里又人口儿多，他就不敢碰人家了。这个秃头鬼！可是这回他就太过分了，明目张胆，安底钵的儿子没有轮到就给拉去当新兵了，真是个无赖恶狗，——上帝原谅我嘴上无德。”

接下来，我们就狩猎去了。

事务所

秋高气爽的日子仍旧有阴雨天气。

我背着猎枪走了好几个小时都一无所获。库尔斯克大道旁的旅店里停着我那辆三套车。这又细又密还又冷的秋雨，从一大早就像老处女一样没完没了又毫不顾忌地把我缠住了，真够让人心烦的了，到最后让我不得不就近找一个避雨处——哪怕是暂时的也好呀。

我四处瞭望，突然间就发现了豌豆田旁的一个低草棚。

我走到草棚近前，朝檐底下观望，发现有一个气色十分糟的老头儿，这当下就让我联想起了鲁滨逊在他的孤岛上的某个山洞里所发现的那只垂死的山羊。

老头儿在地上蹲着，眯着他那双晦暗不明的小眼睛，像兔子那样急切而又小心地（这可怜的人一个牙齿也没有了）嚼着硬梆梆的豌豆粒儿，他一直用舌头把豆粒推过来移过去，在嘴里囫圇个没完。他是那么专心致志地咀嚼着，以至于我的到来没有引起他丝毫的注意。

“老人家！喂，老人家！”我叫他。

他停住了嘴巴，高高地耸起眉毛，费劲地把眼睛睁开。

“什么？”他含含糊糊地问，声音嘶哑。

“近处有村子吗？”我问。

老人又重新嚼了起来。他真的没听清我的问话。于是我加大了声音又重复了一遍。

“村子哦？……你有什么事？”

“我去避雨。”

“什么？”

“避雨。”

“唔！（他挠了挠他那晒黑了的后脑勺。）喏，你呀，喏，这么走，”他稀里糊涂地开口说话了，同时随心所欲地挥动着手掌，“喏……喏，沿着林子走，走，朝前走，那会有条路；你别走上去，别走上这条路去，要一直朝右走，一直走，啊，一直走，一直走，喏，那儿就是阿纳涅伏村喽。也能通到西托夫卡村。”

他的话，我听起来十分费力。他的髭须好像拖累他发音似的，而且他的舌头很不灵便。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我又问。

“什么？”

“我问你是哪儿人？”

“阿纳涅伏村的。”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什么？”

“你干什么，在这儿？”

“看豌豆。”

我不禁笑了。

“得了吧，你多大岁数啦？”

“不知道。”

“你眼神不太好使了？”

“什么？”

“眼神不好？”

“不好。有时啊什么也看不见。”

“那你哪里能看豆田呢？开玩笑嘛！”

“这得问上头的人了。”

“上头的人！”我心想，不由得顿生怜悯。

老头儿摸索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一块硬面包来，就像小孩似的啃起来，还费劲巴力地缩着那本来就已凹陷的两颊。

我朝林子走去，然后朝右拐，按老人的指示，一直走，一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走，终于走进了一个大村子里。村子里有一个石造的礼拜堂，式样非常新，建有柱廊。还有一座宽大的地主宅院，也是带柱廊的。

透过细细雨帘，我从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了那所顶上有两个烟囱的房子。这房子比别的住宅都高，像是村长的居所。于是我打算进去，在那儿找点茶炊、糖以及不很酸的鲜奶油。

我带着我那只打着寒噤的狗登上这所房舍的台阶，走进前室，推门一看，里边没有普通人家的陈设。只见有几张堆着文件的桌子、两个红色的柜子、脏兮兮的墨水瓶、非常沉重的锡制吸水砂匣、很长的羽毛笔等等。在其中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他面孔发肿带着一种病态，眼睛非常小，前额特别胖，鬃毛极其多。他整整齐齐地穿了一件灰色土布外套，领上、襟上都闪着油污的光泽。

“您有什么事吗？”他好像一匹马突然被人把鼻子一拉似地仰起头来，问我。

“这儿是管家住的……还是……”

“这儿是地主的总事务所，”他将我的话打断，“我是值班员。……您没看见牌子吗？我们特地钉了牌子。”

“这里有什么地方可以把衣服烤干？村子里哪一家有茶炊？”

“怎么能没有茶炊呢，”穿灰色外套的小伙子神气活现地说，“您可以到齐莫费神父那儿，或去仆人的屋子里，或者到拿萨尔·塔拉塞奇那里去，或者去看家禽的阿格拉菲娜那里。”

“你在跟谁说话，你这傻瓜？搅得我睡不着，傻瓜！”邻室里传出骂声。

“有一位先生来问，哪儿可以把衣服烤干？”

“哪一位先生？”

“我不认识。带着狗和枪的。”

邻室里一阵床铺的轧轧声。接着门就开了，从里边出来一个

五十来岁的人，身子又矮又胖，脖子像公牛，两眼是朝外突着的，面颊滚圆，脸膛放光。

“您有什么事？”他问我。

“我想烤干衣服。”

“这可不是烤衣服的地方。”

“我知道这是事务所；不过我可以付钱的……”

“那么，这儿也许能，”那胖子转了话头儿，“来，请这边来。（他领我到另一个房间，但不是他走出来的那个。）在这儿您看好吗？”

“好，……能给我点茶和鲜奶油吗？”

“能，马上就来。您先把衣服脱下歇一会儿，茶马上就准备好。”

“这是谁的领地？”

“女主人叶列娜·尼古拉叶芙娜·洛斯涅科娃。”

他说完就出去了。

我向周围打量了一下：我在这个房间与办公室之间的板壁旁边，摆着一只很大的皮面长沙发；两把靠背非常高的椅子，也是皮面的，摆在开向街道的惟一的窗子两旁。糊着绿地儿粉红纹壁纸的墙上，挂着三大幅油画。一幅画的是一只带蓝色脖套的猎狗，上面写着字：“这是我的慰藉”；狗脚边有一条河，河对岸的松树下面，坐着一只大得不合比例的兔子，它的一只耳朵竖了起来。另一幅画画的是两个老头儿吃西瓜；西瓜后面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希腊式的柱廊，上面写着“如意殿”。第三幅画是一个半裸的卧女像，膝盖红润润的，脚后跟十分胖。

我的狗不久相准了长沙发底下，它非常卖力地爬进去，但又碰到了许多灰尘，因此打了一连串的喷嚏。

我走到窗前，发现从地主宅院到事务所，斜穿过街道，铺着些木板：这是有益的办法，因为我们这一带是黑土，赶上不断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秋雨，到处都泥泞不堪。

这所地主宅院是背向街道的，它四周的情形，跟大多数地主庄园附近的情形一样：穿着褪色的印花布衣服的姑娘们来来回回地钻着；男仆们吃力地走在泥泞中，时不时立定了，满腹心事地挠挠后背；甲长的马拴在那儿，懒洋洋地摇着尾巴，高高地把头仰起啃那栅栏，母鸡咯咯地叫着；患肺病似的火鸡你呼我应个不停……

在一间破烂的灰暗屋子（大约是澡堂）的小台阶上，坐着一个健壮的小伙子，手里拿着六弦琴，正在那儿高声唱着一支有名的浪漫曲：

暖——我离开花花世界，
奔赴遥远的荒凉原野。

……

这时胖子走了进来。

“给您端茶来了。”他春风满面地说。

穿灰色外套的小伙子，就是事务所的那个值班员，把茶炊、茶壶、衬着破茶碟的茶杯、一罐鲜奶油和一串像燧石一样坚硬的波尔霍夫面包圈统统放在了一张玩纸牌的旧桌子上了。

胖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他是干什么的，”我问值班员，“管家？”

“不是，他从前是会计主任，现在高升了，事务所主任。”

“你们没有管家？”

“没有。我们有总管，米海拉·维库洛夫，就是没有管家。”

“那有执事吗？”

“当然有呀。一个德国人，卡洛·卡勒奇·林达曼道尔；但是，他当不了家。”

“那么你们这儿谁当家呀？”

“女主人自个儿。”

“原来这样！……你们事务所里人有多少？”

小伙子想了想。

“六个。”

“都是谁？”我问。

“喏，有六个：首先是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是会计主任；还有彼得是事务员，彼得的兄弟伊凡，事务员，另外一个伊凡也是事务员；康斯坦丁·拿尔基则奇也是事务员，还有我，——但另外嘛还有很多。”

“你们女主人的仆从是不是非常多？”

“倒不多……”

“那有多少人？”

“一共大概有一百五十个人吧。”

我们彼此沉默了一会儿。

“哎，你写字一定写得非常棒？”我又问他。

小伙笑逐颜开，点点头，到办公室去拿了一张写满字的纸。

“这是我写的。”他介绍着，脸上有非常满足的微笑。

我一看，原来是一张灰色的四开纸，纸上写着些粗大而好看的字：

命令

阿纳涅伏村领主邸宅总事务所指令总管米海拉·维库洛夫。

第二百零九号。

仰该总管奉令后速即稽查：何人昨夜醉入英国式花园吟唱猥亵小调，惊扰法籍家庭教师安瑞尼夫人安眠？守夜人所司何事，谁在园中守夜，任由此等狂乱之举？上记一切，仰该总管详查为是，速即呈报本事务所。

事务所主任尼古拉·赫伏斯托夫

这道命令上还盖了一个非常大的图章：“阿纳涅伏村领主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宅总事务所之印”，下面批着一行文字：“切实奉行。叶列娜·洛斯基涅科娃。”

“这是女主人亲自批的？”

“就是！是她批的，她从来是亲自批。否则这命令发生不了效力。”

“那你们是要把这命令给总管？”

“不，他自己会来念的，不，不，是我们给他念；我们这总管不识字。（值班员又沉默了一会儿。）你看怎样？”他得意地微笑着问我，“字写得好吗？”

“好。”

“不过不是我起草的。打草稿还得康斯坦丁。”

“怎么？……你们写命令还先打草稿？”

“可不是吗？不打草稿就写不明白。”

“你挣多少工钱？”我问。

“三十五卢布，还有靴子钱五卢布。”

“你很满意？”

“很满意的。我们这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到事务所工作的，老实说吧，我有关系：我的叔叔是听差长。”

“你日子过得如何？”

“过得差不多。不过老实说，”他叹了口气，“像干我们这行的，比方说，在商人那儿干收入更好。在商人那儿干日子好得多了。昨天晚上有一个商人从维涅甫到我们这里来，他的雇工就这样和我们说的。……非常好啊，没别的说的，好得很啊。”

“怎么，商人给的工钱多？”

“不是！你要真跟他要工钱，他会抓住你的脖子赶你出门。不是，在商人那儿做事要讲信用，而且要负责。他给你吃，给你喝，给你穿，给你一切！只要他称心了，他什么都给你。你要工钱干什么？根本用不着。……而且商人生活随便，是俄罗斯式

的，跟我们一样：你跟着他出门，他喝茶，你也喝茶；他吃什么，你也吃什么。商人嘛……真是，商人跟地主老爷不一样。商人直截了当，就是他生气了，打你两下就完事儿了，不为难你，不嘲骂你。……跟着地主老爷那才是受罪呢！怎么都不好，横竖不是。你递他一杯水或吃的，‘啊呀，水发臭了！啊呀，吃的有味儿了！’你拿出去，在门外头站一会儿，再递给他。‘哦，现在好了，唔，现在没臭味儿了。’说到那些女地主，告诉你吧，更是难伺候！……还有那些小姐更是！……”

“费玖希卡！”从办公室传来胖子的叫声。值班员快步走了出去。

我喝了一杯茶，躺在长沙发上睡了大约两个小时。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赖在沙发上不想起身，想闭着眼睛迷糊一会儿，可再也睡不着了。

这时，办公室里似乎有人在轻声交谈。我不由得细细地听起来。“是啊，是啊，尼古拉·叶列美奇，”一个声音说，“是啊，不能考虑到这个；不能考虑，确实……啊咳！”（说话的人咳嗽了一声。）

“您相信我吧，加甫利拉·安东内奇，”是胖子的声音，“您想想，我会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嘛。”

“要是您不知道，那谁还知道？尼古拉·叶列美奇：您在这片儿上是老大呀。那么你说该如何是好？怎么决定呢，尼古拉·叶列美奇？我倒要听听您的高见。”是那个我不熟悉的声音问。

“怎么决定，加甫利拉·安东内奇，这事儿可全在您啦：您似乎不大乐意吧。”

“得了，尼古拉·叶列美奇，您说什么呀？我们的事情就是做生意，做买卖；我们就是买货。我们就干这个，尼古拉·叶列美奇。”

“八卢布。”胖子一字一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阵叹息声传来了。

“尼古拉·叶列美奇呀，您开价太高了。”

“加甫利拉·安东内奇哟，不能再少了；说实话呀，再也不能少了。”

都默然了。

我悄悄地欠了一下身子，从板壁缝向那边窥视。胖子背朝着我。他对面坐着一个商人，年纪在四十岁左右，消瘦而又苍白，似乎面部还带点菜色。他不停地摩挲自己的胡子，扭动着嘴唇，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着。

“今年的秧苗真是太好了，”他又说话了，“我一路欣赏着呀，从沃罗涅日起全都是好秧苗，一等的。”

“秧苗的确不错，”事务所主任应着，“可您知道，加甫利拉·安东内奇，秋种时节好，春收难预料啊。”

“对，尼古拉·叶列美奇：这都是上帝的旨意；您说的一点也不错。……你们的客人怕是醒了吧。”

胖子把身子转过来，……侧耳细听了一下。

“没醒呢，还睡呢。不过也许，这个……”

他走到门口来了。

“没醒呢，还睡呢。”他又重复了一遍，回到原来的座位。

“那怎么办呢，尼古拉·叶列美奇？”商人又说话了，“这点小生意总得做成吧。……这样吧，尼古拉·叶列美奇，这样吧，”他眨巴着眼睛，精明地说，“两张灰的和一张白的送给您老人家，那边呢（他用头点了一下地主宅院），六个半卢布，打个手照吧，好不好？”

“四张灰的。”事务所主任提出数目。

“那么，三张吧。”

“四张灰的，白的不要。”

“三张，尼古拉·叶列美奇。”

“三张半，一戈比也不能再少了。”

“三张，尼古拉·叶列美奇。”

“别啰哩啰嗦的啦，加甫利拉·安东内奇。”

“你这人真厉害，”商人嘟囔着。“那还不如我自己去找女主人呢。”

“请便吧，”胖子没好气地说，“早去呀，为什么还来找半天麻烦？……自己去找一定更好！”

“唉，算了，算了，尼古拉·叶列美奇。您还真往心里去了！我只是随便说说嘛！”

“随便说说，究竟出哪个数儿？”

“算了吧，我对你说，……我说过了，刚才是开玩笑的。就这么着吧。三张半，我拿你真是什么办法也没有。”

“其实该拿四张，怪我这傻劲儿，着急了。”胖子颇有悔意地喃喃自语。

“那么那边，女主人那边，是六个半，尼古拉·叶列美奇，——谷子卖六个半卢布行吗？”

“六个半说定了。”

“那么，打个手照，尼古拉·叶列美奇（只见商人叉开手指在事务所主任的手掌上打了一下。）上帝保佑您！（商人站起身来。）那么我，尼古拉·叶列美奇老爷，我现在就去女主人那里求见她，我就说尼古拉·叶列美奇已经跟我讲定六个半卢布了。”

“您这么说吧，加甫利拉·安东内奇。”

“现在就请您收下吧。”

商人递给事务所主任一叠小票据，鞠了一躬，摇一摇头，伸出俩指头抄起他的帽子，耸了耸肩，让整个身子做出了一个波浪形的动作，随后出了门，他的靴子发出不大不小的嘎吱声。

尼古拉·叶列美奇走到墙边，据我所能看到的，他像是在那儿检点商人交给他的票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时，门口伸进一个有浓密的络腮胡子和火红头发的脑袋来。

“怎么样？”那个脑袋问，“一切都稳妥了吗？”

“一切都稳妥了。”

“多少？”

胖子懊恼地挥一挥手，又示意我在的房间。

“哦，好，好！”那个脑袋马上就不见了。

胖子走到桌子边，坐下来，翻开帐簿，拿过算盘，开始把算珠盘子拨拉来拨拉去，他不用右手的食指拨拉，而只用中指，这样子看上去更神气。

值班员从外边进来了。

“你有什么事？”

“西道尔从戈洛普辽克来了。”

“啊！好，叫他进来。等一下，等一下，……先去看看，那位老爷是睡着呢，还是早已醒了。”

值班员小心地走进我的房间。

我早把头放在代替枕头的猎袋上了，并且眼睛闭着。

“睡着呢。”值班员回到办公室，小声回报着。

胖子叽哩咕噜地说了些埋怨的话。

“好，叫西道尔进来吧。”最后他下令了。

于是，我又欠了欠身子。

只见走进来的是个高高大大的农人，三十左右，体格非常棒，脸颊红润，长得淡褐色的头发和卷曲的短胡须。他在圣像前祷告了一番后，给主任鞠了一个躬，两手拿着帽子，笔直地在那儿站着。

“你好，西道尔。”胖子一边拨拉算珠儿，一边打招呼。

“您好，尼古拉·叶列美奇。”

“嗯，路上怎样？”

“还凑合，有点泥泞。”（农人声音不高，说话不快。）

“你老婆身体怎么样？”

“她非常好。”

农人喘了一口粗气，向前迈了一步。

尼古拉·叶列美奇把笔夹在耳朵上，擤了擤鼻涕。

“唔，你来干什么？”他不断地询问，一边把格子手帕放回衣袋。

“是这样，上头跟我们要木匠。”

“怎么，你们难道没木匠？”

“我们怎么会没木匠呢，我们是森林区，这尽人皆知。不过，现在正是最忙的时候，……”

“最忙的时候！这就对啦，你们都喜欢替别人做工，不愿意给自己的女主人干活。……这其实没什么不同？”

“活计是一样的，尼古拉·叶列美奇，……不过……”

“不过什么？”

“工钱太……那个……”

“工钱怎么啦？哼，你们太放肆了！居然说三道四的！”

“事情明摆着，一个礼拜就足以干完的活儿，一定要我们延长到一个月。一会儿木料不够啦，一会儿又让你去花园扫道啦。”

“这有什么？女主人亲自吩咐下来的，我跟你无话可说。”

西道尔再没出声，只是一劲儿动着两只脚，小心而又无奈。

尼古拉·叶列美奇歪着脑袋，自顾自地拨拉算盘珠儿。

“我们那儿的……大家伙儿……”西道尔又努力说话了，但似乎十分结巴，“叫我给您老人家……这儿……有……”（他把他那粗大的手揣进上衣的怀里，掏出一个红花手巾包来。）

“嗨！你干什么呀？笨蛋，你疯啦？”胖子赶忙将他的话打断。“去吧，到我家去，”他边说边推搡西道尔，“你先去见我老婆……她会请你喝茶，我随后就来，你先去。别怕！听见没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快走。”

西道尔出去了。

“真是个……冒失鬼！”主任在他身后叨念着，摇晃了几下脑袋后，就又打他那算盘去了。

忽然街上传来一片喊声——“库普略！库普略！库普略可了不得了！”

这喊叫声由远而近，到了台阶上，过了不一会儿，事务所里走进一个人来了。

这人非常矮，样子像有肺病似的，但他鼻子十分大，眼睛也十分大，目光威严，显得非常高傲。他身穿一件绵绒领子的，破旧的小扣常礼服。肩上背着一捆柴棒。

就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五六个仆人，七嘴八舌地嚷着：“库普略！库普略惹不起了，库普略当火夫了！当火夫了！”

可是，穿绵绒领礼服的人一点也不注意他同伴们的吵嚷，没有丝毫紧张惶恐的迹象。他迈着匀称的步子走到炉子边，把紫捆放下，站直身子，从后面的衣袋里取出一只鼻烟匣来，瞪大了双眼，开始把掺灰的草木樨末塞进鼻孔里。

这一帮吵嚷喧闹的人一拥而进的当口儿，胖子皱着眉站了起来；但当他看清是怎么回事之后，便微笑着叫众人不要大声叫喊了，因为隔壁房间里有位猎人在睡觉。

“什么样的猎人？”有两个人齐声问。

“一位地主老爷。”

“啊！”

“让他们闹去吧，”绵绒领儿摊开双手说，“不关我的事儿，只要不来惹我。我当了火夫了……”

“当了火夫喽，当了火夫喽！”众人接住话音高兴地重复着。

“这是女主人的命令，”他耸了一下肩接着说，“可是，你们等着吧，……还要派你们当看猪的呢！我本来是个裁缝，是个好

裁缝，在莫斯科头等师傅那里学成的，替将军们缝过衣服，……我这本领谁也夺不去。

“你们，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难道不受主人的管辖吗？你们都是吃白食的人！懒汉！还有什么呢！要是放我出去，我才不会活活被饿死呢！给我公民证，我会好好付代役租，让主人满意。可是你们呢？死掉吧，像苍蝇一样死掉吧！顶多就是个死掉！”

“胡扯！”一个麻脸小伙子将他的话打断，只见他戴着条红领带，衣袖的肘部都破了，长着一头淡黄的毛发。“你带了公民证出去过，结果主人看不到你一戈比的代役租，你自己没赚半个子儿；凑合着拖着两条腿回来了，从那时起就剩下一件破衣裳。”

“有什么办法呢？康斯坦丁·拿尔基则奇！”库普略回答着，“人一恋爱，就倒霉了，完蛋了。你先活到我这把年纪，再批评我！”

“还算是什么恋爱，爱上天仙啦？几乎就是丑八怪！”

“哼，你不能这么胡说。”

“谁信你说？我看见过她，去年在莫斯科，我亲眼看见过。”

“去年，去年她确实稍微差点儿。”库普略说。

“不，诸位，”一个瘦高个儿（大概是仆从）满脸是粉刺儿，卷曲头发上涂了油，他用随便而轻蔑的语调提议了。“让库普略·阿发拿西奇把他那支小曲儿唱给我们听听。喂，开唱吧，库普略·阿发拿西奇！”

“好啊，好啊！”其他人都十分赞同。“好一个亚历山德拉！——她把库普略难住了，没话说了，……唱吧，库普略！……亚历山德拉，她真有办法！（仆人之间互称时往往用女性代词，表示亲切。）唱吧！”

“这儿不是唱歌儿的地方，”库普略坚定地把他们回绝了，“这儿是主人的事务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事务所跟你有什么关系，莫不是你也想当事务员？”康斯坦丁粗野地笑话他，“准是，准是！”

“一切都在主人的权力之下……”那可怜的人振振有词。

“瞧，瞧，他在打鬼主意呢，瞧他那样儿！哎！哎！哦！”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其中有的居然跳了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笑得最厉害，他大概是仆役中的贵族儿子。他穿着钉有黄铜钮扣的背心，戴了一条淡紫色的领带，长得腰肥肚胖的。

“喂，库普略，说老实话，”尼古拉·叶列美奇显然是被逗起了兴趣儿，带着十分的嘲弄的口吻问道，“当火夫怕是不大好吧？怕是非常无聊的事吧？”

“得了吧，尼古拉·叶列美奇，”库普略说，“您现在确实是当上了我们事务所的主任；这是千真万确的了，可是您也倒过霉呀！您不也住过农家的屋子吗？”

“在我面前，你可得多加小心，别太不像话！”胖子气鼓鼓地把他的话打断，“你这傻瓜，人家是在跟你开玩笑，你怎么听不出来？人家肯理你，你应该谢天谢地了！”

“我是随便说说，尼古拉·叶列美奇，对不起……”

“随便说说，那倒没什么。”

这时门开了，跑进来一个小厮。

“尼古拉·叶列美奇，女主人叫你去呢。”

“谁在女主人那里？”他忙问小厮。

“阿克西尼亚·尼基底希娜和一个从维涅甫来的商人。”

“我马上就去。喂，诸位，”他断然地下令了，“最好和这位新上任的火夫一同离开这儿。万一那个德国人跑来，又要去告状了。”

胖子说完整了整头发，用那几乎全被大衣袖子遮住的手捂着嘴巴咳嗽了一声，系上扣子，迈着大步到女主人那里去了。

不一会儿，这一帮人和库普略也都出去了。

留在这事务所里的，只有我早就认识的值班员了。他刚开始削羽毛笔，就坐在那睡着了。几只蚊子马上抓住这宝贵的时刻，叮上了他的嘴唇。一只蚊子停在了他的前额上，准确地摆好了架势，把刺儿慢慢地插入他那柔软的肉里。

先前那个长着火红头发和络腮胡子的脑袋又探了进来，张望了一会儿之后，便带着它那十分丑陋的身体走进个务所来。

“费玖希卡！喂，费玖希卡！老是睡！”红头发叫着。

值班员睁开眼，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尼古拉·叶列美奇去女主人那儿了？”

“对，瓦西里·尼古拉伊奇。”

“哦！哦！”

我猜想这人是会计主任。

会计主任开始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不过，与其说他走来走去，倒不如说他来回溜达更贴切，看他那样子就像一只猫。他穿了一件黑燕尾服，又肥又大，但后襟十分窄。他的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不断地拉扯他那用马毛做的又高又窄的领带，紧张地东瞧西看着。他的脚上穿着山羊皮靴，走路轻快没有多大响声。

“今天雅古希金地主来找过您。”值班员告诉他。

“哦，来找过我？他说些什么？”

“他说，他晚上到丘列夫那里去等您。他说，‘我有一件事要跟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商谈一下，’到底是什么事他没说。他说您知道这事儿。”

“嗯！”会计主任回答着，走到了窗口。

“哎，尼古拉·叶列美奇在吗？！”前室里传来一句十分高声的提问，一个大个子跨了进来，他怒气冲冲的，十分严肃。他的长相不端正，但却极富有表情，充满了勇敢的气度；浑身上下穿得非常整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不在？”值班员飞快地扫了一眼，问道。

“他在女主人那儿，”会计主任回答。“您有什么事，对我说吧。巴维尔·安德列伊奇。您就告诉我吧，……你要什么？”

“我要什么？您想知道我要什么？（会计主任无力敷衍地点点头。）我要给他点颜色看，这个不要脸的大肚子！专门挑拨是非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就为这，我非让他尝点苦头！”

巴维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您这是怎么啦？别介意呀，巴维尔·安德列伊奇，消消气儿，……您犯不上这样，您可别忘了您说的是谁，你呀……”会计主任调和着。

“说的是谁？他升了事务所主任，跟我何干！嘿，没的说，起用了个好家伙！简直是把山羊放进菜园了！”

“算了吧，算了吧，巴维尔·安德列伊奇，算了吧！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小事就让它过去算了！”

“哼，老狐狸，摇尾巴去了！……我就在这儿，一定得等他来不可，”巴维尔愤愤地说着，忽然拍了一下桌子。“咳，大驾到了，”他望了望窗外说，“说他他还就来了，我们恭候着呢！”（他站起身来。）

尼古拉·叶列美奇走进事务所里。他脸上非常得意，但一见巴维尔，便刷地一下变了脸色。

“你好，尼古拉·叶列美奇，”巴维尔慢慢地迎过去，意味深长地嘲问着，“你好。”

主任什么也不说。

门口出现了商人的脸。

“你怎么不作声？”巴维尔一点儿也不示弱地质问。“哦，不……不，这不是办法；有理不在言高！吵闹也没有用！不，你还是老实地说吧，尼古拉·叶列美奇，你为什么迫害我？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你毁了？哎，说，你说，你说呀！”

“这里不是跟你讲理的地方，”主任有点慌乱了，“而且也不是时候。不过，我倒要问你：你有什么根据说我非要毁了你？况且，我又怎么能迫害得了你呢？你又不是我这事务所里的人！”

“明知故问！”巴维尔说话掷地有声，“就差这一点儿。不要装腔作势了！……你心里什么都清楚！”

“不，我不清楚。”

“不，你清楚！”

“不，我当着上帝发誓，我不清楚。”

“还当着上帝发誓！既是这样，我问你，你不怕上帝吗？啊，你为什么不让那可怜的姑娘活下去？啊？你把她怎么样了？”

“你说谁呢，啊？”胖子装出非常惊讶的样子。

“嘿呀！别装蒜啦！你不知道！塔佳娜！你应该怕上帝，——你为什么要报复？你不臊得慌？你是有老婆的人，你的孩子站起来都一人多高了，我并没有什么其他意思，……我要娶她，我的这想法是正当的是合法的！”

“这事你怪得着我吗？女主人不让你结婚，这是女主人的命令！跟我无关！”

“跟你无关？你是不是跟那老鬼婆，跟那女管家串通的？挑拨是非的不是你是谁？喂？你说，你说，拿那些难听的话诬陷这个没有保护的姑娘的不是你是谁？就是由于你，由洗衣的变成了洗碗的！她三天两头挨打受骂，穿粗布衣服，还不都是因为你的勾当！……不要脸！不要脸，你这老不死的！眼看着你就要中风了……要见上帝了。”

“你骂吧，可着你骂，……我看你能骂多久！”

巴维尔越来越激愤了。

“呀？你想威胁我？”他怒气冲天地说。“你以为我怕你？哼！老兄，你看错人了！我怕什么？……我去哪儿也能找到饭吃！你呀——你行吗？你只能在这儿赖着，搬弄是非，揩大家的油

.....”

“瞧他那狂劲儿，”主任把他的话说打断，忍无可忍地说，“一个蒙古大夫，四六不懂，没点儿用处！你们听听，——呸！倒像个了不起的人物！”

“哼，蒙古大夫，要没我这个蒙古大夫，你这老东西早就上了西天了。.....我真后悔，如何给他治病呢！”他发恨地说给众人。

“你给我治病？.....呀，你想毒死我，你给我吃芦荟。”事务所主任反唇相讥。

“可是，除了芦荟之外，别的药对你都毫无用处，那又有什么办法？”

“芦荟是卫生局禁用的！”主任一点儿也不让地说，“我得去控告你！你想害死我——你的阴谋！可是上帝没有允许你！”

“你们都别吵了！算了，消消气儿，两位.....”会计主任劝架了。

“你甭管！”事务所主任高声地叫道，“他想把我毒死！你知道不知道？”

“我怎么想毒死你.....你听我说，”巴维尔被气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最后一次请求你.....你太欺负人了，逼得我到在这一步——我确实忍无可忍了。你别再为难我们了，听见没有？否则，我当着上帝的面儿说，咱们俩里头总有一个要遭不幸，我可告诉你！”

胖子被骂得怒不可遏。

“我才不怕你呢！”他叫骂着，“听着，你这黄毛小子！我打倒过你爸爸！我杀过他的威风！那就是你的榜样，给我小心着点儿！”

“少跟我提父亲的事，尼古拉，叶列美奇，你少提这个！”

“滚蛋！我才不听你的呢！”

“我关照你，别提这个！”

“我关照你吧，你别太放肆喽！……你以为女主人真的不能少了你？如果要她从咱们俩里挑一个，你是没指望的！我的宝贝儿！谁都不许捣乱！你留神点儿！（巴维尔气得浑身发抖。）至于塔佳娜这姑娘是她自作自受。……不信你就往下瞧吧，她受苦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巴维尔挥起双手，扑上前去，事务所主任重重地摔倒在地板上了。

“拿铐子来铐住他，铐住他！”尼古拉·叶列美奇呻吟不止……

这一场争吵的结局我真不想再描述了；我怕我已经伤害了读者的感情。

当天我就回家了。

一星期之后，我听说女主人洛斯涅科娃做出决定：她留用了巴维尔和尼古拉，而把塔佳娜这可怜的姑娘打发了——真是过河拆桥啊！

孤 狼

傍晚，我乘车回家。

我那匹驯良的骡马奔跑在尘土滚滚的大道上，打着响鼻，两只耳朵微微摇动着；那只疲惫而忠诚的狗，在车后紧跟着，像是被拴在上面一样。

看样子暴风雨就要来了。

只见前方有一大片浅紫色的乌云，正缓缓地从树林后面爬上来；抬头看看，灰色的云涛正在风驰电掣般涌过来；地上的爆竹树都似乎受惊一般，骚动不安，怨声不断。大气中那种闷热一下子变成了潮湿的寒意；天色马上就暗下来了。

我拿缰绳抽了一下马，车朝溪谷跑下去，穿过了一条长满柳树的小小的干河，又奔上了岸，向一个树林冲去。这时，路途弯弯曲曲变得很难行进了，茂密的榛树林使得四周越来越昏暗。我的马车不得已放慢了速度。百年老橡树和菩提树盘根错节，一道道根须挡在马车轮子碾成的深沟上，马车一颠一簸地碾过去，我那马偶尔被绊住。

狂风骤然地怒吼起来，天空之下所有的树木都跟着呼啸起来，大大的雨点有力地打在树枝树叶上。电光闪过，雷雨大作，雨如倾盆。

我的车子慢慢地朝前走，没走多远就不得不停住：我的马被陷在了泥泞中，前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清了。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躲进了一丛宽大的灌木下面。我弯着腰，挡着脸，无奈地等着暴雨过去。忽然之间，我借着一道闪电，看见路上有个十分高大的身影。于是，我很惊奇地仔细观察起来，——这个高个子就好像是刹那间从我马车边拔地而起的。

“是谁？”一个宏亮的声音问道。

“你是谁？”

“我是这儿的守林人。”

我也说出了我的姓名。

“噢，我知道！您这是回家去吗？”

“对。可您瞧，这么大的雨……”

“就是，雨真大。”那个声音回应着。

白亮亮的闪把这守林人从头到脚都照出来了。紧接着响了一声短促的雷。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一时半会儿停不了的。”守林人说。

“真没办法！”

“要不，到我家去吧，您说呢？”他偶尔提出办法。

“那就麻烦你了。”

“请您坐好。”

他走到了马头旁边，把笼头拉住，把它从那地方拉了出来。我们便得以前行了。

马车像“海里的独木船”一样摇晃着，我把马车的垫子抓紧了，吆喝着狗。我那可怜的骡马艰难地踩着泥巴，时而滑一下，时而跌一跤。守林人在车辕子前摇摇晃晃地，像个幽灵。

就这样，我们似乎走了很长时间；最后我的向导终于站定了。

“咱们到家了，老爷。”他的声调十分安闲。

篱笆门嘎吱嘎吱地打开了，几只小狗一起叫唤起来。我抬眼看看，闪电中，能看见围着篱笆的大院子里有一所房子，房子不大，窗里映着昏暗的光。

守林人把马拉到台阶旁，伸手敲门。

“来了，来了！”有个尖细的声音应着，就听见光脚板的踏步声，门门嘎的一声拔开了，一个穿着旧衬衫的小姑娘在门槛上站着，她腰里系着布条子，手里提了一盏灯，大约有十二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快给老爷照路，”他吩咐她，又说，“我把您的马车放到屋檐下去。”

小姑娘瞅瞅我，就引我走向屋里。

屋子十分低，空空荡荡的，黑乎乎的，没有高板床，也没有间隔板壁。墙上只挂了件皮袄。长板凳上放着一枝单筒枪，一堆布在屋角里堆着，炉子旁边摆着两个大瓦罐。松明子在桌子上点着，忽明忽暗的。

屋子的正中间，一根长竿子的一端上挂着一个摇篮。小姑娘吹灭了提灯，坐在一只小凳上，开始用右手摇晃摇篮，用左手调整松明子。

我四下看看，——感到忧郁不畅，心头十分哀悯：夜晚走进农家房子。的确是件不大愉快的事情。

摇篮里的婴孩发出急重的呼吸声。

“你一个人住这儿？”我问小姑娘。

“一个人。”她答应着，声音低得似乎听不出来。

“你是守林人的女儿吗？”

“是守林人的女儿。”她仍是轻声作答。

门轧轧地响了，守林人低头走了边来。他从地上把灯拎起，走到桌边，又把灯芯点着了。“您恐怕不习惯点松明子吧？”他边说边抖了抖卷发。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魁梧强壮的汉子。他身高马大，肩膀宽实，身子长得还十分匀称。那湿漉漉的麻布衬衫紧贴着他那暴鼓突兀的肌肉。那张严肃而刚毅的脸差不多被卷曲的络腮胡子占去一半，两道宽眉几乎连在一起，眉毛下是一双坚强的褐色眼睛——眼睛并不大。他把两手轻轻插在腰际，站在我面前。

我向他道谢，问他的名字。

“我叫福马，”他答，“外号孤狼。”

“啊，你就是孤狼！”

我万分惊奇——我早从叶尔莫莱和别人那里多次听说过守林人孤狼了。这一带的农人都像怕火一样怕他。据他们说，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像他这样负责的人：“就是一把干树枝也不让你拿走。假如拿了，无论在什么时候，即便是在三更半夜，他也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而你休想抵抗，他力大无比，而且像魔鬼一样敏捷。……对他毫无办法，喝酒，送钱，都是白搭，他不吃这一套。有些人不止一次地想弄死他，可都是徒劳——不成！”

附近的农人们对孤狼就是这么评价的。

“你就是孤狼呀，”我重复了一句，“老弟，我听别人说你得理不让人哦。”

“我尽我的职，”他阴冷地搭腔，“白吃主人家饭哪里成？”

他从腰里拿出一把斧子，坐在地上劈起松明来了。

“你没有老婆？”我问他。

“没有。”他答着，用劲砍下斧子。

“死了？”

“不，……是的，……死了。”他说着把脸扭了过去。

我没再问；他抬起眼睛瞅我。

“跟过路的商人逃走了。”他苦笑着说。

小姑娘低下头，这时婴孩突然醒了，哭嚎起来；小姑娘走到摇篮边。

“哎，给他吧，”孤狼说着递给小姑娘一个脏兮兮的奶瓶。

“这不，就把他丢下了。”他指了指婴孩。

说着，他走到门口，忽又站住把身子转了过来。

“老爷，您大概，”他问道，“不吃我们那种面包吧？可我这儿除了面包……”

“我不饿。”

“不饿就算了。我应该给您生个茶炊，可是我没茶叶。……让我去看看您的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出去了，随手把门碰上了。

我重新打量四周，只觉得这屋子比刚才愈显凄凉了。松明子燃尽的苦味儿充斥着我的鼻息。小姑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不抬眼睛；她有时摇动一下摇篮，同时又怯生生地把滑落下来的衬衫拉到肩上；而她那两只脚耷拉着一动不动。

“你叫什么？”我问。

“乌丽塔。”她答话的时候愈加埋下了她那悲苦的小脸儿。

守林人走进来，坐在板凳上。

“雨快要停了，”略略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告诉我，“您要回去的话，我就把您送出林去。”

我站起来。

孤狼拿了枪，查看了一下火药池。

“拿这玩意儿干什么？”我问。

“林子里有人在捣鬼，……在偷砍马谷地方的树。”他告诉我。

“从这你都听见了？”

“从院子里听见的。”

我们一同出门。

雨停了。远处仍有一大团沉沉的乌云聚拢着，不时地发出长长的闪电；但在我们上方已经零星地露出蓝天了，星星在稀薄的流云后闪出光芒。被雨浇湿、被风摇撼的树木，已经在黑暗中略现轮廓。

我们侧耳倾听。守林人摘下帽子，低下头。

“喏，……喏，”他忽然说，并把一只手伸出来，“瞧，专挑这样的晚上。”

除了树叶的呼啸声，我什么也听不见。

孤狼从檐下牵出马来，“哎呀，我一送您，他们怕是逃走了。”他担心地说

“那我跟你一块去，……好吗？”

“好！”他答应了，随手把马拉回檐下，“我们立刻捉住他，然后我再送您回去。走吧。”

孤狼在前面走，我紧跟在后。真不知道他凭什么知道这些路径。一路上他几乎不停脚，稍稍停下来也是为了细听斧子的声响。

“喏，”他低声地问我。“听不见？听不见？”

“听不清楚呀。”

孤狼耸了一下肩。我们便走下了溪谷，风好像刹那间停息下来，均匀的斧劈声清晰地传入我的耳鼓。

孤狼朝我看看，摇了摇头。

我俩在湿乎乎的羊齿植物和荨麻间一直往前赶。只听那斧劈声愈加清晰了。……

“砍倒了……”孤狼喃喃自语。

这会儿天空比先前明澄了许多；林子里也清亮了一些。我们终于走出了溪谷。

“请在这等一下。”守林人小声说给我，而后他就猫着腰，举着枪，消失在树丛里。

我不无紧张地听着动静。在那绵绵不绝的风声中，有种轻微的响动从不远的地方传过来——斧头在小心地砍修着树枝，马车轧轧地走着，马打着不大的喷嚏……

“哪里走？站住！”突然孤狼斩钉截铁的命令。

另一个声音像兔子一样哀哀地叫着。……搏斗像是开始了。
“坏蛋，坏蛋，”孤狼喘息着，一遍又一遍地骂着，“你休想跑……”

我连忙朝吵嚷的方向跑去，跌撞着到了他们近前。就在那棵砍伐了的树旁，守林人正奋力地按住那偷树的，抽出腰带反绑住那人的双手。我赶上前去。孤狼站了起来，把那偷树的贼拉了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

只见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农人，长着乱蓬蓬的长胡子，浑身都湿透了。还有一匹半身盖着凹凸不平的席子的蹩脚马和一辆货车。守林人什么也不说；那农人也毫不作声，只是偶尔抖动着脑袋。

“放了他吧，”我在孤狼耳朵边轻声说情，“我赔这棵树。”

孤狼并不作答，他左手抓着马鬃，右手拉着贼的腰带。“嗨，转过来，笨蛋！”他厉声呵斥。

“把那斧头捡起来吗？”农人悻悻地说。

“当然捡起来！”守林人没好气地边说边把那把斧头捡起来。

于是我们就走。我在最后头。

……天上又稀沥沥地掉起雨点，没多大工夫就又下大了。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回屋子里。孤狼把那匹抓来的马推到院中央，把农人带到房中，把腰带的扣松了松，让他坐在屋角。

那小姑娘本来睡在炉子旁，一下子把她惊醒了，她跳起来，害怕地眨着眼睛没敢出声。

我坐在板凳上。

“哎呀，雨真叫大，”守林人说，“只好再等等了。要不，您躺一会儿？”

“谢谢你。”

“因为您在场，我本来应该把他关到贮藏室里去，”他指了指那农人，“可是那门闷……”

“就让他在这儿吧，别难为他了。”我打断了孤狼的话。

那农人皱着眉头瞅瞅我。我心中发着誓，不管怎样必须把这个可怜的人放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板凳上。借着灯光，我能看清他那满是皱纹的脸非常憔悴，耷拉着的黄眉毛之下，是一双神色惶恐的眼，身子也很瘦。

……小姑娘躺在他脚边的地板上又睡着了。

孤狼在桌子旁边坐着，两手支着下巴。

蚱蜢在屋角里叫起来，……雨打在屋顶上，又沿着窗子流了下来……我们几个都没有马上说话。

“福马·库齐米奇，”农人忽然开口了，声音破碎而无力，“啊，福马·库齐米奇。”

“怎么？”

“把我放了吧。”

孤狼闭口不答。

“把我放了吧……我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把我放了吧。”

“我还不清楚你们？”守林人阴沉而有力地反驳，“你们村里全是贼。”

“把我放了吧，”农人重复着，“管家……把我们一家子都毁了，真的……把我放了吧！”

“毁了！……那也不该偷东西呀！”

“放了我吧，福马·库齐米奇，……别把我送上绝路。你不会不知道，主人一定会要我的命的，真的！”

孤狼扭头不看。他全身都抽搐起来，像是犯热病似的，连脑袋都颤抖着，呼吸也乱起来。

“放了我吧，”他绝望地哀求着，“放了我吧，看在上帝的面，放了我吧！我赔钱，真的，看在上帝的面。实在是饿得无法忍受了，……孩子哭个不停，你知道，我走投无路了。”

“可是你总不能偷东西呀？”

“那匹马，”农人接着祈求，“那匹马，就把它……我只有这个牲口了……放了我吧！”

“不放！听见没有？我也是不能做主的人，再说我得受处罚，而且也不该放纵你们。”

“放了我吧！我穷得毫无办法了，福马·库齐米奇，穷得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确实是那个……放了我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清楚你们！”

“放了我吧！”

“哎，费话费唾沫地说什么说！给我老实地呆着，否则我要……你没看见？老爷在这歇息呢！”

那可怜的人低下了头。

孤狼打了个呵欠，把脑袋靠在桌子上。

雨还在一直下。

我等待着，想看个究竟。

农人忽地一下子挺直了身子，他两眼冒火、满脸通红。“哼，好啊，你吃了我吧，好啊，看你吞得下我，好，”他怒冲冲地骂道，眯起眼睛，咧着嘴角，“好啊好啊！你这可恶的凶手！你喝基督的血吧！喝吧！……”

守林人把身子转过来。

“你这蛮子，吸血鬼，我对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听见了吗！”

“你喝多了吧，怎么破口骂人啊？”守林人惊讶地质问，“你疯了？”

“我喝多了！……也没有花你的钱，你这可恶的凶手，畜生、畜生、畜生！”

“嘿，你……我把你这！……”

“我无所谓了！不管怎样都是死嘛！没有马叫我到哪里去？你把我杀了吧，不都是这么回事儿吗？饿死，这么死，横竖都一样。都死了吧：老婆、孩子，都死个一干二净！……可是你呀你等着吧，早晚会跟你算账的！”

孤狼站起来。

“打吧，打吧，”农人恶狠狠地叫着，“打吧，来，来呀，打吧……（小姑娘急忙跳起来，死死地盯着他）打吧！打吧！”

“住口！”守林人大喝一声，并朝前迈了两步。

“算了，算了，福马，”我大声劝告，“饶了他，……由他去

吧。”

“我偏不住口！”那不幸的人没有住口，“横竖是一个死字。你这凶手，杀人凶手，畜生，你就欠天打五雷轰啊你！……你等着吧，你跳蹬不了几天！人家会绞死你，你等着吧！”

孤狼抓住了他的肩膀。……我冲过去想护住那农人。……

“别伸手，老爷！”守林人喊住我。

可我并不想听他的，坚持要帮助那农人。可是接下来的事儿叫我十分惊诧：原来他一下子把腰带给农人从胳膊肘上抽开了，抓住他的衣领，把他的帽子拉到眼睛上，开了门，一下把他给推了出去。

“牵了你的马滚蛋吧！”他紧接着骂道，“告诉你，你小心点，下次我可要……”

他回到屋里，在屋角处不知应该干点什么好。

“哎，孤狼，”最后我夸他，“我真没想到你会如此干，我看你是条好汉！”

“唉，甬提啦，老爷，”他非常愁闷地打断了我，“只求您一定别说出去。还是让我送您走吧，”他认真地说，“这种小雨没个停了，先下牛毛没有雨，后下牛毛不开晴，甬等了……”

院子里响起了农人那辆马车走动的声音。

“听，他走了！”他低低地说，好像是后悔，但又好像很干脆，“下回我可饶不了他……”

半小时之后，他把我送出了森林尽头。

两个地主

在我的邻居中，还有这样两个地主。

我先说说退职陆军少将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诺维奇·赫伐伦斯基。

他个很高，早年曾经体态非常好，现下只是皮肤略微有点松弛，但一点也不显衰老，也不能说是老年人，而是正值壮年。但千真万确，他那曾经十分端正而现下仍让人感到愉快的面相略微有些改变，双颊没有弹性了，眼角处像光线放射似的布满密密的皱纹，有几颗牙齿，像普希金所引证的萨迪的话，早就没有了；淡褐色的头发，至少现在所留下的那些，都已经变成了淡紫色，这全赖于从罗姆内马市上一个自称亚美尼亚人的犹太人那里买来的混合剂的功效；可是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诺维奇矫健的步子，洪亮的笑声，靴子发出叮当声，拈着髭须，总是自称老骑兵。

其实人所共知：真的老人并不总说自己老。他平时穿常礼服，钮扣一直系到上面，戴着打得很高的领带和浆过的硬领，穿着军装式的灰色撒花裤子，帽子总是往前戴，露出整个后脑勺。

他很善良，但总有些古怪的见解和习惯。例如，对于并不富裕或没有官衔的贵族，他绝不甘于与他们平等。跟这些人说话时，他总是把面颊紧紧地靠在白色的硬领上，歪着脑袋瞅着他们，或者突然用精亮但呆滞的目光瞥他们一眼，什么也不说，头皮却动起来。就是说话，腔调和词儿也另有一套。比如，他不说“谢谢您，巴维尔·伐西里奇”，或者“请您到这边来好吗，米海洛·伊凡内奇”，而是这么说——“谢你，巴尔·阿西里奇”，或者“请这来，米哈尔·伐内奇”。

对社会地位低的人，他的态度更是奇妙：他从不拿正眼看他

们，跟他们说自己的想法或发出命令以前，一直忧虑重重地反复询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第一个字说得非常有力，其余的字快得几乎是一带而过，因而使他的话听起来酷似雄鹳的叫声。

他喜欢忙碌，也十分吝啬，但并不是一个善于当家的人：用一个退伍的骑兵司务长——一个极愚钝的小俄罗斯人——当管家。不过，说到管理产业，我们这儿还没有人能比上彼得堡的一个显宦：他从他的管家的报告中看到，他领地里的烤禾房常常遭火灾，因而损失许多谷物。他就发出十分严格的指令：今后在火没完全熄灭的时候，不准把禾捆放进烤禾房里。这位显宦又曾经想把自己的全部田地种上罌粟，这很明显是出于一种极简单的目的：罌粟比黑麦贵，种罌粟更有利。他又命令他的农妇都戴上根据彼得堡寄来的样式而制成的头巾；果然，直到现在，他领地里的农妇们还都戴着这种头巾，……不过是戴在帽子上面。

可是我们还得回来谈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诺维奇。

他非常好色。他在自己县城里的林荫道上一看见漂亮女人，马上就跟上去，而且没走几步就激动得挪不开步子了，让人觉得很好笑。

他喜欢玩纸牌，但是只跟身份比他低的人作对手；他们称他“大人”，他却肆意呵责他们。当他跟省长或其他官吏玩纸牌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有惊人的变化了：他满脸堆笑，连连点头，看人家的眼色行事——浑身上下都显出温馨甜美的样子。……就是赌输了，也从不恼火不发脾气。

他看书极少，一旦看起书来，眉毛和髭须不停地动，像是在把波浪从下巴推向额头似的。他脸上这种波浪般的动作，特别是在他偶尔（自然是在客人面前）浏览评论报（*Journal des Debats*）时尤其明显。

选举的时候，他的角色格外重要，但是因为吝惜金钱，便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谢了贵族长这个尊贵称号。“诸位先生，”他常常对那些劝说他就任的贵族们说。声调中充满了谅解与自尊的语气，“对大家的美意我深表感谢；但是我打算在孤独中度过我的晚年。”说完之后，转动几下脑袋，然后高傲地把下巴和面颊用劲地撑在领带上。

年轻时，他曾经担任过某个要员的副官，他称呼这个要员只用名字和父称；据说，他所担任的似乎不仅是副官的职务，比如说，他好像曾经穿过全套仪仗服装，甚至扣上钩钮，在澡堂里给他的上司搓背——不过传闻是不能全信的。但是，赫伐伦斯基将军自己也不喜欢讲经历——这倒是件怪事。他好像并没有参加过战争。

他独自一人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他一生也没有体验过夫妻生活的快悦，因此说，直到现在还算是个未婚者，甚至是个条件优越的未婚者。但是，他有一个女管家，大约有三十五岁，黑眼黑眉，体态丰腴，但长着唇髭。她平时穿浆硬的衣服，到了礼拜天就套上细纱袖。

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诺维奇在地主们招待省长和其他要员的大型宴会上，总是十分有风度也十分风趣：在这方面真可谓是扬长避短了。每逢这时候，他总是坐在省长的右边或不太远的座位上；宴会开始了，他仍是矜持地把身子靠向后面，头却纹丝不动，只是乜斜着周围人的后脑勺和直着的硬领；等到宴会快要结束时，他的兴头便来了，开始微笑着四处观望，（对省长可是始终就微笑着。）有时还提议，为了庆祝他称之为“地球的装饰”的女性而干杯。

除此之外，他在一切庄严的、公开的典礼上、考试会上、教会典礼上、集会和展览会上都很风光，在祝福的时候也是大出风头。

他的仆人们在人多拥挤的地方，比如渡口或者其他类似的场合，决不轻举妄动，也不乱嚷乱叫；只是在拨分开人群或者呼唤

马车的时候，用悦耳的嗓音（男中音）说：“对不起，对不起，请让赫伐伦斯基将军过去。”或者：“赫伐伦斯基将军的马车……”他的马车确实是老式的；仆人们的号衣非常破旧（这不必细说，就是那种红边的灰色号衣）；那几匹马也很老了，差不多拉了一辈子车了。

但是，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诺维奇的确不主张豪华，而且认为故意摆阔与自己的身份不符。

他的口才并不十分出众，不过可能是他没有机会显露辩才；他不但不爱争论，就连极普通的辩驳也不感兴趣儿。他总是想方设法避免长篇大论，特别是跟青年人之间的谈论。这样的确是有道理的；要不然，无法对付现代的人们：他们一不服从，就会失去对他的尊敬。

他在地位高的人面前，总是什么也不说，但对地位低、显然是他所轻视而又仅仅流于一般交往的人，他说话则是简短而生硬的，大多用这样的语句：“可是，您说的是废话。”或者：“说到底，阁下，我不得不警告您。”或者：“可是，毕竟，您应该知道，您是在跟谁打交道。”诸如此类。邮政局长、常任议员和驿站长们，尤其怕他。

他家里不招待任何人，据说他是个守财奴。虽然如此，他总还是个出色的地主。邻近的人们说他是“一个老军人，大公无私的人，守规矩的人”。只有一个省检察官，当人们在他面前说起赫伐伦斯基将军的优秀而庄重的品性时，自己偷偷地冷笑，——但是嫉妒是让人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可是，现在我们谈另一个地主吧。

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斯捷古诺夫跟赫伐伦斯基相似。他没在什么地方服务过，也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美男子。

他是个又矮又胖的小老头儿，头顶光秃，长着双下巴，两只手很肥软，肚子格外大。他非常好客，而且生性诙谐，平时过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很是随心所欲。不管冬夏，他总穿那件条子纹绉的棉睡衣。

他只有一点和赫伐伦斯基将军相同：他也是个单身汉。

他共有五百个农奴。他处理自己的领地十分注重表面；为了不当时代的落伍者，大约十年前他就向莫斯科的布捷诺泼公司购买了一架打谷机，把它锁在储藏室里，这就算是把心放下了。

只有在晴朗的夏天，他才吩咐竟走马车拉他到田野转转、看看谷物，采些矢车菊。

他的生活是完全的古典风格。老式房子：在前室里，有浓烈的格瓦斯、兽脂烛和皮革的气味；这房间里右面有一个餐具橱，里面有烟斗和毛巾；餐室里有家族的肖像、苍蝇、一大盆天竺葵和一架破旧的钢琴；客厅里有三张长沙发、三张桌子、两面镜子和一架声响嘶哑的自鸣钟，这自鸣钟的珐琅已经发黑，上面有两根雕花的青铜指针；书房里有一张桌子，上面堆些文件；一个蓝色的屏风，上面零乱地贴满了从老著作上剪下来的图画；几个柜子，里面装有发霉的书、蜘蛛和黑色的灰尘；还有一把特大号的安乐椅，一扇意大利式的窗子，以及一扇通往花园的、堵塞了的门。……总而言之可算是应有尽有。

他个人有很多仆役，都穿老式服装：高领蓝色长外套，深色的裤子和黄色的短背心。他们对客人一律称“先生”。经营他的产业是一个胡子非常长的农奴出身的总管；管家是一个吝啬的老太婆，皱纹爬了满脸，包着褐色头巾。

他的马厩里有三十多匹各式各样的马；他出门总是乘坐自制的重一百五十普特的四轮马车。

他爱摆宴待客，而且十分殷勤，差不多是山珍海味，通宵达旦，吃喝完之后，总是尽情地玩朴烈费兰斯（纸牌）。

他自己可谓是游手好闲，连“占梦书”也不看一本。当然啦，像他这样的地主在我们俄罗斯多得数不胜数！可能有人要问；我为什么在这非要介绍他呢？……那么，为了形象而直接地

给你答案，在这儿我讲一次拜访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的经过。

那是夏日里的一天，晚上七点半，我去他家。他刚做完晚祷，神甫——一个年轻人，样子有些羞答答的，可能是刚从神学校里毕业的——坐在客厅门边的一张椅子上。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像往常一样格外亲热地接待我；他对每一个客人都真心喜欢，总的来说他心肠很好。神甫站起身来，拿起帽子。

“等等，等等，神甫，”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说着并没有放开我的手，“别走……我叫人拿烧酒给你喝。”

“我不会喝酒。”神甫腼腆地解释着，脸都红了。

“开玩笑！干你们这行的怎么不会喝酒！”

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回驳着，“尤希卡！尤希卡！给神甫拿烧酒来！”

尤希卡，一个大约有八十岁的瘦高个儿老头儿，端着一只肉色斑纹的深漆盘子走进来，上面有一杯烧酒。

神甫急忙推辞。

“喝吧，神甫，推推搡搡，这样不好。”地主的口气里既有命令又有责备。

那可怜的年轻神甫便听从了。

“好，神甫，现在你可以走了。”

神甫鞠躬告退。

“啊，好了，好了，再见，……真是个好人，”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目送着他，称赞道，“我对他十分满意；只是一点：还年轻。老是说教，连酒都不喝。唉，您怎么样，我的先生？……您怎么样啊？一向可好？咱们到凉台上去吧，——瞧，黄昏多么可爱。”

我们走到凉台上，坐下来聊天。

他朝下面望了望，一下子就慌张起来了。

“这是谁家的鸡？这是谁家的鸡？”他叫嚷起来了，“谁家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鸡跑到我们花园里来了？……尤希卡！尤希卡！快去看看，谁家的鸡在花园里？……这是谁家的？我制止过多少次，多少次了！”

尤希卡跑去了。

“这么随便！”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一遍又一遍地责怪着，“真是要命！”

不幸的鸡呀！我直到如今还没忘记，那是两只芦花鸡和一只白色的长着凤头儿的鸡，它们正在苹果树下随心所欲地走着，而且还用几声拖长了的咯咯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可转瞬间大祸即至了。

那没有戴帽子的尤希卡手提棍棒和另外三个壮年的仆人一同扑向这三只鸡。这一来可热闹了：母鸡叫着，拍打着翅膀，又飞又跳，惊慌万分地咯咯嗒起来；仆人们左冲右跑，连摔带绊；主人在凉台上暴跳如雷地喊叫：“逮住！逮呀！逮住！逮呀！逮住！逮呀！逮住！……这是谁家的鸡？”最后，一个仆人把那只凤头儿按在地上捉住了。

正在这时，一个小姑娘从篱笆墙上跳进了花园。她手里拿着一根长竿，蓬头垢面，大约有十一岁。

“哦，原来是她家的鸡！”地主非常得意地喊道，“是马车夫叶尔米尔家的鸡！瞅瞅，他派他的娜塔尔来轰了。……倒没有派巴拉霞来，”地主又轻声补说了一句，同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喂，尤希卡，别逮鸡了，给我把娜塔尔逮来。”

可是，还没容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尤希卡跑到惊慌的小姑娘身边，女管家就冒出来了，她拽住小姑娘的手，朝她背上打了几巴掌。……

“对，喂，对啦！”地主又嚷起来了，“好好好！好好好！……把鸡扣下，阿富多佳。”然后满脸喜悦地对我说：“先生，这一次打猎打得如何？我的汗都出来了，您瞅瞅。”

于是他朗声大笑起来。

我们依旧呆在凉台上。

这黄昏的确是无比可爱。

有人给我端来茶。

“请问，”我朝地主说话，“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移住在那边溪谷后头大路旁的那几户农家，归您吗？”

“是归我呀……怎么？”

“您怎么这样做呢？罪过呀。分配给他们的房子又脏又小，周围没有一棵树，连养鱼塘都没有。只有一口井，而且毫无用处。难道您就真不能找个别的地方？……我还听说您把他们以前的大麻田也取走了？”

“地界就是这么划的，我有什么办法？”他向我解释。“划分地界也够伤脑筋的。（他指了指他的脑袋。）这么划分有什么好处呢？我是看不出来！至于我取走了大麻田呀，没挖养鱼塘呀，——这些嘛，先生，我有我的道理。我这个人很老实，办事规规矩矩。我主张，老爷就是老爷，农人就是农人。……这是有区别的。”

对于如此明了而果断的理由，我当然没有办法再予以反驳。

“更何况，”他接着说，“那些农人都非常坏，受过惩罚的。尤其是那边有那么两户人家；先父——祝他升入天堂——在世的时候，就不喜欢他们，讨厌他们。告诉您，真有感触：贼的儿子还是贼，不管您是否相信。……唉，血统，血统——这非常重要。实话告诉您吧，我把那两户人家里的还没轮到的人全都送去当兵了，就得这样把他们打发掉；但斩草也没除根儿，有什么法子呢？这些可恶的人繁殖的特别快。”

这会儿四周静寂无声。风儿乍然吹来，均匀地敲打着马厩和房屋，把这时断时续的声音传向我的耳轮。

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刚把茶碟端到嘴边，已经睁大了鼻孔，想喝茶了——众所周知，旧式的俄罗斯人都是用茶碟喝茶——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他停了下来，仿佛是听什么，尔后又点了点头，喝了一大口茶，把碟子放回到桌子上，满脸仁慈的微笑，仿佛出于本能似的应和着那风声：“ 嚓嚓嚓！嚓嚓！嚓嚓！”

“ 这是干什么？”我奇怪地问。

“ 那儿，按我的命令，正在惩治一个顽皮的东西。……那个管餐室的华西亚，您认得吧？”

“ 哪个华西亚？”

“ 就是前两天伺候咱们吃饭的那个，长着满脸胡子。”

最强烈的愤慨也改变不了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那明朗而柔和的目光。

“ 您怎么啦，青年人，您怎么啦？”他摇着头说。“ 您这样盯着我干什么？我是坏人？为了爱而惩罚，您也知道吧。”

十五分钟后，我离开了他家。

我的车子经过村子的时候，我看见了管餐室的华西亚。他正咬着核桃，游街呢。我让马车夫把车停住，叫他过来。

“ 喂，老兄，你今天受罚了？”我问。

“ 您怎么知道？”华西亚反问。

“ 你家老爷告诉我的。”

“ 老爷亲口告诉您的？”

“ 他为什么要惩罚你？”

“ 这是我自找的，先生，我真是活该。我们这儿为芝麻点儿的小事儿是不会受罚的；我们没有这种规矩——绝对没有。我们的老爷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的老爷——这样的老爷是全省里也找不到的。”

“ 走吧！”我吩咐马车夫。

这就是旧俄罗斯！

列别强集市

打猎有点像旅游，通常来说是件美事。可有些时候（尤其是雨天）并不尽然。

例如，在乡间的道路上颠簸前行，走过没路可循的原野，碰上随便哪个农人，就打听：“喂，朋友！去莫尔道夫卡怎么走啊？”而到了莫尔道夫卡再问一个呆笨的农妇（雇工们都下地去了）：“到大路上的旅店还有多远？怎么走？”车子赶了十来俄里了，可仍什么旅店也没看见，却走到了地主家零乱的呼道布勃诺甫村，把一大群猪吓得要命——它们原本正在路当间那暗色的泥汤中洗澡，只把眼睛和耳朵露着，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人打扰它们。

除此之外还有些令人不快的事。比如驶过不大坚固牢靠的小桥，朝溪谷驶下去，走过浅滩渡过两岸都是沼地的小河；或是整整一昼夜行驶在漫天碧野的大路上；或者——宁肯千年也碰不上——在一面写着数字“22”一面写着“23”的斑驳里程标牌前的泥滩里，陷住车轮，一陷就是几个钟头；或者一连几周天天都吃鸡蛋、牛奶和人们称赞的黑麦面包……

但这些不快与麻烦，都被另一种好处和满意所抵消了。

现在就开始书归正传吧。

由于有了以上的描述，那么我五年前是如何去的列别强集市，也就不必赘述了。

我们猎人大都是清早乘着马车从大多是祖传的领地里出发，计划第二天傍晚返回，可是，不知不觉地，寻找着猎物，追击着鹧鸪鸟，到最后就到达了幸福的彼乔拉河岸；而且，大多喜欢枪和狗的人，也都是那世界上最高尚的动物——马的虔诚崇拜者。

所以，我来到了列别强，找了家旅馆歇脚。我换了衣服后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紧去了集市。〔旅馆里有一个嗓音很好听的二十来岁的细高个儿的小伙子，他告诉我说，某个公爵大人，即×××联队的马匹采购员，住在他们这旅馆里了；另外还来了许多绅士；每天晚上有茨冈人（即吉普赛人）唱歌，剧院里正在上演《特伐尔道夫斯基老爷》；现下马价特别贵，马也都是上好的。〕

集市的广场上，有好多排大车停着，大车后面各种马匹应有尽有：大跑马、养马场的马、比曲格马、拉货的马、驿马和普通的农家马。另外还有肥膘马，按毛色归类，盖着五颜六色的马衣，很短的缰绳把它们拴在高高的马架上；它们怯怯地觑着主人手里的鞭子——那是攥在马贩子老板手里的它们最熟悉不过的东西了。草原贵族们从一两百俄里外送来的马，被一个苍老的车夫和两三个痴呆的马夫监视着，把他们那长长的脖子摇晃着，踏着脚，不耐烦地啃着木桩子；黄褐色的维亚特卡马紧紧地互相偎倚着；而那些大走马尾巴是波浪形的，蹄掌上毛茸茸的，屁股很宽大，有灰色带圆点儿的，有墨黑一色的，有漂亮的枣红色的，它们都在那儿庄严稳健地站着，神情跟狮子一样，让识货的人们变得十分恭敬。

在一排排大车所造成的路上，聚集着各种身份、各种年龄和各种样子的人：穿蓝外套、戴高帽子的马贩子们，东瞧西看地等着买主；卷发鼓眼的茨冈人疯子一般跑过来窜过去，一会看马牙，一会扳马腿，一会又撩尾巴，嘴里咕哝着，替人家做中人，抽签，或者拼命缠住一个戴军帽、穿海狸领军大衣的马匹采购员。

有个长得十分壮实的哥萨克人高高地骑着一匹脖子像鹿的瘦骗马，要“整套儿”出卖，也就是说连马鞍、笼头等一块卖。身穿腋下已经破烂了的皮袄的农人们，使劲地朝人群里钻，挤到套着马“试车”的大车旁；或是在一旁靠灵活乖巧的茨冈人的帮助，很费劲地讨价还价，一连拍了一百遍手掌，双方仍是争执不

下；这期间，他们买卖的一匹不怎么样的马，身上盖了块支楞巴叉的席子，悠闲地眨巴着双眼，好像事情与它无关似的。……事实上，谁来当主人对它都一样，不是打就是骂！

有些宽脑门的地主，唇胡染了颜色，一脸威严，头戴波兰四方帽，穿着厚呢外套却脱下一个袖子，正在和戴着绒毛帽子和绿手套的大肚子商人谦逊地交谈。

各团队的军官也在这里闲逛；一个高大的德国籍的胸甲骑兵正在威严而镇定地问一个瘸腿马贩子：“这栗毛马多少钱？”一个十八九岁的长着浅黄色头发的骠骑兵正在替一匹精干健练的并步马挑选一匹副马；一个驿站车夫，戴着有孔雀毛的低低的帽子，穿了褐色的上衣，那条窄窄的绿腰带里塞着一双皮手套，正在到处寻求一匹辕马。

马车夫们在给自己的马编尾巴，湿润了马的鬃毛，朝绅士们作恭敬的忠告。已经成交的人们，依照各自的经济能力，要么跑进了大酒店，要么坐到了小酒馆。……所有这些人都在那里奔忙、叫嚷、涌动、争骂、讲和、大笑，差不多每个人的膝盖处都是漆黑的灰尘泥土。

我打算买三匹像回事儿的马来配我的四轮马车，由于我的马快不中用了。我挑上了两匹，第三匹便没有更多时间了。

吃过了我现在不想描写的一顿饭之后（安尼早已说过，回忆过去的悲哀是很难受的事儿），我就进了那间所谓的咖啡馆——那儿每晚都聚集着很多很多马匹采购员、养马场主任和其他赶来的人。

台球室里弥漫着烟雾，有二十来个人，其中有身穿匈牙利式轻骑兵短上衣和灰裤子的破落地主，年纪非常轻，鬓发非常长，唇胡上抹了油，趾高气扬，东张西望；有身穿哥萨克装的其他贵族，个个眼睛浮肿，似乎没有脖子似的，呼吸也非常痛楚；还有商人们坐在一旁，也就是常说的“另席”；还有在那儿随意交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军官们。

那位公爵正在打台球。他的年龄在二十二岁左右，脸上喜气洋洋，略带点傲气，没有系上礼服的扣子，里面是红绸衬衫，下身穿的是宽大的丝绒灯笼裤。跟他玩台球的是一个退职的陆军中尉，名叫维克托尔·赫洛巴科夫。

维克托尔·赫洛巴科夫在三十岁左右，身材瘦小皮肤黝黑，长着深棕色的眼睛、黑色的头发，鼻子扁平，颇像狮子。他逢集必赶，也不错过一次选举会。他走起路来蹦蹦达达的，总是伸展两条圆弧形的手臂，歪戴着帽子，卷起那灰蓝色细棉布衬里的军大衣的袖口。

他极善于巴结彼得堡的有钱的纨绔子弟，跟他们一起抽烟、喝酒、玩纸牌，称兄道弟。他们倒都非常赏识他，至于为什么则难以说清了。他既不聪明也不风趣幽默，不会哗众取宠。当然，他们也只不过是随随便便地接近他，就像接近一个善良而普通的人那样；跟他玩上两三周之后，便不再搭理他了，他也不再去看呼他们了。

他有个重要的特点：一两年之内，总是爱说那么相同的一句话——应该或不应该的时候，这句话丝毫不逗人，但不知为什么，大家每次听了居然还都笑。大约八年前，他无论到哪儿都有句口头禅：“我向您致敬，衷心地感谢。”他那时期的朋友们每次听了都开怀大笑，而且纷纷要他重复“我向您致敬”；到后来他改用了一句非常复杂的话：“不，您真是，侃斯侃赛（法语“这是什么”的译音）——结果是这样。”这句话也获得了语惊四座的效果；大约过了两年，他又发明了新的俏皮话——“您不要性急（此句用法俄语混和说），上帝的人，裹着羊皮。”诸如此类吧。不过倒也奇怪，您看，这些无丝毫趣味可言的话，能够换来吃的、喝的、穿的（他的家产早已挥霍光了，现下只靠朋友度日）。

您得承认，除此之外，他对别人就不再会有丝毫用武之地了；还有些也是实有其事的——他每日能抽一百筒“茹科夫”（意译甲虫）烟，而且打起台球来右脚举得比头还高，瞄准儿、持杆儿、打球儿，都跟发疯般狠命狠命的——这优点不是尽人皆知的。总而言之，他的成功，我觉得是一个谜。……有一点倒非常明白：他生性严谨，尤其是言谈，从来也不散播别人的家丑，也不讲别人的坏话。……

“嘿，”我看见赫洛巴科夫时心里想，“他现下的口头禅是哪句呢？”

公爵打中了白色球。

“三十对零。”一个脸色发黑、眼下有块青疤的有肺病的台球记分员大声喊道。

扑的一下，公爵在边上的球袋里打进了一个黄球。

“嗨！”坐在屋角一张摇摇欲坠的独腿桌子边的一个胖商人不由自主地发出赞叹声，但随后又有些难为情了。幸好这时没人注意他。他便深深地透了口气，伸手摸了摸胡子。

“三十六对零！”记分员鼻音很重。

“喂，老弟，怎么样？”公爵问赫洛巴科夫。

“怎么样？不用说啦，是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十足的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法语‘坏蛋’的故意错读音！）”

公爵噗地笑了。

“怎么，怎么？再说一遍！”

“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他又得意洋洋地说了一遍。

“唔，这就是他的口头禅了。”我暗想。

公爵又把红球打进了袋里。

“哎！别这样，公爵，别这样，”一个眼睛发红的小军官咕哝地说着，他满脸孩子般的睡意，头发浅黄，鼻子特别小巧。“别这样打，……应该……别这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么打呀？”公爵扭过头问他。

“应该……那个……用双回球的打法。”

“是吗？”公爵从牙缝里不屑地发出两个字。

“怎么样，公爵，今天晚上去听茨冈人唱吗？”狼狈的青年人急急忙忙接着说。“斯交希卡要唱歌呢，……还有伊留希卡……”公爵不理睬他。

“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老弟。”赫洛巴科夫狡猾地将左眼眯住说。

公爵哈哈地笑了。

“三十九对零。”记分员宣布。

“零，零，……看我打这黄球……”

赫洛巴科夫手里抡着台球杆，瞄准了打过去，但是滑了一杆。

“暖，勒拉卡利奥翁！”他没好气地叫了起来。

公爵又笑了。

“怎么，怎么，怎么？”

但是赫洛巴科夫不肯重复他那句话：该是撒撒娇的时候了。

“您滑了一杆，”记分员说。“请让我把球杆涂些白粉。……四十对零！”

“对啦，诸位先生，”公爵向全体在场的人说，但并不瞅着任何人，“你们知道，今天晚上在剧院里必须要叫费尔任比茨卡雅出来谢幕。”

“一定，一定，当然要把费尔任比茨卡雅……”以回答公爵的话为莫大荣幸的几个绅士齐声地应着。

“费尔任比茨卡雅是出色的女演员，比索普涅科娃好得多。”一个可怜巴巴的人从屋角发出尖声尖气的议论声，他长着唇胡，戴着眼镜，说着违心的话——其实他自己十分爱慕索普涅科娃的。他的话白说了——公爵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酒保，拿烟斗来！”一个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绅士瞅着自己的领带叫喊着。看上去他是个玩纸牌的老油条。

酒保跑去拿烟斗，回来时报告公爵大人：驿站车夫罢克拉格要见他。

“哦！好，先叫他等等，给他拿点烧酒喝。”

“是。”

后来有人告诉我，罢克拉格是年轻好看而又特别得宠的驿站车夫；公爵喜欢他，送他马匹，同他赛马，经常跟他一起玩，一玩就是好几个夜晚。……这位公爵从前可是个喜欢挥霍、淘气的青年，现在倒变了。……现在浑身洒着香水，衣服穿得特别笔挺，骄傲而又忙碌，再不是随随便便了。

因为台球室乌烟瘴气的，我的眼睛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便在听到赫洛巴科夫最后的叫声和公爵的大笑之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旅馆服务生早已把被褥铺在一张有高靠背的、又窄又破的鬃垫长沙发上了。

第二天我去各院看马。

我先进了有名的马贩子西特尼科夫的便门，里边是一个撒着沙子的院场。老板在马厩那大敞着的门前站着，他已上了年纪，身子又高又胖，穿了一件有高翻领的兔皮外套。

他一见我进来，就慢慢地迎上来了，双手把帽子在头上举了一会儿，拉着长腔说：

“啊，您好。您也许是来看马的吧？”

“对，我来看马。”

“请问您要什么马？”

“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马？”

“好，好。”

我们走进马厩。

有几只白色的哈叭狗从干草里站起来，摇晃着尾巴跑向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一只长胡子的老山羊很不高兴地走开了；三个穿着坚硬的满是油污的皮袄的马车夫不出声地给我们鞠躬。左右两边，是比地面高一些的马栏，马栏里有三十多匹马，洗得一干二净，养得非常壮实。横木上有些鸽子，一会儿飞一会儿落的，咕咕地叫个不停。

“您要拉车的马还是要种马？”西特尼科夫问我。

“要拉车的，也要种马。”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马贩抑扬顿挫地说着。“彼佳，把银鼠给这位先生牵来看看。”

我们又回到院子里。

“要不，我从屋里拿一个凳子来？……不要？……那就随便吧。”

马蹄得得地敲打着木板，鞭子咔嚓的响，彼佳——一个四十左右的汉子，黝黑的肤色，脸上有麻子——牵了一匹体格匀称的灰色母马，从马厩里跳出来，先让它用后腿站起身子，又带它在院子里跑了两圈，然后便麻利地勒住它让我观瞧。

银鼠挺一挺身子，嘶嘶地喷出鼻息，翘起尾巴，转动了脑袋，朝我们膘了一下。

“这家伙训练得非常好！”我暗自称道。

“让它自由活动，让它自由活动。”西特尼科夫说着，两眼死盯住我。

“您看怎么样？”后来他问我。

“这马很好，可是前腿不大可靠！”

“腿很棒呀！”西特尼科夫用一种不可回驳的语气说着，“还有屁股……您看，……宽得像炕似的，都可以在上面睡大觉。”

“蹄腕骨长了点！”

“哪长啊？天地良心！让它跑跑！彼佳，让它跑，走快步，快步，快步，……别让它跳呀！”

彼佳就又带着银鼠在院子里跑。

我们都没出声。

“好，带它回去，”西特尼科夫发话了，“带鹰出来给我们看看。”

鹰是一匹像甲虫一样乌黑发亮的荷兰种母马，臀部下垂，身子瘦健，的确比银鼠强点。它是属于猎人所谓“斩、砍、掳”的那种马，也就是说，走路的时候前腿向两边一弯一踢的，而很少朝前使劲。中年的商人们偏爱这种马，因为它们跑起路来总是像酒保们那堂皇而伶俐的步子；饭后出门闲逛时，叫这种马独自拉车是最好的了：它们走得既神气又扎实，弯着脖子，很有耐心——它拉的轻便粗制马车上，坐着吃的太饱不想动的马车夫、患胃热病的胖商人和穿浅蓝色绸外衣，头戴淡紫色头巾的浑身虚胖的商人太太。

因此，这鹰我也没要。

西特尼科夫又依次让我看了几匹。……最后，一匹灰色有圆斑的伏叶科夫种母马我非常喜欢。我喜不自禁，高兴地拍了拍它的脖颈。

西特尼科夫马上装出淡然的样子。

“那么，它拉车拉得好吗？”我问。（说起跑大步的马时，往往不问跑得好不好。）

“拉得好。”马贩子肯定地回答。

“可以试试吗？”

“当然可以，喂，库兹亚，把马套上车子。”

驯马师是这方面的能手，他驾着马车在街上走来走去，从我们面前过了两三次。

这马跑得非常好，步调不乱，臀部不抖，运脚自如，尾巴高翘，行走稳健。

“这匹马卖多少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西特尼科夫讨价特别高。

正当我们在街上讨价还价的当口儿，一辆三套驿马车由远而近地飞奔过来，昂然地停在了西特尼科夫家的大门前。华丽的马车上坐着那位公爵，旁边是赫洛巴科夫，驾车的是罢克拉格——他威风凛凛，好像能驾着车穿过耳环似的。

三匹马选配得格外出众。两匹枣红副马小巧而活泼，眼睛乌黑，四腿乌黑，神态欢悦，行动敏捷，只要呼啸一声，就会跑掉了！那深褐色的辕马像天鹅一样仰着脖子，挺着胸脯，两腿稳健，只是摇晃着脑袋，骄傲地眯起眼睛。真是美妙绝伦！就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沙皇也只是在复活节上游逛时才乘坐这么漂亮的马车！

“大人！欢迎您！”西特尼科夫高声喊道。

公爵跳下马车，赫洛巴科夫慢慢地从另一面爬下马车。

“你好，老弟。……有马吗？”

“大人要，怎么会没有呢！请进来……彼佳，牵孔雀出来！叫他们把赞美也准备好。先生，您的事儿，”他朝我说，“咱们以后再定吧。……福姆卡，拿一个凳子给大人坐！”

彼佳从我刚才根本没有发现的一个特别的马厩里牵出了孔雀。这匹强悍健壮的深红色大马几乎是四蹄不粘地，格外迅捷伶俐。

西特尼科夫扭着头双眼眯起。

“呜，勒拉卡利奥翁！”赫洛巴科夫欢叫起来。“瑞姆萨（我爱这个）！”

公爵笑了。

想拉定孔雀十分难；它一个劲儿拖着马夫在院子里不停地跑；终于，把它推向墙边了。它打着鼻息，颤抖着身子，好像有点怕生，可是西特尼科夫还存心挑逗它——扬着鞭子吓唬它。

“你朝哪瞅？嗯？我把你这！呜！”马贩子的威吓非常亲切，

流露出由衷的欣赏。

“多少钱？”公爵问。

“大人买嘛，就算五千吧。”

“三千。”

“不行啊，大人，原谅……”

“告诉你，三千，勒拉卡利奥翁。”赫洛巴科夫接着话茬儿。

我没等他们成交就转身走了。

在街头的转角处，我看见一所灰色小房，院门上贴着一大张纸。纸的上方用钢笔画着一匹马，尾巴像烟囱，脖子非常长，在马蹄下面，写着些古体文字。

此处出售各种马匹，这些马匹皆由唐波夫地主阿拿斯塔赛·伊凡内奇·且尔诺拜之著名草原养马场运往列别强集市之上。此等马匹体态优美，驯育完全，性情温良。诸位主顾，请与阿拿斯塔赛·伊凡内奇本人接洽；如果阿拿斯塔赛·伊凡内奇不在，请径向驭者拿萨尔·库勃希金接洽。敬请各位惠顾！

我站在这儿心想：那就看看且尔诺拜先生的著名的草原养马场的马吧。

我计划从便门走进，可这便门却也奇怪地关着。于是我就敲门。

“是谁呀？……买主？”一个女人尖声地询问。

“买主。”

“就来了，先生，就来。”

门便开了，开门的是一个大约有五十岁的妇人，她头上什么也没戴，穿着靴子，皮袄没系扣子。

“主顾，请进来，我这就去叫阿拿斯塔赛·伊凡内奇。……拿萨尔，喂，拿萨尔！”

“什么事？”一个听起来十分含糊的老人的声音从马厩里答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他大概有七十岁了。

“把马备好，买主来了。”

老妇人跑进屋里。

“买主，买主，”拿萨尔的口气极不情愿，“我给马洗尾巴还没洗完呢。”

“真是世外桃源！”我心中暗暗窃喜。

“你好，先生，欢迎。”我背后平静地传来了一个和悦的声音。

我回过头来，只见站着一个穿蓝色长据大衣的老头儿，他中等个儿，满头白发，有一双十分漂亮的淡蓝色的眼睛，这会儿他正向我亲切地笑呢。

“你要马吗，好，先生，好的。……要不要先到我那儿去喝杯茶呀？”

我谢绝了。

“那就请看吧。先生，请你原谅，我非常传统。（且尔诺拜先生说话慢条斯理，但有些方言。）你可知道，我这儿一切都十分简朴。……拿萨尔，喂，拿萨尔，”他并没有提高嗓门儿，只是拉了个长腔儿。

拿萨尔——一个长着鹰钩鼻子满脸皱纹的小老头儿马上出现在马厩的门口儿。

“先生，您要什么马？”且尔诺拜先生问我。

“不要太贵的，拉篷马车的。”

“好……有的，好，……拿萨尔，拿萨尔，把那匹灰骗马给老爷看看，知道不，站在边上的那一匹，还有那匹额上有白点的枣红马，或者呢另一匹枣红马，美人生的那匹，知道不知道？”

拿萨尔回到马厩里去了。

“你就拉着笼头把它们牵出来吧，”且尔诺拜先生嘱咐着他。
“先生，我这儿，”他用明亮而又温切的眼光望了望我，“和那些

马贩子不一样——他们真可恶！他们用各种姜，还喂盐、酒糟，要多可恶有多可恶！……你看我这儿，一切都透明，丝毫不歪斜！”

马牵出来了，可是我都没有相中。

“好，带他们回去，”阿拿斯塔赛·伊凡内奇说。“把别的带出来看看。”

别的马也纷纷被带出来了。

最终我选中了一匹较为便宜的。

我们开始讲价钱。且尔诺拜先生并不急躁，每句话都非常严谨，又郑重其事地召请了上帝来做证人，这叫我不得不“惠顾”：我付了定金。

“好，现在，”阿拿斯塔赛·伊凡内奇说，“请让我按老习俗，用衣据裹着缰绳把这匹马交到你的衣据里。……为了这匹马，你一定会感谢我，……这是一匹多棒的马呀！像胡桃一样结实，……没有用过，……草原出产的！任何马具都配得上啊。”

他画了十字，把自己大衣衣据衬在手里，牵了笼头，把马交给我。

“现在它归你了。……要喝杯茶吗？”

“不了，多谢你，我得回去了。”

“那请走好……叫我的马车夫现在就跟着你送这马回去？”

“嗯，假如可以，现在就送。”

“可以，亲爱的，可以，……伐西利，喂，伐西利，跟老爷一块儿去；把马给送去，把钱收来。那么，再见了，先生，上帝保佑你。”

“再见，阿拿斯塔赛·伊凡内奇。”

马送到了我家里。

第二天一看，原来是一匹有气肿病的瘸腿马。我想把它套上车，可它一劲朝后退，用鞭子抽它，它就犯起了倔：用蹄乱踢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躺在地上了。

我立刻到且尔诺拜先生那去。

我问：

“在家吗？”

“在家。”

“您怎么回事，”我问，“您把一匹有气肿病的马卖给了我。”

“有气肿病？……哪会呢？”

“还是瘸腿的，而且那么倔！”

“瘸腿的？不可能，我哪会不知道，一定是你的马车夫不小心弄伤了，……我在上帝面前起誓……”

“说实话，您应该把这匹马收回。”

“不成，先生，请别见怪：马一出院，就算了结了。你是事先看清楚的呀。”

我倏然明白了，自认倒霉吧！于是我笑着从那儿离开了。好在为这教训我没有花太高的代价。

后来，我离开了列别强。

一周之后，我又路过这里，在咖啡馆里我遇见的几乎还是从前的那几个人，又看见那公爵在打台球。但亚洛巴科夫先生的命运有了显著的变化，淡黄头发的小军官取而代之了——正在得公爵的宠幸。可怜的退職陆军中尉当着我的面又把自己的口头禅试了一次，他以为还可能像从前一样能哗众取宠，可是公爵不但没笑，反而厌恶地皱起眉头，耸了耸肩。赫洛巴科夫灰溜溜地躲到屋角里，非常难受地装着他的烟斗……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的侄子

户外游玩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碧空如洗，显示着五月的清新。那爆竹柳的每片叶子都鳞光闪闪，鲜嫩可爱，像是刚被雨水浸润过一样。又宽又平的大道上长着一层绵羊最爱啃的红茎小草；大路两旁，在那些低缓的小丘的长长的斜坡上，葱郁的黑麦田轻轻波动着，有小块的云影映在上面，游移着深重的色彩。

远处是成片的黑蒙蒙的树林，一望无际，其间杂呈出亮闪闪的池塘和黄澄澄的村庄；飞腾起无数的云雀，唱着动听的歌，刹那间又栖落下来，伸着脖颈，站在土堆上；白嘴鸦在路中央停着，远远地朝您张望，身子差不多贴在了地面上，等您的车子开过来了，它就蹦达两下，笨重地飞向别处；溪谷那边的山上，有一个农人正在耕地；一匹尾巴短小鬃毛蓬松的花斑小马迈着稳健的步子，在母亲身后跟着，一边尖声细气地嘶叫着。

我们的车子驶进一片白桦林，那浓烈而新鲜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禁不住神清气爽……车子来到村庄的栅门，马车夫从车上下来，马儿打着响鼻，副马扭过头来端详车上的您，辕马舒心地甩着尾巴，把头靠在轭上，……栅门轧轧地开了。马车夫回到了车上……走吧！我们前边不远就是村庄了！

大约走过了五个院门，我们便向右拐，赶到一片洼地里，再驶上堤坝。就在小小池塘的那边，在苹果树和丁香树那圆形轮廓后面，露出一个板屋顶，上面有两个烟囱——看上去这屋顶从前是红色的。

马车夫沿着围墙朝左赶，在三只很老的长毛狗的尖锐而嘶哑的叫声中，驶进了敞开的大门，然后又雄赳赳地在宽大的院子里兜了一个圈子，在马厩和库房旁边经过时，他朝一个横着身子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过高门槛走进贮藏室的管家婆婆精神地行了一个礼，最后在一间壁面晦暗而窗子明亮的小屋的台阶前停下了车。

我们到了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家里。

瞧！她已经亲手打开了通风窗，正在那儿朝我们和悦地点头呢。……伯母，您好啊！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年近五十，有一双突出的灰色大眼睛，鼻子很扁，面颊红润，长着双下巴。她脸上一直挂满亲切和气的表情。她曾结过婚，但不久就守了寡。她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赞赏的。她平时住在自己的小领地里，深居简出，几乎不与邻居往来，只是喜爱招待青年人。

她是穷地主家出身，几乎不与邻居来往，不会讲法语；就连莫斯科她也从来没去过；尽管如此，她为人却非常善良朴实，思想开明，处事大方，身上没有什么小地主太太常有的那些通病——这一点是让人为之惊讶的。……说老实话：一个女人家整年呆在乡下，在偏僻的村庄里住，不扯舌头不挑拨是非，不到处抱怨什么，不行屈膝礼，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天天忙碌而紧张，不因为好奇而战抖……这真算是难得了！

她平常穿着灰色的塔夫绸连衣裙，头上戴着有雪青带子的白色便帽；她爱吃零食，但从不多吃；蜜饯、干果、腌菜，都叫女管家去做。说到这儿，您可能要问，她一天到晚干些什么呢？看书？不她从来都不看书，好像书报不是为她印刷的。……如果没有客人，冬天时她坐在窗前织袜子；夏天到花园中，种花，浇水，逗逗小猫，喂喂鸽子，打发几个钟头……家事她几乎不管不问。

但是，一有客人——她喜欢的邻近的青年人们——到她家里，她便来了兴致。又请坐，又让茶，一会儿听人家聊天儿，一会儿又满脸喜悦地拍拍年轻人的面庞，可是这期间她自己不大说话，有人遭了灾遇了难，她就安慰他们，给他们友好的忠告。

很多人把自家的麻烦事儿和心中的烦恼一古脑告诉她，伏在她手上哭泣。她总是坐在客人的对面，轻轻地支着胳膊肘，十分同情地望着他的双眼，满脸温和的微笑，让客人看了忍不住在心中暗暗称道——“您多么可爱呀多么可信呀！让我向您诉说心中的苦闷吧！”

在她家那精巧而舒适的不大的房间里，有一种安逸与温馨的情调，总让人心旷神怡；她家的天气总是晴朗无云的——假如可以这么形容的话。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是一位令人惊奇的女人，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对她感到惊奇。她那健全的思想、坚强的性格和落落大方的态度，以及那种关心体贴别人的热忱——总而言之，她所有的美德，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她拥有这些，也好像没费吹灰之力。……对于她不可能有其他看法，所以根本不需感谢她。

她格外爱看青年人玩耍和淘气。每每这时，她把两手交叉在胸前，仰着头眯着眼坐在那里微笑着，忽地叹一口气，说：“哦，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人们也总是想和她接近，握住她的手说：“您听我说，您不知道您自己的价值，您无论怎么简朴而没有学问，您都是一位非凡的人物！”

只要大家一提到她的名字，总是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亲切感，同时人们也都稔熟地把她的名字挂在嘴边，因为她的名字具备一种让人微笑的魅力。

例如，我曾经有好几次朝农人打听路。“老兄，到格拉乔甫卡怎么走啊？”

“先生，你先到符亚左伏叶，从那儿去塔佳娜·鲍利索夫娜那里，她那儿的人一定会告诉你。”说到塔佳娜·鲍利索夫娜的名字时，这农人的语气非常深重而诚恳，而且还不住地点头。

她使用的仆人不算多，正好适于她的身份。住宅、洗衣房、贮藏室和厨房，她都交给曾当过她的保姆的女管家阿格菲亚去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料。管家是个没牙齿的老妇人，心肠尤其软，说哭就哭。她领管着两个丫头——脸盘像安东诺夫苹果一样结实而红润、身板也很强壮。担任侍仆、听差长和餐室管理员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名叫宝利卡尔普。

这个人古里古怪的，但很博学，是个退职的小提琴手，极其崇拜意大利的维俄提，非常热爱拿破仑——或者像他戏称之为：波那巴底希卡——的私人仇敌，即夜莺。他的房间里养着五六只夜莺。每逢开春儿，他一连好几天等在鸟笼旁，听那所谓“头声莺啼”，听到之后，就双手捂住脸，不住地呻吟——“唉，可怜，可怜！”于是涕泪涟涟。

他身边有个助手，也就是他孙子，叫华西亚，十二岁光景，长了一头卷发，两只眼睛格外机灵。宝利卡尔普特别宠爱他，从早到晚不离左右，他负责孙子的教育。

“华西亚，”他教道，“你说一遍：波那巴底希卡是强盗。”“说完给我什么，公公？”“给你什么？……什么也不给你。……你是哪儿的人？你不是俄罗斯的人吗？”“我是安姆钦人，公公，我是生在安姆钦斯克的。”“喂，傻小子！安姆钦斯克在哪儿？”“那我如何知道？”“安姆钦斯克在俄罗斯，傻小子。”“在俄罗斯又怎样？”“怎样？已过世的斯摩棱斯克郡王米海洛·伊拉利奥诺维奇·果列尼雪夫——库图佐夫得到上帝的帮助，把波那巴底希卡从俄罗斯国境里赶了出去。就这事儿还编了一首歌：‘波那巴特不能跳舞了，他的吊袜带丢了……’懂了吗？郡王救了你的祖国。”“这和我有什么干系？”“嗨，你这傻小子，真傻！如果米海洛·伊拉利奥诺维奇郡王不把波那巴底希卡赶出去，现在就会有一个麦歇拿棍子来敲你的脑袋瓜子了。他会走到你面前说：‘贡瓦·芙·波尔捷一笑？（法语音译：你好吗？）’就叭叭地打你。”“可我用拳头打他肚子。”“他会叫你：‘蓬茹，蓬茹，维内·伊西。（法语音译：你好，你好，到这儿来。）’就把你的头发揪住，揪

住你的头发。”“那我就打他的腿，打他长满疙瘩的腿。”“这倒是真的，他的腿长满了疙瘩。……那他就把你的手绑起来，你怎么办？”“我不让他绑；我叫马车夫米海来帮我。”“可你和米海两人对付不了这个法国佬儿怎么办？”“怎么可能对付不了，米海力气可大呢！”“那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砸他的脊梁骨，脊梁骨！”“那他真得喊巴尔东（法语音译：饶命）了：‘巴尔东，巴尔东，瑟芙泼莱！（法语音译：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们就告诉他：‘不给你瑟芙泼莱，法国佬儿！……’”“华西亚真是好样儿的！……那么你喊一遍：‘波那巴底希卡是强盗！’”“那你得给我糖吃！”“好小子！……”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跟女地主们几乎没有来往；她们不爱到她这儿来，她也不喜欢和她们搭讪；当她们唠叨个没完的时候，她就打瞌睡，打着打着蓦地激灵一下，使劲儿把眼皮抬起，但仍是抑制不住瞌睡。因而她不喜欢女人。

她的朋友之中有一个性情温和的小伙子，他有一个姐姐，是个三十八岁半的老处女，心肠特别好，就是性格古怪，言行暴躁。她的弟弟经常对她讲邻人塔佳娜的情形。

有一天早晨，老处女什么也没说，就备好马骑上去了塔佳娜家。她身穿长幅连衣裙，头上戴了帽子，盖上了绿面纱，散开了卷发。她径直奔往前室，大步跑进客厅。

华西亚以为是人鱼来了，半天没有醒过闷儿来。塔佳娜也吓了一跳，本想站起来，但两腿发软。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老处女的声调儿差不多是哀求的。“请原谅我的冒失；我是您的朋友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克×××的姐姐，我听他总说起您，因此特地前来认识认识您。”“我十分高兴。”心中慌慌的女主人闪烁其词。客人摘下帽子扔在一边，摇晃着满头卷发，紧靠着女主人坐下，并抓住了她的手。……“这就是她，”她神情恍惚声音异样地感叹着，“这就是那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善意、磊落、高贵而神圣的人！这就是她，那个淳然质朴而又极有内涵的女人！我多么快乐！我多么快乐！我们一定会互相爱慕！我这才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跟我想的一样，”她死死地盯住女主人的两眼，小声地强调着。“您真的不怪我吗？我的大好人？我的大好人？”“说哪儿去了，我特别荣幸……您喝茶吗？”客人谦恭地笑笑。“Wiewahr, wie unreflectirt (德语：多真诚，多直爽，)！”她好像是自言自语，“亲爱的，请允许我拥抱您！”

老处女在客厅坐了三个小时，三个小时里一分钟也没停嘴。她使尽全身解数向新朋友表白自己的长处。

这不速之客一走，可怜的女主人马上去冲澡，喝了杯椴树花茶，一头躺倒在床上了。

第二天老处女又来了，呆了四个钟头，临走时还告诉塔佳娜，她今后天天来串门儿。听那口气，她真是认定了常来串串门儿的好处了。假如真像她说的这样坚持下去，女主人将被她折腾得喘不过气来，幸好事情有了转机。

过了两个星期，她对塔佳娜“彻底地”失去了兴趣；再者，她爱上了一个路过这儿的青年学生。她马上就热烈地跟人家通起信来了。在她的信件中，不外乎祝福和表白，什么美好生活呀，什么为他奉献“全身心”等等，另外她要求做他“姐姐”，这姐姐的书信中还大写特写了自然界，论及歌德、席勒、别特霍文和德国哲学，——这一切终于叫这可怜的青春学生也陷入了悲观与失望之中。

但青春的力量占了上风：有一天早上，他睁开双眼，开始强烈地憎恨他的这位“姐姐和密友”了，一气之下，差点伤及他的仆人。从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要稍微听见一点儿暗示着崇高纯洁的爱情的言语，就心中发狠，怒气难息。

打这事以后，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就越来越不愿意接触邻里

的女人们了。

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我刚才给您说的关于这位善良的女地主的情形再也不存在了，她家中的那种清静与和谐，被一扫而光了。她的侄儿是个美术家，从彼得堡来到她这儿已有一年多了。

这还得从头说起。

大约在八年前，塔佳娜家里住着一个父母双亡的十二岁的孤儿，是她哥哥的儿子，叫安德留沙。他的眼睛水汪汪的很明亮，嘴巴小巧，鼻子挺而直，前额非常高也非常漂亮，声音安详而动听，衣着整洁，非常有礼貌，对谁都格外亲热，当然最多的是孤单的情绪，每当他亲吻姑母的手时真让人怜爱。

你一进门，他马上就给拿椅子。他平日里话也不多，一点也不淘气生事儿，总是躲在屋角里看书，姿势认真而谦恭，后背不挨椅背。客人来的时候，他总是站起来，红着脸有礼貌地笑一笑。客人出去了，他又坐下，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带镜子的刷子来，把头发梳梳。

他从小就爱画画。只要有一块小纸片，他就立时朝女管家阿格菲亚要一把剪刀，仔细地把纸片修剪成像样儿的长方形，在四周画上一道边框，然后开始画画：画一只瞳孔格外大的眼睛，或者一个又高又直的鼻子，或者一间有烟筒喷出螺旋形烟气的房子，或者一只像长凳一样的、“enface（法语：正面的）”的狗，或者落着两只鸽子的小树，而且还写上“安德烈·别洛夫左罗夫画，某年某月某日于小勃勒基村”等字。

在塔佳娜·鲍利索夫娜的命名日之前，他非常热心卖力地忙碌了两周——他首先出来祝贺，并呈上一卷系着粉色带子的画纸。塔佳娜吻了他的额角后解开了带子，把画卷打开了，众目睽睽之中呈现出一个圆圆的涂了很多阴影的殿堂，这殿堂有一排柱子，中央有一个祭坛，上面摆了颗燃烧似的心和一个花冠；在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侄儿献给敬爱的姑母和恩人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波格达诺娃，以表热爱之心。”她又吻了吻他，拿出了一张银卢布。但说真的她并不热爱他，因为她不喜欢他那卑躬屈膝的性格。

到后来安德留沙逐渐长大了，姑母开始关心他的前程了……但谁也没成想事情竟出现了转机。

那是八年前的一天，有位六级文官和勋章获得者彼得·米海勒奇·别涅伏连斯基先生前来访问。他从前曾在附近的县城里服务过，那阶段他常来塔佳娜家里，后来他搬到彼得堡去了，进了内阁，得到了要职；他多次因公外出，其中有一次他突然记起了这位旧相识，而且也非常想过两天乡村的幽静生活，调剂调剂公务的烦忙，于是他顺道来了塔佳娜这儿。她像昔时一样热情招待他，他呢……亲爱的读者，还是先让我介绍介绍他吧。

他是个胖子，中等个儿，腿很短，手很厚，性情十分温和。他身穿一件宽肥的十分干净的燕尾服，领带非常宽系得十分高，衬衫雪白，绸背心上挂着一条金链，食指上戴了只宝石戒指，头上戴着淡黄的假发。他言行温和沉稳，总是面带微笑，愉快地眨着眼，把下巴贴在领带上——看上去格外喜相。

他天生心肠软，易悲易喜，再加上对艺术有着格外的热忱——这是真正的纯朴，因为实际上他对艺术一窍不通。当然，也是怪事，这份热忱是从哪儿来的呢？令人难以说清楚！但归根结底他骨子里是普通的东西——是再平凡不过的人。不过，在我们俄罗斯，这种人比比皆是。

由于对美术和画家的挚爱，使得这些人身上明显的有种酸劲；因而跟他们打交道是很令人扫兴的，就像面对涂蜜的木偶。比如，他们从来都不把拉斐尔叫拉斐尔，也不把科累佐称作科累佐，而总是以“神圣的桑齐奥”“伟大的德·阿莱格利斯”代之，把o都读成o；凡是不出众的、自傲的、狡诈的和毫无才华的

人，都被他命名为“天才”；“意大利的蓝天”，“南国的柠檬”，“布伦塔河岸的芳香”等经常挂在他们的嘴上。

“哇，华尼亚，华尼亚，”或者“哗，萨霞，萨”他们互相装腔作势地说，“咱们应该去南方，去南方，……咱们的心灵都是希腊的，古希腊的！”在展览会上，在某些俄罗斯画家的某些作品前，可以看见他们（必须说明：这些绅士大部分热爱祖国）。他们一会儿退两步，把头仰起，一会儿又走到画前；他们的眼睛上好像盖着一层油光。……“啊，我的天哪，”最后他们像无病呻吟，“有灵魂，有灵魂！啊，心灵，心灵！啊，灵秀之气，大气磅礴！……构思多么奇特，多么巧妙。”

可是他们自家客厅里的画如何？每晚聚集在他们家喝茶、聊天的美术家怎么样？他们让大家看的，房间里的透视图景是这样的：右面有一把地板刷子，擦亮的地板上堆着一摊垃圾，窗旁的桌子上有个黄色茶炊，主人穿着晨衣，戴着便帽，面颊上闪映着斑斑亮光。云集于此的，有满脸轻狂的长头发的缪斯之徒，有在钢琴边尖声怪气地唱个不住的面色发青的小姐。这确实得归功于我们俄罗斯已经有了这样的习惯：一个人不能醉心于一种艺术，而却要染指于所有艺术。从这点看，也就不奇怪了：这些爱美的绅士们对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戏剧文学——也大为赞赏。……《雅可勃·萨拿塞尔》就像是专给他们写的：那些千篇一律的描写、无人承认的天才对人类及全世界的斗争，反倒叫他们由衷的感动。

别涅伏连斯基先生来到后的第二天，塔佳娜在喝茶的时候叫侄儿拿他的图画来给客人看看。“他会画画？”别涅伏连斯基不无惊奇地问着，并把目光转向安德留沙。“会画，”女主人回答，“他非常喜欢画画，就是自个画，没有老师。”“哦，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别涅伏连斯基热心地接应着。安德留沙红着脸，笑嘻嘻地把自己的画册递给客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别涅伏连斯基先生装作内行煞有介事地翻起画册来。“画得很好，小朋友，”后来又改口，“画得真棒，画得真棒。”他说着伸手摸了摸安德留沙的头。安德留沙赶忙吻了吻他的手。“您瞧，多么有天才！……恭喜您，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恭喜您。”“唉，彼得·米海勒奇，在我们这儿连个老师都给他请不到。从城里请又太贵；邻近的阿尔塔莫诺夫家里有个画家，听说十分有才华，可女主人不准他给别人教课。她怕那样会损害自己的趣味。”“嗯。”别涅伏连斯基先生应了一声，便沉思起来。双眉紧锁看了看安德留沙。“好，这件事我们再商量吧。”他忽然这么说，又撮了撮手。

就在当天，他要和塔佳娜单独谈话。两人闭门谈了半小时后，就招呼安德留沙进去。别涅伏连斯基先生站在窗边，精神非常好，双眼闪亮。塔佳娜坐在屋角里擦抹眼泪。“唉，安德留沙，过来谢过彼得·米海勒奇先生，他将把你带到彼得堡去。”姑母无奈而又欣悦地告诉侄儿。可侄儿却站着不动。“你老实告诉我，”别涅伏连斯基先生用充满威严和慷慨的声调问，“小朋友，你是否想当大画家，你是否想担负艺术的使命？”“我想当画家，先生。”安德留沙怯怯地应答。“那我非常高兴！不过，”别涅伏连斯基说，“你一定也不太情愿离开你尊敬的姑母，你对她总是感恩不尽的。”“我崇拜我姑母。”安德留沙打断了他的话，天真地眨着眼睛。“当然，当然，这事我们都知道，但想想未来，那多好啊……你成功后……”“拥抱我吧，安德留沙。”善良的姑母低低地念叨着。侄儿扑过去把她的脖子抱住。“好，现在你去谢谢你的恩人吧……”安德留沙便抱住了他的肚子，把脚尖踮起，费劲儿地够到了他的手；恩人虽想缩回手，但没有立时就缩回，……他不想让这孩子失望，也不想让自己受冷落。

过了两天，别涅伏连斯基先生带走了他的新门生。

安德留沙走后的三年中常常写信来，有时还有图画。别涅伏

连斯基先生偶尔也添上几句，几乎都是客气话。再后来，来信就渐渐地少了，直到最后不再有只字片言。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姑母没收到来信，心中十分焦虑。但就在这时，她突然收到了封短信：

亲爱的姑母：

三天前，我的监护人彼得·米海洛维奇去世了。残酷的中风夺去了他的生命——我的依靠。当然，我已二十了；七年来我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我相信自己的天才，可以用来维持生活，我并不灰心丧气，可是，假如可能，还是请您立即给我寄二百五十卢布来。吻您的手，恕不尽言。

塔佳娜马上给侄儿寄去了二百五十卢布。但过了两月，他又又要钱；她东凑西凑算是凑够了又给他寄去。但是还没过六个星期，他又第三次要钱，理由是要颜料——捷尔捷列舍涅娃公爵夫人向他定了一幅肖像画。姑母这次没寄钱。他便写信告诉姑母：“我想回村子养病。”

就在这年的五月，安德留沙果然又回到了小勃勒基村。

刚一进门，塔佳娜不敢认他。因为按他的来信，她猜想他是个病秧子，而眼前出现的却是个肩宽体胖肥头大耳的青年。昔日那又瘦又白的小男孩，现在已成为一个非常结实满头卷发的大人了。除了外表的变化外，习性、衣着和言行也都不像从前了，小时候的拘谨、胆怯、礼貌和整洁都没有任何痕迹了。现在他浑身邋遢、说话粗鲁、走起路来摇头晃脑，要么仰在安乐椅上，要么趴伏在桌子上，要么就懒着不动地方，打呵欠时总是使劲张嘴毫无顾忌，对姑母和仆人总是吆三喝四的。

他常常以艺术家自诩，他说他是自由的哥萨克人！他总是一连几天不拿笔，万一所谓的灵感勃发了，他便装出苦闷的架势，像喝醉了一般，满脸通红，目光迷离。他总是夸夸其谈自己的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赋、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发展和前途。……实际上，他连普通的肖像画也画不太好，因此可以说他是不学无术的。他从来也不看书——美术家为什么看书？自然、自由、诗——才是他的崇尚。

他常常摇晃着卷发，像夜莺似地吹着口哨，扑扑有声地抽着“茹可夫”烟！俄罗斯人的豪放与粗犷是值得称道的，可并不是每个人都宜于有这种性格，而那些没什么才华的蹩脚诗人就越发难为情了。这位安德烈·伊凡内奇长期住在姑母家里，吃粮不管酸，养尊处优，而且让其他客人叫苦不迭。

他常常坐在钢琴前（塔佳娜也有一架钢琴），用一根指头摸索着弹《勇敢的三套车》，配着和音，敲打键盘，一连几个钟头哀号着伐拉莫夫的浪漫曲《孤松》或《不，医生，不要来》，眼角尽是油汗，面颊像鼓面似的闪亮。或者突然吼叫：“平息下来吧，热烈的波涛”——每每这时，姑母就禁不住打哆嗦。

“也真怪，”有一回她对我说，“现下的歌曲都那么颓丧，我们那时就不是这样的，当然悲哀的歌曲也有，可是听起来非常顺耳……比如：

您说要来草原，
我却久等不见；
您说要草原，
我便泪水涟涟……
呵，当你真的出现，
我已悔痛哀怨。

塔佳娜笑了笑。

“我好苦——闷，我好苦——闷！”侄子在隔壁哀叹着。

“你该差不多了，安德留沙。”

“离别的时候，我心中悲愁。”不肯停下来的歌手接着唱。

姑母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唉，这帮艺术家呀！……”

就这样一年来，别洛夫左罗夫依旧住在姑母家，只不过常常说要去彼得堡。在乡下，他发胖了。姑母究竟是宠他的，附近的姑娘们也大都对他另眼相待。

然而好多老朋友，都不再去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家了。

死 亡

在我的邻居中有个年轻地主，也是个猎人。

七月的某天早上，我骑着马去他家，想和他一起去打松鸡。

他答应之后又说：“不过，咱们得走我的小丛林，赶往助沙，我正好顺道去看看恰普勒吉诺树林；您也许听说过我这个橡树林吧？现在正砍伐呢。”

“好吧。”我同意了。

于是，他吩咐备马，穿上了一件有野猪头青铜钮扣的绿色常礼服，背了一只用毛线绣着花的猎袋和一个银水壶，扛了一枝闪闪发亮的新法国枪，尔后站在镜子前照了一会儿，便招呼他的狗爱斯彼朗斯。这狗是他的表姐——一个善良而秃头的老处女——送他的。

我们出发了。

我的邻居另外还带了两个人。一个是甲长阿尔希普，方脸盘高颧骨个子矮胖；另一个是管家果特里勃·封德尔科克先生，他刚雇来不久，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省份，今年十九岁，身体削瘦，淡黄的头发下有一双近视眼，细长的脖子，溜溜的肩膀。

我的邻居是最近才来接管这块领地的，是他的伯母——五等文官夫人卡尔东·卡塔叶娃当作遗产传给他的。他这伯母是个极其肥胖的女人，就是躺在床上，也总无法呼吸。

我们骑马走进了小树林。

“你们在这块空地上等我一下！”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我的邻居）告诉我们。那个德国人行了个礼，下了马，从衣袋里掏出一本书——好像是约翰·叔本华的小说——在一棵树下坐着；阿尔希普仍旧站在阳光下，而且一站就是一小时。

我们俩在灌木丛中兜了几圈，一窝鸟也没发现。阿尔达里翁

·米海勒奇对我说，想到林子那边去。我心中也不太想再打猎了，也就跟他一道去了。

当我们回到那块空地上时，德国人记住了书页，站起来，又把书装进衣袋，吃力地爬上了那匹很糟的母马；这马动不动就嘶叫踢脚。阿尔希普猝然一振，猛地牵动两根缰绳，两腿弓着，算是策动了那匹惊慌的马。

我们往前走。

阿尔达里翁这片树林，我从小就熟悉。那时我和我的法国家庭教师德齐雷·弗勒利先生——一个心眼非常好（不过他要我每天晚上服列鲁阿药水，影响了我终身的健康）——常常来恰普勒吉诺树林玩。

这树林大约有两三百棵大橡树和大栎树。它们的树干整齐而坚强，呈黑黢黢的颜色，在榛树和花楸树上耸立着，金光闪烁透亮可爱的树叶子衬得这些树干格外高大，仰头看看，碧空如洗，把这树冠映照得非常明朗；铺天盖地的枝杈丫节格外清晰。

鹄鹰、青鹰、茶隼在静止的树梢底下飞鸣着；杂色的啄木鸟用力啄着厚厚的树皮；黑鸟的鸣叫猛间应和起树丛中黄鹂那婉转的歌唱；在低低的灌木林里，知更鸟、黄雀和柳莺啾啾地鸣叫不止；燕雀在小道上伶俐地跑跳着；雪兔怯怯地“一跷一拐”地在林子边上悄悄地走着；红褐色的松鼠活泼地在树林里跳来跳去，又突然间把尾巴翘到头上，坐了下来。

在草地里，在高高的蚁封周围，羊齿植物的叶子像雕刻般美丽，把淡淡的影子投映在茂密的花草上——紫罗兰、铃兰花、伞蕈、乳蘑、橡蕈以及红色毒蝇蕈；在天边的灌木丛林里的草地上，长着喜人的草莓。

……那时候林子里的树荫是惬意的！特别是正午最热的时候，那绿荫像夜色一样沁人心脾，有着不尽的芬芳、清爽和静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在这恰普勒吉诺树林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而此时此刻再旧地重游，心中便生出几许淡淡的哀愁。1840 年那个残酷的冬天，冻死了不少橡树和桦树——我的老朋友啊，它们纷纷枯谢了，零零落落地残存着几处绿叶，悲哀凄凄地矗立在“取而代之，但远远不如过去”的小树林之上。……那些残存的叶子以及耷拉着的枝条更让人目不忍睹：苍凉而悲怨；但是仍然有些茂密的枝叶，仿佛叫这林子聊以自慰。有的树干已脱落了树皮，残酷地露出了白肉；有的树几乎整个倒下了，像尸体一样在地皮上腐烂着。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恰普勒吉诺树林里一点绿荫也没有了！我凝望着枯枝败叶，心中默默自问：“你们也许感到可耻与悲哀了吧？”……我记起了柯尔卓夫的诗：

精深的语言，
傲然的力量，
王者的豪奢，
在何方消隐？
你那绿色的阳刚，
而今也不知去向！

我问我的邻居：“为什么当年不砍伐这些树木呢？现在的卖价还不到从前的十分之一了。”

他默然地耸了一下肩。

“这得问我伯母；商人们来过，送过钱来，纠缠不清楚。”

“Mein Gott！Mein Gott！”封德尔科克一步一叹，“多可笑！多可笑！”

“怎么可笑？”我的邻居愠然地问。

“不，我的意思是，太可怜了。”（众所周知，凡是德国人学会了俄语总有类似的语误。）

尤其让他怜惜不已的，是那些横在地上的橡树。因为，有的

磨坊主会出高价买这些木料。

甲长阿尔希普却毫不在乎，没有半点感慨，甚至还欣悦地跳过这些倒在地上的树，偶尔挥起鞭子抽打它们。

我们到了伐木的地方。

忽地，在树木轰然倒地后，传来了呼叫声和嘈杂声。过了不大一会儿，从密林里跑过来一个年轻农人，面无血色，头发散乱。

“什么事？你往哪儿跑？”阿尔达里翁赶忙问。

他陡然站定。

“哎呀，老爷，可了不得了！”

“怎么啦？”

“老爷，马克西姆让树给砸了。”

“怎么砸的？……是包工师马克西姆吗？”

“就是，老爷。我们在砍一棵桦树，他站在那儿看。……站在那看，看着看着，就到井边去取水了——可能是想喝水了。这当口儿那棵桦树突然格格地响了，直朝着他倒下去。我们大喊：跑开呀，跑开呀，跑开……他要是朝旁边跑就好了，可他偏朝正前方跑……可能是吓慌了。树脑袋就砸住了他。也怪了，这树倒得如此快，没成想！……可能树心已经烂空了。”

“那，马克西姆被砸坏了？”

“砸坏了，老爷。”

“死了？”

“没死，老爷，还活着呢。可腿和手都砸断了。这不，我忙着去叫医生。”

阿尔达里翁派甲长骑马速去村里请赛里费尔斯特奇医生，自己快马加鞭向开垦地奔去了。我在他身后跟着。

那不幸的马克西姆躺在地上。有十来个农人团团围住他。我们下了马走近前去。他并没有呻吟，只是双眼圆圆地睁着，像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惊魂未定地四处张望，但嘴唇却咬得发青了，下巴抖动着，头发在额头上贴着，胸脯的起伏一点也不均匀了：他快要断气了。那小菩提树的影子淡淡地从他面部滑过。

我们在他身边蹲着。他认出了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

“老爷，”他的声音极其微弱，“请……派人……去叫牧师……上帝……惩罚我……脚，手，都断了……今个……礼拜天……可我……可我……唉……还没让弟兄们闲着……”

他停下来，一会儿工夫，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了。

“我的工钱……请交给……交给老婆……扣掉……喏，奥尼西姆知道……我欠……欠谁的钱……”

“我们派人去请医生了，马克西姆，”我的邻居说，“你或许不会死！”

他吃力地睁开眼睑，挺起眉毛。

“不，我就要死了。瞧……走近了，瞧，死神走近了。……弟兄们，原谅我，假如我有什么……”

“上帝会饶恕你的，马克西姆·安德列伊奇，”农人们不约而同地安慰着他，同时都摘下帽子，“请你原谅我们吧。”

他忽然万念俱灰地摇晃了一下脑袋，把胸脯痛苦地挺起来，又无力地塌下去。

“可是总不能让他在这儿等死啊，”阿尔达里翁急切地说，“弟兄们，快把那马车上的席子拿来，送他去医院。”

立时有三两个人跑到马车那儿。

“昨天……我跟塞乔甫的……叶菲姆……”这个气息奄奄的人断断续续地说，“买了一匹马……付了定金……这马归我了……也把它……交给我老婆……”

农人们把他抬到席子上，……而他却像被子弹打中的鸟儿一样，全身抽搐，紧接着就挺直了身子。

“死了。”农人们含糊地说。

我们无声地骑上马离开了。

他的死让我陷入了沉思——俄罗斯农人死得也真奇怪！他们临终前的心境，既不淡泊，也不麻木；好像履行仪式似的，死得冷静而又那么简单。

几年前，在我的一个邻村里，有个农人在烤禾房里被烧伤了。（他差点被烧死，多亏一个路过的商人把半死不活的他拉出来：这商人先把自己用水浸了一下，然后冲过去撞掉了屋檐下烧着的屋门。）我去他家探望他。屋里黑压压的喘不上气来，烟熏火燎的。我问：“病人在哪儿？”“在那儿，老爷，在炕上，”一个痛哭流涕的农妇拖着哭腔回答。我到近前，看见农人躺在那儿，身上盖了件皮袄，呼吸十分困难。“你觉得怎么样？”病人听了用力挣扎着想坐起来，但由于周身的伤，无法动弹；只有等死的份儿了。“快别动了，躺着吧，躺着吧，……怎样啊？嗯？”“当然难受。”他答。“疼吧？”他不出声了。“你需要什么？”他仍没出声。“要不要茶？”“不要。”我转过身子，坐在了板凳上。坐了一刻钟，半小时，屋子里死一般沉静。

在旮旯里，圣像底下的桌边，躺着个五岁大小的女孩，她正在那儿吃面包。母亲偶尔骂她两句。前室里有人走动，有敲击声，有谈话声；弟媳妇在那切白菜。“唉，阿克西尼亚！”病人终于开口了。“干什么？”“给我点格瓦斯。”阿克西尼亚拿了点格瓦斯给他。接下来又恢复了沉静。我低声问：“给他行过圣餐礼没有？”“行过了。”由此看来，一切都准备了：如今可真是等死了。我越看越难以忍受，便夺门而出……

这时，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我那次去访问我熟识的红山村医院的助理医生卡比东——他是非常喜欢打猎的。

这家医院原来是地主宅院里的厢房；这是女地主亲自创办的，也就是说，是她亲口吩咐让人在门框上钉一块浅蓝色的板，板上写着白字——“红山医院”，而后再亲手给卡比东一个精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册子，专门把病人的名字记下来。这册子的扉页上，被讨好这位慈善人的一个奴仆用法文写下了几行诗句：

在快乐主宰的仙境里，
美人亲手开辟这殿宇；
看吧，你们的主人——
红山的模范居民——满心善意！

另外一位绅士也用法文在下面又补写道：

我也爱自然！

伊凡·科贝略特尼科夫

助理医生拿自己的钱买了六张床，怀着成功的希望开始治病救人。除他之外，医院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患神经病的雕刻师巴维尔，另一个是残废了一只手的女厨子美丽基特利萨。他俩的工作是调制药剂，把药草弄干或浸湿；他们还照料患热病的人。前者样子阴郁，少言寡语，一到夜里就唱关于“美丽的维娜斯”的歌，而且还走到每一个过路人面前，要求人家同意他同早已死去的马拉尼亚姑娘结婚。而后者总是打他，要他看着吐绶鸡。

有一回，我正坐在助理医生卡比东那里，我们刚刚说起新近一次打猎的情形，突然一辆大车赶进院子，拉车的是一匹只有磨坊主才有的胖灰马。车里坐着一个健壮的农人，杂色的胡子，身穿一件新上衣。

“哦，华西里·德米特利奇，”卡比东隔着窗子打着招呼，“欢迎……”接着低声对我说：“这是留波夫希诺的磨坊主。”这农人哼着下了车，进了医生的房间，抬眼先找圣像，画了十字。“怎么，华西里，有什么新闻？……你可能不舒服吧，你的脸色可不好。”“就是，卡比东，我不舒服。”“怎么回事？”“唉，近日我去城里买了几个磨石，拉回家来，搬的时候用劲过猛，只觉着肚子里一震，像是什么断了，……打那以后就不舒服了，今天更是难受。”“嗯，”卡比东应着，又嗅了嗅鼻烟，“这是疝气，你什

么时候搬磨石的？”“已有十天了。”“十天了？”（助理医生咬着牙摇了摇头。）“让我查查。”“唉，华西里，”查完之后说，“我同情你这可怜的人，大事不好啊，可不能再不当回事儿了；你住下吧，我会竭尽全力的，不过，也不敢保证。”“有那么严重？”磨坊主有点半信半疑。“对，很严重，你要早来两天，就好治了；可现在已经发炎了，马上要变成脱疽。”“不会吧。”“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这怎么可能呢？（助理医生耸了耸肩。）为这点小毛病我会把命搭上？”“我没这么说……只是请你留下来。”

农人听了便琢磨了半天，又看看地上，再朝我们望望，挠挠后脑勺，伸手去拿帽子。“你去哪儿？”“去哪儿，能去哪儿？回家呗，既然病成这样，回家安排妥当。”“那样你就把自己害了，快别动了，留下来吧。”“不行，老兄，卡比东，既然要死，就死在家里；死在这儿成什么体统，——不知道我家里会发生什么事呢。”“病情发展，还不能确定，华西里……但这病是危险的，很危险的，这是不能怀疑的；所以你该留在这儿，别动了。”（农人依然摇头。）“不，卡比东，我不留在这儿，……顶多请你开个药方。”“吃药没有用。”“我说过了，我不留在这儿。”“那就请便吧，……以后你甭怪我！”

助理医生从册子上撕下一页，开了药方，又嘱咐了些话。农人接了药方，递给卡比东半个卢布，便出门坐上了车。“再见了，卡比东，过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多多包涵，一旦出什么事，请你照顾我的孤儿们……”“喂，留下来吧，华西里！”农人仍是摇了摇头，用缰绳打了一下马，就赶走了。

我来到街上，在后面目送着他。路上泥水零乱很不好走，磨坊主谨慎而又从容地驾着马车，灵巧而稔熟地控制着马匹，不时地跟路旁的人打招呼……而第四天，他就死了。

俄罗斯人大多都死得莫名其妙。有许许多多死者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忽然又想起了你，我的老朋友，没有毕业的大学生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一个优秀而高尚的人！这时我仿佛又看见了你了，你得了肺病之后那青色的脸、淡褐色的稀疏头发、温和可亲的笑容、欣喜若狂的眼睛、瘦长的肢体；似乎又听见了你低沉亲切的声音。你住在大俄罗斯的地主吉尔·克鲁比雅尼科夫家，教他的孩子福发和巢齐雅学俄文、地理和历史，你一直是忍气吞声：主人古尔那不友好的戏谑、管家那粗鲁的亲切、男孩子们那淘气的恶作剧使你有那么好的耐性；你一直带着苦笑毫无怨言地接受女主人那奇怪而刁钻的要求；然而，每当在晚饭之后，你休息时，又多么自由自在呀，那时你才算摆脱了一切责任和事务，在窗前静静地坐着，抽着烟陷入沉思，或者贪婪地读那本残缺不全又满是油污的厚杂志——是跟你一样寄人篱下的土地测量员给你从城里带来的！那时你酷爱一切诗和小说，你感情充沛，经常被感动得潸然泪下，动不动就被激动得满心欢喜；对人类的挚爱、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挚爱，浸透了你那孩子般纯洁的灵魂！说实在的，你并不十分机智；你既然没有超人的记忆力，也没有与众不同的勤勉；在大学里你被当作次等学生，上课时你睡觉，考试时你沉默；但却为了同学的进步和成功而欢呼雀跃！你总是信任朋友、保护他们，从不嫉妒，从不虚荣，总是慷慨大方，总是善良地对待别人！阿维尼尔！

我记得，你为履行“聘约”而离去时，是那么悲戚地和朋友们道别；你好像预感到了未来日子的痛苦。果然，在乡下你大失所望，那儿没有令你肃然起敬的人，也没有让你倾心爱慕的人。……草原居民和受教育的地主，对你就像对待任何教师一样：有的粗暴，有的随便。再加上你貌不出众语不惊人，经常胆怯、红脸、出汗，一着急就口吃。

乡村的空气也不能让你恢复健康，你便像蜡烛似的溶化着，可怜的人啊！虽然你的房间面向着花园，虽然稠李树、苹果树、

菩提树把它们那轻盈的花瓣撒在你的桌子上、墨水瓶上、书本上；尽管墙上挂着一个蓝绸的时钟垫子，这是那善良而又多情的德国女子——长着金发碧眼的家庭教师——临别时送给你的；尽管有时也有老朋友从莫斯科来探望你，拿出别人或自己的诗篇来，撩起你欢快的情绪……但是，但是孤独、难堪、压抑以及漫长的秋冬、长年累月的疾病终究……可怜啊，可怜阿维尼尔！

我在阿维尼尔离世前曾去看望过他。那时他差不多不能行走了。地主没把他赶出门，只是不再给薪水；他又另雇了一个教师教巢齐雅，让福发进了中等武备学校。阿维尼尔躺在窗前一旧伏尔泰式安乐椅上。那天天气非常好，秋风习习，天高云淡。一排深褐色的菩提树，零星地剩下些金黄的叶片，微微抖动着叶子，发出簌簌的声响。大地一派苍茫，在阳光下雾气淡淡缭绕，像是解冻时节；红色斜阳映照着白色的草地；空中隐隐约约传来轻轻的噼啪声；花园里雇工们的说笑声特别清晰。阿维尼尔穿了一件破旧的布哈拉宽袍；绿色的围巾衬得他那张非常憔悴的脸更让人怜悯。

他一见我来了十分欣悦，伸出手来，想要说话，但没说几个字就剧烈地咳嗽起来了。我安慰着他，在他身旁坐着。……阿维尼尔膝头放着一册认真抄写的柯尔卓夫的诗集，他微笑着拍了拍，“他真是诗人”，他尽力把咳嗽憋住，含混地说着，而后就微弱地念诵开了：

鹰的翅膀啊，
已被缚住了吧？
它的前程啊，
已被阻遏了吗？……

我劝住了他，因为医生不让他说话。

我知道他的兴趣与崇尚，便对他讲黑格尔。因为他那种孩子气的求知欲每次都让人备受感动，乃至热泪盈眶。而且，阿维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尔跟所有的肺病患者都不一样，他绝不自欺欺人。……他没有叹息，也没有悲伤，甚至从没有跟别人叨咕自己的病情……

他强打精神儿，谈论莫斯科、同学们、普希金、戏剧以及俄罗斯文学：他回忆起我们聚餐、我们小组辩论，还不无惋惜地说出两三个已故的朋友……

“你记得达霞吗？”最后他又问我，“这可爱的人儿，心肝宝贝儿！她多爱我呀！……现下她怎么样了？这可怜的人，可能瘦弱了吧，太劳累了吧？”

我不忍心让他伤感，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让他知道，他的达霞现在胖多了，跟商人们——孔达奇科夫弟兄——结交了，整天涂脂抹粉，说话娇声娇气，时不时还骂人呢。

“可是，”我望着他那张可怜的脸，心里盘算，“是否该让你从这搬走，也许还能治好……”但是他没容我把我的想法说完。

“不，老兄，谢谢你，”他非常冷静地说，“死在哪儿不都是一个样嘛。再怎么着我也到不了冬天了。……为什么还东搬西挪地添麻烦？我在这已经住惯了，虽然这里的主人……”

“都很可恶吗？”我问。

“不，不可恶！都是木头人。但我不抱怨他们。这儿有家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个女儿，她受过教育，和蔼可亲又善良……也不傲气……”

说到这儿，他又开始咳嗽了。

“什么也不在乎，”他停息了一会儿又开口了，“只要让我抽烟。……”他狡猾地眨眨眼，“我才不会这么死呢，我要抽烟！谢天谢地，我活得值了，结识了很多好人……”

“你起码该写封信告诉你的亲戚。”我提示他。

“何必呢！帮助——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我死了，他们也不会不知道。可是怎么谈这些呢。……还是请你讲讲国外见闻吧。”

我便答应了。他全神贯注地听着。直到傍晚我才离开了他。过了十来天，我从克鲁比雅尼科夫先生那儿收到这样一封信：

敬启者：

贵友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即居于舍下之大学生，于三日前下午二时逝世，今日由鄙人出资，安葬于敝教区之礼拜堂中。贵友嘱鄙人送上书及手册，兹随函奉上。贵友尚遗有钱款二十二卢布半，已连同其他物件递交其亲戚。贵友临终之时神志清楚安泰自若，与舍下眷属诀别，亦无哀恋之色。贵友之亡，内子克列奥巴特拉·亚历山大罗夫娜深为悼缅，鄙人托庇粗健。敬请大安。

古尔·克鲁比雅尼科夫顿首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事情，但我的确是无法一一列举，现在就只说一个吧。

有这么一个女地主，她咽气时，我刚好赶上了。神甫开始替她念送终祈祷，忽然看到她在断气，赶忙让她吻了十字架。女地主愠色满脸，直挪身子。“你着什么急，神甫，”她的舌头已有点僵硬了，“还来得及的……”她虔诚地吻了十字架，把手伸进枕头底下就断气了。原来枕头底下有个银卢布——这是她准备付给那神甫的……

唉，俄罗斯人就如此对待死亡！

歌 手

昔日的科洛托夫卡村，属于一个人称“小辣椒”的女地主，（她的真名倒失传了）；不过，现在这个小村归彼得堡的一个德国人所有了。

这个小村子坐落在一个光秃秃的山坡上。有一道恐怖的溪谷从上到下把这山坡给断开了，溪谷就像无底深渊一样大张着口子，处处都是一派崩裂和冲毁的惨败景象，岩石暴裸的长痕，在街道中间蜿蜒，比那河流——河流上至少还能够架桥——还无情而严整地把这个可怜的小村子分割成了两部分。几棵憔悴的爆竹柳怯怯地挂在它两岸的砂坡上；在干燥的黄铜色的谷底，横陈着粘土质的巨大的铺石。

非常明显，这是不让人高兴的景色，在此不再赘述了；可是，十里八屯的居民们都熟悉到科洛托夫卡村的道路，大家总是愿意来这里走走。

就在溪谷的顶端，在距离溪谷狭缝处大约十几步的地方，挺立着一间四四方方的小木屋。这间木屋孤孤单单的像是要离群索居，跟其他房屋都截然分开了。它的顶子上盖着麦秸，立着一个烟囱；小屋那一扇窗子就像一只锐利的眼睛，叮望着溪谷；每每到在冬天的晚上，窗子里面亮起灯，朝着远处的行人们不停地闪烁，宛若一盏指路明星；让寒气朦胧中的农民们一眼就能望见它。

这个小屋的门框上，钉着一块浅蓝色的牌子，告诉人们，这儿是安乐居酒店。这酒店里的酒并不是比定价卖得低，但酒店的生意却比附近所有的酒店都要好。这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酒保尼古拉·伊凡内奇。

尼古拉·伊凡内奇过去曾经是一个体态匀称的小伙子，头发卷曲，面颊红润可爱；而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特别肥胖的白发

老头了，他脸盘浮肿，眼睛狡猾而目光温和，厚厚的前额，有道道线条般的皱纹，——其他来科洛托夫卡村已有二十多年了。

尼古拉·伊凡内奇跟大多数酒保一样，为人机敏而伶俐。他对别人并不是特别亲热，也并不是口若悬河地说许多话，但他却有一种吸引客人并能留住客人的能耐。他们坐在他的柜台之前，面对这位平静的主人那锐利而又和悦的目光往往会觉得非常愉快。

他总是持有正确的意见；他特别了解地主、农民和市里商人的生活习性；假如谁遇到了麻烦，他便提出友好而聪明的见解，可是，他总是十分小心谨慎，而且总是考虑到自己的得失，所以在一些事上，他往往是宁肯站在局外，绝不直接介入，顶多是含而不露、毫无个人企图地来暗示他的客人——当然得是他喜爱的客人——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凡是俄罗斯人所热衷的事情，他都十分在行：比如说马以及别的家畜、森林树木、砖头瓦块、家什器皿、布匹毛呢、皮革制品、乃至歌曲和舞蹈。

遇到没有顾客的时候，他便盘起他那两条瘦小的腿，像麻袋似地坐在小屋之前，说着亲热的话儿，就跟碰到了老朋友一般向过路的人们打着招呼。

他可谓是见多识广，有几十个到他这里来买烧酒的小贵族，在他面前都显得什么都不知道；他知道方圆一百俄里以内发生的所有事情，可是却从来也不随意说出秘密，甚至向大家炫耀他知道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那是连目光最为敏锐的警察局长都猜疑不到的事情。他总是默默地干自己的事儿，有时面带微笑地挪挪酒杯。

邻近的人们都非常尊敬他，就连县里身份最显贵的领主、文官谢列彼金科，每次经过他的店门时，也总恭敬地朝他问候。尼古拉·伊凡内奇是一个颇有势力颇有影响的人物；曾有一个极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出名的盗马贼偷去了他朋友家的一匹马，他硬是要他归还了马匹；邻村的农人们不服从新来的执事，他居然也能说服他们；像这些事，很多很多，就不一一赘述了。

但是，你可不要以为他干这些事是出于维护正义，或是为了帮助他的亲朋好友——不对！他只是怕发生一些始料不及的事情，从而影响他四周的安宁！

尼古拉·伊凡内奇已经结婚了，而且也有了孩子。他妻子是一个机灵的市商女子，鼻尖眼快。她最近也跟她丈夫一样，身体有些发胖了。他一切事情都信服她，钱箱子的钥匙也交给她。发酒疯的人都怕她；她极其不喜欢这种人，由于从这种人身上挣不了多少钱，而且他们又把酒店吵得不行；相形之下，还是那些愁眉苦脸的默然不语的人更受她的欢迎。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孩子们还不大，最初生的几个都死了。而剩下的几个长的十分像他们的父母。这些健康的孩子都有一张聪明的脸蛋，煞是讨人喜爱。

在七月一个炎热难当的日子里，我慢慢悠悠地，带着我的狗，顺着科洛托夫卡的溪谷，走向安乐居酒店。

太阳燃烧一般地当空高照。酷热与憋闷的大气让你无法挥却，四处好像弥漫了令人无法喘息的灰尘。那些羽毛发着亮光的白嘴鸦和乌鸦，都热得张着嘴，可怜兮兮地望着行人，似乎是在朝人们祈求一种怜爱；惟有麻雀们一点也不忧郁，叽叽喳喳地叫得比以前更加起劲儿，落在围墙上如同吵架一般，忽而从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忽啦啦飞起来，就像乌云一样齐压压飘过那绿油油的大麻田。

我走得口干舌燥，嗓子像冒烟一样。这附近又没有水：在科洛托夫卡，就像在其他许多草原农庄一样，农人们大都喝池塘里的浑水，因为没有泉水，井水也就更没有了。只能闭着眼好歹把这些池塘里的无法叫做水的水咽到肚子里去。此时此刻，我特别

想到尼古拉·伊凡内奇那里去喝一杯啤酒或者是格瓦斯。

说实话，一年四季里，科洛托夫卡没什么让人赏心悦目的风景；但是在这个地方，却有些景致特别能够引起人们的哀伤愁苦的情绪，那就是这七月天里，被烈日炎炎地照得无精打采的情景：一片褐色的半破不新的屋顶；深幽无底的溪谷；晒得发焦的牧场上飞扬着尘土，有瘦骨嶙峋的长脚鸡在那儿绝望而呆滞地彷徨着；灰色的白杨木屋架子，窗子外只剩下几个窟窿了，这曾是从前的地主家宅，现在已成废墟，四周围长满了荨麻、杂草和苦艾；覆盖着许多零乱鹅毛的池塘，黑绿黑绿的，被烤得热烘烘的，池塘边上围着半干的污泥和倒向一边的堤坝；堤坝旁边那踏成灰末的泥地上，有些绵羊被晒得十分痛苦，一劲地打着喷嚏，像是喘不过气来，它们悲哀地聚集在一起，在颓丧的情绪中极力忍耐着低下脑袋，似乎是在等候，但也知道这逼人的炎热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消退得了。

我迈着筋疲力尽的脚步，终于走到了尼古拉·伊凡内奇的酒店前面。和往日一样，我的出现又引起了孩子们的好奇的目光，他们在惊慌之中十分紧张然而却毫无意义地盯着我；那些狗一见到我也好像愤慨起来，嘶哑而又凶猛地朝着我不停地叫，叫得它们那内脏简直要破裂似的，以至叫到后来，连它们自己也呛得喘不上气来。

就在这当口儿，酒店的门槛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高个儿男子，他没戴帽子，穿了一件厚呢大衣，低低地扎着一条浅蓝色的腰带。从外表上看，他像是一个家仆，又厚又多的灰色头发蓬蓬乱乱地直立在他那干枯得都是皱纹的脑袋上。看他那表情像是正在招呼什么人，急匆匆地挥着两只手，那手挥得像是失控了一样，很明显他是喝醉了。

“来，来呀！”他狠劲儿地挺起一双浓浓的眉毛，嘟嘟囔囔地说起话来，“来，眨巴眼，来！老兄，瞧你这慢吞吞的样儿，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一点也不像话，老兄，人家在等你呢，可是你还这么拖拖拉拉。……来吧！”

“嗯，来了，来了，”随着这颤抖的声音，从酒店的右边走出了一个小矮胖的瘸子。他身穿一件很整洁的呢外衣，套着一只衣袖；戴了一顶尖尖的帽子，把眉毛都压住了，衬得他那胖鼓鼓的脸更加狡猾，让人看了忍不住暗暗发笑。他那一对又黄又小的眼珠儿不停地转来转去，那副薄薄的嘴唇上带着一种永远拘谨的笑意；而那又尖又长的鼻子无耻而大胆地朝前方突着，像是一把舵。

“来喽，亲爱的，”他继续应着，一瘸一拐地朝酒店走来，“你为什么叫我？……是谁在等我呢？”

“我为什么叫你？”那身穿厚呢大衣的人不满地责备着。“眨巴眼，你这人也真个别，老兄叫你到酒店里来，你还口口声声地问我‘为什么’？许多好朋友都正在等你：土耳其人雅科夫呀，野老爷呀，还有日兹德拉来的包工师呀什么的。对了，雅科夫和包工师正在打赌：赌一大瓶啤酒——谁胜了，那就是说，谁唱得好，……你明白了吗？”

“雅科夫要唱歌了？”外号叫做眨巴眼的人像是突然上来了兴致，不放心地询问道，“你别吓唬我，糊涂虫？”

“我才不吓唬人呢，”糊涂虫非常郑重地回答，“你自己瞎说八道呢。既然是打赌说定了，那当然得唱呀！你这傻瓜，你这滑头！眨巴眼！”

“那好，咱们进去吧，呆子。”眨巴眼提议道。

“那么，至少得吻我一下吧，我的宝贝儿。”糊涂虫展开双臂，喃喃地要求着。

“瞧你这样儿，娇嫩的伊索。”眨巴眼讽刺道，并用胳膊肘把他推开。接着，两个人便把腰弯下，走进那低矮的酒店的门。

我在一旁听到他俩这一席话后，好奇心便剧烈地摇撼起来

了。因为在这之前，我不只一次地听人们说过，土耳其人雅科夫是这片土地上最好的歌手。真是难得的好机会——今天就在这遇上了他和另一个有名的歌手比赛竞技的场面，真是难得呀。

于是，我就加紧脚步，三步并作两步地跨进酒店。

在我的读者中，能有机会到过乡村酒店的人大概不多；但对于我们当猎人的来说，什么地方都去过。这种酒店的构造十分简单。大都是一间黑漆漆的前厅加一间有烟囱的内室，这内室用隔板再一分为二，隔板里面是哪位顾客都不能入内的。就在这隔板上，在一张宽阔的橡木桌子的上面，开着一个又直又长的大洞。就在这张桌子上售酒（也就是柜台）上发售。正对着这壁洞的架子上，并排地摆放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封好瓶头的酒。内室的前半部分是顾客们呆的地方，那儿放了些长凳和三两只空酒桶，屋角里有一张桌子。

乡村酒店里的光线几乎都非常暗，让你感到差不多是黑乎乎的。而且，在它那由圆木垒叠起来的墙壁上，你从来也不会看到那种农舍中必备的色彩鲜明的通俗版画。

当我进入安乐居酒家时，里面早已聚集了好多人。

在柜台的紧后面，照例站着尼古拉·伊凡内奇，他的身体差不多填充了整个壁洞；他今天穿了一件印花布衬衫，丰满的面颊上带着一种懒散的笑容。这会儿，他正在伸着那双又白又胖的手给刚刚进来的眨巴眼和糊涂虫倒酒；在他后面的屋角里，挨着窗子的地方，望得见他那位目光锐利的妻子；在房间的中央，站着的正是土耳其人雅科夫，他是一个身材瘦削而又不失匀称的人，约摸有二十三岁左右。他穿了一件蓝色的长襟土布外衣。

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较为活泼的工厂员工，身体似乎不是十分健康。他的面颊凹了进去，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他的鼻子挺直周正，细小的鼻孔正频频地歛动着；前额长得白净而平坦，一头浅黄的金发梳向脑后，嘴唇厚厚的，但看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却很漂亮，并极富表情——他的长相告诉人们，他肯定是一个生性敏感而又满腔热忱的人。

此时此刻，他异常兴奋：双眼不停地眨着，急促地呼吸着，他的双手就像犯了热病一般，不住地抖动着，——然而，他正是发着热病，这病就是在大众面前讲话或唱歌的人都最为熟悉的那种惶惑不安、六神无主又是突如其来的热病。

他的身旁站着一个男子，这人大约四十岁，肩胛厚实宽阔，颧骨突出，前额低窄，眼睛细小，就像鞑靼人的眼睛似的，鼻子长得短小而扁平，下巴是方形的，一头乌黑光亮的头发像鬃毛一般刚硬。他那黝黑而略带铅色的脸膛上有一种近乎凶狠的表情，尤其是他那苍白的没有半点儿血色的嘴唇，令人望而生畏，好在他保持着安定。

他几乎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偶尔像辕下的公牛似的慢腾腾地朝着四周望一望。他身穿一件缀着光滑的铜钮扣的破旧的常礼服；一条黑绸旧围巾围着他那粗壮的脖子。他叫野老爷。就在他的正对面，圣像下面的长凳上，坐着雅科夫的竞赛对手——日兹德拉来的包工师。

包工师的年纪大约有三十，他身材不高，但体格十分健壮，脸上有麻点儿，卷曲的头发，长了一个扁扁的狮子鼻，一双褐色的眼睛十分灵活生动，而下颌上的胡子却非常稀少。他把自己的双手衬在身子底下，眼睛机敏的环视着四周的动静，他那穿着镶边儿的漂亮的长统靴的两条腿，在那儿悠哉悠哉地摇晃着，敲打着。

他穿一件崭新的、薄薄的、带有棉绒领子的灰呢上衣，这道棉绒领子，十分显眼地衬托出那件紧紧扣住他喉头的红色衬衫的边。

在对面的一角里，也就是门的右边，桌子旁坐着一个农民打扮的人，他穿了件灰色的旧长袍，肩膀处破了一个大洞。

稀薄的阳光像黄色的带子，从那两扇小窗子的灰垢中穿了进来，它的光芒一点也不能驱散房间里的黑暗：所有的物件家什上都只映照了一点点光泽。不过，这里倒是十分凉爽。我一跨进门槛，那种憋闷的酷热便像千斤重担似的马上从我的肩上滑下去了。

我的到来——我能明显地感觉出来——首先便引起了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客人们的轻度紧张；但当他们看见他就像招呼老朋友似地招呼我时，便都放心了，也不再注意我的存在了。我要了啤酒，然后坐在屋角里那个穿长袍的农民身旁。

“嗨，怎么样？”糊涂虫一口气把一杯啤酒喝了个精光，猛地高声喊叫起来了，而且一边喊一边古怪地挥动着双手，似乎不挥手就说不出半个字儿来。“还等什么呢？要开始就开始吧！嗯？雅科夫……？”

“是该开始了，是该开始了。”尼古拉·伊凡内奇也表示出赞同的意见。

“那我们就开始吧，”包工师面带微笑沉着冷静地说道：“我准备好了。”他的口气非常自信。

“我也准备好了。”雅科夫的声调显得无比兴奋。

“好啊，开始吧，弟兄们，开始吧。”眨巴眼用尖尖的声音叫着。

可是，虽然大家一致表示了开始的意见，却仍是没有一个人开始；包工师也没有从长凳上站起来，——大家好像是在等待什么指令。

“开始吧！”野老爷阴沉沉地开口说话了。

雅科夫为之全身一抖。

包工师也立时站起身来，伸手把腰带往下一拉，像是清嗓子似地，干咳了几声。

“那谁先唱呢？”他用一种略微变了样的声音问野老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野老爷仍是那么一动不动地站在房子中央，大大方方地叉开他那两条肥硕的腿，把两只粗壮的手插在那条宽肥裤子的口袋里，口袋很深，没到了胳膊肘处。

“你先来，你先来，包工师，”糊涂虫急切地催促道，“你先吧，老兄。”

野老爷蹙紧了眉头，用力地盯了他一眼。糊涂虫轻微地尖叫了一声，有点难为情了，他望了几眼天花板，然后耸了耸肩膀，便不再开口说话了。

“抓阄吧。”野老爷从容不迫地说，“把酒放在柜台上。”

尼古拉·伊凡内奇弯下身子去，喘着粗气从地板上把酒拿起来，放到桌子上。

野老爷朝雅科夫看了一眼，说道，“来！”

雅科夫伸手在口袋里掏了一会儿，摸出了一个半戈比的铜币，用牙在上面咬了一个印儿。

包工师从上衣的衣襟下掏出一个非常新的皮钱包来，不急不忙地解开带子，往手里倒了许多零钱，然后从中挑拣了一枚半戈比铜钱。

这时，糊涂虫拿出他那帽檐儿都已经破碎脱落的旧帽子来。只见雅科夫把他的铜币往帽子里一放，包工师也把自己的铜币丢了进去。

“你来选一个吧。”野老爷朝眨巴眼示意。

眨巴眼会意而激动地略微笑了笑，便双手端起帽子，摇晃筛动起来。

顷刻之间，整个房间里鸦雀无声了，人们都关注着这两个铜币。这时，也只有这两个铜币互相碰撞发出来的声响，叮叮当地回旋在人们的耳鼓之中。

我有意地向四周看了一下：所有的人都是满脸紧张的神情，好像是在等着重大的时刻；就连野老爷自己也眯起了眼睛，全神

贯注地望着铜币和帽子；那个坐在我身边的农民非常好奇地伸长了脖子，好像鸭子一样。

最后，眨巴眼把手伸进帽子里，掏出了一个铜币，这铜币是包工师的。于是，大家都跟着透了一口气。

雅科夫的脸当时就红了。包工师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我不早就说了嘛，你先吧！”糊涂虫高声表白着，“我不早就说了嘛！”

“好了，好了，别起哄了！”野老爷不耐烦地制止道。“那就开始吧。”他边说边朝包工师点了点头。

“我唱哪一支歌呢？”包工师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不知怎么办才好地问大家。

“唱你爱唱的歌，”眨巴眼告诉他。“你想起哪支歌，就唱哪支歌。”

“对喽，唱你爱唱的歌，”尼古拉·伊凡内奇悠闲地把两手交叉在胸前，应和着说。“这就不能指定了。你还是拣你爱唱的唱吧，不过，要唱得好；之后呢，让我们凭良心来判断。”

“当然啦，凭良心。”糊涂虫也附和着，伸出舌头舐了舐空酒杯的杯沿儿。

“弟兄们，让我清一清嗓子。”包工师边说边伸开手指摸了摸上衣的领口。

“好了，好了，别磨蹭了——开始吧！”野老爷果断地命令着，随后把头低下了。

包工师略加思索后，昂首挺胸地朝前跨了几步。

这时雅科夫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不过，在我动笔描写这场竞赛之前，读者朋友们，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登场的有关人物吧，这是有必要的，绝不多余。他们中间的几个人的情况早在我遇到他们之前就已经听说过了；至于另外几个人的情形，是后来我打听出来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说糊涂虫吧。他的真名叫叶甫格拉夫·伊凡诺夫；但附近的人们都不叫他名字，而是喊他的绰号糊涂虫；当然他自己也认为这个绰号，对他来说极其合适。事实也是如此，他这个长相就糊涂的人办起什么事情来更是慌里慌张，顾头不顾尾，所以说这个外号可谓是名符其实。

他是个生活放荡的独身家仆，他原来的主人早就解雇他了，他现在一点工作也没有，半个铜子的工钱也挣不来，然而他却能够每天花别人的钱弄到酒喝，往往还是大喝特喝。他认识不少人，这些人都愿意请他喝酒、饮茶，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这样做；而偏偏是喝酒的过程中，他不但不能够给大家助兴，反而总是让人讨厌——因为他那无聊的饶舌、反复的纠缠、失控的动作和那时时发出来的怪笑确实让人厌烦。

他既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自他降生以来，似乎没有说过一句聪明的话，更没有说过一句有用的话，但他总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地胡说八道——真是令人讨厌的糊涂虫！可是在方圆四十俄里之内的所有酒会上，都不可能没有他那又高又瘦的身影在客人们之间转悠。好在人们对他的出现已经习惯了。就如同不得不忍耐灾祸降临一样忍耐他搅和在席间。尽管所有的人都对他很鄙视，但能制住他那股狂妄劲头的，只有野老爷一个人。

眨巴眼身上一点也没有糊涂虫的习性。不过“眨巴眼”这个绰号对他也是极其名符其实的，虽然他的眼睛并不比其他人眨得次数多；众所周知：俄罗斯人起绰号是令人叫绝的。

尽管我也曾经花很大力气探听这个人的详细历史，但是在他的生涯中，我觉得——怕是其他很多人也有同感——还是存在着暧昧之外，也就是读书人常常形容为埋在不可知的黑暗中的地方。

我只打听到，他曾经是一个年老而无子女的女地主家的马车夫，后来他逃走了，同时拐走了人家托付他照管的三匹大马，失

踪了整整一年之后，也可能是体会到了流浪的苦楚与辛酸，就自动地又回来了，——可是已经瘸了一条腿，——他向女地主连连叩头苦苦哀求，在若干年之间，加倍劳作抵偿了自己的罪孽，之后就逐渐地受到女主人的赏识，终于获得了她的绝对信赖，当上了管家；当女地主死后，不知怎么，他倒是得到了自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小市商，租了些邻人的瓜地，便发了财，眼下过着自在的日子。

他是一个阅历颇深而又用心狡猾的人，既不狠毒，也不慈悲，平时格外节俭。他可谓是个老江湖，一眼能把人给看穿，而且特别善于利用人。他表面上十分谨慎小心，但他的脑子极其灵活，像狐狸一样；他总是像老妇女一样从早到晚地热衷于饶舌，但自己内心的真情实事从来不告诉别人，只是叫别人全部表露出心中的世界来。然而，有一点得说明，那就是他从来也不像其他滑头那样装模作样，让他弄虚玩假是不太可能的。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比他那双狡猾的小眼睛更为灵敏尖刻的眼睛。他这双小眼睛好像根本不去一味地看什么，但却总是在打探着或者是窥视着。眨巴眼有时竟一连几个星期考虑一件看上去特别简单的事情，或者突然就下决心做一件非常大胆的事，看来似乎他在这上面要倒霉了，……出乎意料的是他完全成功了，而且谁也没成想有那么顺利。他是一个走运的人，他总是相信自己的幸运，相信一切预兆。总而言之，他是个非常迷信的人。

周围的人都不大喜欢他，因为他对谁都不关心，然而、人们却都尊敬他，他的全部家小只有一个儿子，他非常溺爱这个儿子。他儿子在这样的父亲的培养下，很可能有着远大前程。“小眨巴眼真像他爸爸！”这个季节的傍晚，老人们坐在土堡上闲聊的时候，便这样评论了；虽然声音很低，但大家都能心领神会明白其中的含义了，根本不需要再补说第二句了。

至于土耳其人雅科夫和包工师，没有详尽的情况可以叙说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朋友们。雅科夫被起了个土耳其人的绰号，因为他确实是被俘的土耳其女子生下来的。他心灵上精神上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商人造纸厂里的汲水工人。

包工师嘛，说老实话，我也不清楚他的身世，我只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机智能干的城市小商人。

关于野老爷，倒值得一提。

他的样子给你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粗野、笨重，然而具有一种无法抵挡的力量。他的体格显得非常蠢壮，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粗野”型的人，当然这种体形给人一种不可摧毁的健康感，而且的确，难以说清的是，他那熊一般的身体，并没有缺乏某种特别的优雅，而这种优雅恰好是他对于自己威力的泰然自若的信心所产生的。

乍一见，你很难分辨这个“赫刺克勒斯”是属于哪个阶级的：他既不像家丁，也不像市商，既不像退职的贫穷书吏，也不像领地很少的、已经破了产的王公贵族——猎犬师和爱打架的人。他真可谓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物。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究竟来自何方，只知道他来到我们县里了。

据小道消息传说，他出身独院地主，以前曾经在某个地方担任职务，但是关于这一点没有谁确切地知道，也无从考查探究，——从他本人的口中是绝对打听不出来的，因为他的沉默寡言恐怕是数一数二的了。另外，谁也不能确切地说出他靠什么生活；他既不从事任何手艺活计，也不到别人家里去，他几乎是不跟任何人来往，但是，他的确有钱，尽管钱不多，但确实是有。

他平时一点也不谦恭，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谦恭，不过，他倒是很安详很自然；他自得其乐地生活着，似乎毫不留心自己身边的人们，而且也绝对用不着别人帮忙。

野老爷在这块土地上颇有影响颇具势力；虽说他不仅没有任何权利向别人发号施令，而且也从来不与偶然中接触的人施加服

从的力量，但是，人们却总是马上就心甘情愿地顺着他的意思。凡是他说的，大家都听信，所以他的威力常常发生影响。

他甚至不喝酒，也不结交任何女人，他只喜欢唱歌。

他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神秘之处；好像有一种巨大的潜力阴沉沉地笼罩在他的身体中，而这种潜力他自己最为清楚：万一升腾起来，万一爆发出来，就会毁灭自身以及一切与他接触到的东西；当然，如果这个人一辈子都没有发生过这一类的爆发，假如他不是受了经验教训而幸免于毁灭，因而现在毫不放松地、极严谨地掌握自己的话，那就算我说错了。

叫我格外惊讶的是，他这个人身上同时混合夹杂着先天成就的凶暴性与高尚性，——而这种品性是我在别人那儿从来都未曾见过的。

这个时候，包工师走上前来，他双眼半闭着，用极高的假嗓子开始唱歌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稍微有点沙哑，但是不失为甜美动听；他的歌声在酒店里婉转盘旋着，就像陀螺一般，一直飞翔着，反反复复从高音移向低音，又反反复复地从低音滑升到高音上，最后保持着高音，尽力地延长下去，终于停息了，接着又进然以极其豪迈极其洪亮极其奔放的气势重唱先前的曲调。

他的曲调的转折有时十分大胆，有时也很滑稽。这种唱法能使内行人听了非常快慰；德国人听了是要愤慨的。这纯粹是俄罗斯的“tenore digrazia, ténor léger”，他唱的是一首欢快的舞曲，至于曲子里的歌词，我从它的无休止的装饰音、附加的辅音和叫声中所能够听到的，只有下面这几句：

我这青春的人儿，
耕种小小的田垌；
我这青春的人儿，
播种红红的花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用心唱着，大家都在用心地听。他自己仿佛完全沉浸在被内行人欣赏的喜悦之中，所以真是拿出了吃奶的劲儿。

说实话，在我们这一带，人们对于歌唱都十分精通。这是有目共睹的；也难怪奥廖尔大道上的赛尔吉叶夫斯克村能以它独到的优美歌声驰名于全俄国。

虽然包工师唱了好长时间，但仍是没有引起听众们的一致强烈的反应。原因是他缺乏合唱的助力；最后，他唱了一个极其成功的转折处。这使得野老爷也微笑了一下。糊涂虫听了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于是，全体听众也都不禁抖擞了一下。

于是，糊涂虫和眨巴眼开始低声跟着合唱了，间或还喊叫几声：“棒极了！……加油呀！好样的！……加油啊，拖长些，这家伙！再拖长些！再来一段更好的，你这小狗儿！阎王爷要勾你的魂儿……”喊的都是他们常常使用的十分过瘾的话。

尼古拉·伊凡内奇在柜台后面赞许般地摇晃着脑袋，好像进入了无比欢乐的境界。糊涂虫忍不住到底还是跺起了脚，不敢太放肆地迈着小步，一边把肩膀扭动着。

而此时的雅科夫，两眼就像燃烧似地发出炯炯的火，全身颤抖个不停，好像是风中的树叶；古怪的微笑出现在脸上。

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是野老爷的脸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变化，他仍是冷静地纹丝不动地站在原来的那个位置上；但是，他那一直盯着包工师的目光渐渐地柔和起来了，尽管在他的嘴角上依然还挂着一丝轻蔑。

包工师被全体听众的欣赏所鼓舞，几乎就像旋风那样呼啸起来，并且开始附加花腔，莺啼一般，打鼓一般地弄着舌头，发疯般地鼓动着喉咙……到后来终于疲惫了，面无血色，浑身都是热汗，这会儿，他整个身子朝后仰，发出最后一段很磁性的歌声。

所有的听众都疯狂地发出喝彩声，以示一致的褒奖。糊涂虫

奔过去抱住了他的脖子，那双又长又瘦的胳膊搂得包工师喘不上气来；尼古拉·伊凡内奇的胖脸上也涨满了血色，似乎是年轻了许多；雅科夫痴迷地叫喊着：“呱呱叫，呱呱叫！”就连坐在我身边的那个身穿长袍的农民也激动不已了，他举起拳头又猛砸在了桌子上，喊道：“啊嗨！太棒了！真见鬼，太棒了！”而后狠狠地朝一旁吐了一口唾沫。

“嗨！老兄，真痛快！”糊涂虫直着嗓子大叫道，死死地抱着精疲力尽的包工师不肯松手，“真痛快！没的可说了！你胜了，老兄，你胜了！恭喜你——酒是你的了！雅科夫比你呀差得远了去哩！……实话跟你讲：差得远了去哩！……你就听我的吧！”说着他又紧紧地把包工师抱在怀里。

“喂，放开他吧，把他放开，真是粘住了……”眨巴眼愤愤不平地命令着，“让他在凳子上坐一会吧；你看看，他多累啦。……你这笨蛋，老兄，真是个笨蛋！为什么你缠着他不放？”

“也好，那就先让他坐下，我要为他的健康干一杯，”糊涂虫边说边走向柜台。“算你的账吧，老兄，”他又转向了包工师，像突然记起了什么似地提醒道。

包工师听了点了一下头，就一屁股坐在了长凳上，他从帽子里拿出一条毛巾，擦脸上的汗，这会儿，糊涂虫趁机解馋似地把一杯酒干了，连连发出酒鬼们经常发出的饱嗝，尔后又装模作样地现出一副非常担忧的神态。

“唱得好，老兄，唱得不错呀，”尼古拉·伊凡内奇亲热地赞叹着。“现在该你唱了，雅科夫，当心点，别害怕。让我们大家伙儿来听听，究竟谁能胜过谁，让我们大家伙也一饱眼福。……包工师唱得可真是不错，实在是好。”

“好极了！”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妻子附和着，她面带微笑地瞅了瞅雅科夫。

“太好啦！”我身边的农民也低声地感叹起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哦！促狭鬼波列哈！”糊涂虫像忽然发现怪物似地喊了起来，而且边喊边朝这个肩上有破洞的农民走过来，用手指点着他的脑门儿，跳跳达达，连笑声都是颤抖的。“波列哈！波列哈！格，罢杰滚出去吧，促狭鬼！你来这儿干什么，促狭鬼？”他连笑带叫的，旁若无人。

这个可怜兮兮的农民慌张起来了，急忙站了起来，准备朝外逃跑，可就在这一刻忽然响起野老爷那铜钟般的声音：

“你这畜生怎么如此讨厌？”他有些咬牙切齿了。

“我没怎么呀，”糊涂虫灰溜溜地辩解着，“我没怎么呀……我只不过……”

“也罢，那就别出声了！”野老爷命令道。“雅科夫，开始吧！”

雅科夫把手放在了喉头上。

“哦，老兄……这个……嗯……我真是不知道，这个……”

“哎，得了得了，害什么怕呀！真让人笑话。……怎么如此腼腆了？……想起什么就唱什么吧。”

野老爷稍微把头低下去，等待着他开始。

雅科夫沉默了一会儿，他朝向周围望了望，用一只手遮住了脸。

所有的人都用眼睛盯着他，特别是包工师，他的脸上布满了自信与洋洋得意的神情，除此之外，他也情不自禁地显现出一种不安的神态。只见他把身子靠在墙上，又把两手垫在了屁股底下，两只脚也不再那么轻松地摆动了。

这时，雅科夫终于露出脸来——这脸显得没有血色，就像死人的脸；睫毛护围着的眼仁儿闪烁着点点光芒。只见他深深地透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歌唱了。……

开始，他唱出的一个音有点微弱且又极不平稳，好像不是从他胸中发出的，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无意之中飘进房间

的。但是，这个颤抖的、银铃般的音，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为之惊讶不已；于是，我们大家彼此睁大了双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而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妻子竟禁不住地挺直了她的身子。

就在这第一个音唱出之后，第二个音立时就跟上来了，这个音听起来坚定而悠长，但仍是颤抖着的，好像琴弦突然被用力弹拨了一下而爆响结束后那急速地静息下来的余震之声。第二个音之后，又出来第三个，然后，便逐渐地激昂起来了，声音也跟着扩展加宽了，歌声终于流动成行了，凄凉真切而感人。

他唱道：“田野里的道路不止一条……”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深感优美而恐怖。我确实是没听过这种声音：它稍显破碎，仿佛是乱珠碎玉发出的碰击之声；开头几乎还有点病态的感觉；然而，歌声之中充满了真诚而又深切的热情，有一股青春的力量，盎然奋发；有一种甜美的滋味，缠绵不绝；有一样无边哀愁，销魂彻骨。是的，俄罗斯的真实热烈的灵魂就在这其中流淌着，它紧紧地抓着他的心弦，就如同紧紧地抓住了整个俄罗斯的心弦。

歌声飞扬着，回荡着，在整个酒店里缕缕不绝、袅袅盘旋……雅科夫已完全沉浸在他的境界中，如痴如醉了：羞怯消失了，完全献身于幸福与快乐，他的声音也不再发抖了，而是振颤着，但这种振颤是一种极为内行的又不刺耳的振颤，就如同箭簇一般钻入了听众的心房，随后又不断地活跃、强烈、扩展、散漫开来……

我忽地记起一个场景：那是一天的傍晚，正是退潮的时候，海水的波涛远远地汹涌着，威严而又沉重，当时，我在海岸的平沙上，看见一只很大的白鸥：它美丽的胸脯像丝绸一样映着红色霞光，它纹丝不动地呆在那里，只是偶尔对着熟悉的海，对着深红色的落日，慢慢把它长长的翅膀舒展开来……而此时，我听着雅科夫的歌声，就无法排解地想起这只白鸥……

雅科夫动情地唱着，彻底进入了一个旁若无人的境界，好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身边不存在竞赛者和观众似的，但是，他那歌声又好像得到了我们无声而又热烈的同情和支持，宛若勇敢的游泳健将凭借着波浪的力量一样。

他唱着，他的每一个音都给听众一种亲切一种无限宽广的感觉，宛若那熟悉的大草原无边无际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我只觉得泪水在心中沸腾了，又从眼里涌了出来；这时，忽然一个喑哑的、无法忍隐的哭声让我吃了一惊，我猛地回过头来，看见酒保的妻子正把胸脯贴在窗子上哀哀地哭泣着，仿若是忆起了伤心的往事。

这当口儿，雅科夫飞速地瞥了一眼酒保妻子，尔后唱得比先前更加响亮了，声音也比先前甜美了。尼古拉·伊凡内奇无声地低下了头；眨巴眼也悄悄地把脑袋扭向了一边；浑身都好像软蔫了的糊涂虫站在那儿呆若木鸡地大张着嘴巴；而那个穿灰色长袍的农民正偷偷地躲在屋角里啜泣，一边念叨着，一边悲戚地摇着头；就连野老爷那钢铁一般无情的面容上也起了变化：双眉紧蹙，两串泪水正流在他的面颊上；包工师把紧紧攥着的一双拳头放到了额前，全身像是一尊雕塑。

……如果不是雅科夫在一个又高又尖的音节后戛然而止，我真不知道全体听众的苦闷如何才能解脱。整个酒店里，没有一个人出一点声音，也没有人动一动；每个人似乎都在等待着他继续唱下去……

雅科夫对大家的沉默感到意外，他睁大了双眼，疑惑不解地扫视着在场的听众……其实，胜利是属于他的了。……

“雅科夫。”野老爷叫了一声，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可是就没再说什么。

我们也都呆呆地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好。只有包工师悄悄地站了起来，轻轻向雅科夫走近。“你……是你的……你赢了。”他吃力地说出这些之后，便夺门而走。……

他这急速地离去骤然打破了全场的寂静，好像大梦惊醒一般：刹那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哄闹起来了。糊涂虫纵身一跃，嘴里一个劲儿地嚷嚷个不停，随着，他那风车般的双臂就挥动个不停了；眨巴眼一跷一拐地冲到雅科夫跟前，猛烈地亲吻他；尼古拉·伊凡内奇站起身子，十分郑重地宣布：他自己再赠送一杯啤酒；野老爷和蔼地笑着，这种笑从来也没有在他脸上出现过（起码我是从来没见过）；穿灰色长袍的农民，一边用两只袖子擦着脸颊、眼睛、鼻子和胡须，一边不停地在那个角落里嘟哝：“啊，好，真叫好，就算我是狗养的，真叫好！”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妻子满脸通红，急忙立起来走了出去。

雅科夫像孩童一般幸福地享受着自己的胜利；他的模样焕然一新；特别是他的那双眼睛，闪烁着美丽的欢悦。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推到柜台前；他把那个泪流不止的灰色长袍也喊了过去，又请酒保的小儿子去呼唤包工师，可是，他终于没有找到包工师，于是，大家伙就开始喝酒了。

“你还得给我们唱一曲哩，你得给我们一直唱到晚上……”糊涂虫高举着两只手，一边挥舞，一边不停地喊着。

我最后又看了一眼雅科夫，便走出酒店。我不想继续呆下去，而且，我担心我刚得到的印象被什么破坏。

户外依然是那么酷暑逼人。炎热好像形成了浓重的一层东西，紧紧地笼罩在大地上；在深蓝色的天空中，好像有一种细小的却精亮的火花，与那些近于黑色的极小极小的灰尘夹杂在一起回旋个不停。四野无声、万籁俱寂；必须得承认，就这片困乏的大自然中，让每个人都有种绝望的压抑感。

我走进干草棚，只身躺在了刚刚割下来就被晒干了的青草上。久久的，我辗转反侧地睡不着，而雅科夫那不可抗拒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回响……最后，炎热与疲劳终于让我不觉睡着了；这种炎热里的沉睡真的如同死去一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我睁眼醒来的时候，四周都已经进入了暗暗的夜中。那些横七竖八的草散发出强烈的香气，而且有点湿润润的感觉。透过已破损的棚顶的细木条，可以看见几颗星星无力地闪烁着。

我走出棚子，看看天边，晚霞早已消逝了，它那最后的余晖在天际泛出微微的白光。不久之前被炙烤着的空气，在凉爽的夜色里，仍然有种热乎乎的感觉，让人们呼吸起来感觉郁闷，由衷地渴望一股凉风扑面而来。

而此时，连一星半点风丝都没有，天空中也并没有乌云。整个夜幕看上去是那么纯净清澈而浑然一体；黑暗之中，许许多多星星无声地闪烁着，给人间一片朦胧。

村子里隐约地亮起了灯火，忽隐忽现的。近旁的酒店正是一片灯火通明，传来一阵紊乱而又模糊的喧哗声，我侧耳细听，似乎有雅科夫的声音夹杂在其中。热烈的笑声一阵又一阵地迸发出来，让人无法抗拒。

我走近窗子，把脸贴近玻璃窗朝里观看。酒店里是一副醉态百出的景象，让人看了哭笑不得。屋里的每个人都醉了：从雅科夫开始，大家都不例外。只见他袒胸露背，坐在凳子上，正在用他那嘶哑了的嗓子哼唱一支庸俗的舞曲，手里懒洋洋地拨弄着一把六弦琴。他的头发已被汗水湿透了，一束束地耷拉在他那毫无血色的脸上。

在酒店的中央，糊涂虫正在那个农民面前胡乱地跳着花样舞，他脱去了上衣，神态就像犯了疯病一样。这个农民也费劲巴力地跺踏着他那两只软弱而不听使唤的脚，他那蓬乱的须发间，露出一一种毫无意义的微笑，时而还挥动一只手，似乎是要说：“就这么办吧！”那脸上的醉态是再可笑不过了——无论他把眉毛挺得多么高，那沉重的眼睑总是拉不起来，好像是死死地盖住了那双幸福而又慌乱的眼睛。的确，他已经是酩酊大醉了，而且还是洋洋自得的神气。无论是哪个行人，看看他此时的这张脸，都

会肯定地说：“好极了，老兄，好极了！”

这时的眨巴眼全身像是火一般发红，他挣着两只大鼻孔，在屋角里恶毒而狡猾地笑个不住；只有尼古拉·伊凡内奇，究竟是个真正地道的酒保，仍旧那么冷静，神态自若。除此之外，屋里添加了很多先前没有的人物，但是，我没有看见野老爷。

我把身子转过来，快步走下了科洛托夫卡村所在的小山冈。

就在这小山冈的脚下，一片大草原向远处延伸着。这时，这片大平原正沉没在弥漫无边的夜雾之中，看上去更显得无边无际，远处就好像跟黑色的天宇触接在一起似的。

我沿着溪谷旁的道路大步流星地向前走着，忽然从那远处的平原上传过来一个男孩响亮的叫声：“安特罗泼卡！安特罗泼卡——！……”他的呼喊顽强而又哀怨，满是绝望的情绪，使那最后一个字拉得长长的。

他略略停顿了一下，又接着喊叫。他的叫声在这沉静而又昏然的空气中响亮地传布开来。就这样，他呼喊安特罗泼卡的名字，最少呼喊了有三十次，猛然间，从平原的那一端，好像从另一个世界里，回应出一个模糊的声音：

“什——么——事？”

这男孩子马上狂喜而恼怒地吼起来：

“过来，小——鬼！”

“干——什——么？”过了半天儿，那人才回答。

“爸爸要——揍——你！”第一个声音急切地喊道。

第二个声音不再应答了，于是这个男孩子又一次开始呼喊安特罗泼卡。

听起来他的呼喊越来越远，越来越弱了。

天色全黑下来，那呼喊声仍然隐隐地萦绕我的耳际，我心存无奈地朝那片树林走去……

“安特罗泼卡！——”这呼喊声悠悠地回荡着。

幽 会

我坐在秋天的白桦林里。空中飘着细雨，偶尔太阳露出温和的脸仿佛要捉弄什么人。仰头看那轻柔的白云，仿佛感觉到了世外仙境，云朵之后又显出几块蔚蓝，明亮透澈，像洁净的眼睛。

我坐在那儿，观望着，倾听着。

树叶子们在头顶轻声瑟瑟，单听这种声响便可知晓时令。这不是春天那快乐的颤栗，也不同于夏日那柔和的私语，更不同于深秋那冷冷的呼号。这种声响是让人无法听清的，听起来昏昏然然，是悠闲的窃窃之声。

轻风拂过树梢，枝头一阵 。被雨淋湿了的树林中，一会儿是云影，一会儿是阳光；明亮起来的时候就仿佛在微笑：为数不多的白桦树干，细细地蒙上一层绸缎般的柔光，落在地上的小树叶忽然闪出金黄耀眼的光芒，又高又大密密麻麻的羊齿植物呈现紫葡萄的茎来，参差错落，交相掩映，布满你的视野。有时周围的一切忽然又泛出青色：鲜艳的色泽眨眼间消失了，白桦显出白皙的光彩，如新雪般洁净；于是树林里俏然而神秘地撒下细雨，一派潇潇声。

白桦的叶子虽然已明显地苍白了些，但大部分仍是淡绿；只在某处，长着一棵孤零的小白桦，叶片是金色或红色，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太阳光刹那间穿过这些刚被雨水冲洗过的枝叶时，这棵白桦是怎样光彩照人。

鸟声似乎没有，由于它们都栖息着默默不啼，只是偶尔能听见山雀那铜铃般的鸣叫，像嘲笑似地传布着。

在我来到这白桦林之前，我曾带着我的狗穿越了一个高高的白杨林。说实在的，我不怎么喜爱白杨，不喜爱它那淡紫树桩和一个劲往上升的，如颤抖的扇子一样招展在高空的灰绿的金属性

叶片；我也不喜欢它那些笨拙地吊在长叶柄上的叶片摇曳的情景。只有在某几个夏天的傍晚，它孤傲地挺立在低矮的灌木丛中，迎接着落日的红光，从头到脚全都浴满火红色，闪耀着、颤动着，颇为动人；或者，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整个树冠在蔚蓝的天空中尽情开怀：絮语、鸣唱，每片叶子都仿佛要飞腾远去一样——只有这时，白杨才是让人怜爱的。但总的来说，我依然是不喜欢白杨树林，所以这次歇息选择了白桦树林。我在一株枝条低而能遮雨的桦树底下坐定，把周围的景致欣赏了一下，以后，便开始享受只有猎人才能体会得到的安心而温馨的睡眠了。

不知睡了多久，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林子里阳光灿烂，四面八方明亮一片，欢乐的喧躁不已的树叶映在碧蓝的天空中，赏心悦目；云已荡然无存了，空气中有一种特殊而干燥的凉爽，令人为之振奋——这便是秋日常见的阴雨后的晚晴：一个明朗平静的傍晚呈现出来。

我正打算起来，再去碰一下运气，忽然瞥见了一个纹丝不动的人影。我仔细观察，原来是个年轻的农家姑娘。她坐在那儿离我有二十步，像是在低头沉思，两手在膝上耷拉着；其中一手半开着，上面有一束盛开的野花，只见这束花随着她的喘息缓缓滑到格子裙幅上。洁白的衬衣，领口袖口都紧紧地系着，衬衣那短而柔和的皱褶包围着她的身子；脖子上挂着大粒的黄色珠串，盘了两圈，在胸前搭着。

她长得挺好看。一条细长的红发带把那头浓浓的浅灰金发梳成很整齐的两个半圆形，发带扎得十分朝前，差不多盖住了象牙般洁白的额头；她的脸庞的其他部分，因为日晒而微微地显出金黄的暗黑色，这种颜色是只有细致皮肤的人才会有有的。

我看不清她的眼睛，因为她始终没抬起眼睑来；但我能看见她高高的纤细的眉毛和长长的睫毛。这睫毛是潮湿的；她的面颊上明显地有哭过的泪痕，连那苍白的唇边也有，阳光一照越发醒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目。这张俊俏的脸上有一个略显圆鼓的鼻子，好像是个缺憾，但仍不伤整体的美。

我十分欣赏她脸上的表情：淳和温厚、柔美而悲伤，同时好像又对自己的悲伤充满稚气天真的怀疑。由此可见，她是在等一个人。这一刻，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一阵 声，她赶紧抬头回顾，在纯净的阴影里，她那双像扁角鹿一般的畏怯而明亮的大眼睛，非常迅速地闪了上下。她睁大了眼睛看了一会那发出声音的地方，又倾听了一下，深深地叹了口气，又把头慢慢地扭回来，俯下身子，伸手摩挲着那些野花。她的眼红了，嘴抖了一下，重新又默默地流下了泪水；那泪水在面腮上闪闪亮亮的。

就这样过了好长时间，这姑娘坐在那没挪地方，只是偶尔苦恼地挥挥手，侧耳细听动静，一丝不苟地听着……

突然树林里有了声响，她为之一振，那声响没有消失，而且更加近了，终于能听出是急切而果断的脚步声。

她把上身挺直了，似乎又羞怯了；那目光闪烁不定了。望望密林中，望见了一个男子的身影，她仔细端详了一下，脸便绯红了，嘴角绽开了微笑，想是要站起来，却又立刻低下头，脸色也刷地一下白了，神态跟着就慌张起来，直到那人走到她身旁，她才朝他抬起颤抖而恳诚的眼睛。

怀着好奇心，我从隐避处窥探着他。说心里话，他并不怎么样。他顶多是个有钱的青年地主的近侍。他的服装给人一种时髦放荡的感觉：一件短短的古铜色的大衣——可能是主人的——所有的扣子都系着，扎了一条两头雪青色的粉红领带，戴着镶金边的黑色丝绒帽子，帽檐压住眉毛。白衬衫的圆领不留丝毫情面地支撑起他的耳朵，夹着他的面腮，浆硬的套袖遮住了手，一直盖到红润润的弯手指上，手指上戴着镶有勿忘我草形的绿松石的银戒和金戒指。他那张胖脸偏偏是男子们都厌恶，女子们却都喜爱的那种脸。

在他的粗鲁之相上，很显然带上了轻蔑和厌倦；他始终眯着他那本就很小的乳灰色小眼，皱着眉，嘴角耷拉着，极不自然地打着呵欠，一副不以为然又装模作样的放肆态度，要么伸手整整卷曲得很神气的火红色头发，要么就用指头揪揪那直立在厚厚的上唇上的黄色髭须，总之，造作得让人生厌。

他一看见这个姑娘，马上就摆出架势。他慢步款款地走向她，在她面前停了一下，扭了扭肩，把两手插进大衣袋里，略微瞥了瞥姑娘，便席地而坐。

“怎么，”他开口说话了，眼睛观望着别处，摇晃着腿，打着呵欠，“你在这等了半天了？”

那姑娘没有马上答话。

“老半天了，维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她的声音低得让人无法听清。

“唉！（他摘下帽子，高傲地用手在几乎从眉毛边生起的浓密卷发上摸了两下，威风地朝四周看看，又小心地把帽子盖住宝贵的脑袋，）我给忘了。而且你看，天又下雨！（他又打了一个呵欠。）事情这么多，要哪件都顾上可真难啊，说不定主人又要骂我了。我们明天要出门儿了……”

“明天？”姑娘吃惊地问道，双眼盯着他。

“明天，……哦，得啦，得啦，你别哭呀，”他一见她周身战栗低下头去，就连忙懊恼地说，“阿库丽娜，你别哭呀，我求你了。你不是不知道，我真受不了这个。（他擤着鼻子。）否则，我这就走。……真傻，你哭什么！”

“好，我不哭，我不哭，”阿库丽娜急忙表示，同时把眼泪拼命咽下去。“那您明天出门儿？”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和您再见呢？”

“咱们会再见的，会再见的。不是明年，就是以后，老爷大概要去彼得堡就职，”他慢吞吞地说，鼻音很重，“我们也许要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国外呢。”

“您准会把我忘喽。”姑娘哀哀地说。

“不，不会，我不会忘了你。只是你得学聪明点儿，别傻里傻气的，要听你父母的话。……我不会忘了你，不——会。”（他平静地伸了个懒腰，又打了个呵欠。）

“别忘了我，”姑娘的声调是哀求的。“我太爱您了，一切都为您着想。……您刚才说，我要听父母的话，维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我该怎么听父母的话呢……”

“怎么？”他已仰卧在地上，两手放在脑勺下，问活像是从他胃里发出来的。

“我怎么能呢？您也不是不知道……”

她沉默了，维克托尔把玩着他的表链。

“阿库丽娜，你一点也不傻，”他说起来，“所以别说蠢话。我要你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可以说，你不完全是个乡下女子；你母亲本也不是乡下女人。可你究竟没受过教育，所以别人对你说话，你应该听从。”

“可这多可怕呀，维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

“嘿！胡说，亲爱的，有什么可怕？你这是什么？”他靠近她问着，“是花？”

“是花，”姑娘恼恼地答道，“这是我采来的艾菊，”她稍稍轻松了点，“给仔牛吃是最好不过的。这叫鬼针草，可以治瘰疬腺病。您看，多怪的花，我从未见过，这是琉璃草，这是香堇菜。还有，这是我送给您的，”她说，从黄色的艾菊下拿出一小束用细草扎好的浅蓝色矢车菊，“您要吗？”

维克托尔有气无力地伸手接过花，漫不经心地闻了闻，又用手指把花转动起来，同时又极傲慢地看着天空。阿库丽娜望着他，悲哀的目光中浸满了温情、顺从、恭敬、忠诚和爱情。她怕他，又不敢哭，同时又想和他道别，而且还要表示临行前最后一

次爱慕；而他呢，却像土耳其皇帝一样四平八稳地躺着，以耐性与容忍对待她的崇拜。

说老实话，我看到这些十分愤怒，特别是他那通红肥胖的脸，假模假式，没有真情，既想轻蔑却又不大熟练，装出冷漠与得意，又不知如何是好。姑娘这时十分可爱；她的整个灵魂热诚地献给了他，而他……把矢车菊掉在草地上，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片镶铜边的圆玻璃，放到一只眼睛上，虽然他又皱眉又鼓腮，又拧眼又耸鼻，那玻璃片仍是掉下来，落到他手里。

“这是什么？”惊讶的姑娘终于忍不住了。

“单眼镜。”他兴致勃勃地回答。

“干什么用的呢？”

“戴上可以看得更清楚。”

“让我看看。”

他有点不大情愿地递给了她。

“当心点，别打碎了。”

“放心吧，不会打碎的。（她怯怯地把它放到一只眼睛上去。）我什么也看不见……”她天真地说。

“你得把那个眼睛眯起来，”他好为人师地教导着，极不高兴。（她把对着玻璃片的那只眼眯了起来。）“不是这个眼，不是这个，傻瓜！是那个！”他叫嚷着，没容她改正过来，就抢回那单眼镜。

姑娘羞红了脸，微笑着把脸扭了过去。

“可见我们是不配用……”她咕哝道。

“当然喽！”

这可怜的姑娘沉默了片刻，怅然地叹了口气。

“唉，没有了您，我会多痛苦呀！”她突然喊道。

他用衣襟擦了擦单眼镜，放回了衣袋。

“对，对，”他终于又应话了，“刚开始你肯定会痛苦。（他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贴地拍拍她的肩膀；她悄悄地从肩上拉下了他的手，羞赧地吻了吻。）唔，你是个好姑娘，”他骄傲地微笑着，“可有什么办法呢？你想想，我和老爷绝不能留在这里；现在快到冬天了，乡下的冬天——你是知道的——真让人讨厌。在彼得堡就很不同啦！在那儿，太棒了，像你这傻子连做梦也不会梦见，那房、街道，还有文明、交际——太棒了！……（阿库丽娜像小孩一样出神地听着，贪婪地张开了嘴。）然而，”他在地面上翻动着补充道，“我何必讲这些给你听呢？反正你也不懂！”

“为什么，我懂，我会都懂。”

“瞧你这样儿！”

姑娘低下头去。“你从前跟我说话可不是这样的……”她就那么俯首低眉地说着。

“从前？……从前！嗨！……从前！”他几乎气恼了。

俩人都不出声了。“我该走了。”维克托尔边说边用肘把身子撑了起来。

“再呆一会儿吧。”姑娘恳求他。

“呆什么呆？……我都跟你告过辞了。”

“呆一会儿吧。”她又重复。

他又躺下了，吹起了口哨。她紧张地盯着他。我能看出，她在激动地等着什么，她的嘴唇抽搐不已，无血色的脸颊涌上潮红。

“维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她憋了半天才憋出话来，“您太狠心……您太狠心了，真的。”

“怎么狠心了？”他紧皱眉头，转向她。

“太狠心了，你在分手的时候总该跟我说句好听的，半句也好，对我这苦命的人……”

“什么好听呢？”

“我不知道；您应该非常清楚；您就要走了，说一句半句的

也好啊。……我为什么得这么甘心受苦呢？”

“你也真怪！我怎么知道说什么？”

“哪怕一句半句的呢……”

“哼，又来这一套！”他一边气恼地说，一边站起身来。

“您别生气呀。”她强把泪水忍住，急忙劝慰。

“我没生气，只是你太傻。……你指望什么呢？反正我不会跟你结婚，不会跟你结婚，知道不？那你还指望什么，指望什么？”他把头伸向前，像是等着回答，同时又把手指叉开了。

“我什么都不指望，我什么都不指望，”她呆呆地答着，壮起胆子伸出两只颤抖的手，“说上一半句也好啊，分手的时候嘛……”

她的泪如泉涌。

“哎，你又哭。”他冷冷地责备着，把帽子拉下盖住了眼睛。

“我并不指望什么，”她边哭边说，“您叫我以后在家里如何过呀？如何过呀？我的日子会多苦呀，我这个苦命的人啊；他们会把我嫁给我不喜欢的人。……我真命苦！”

“叨叨吧，叨叨吧！”他两只脚替换着，站在那儿低声威胁。

“说一句，说半句也好啊。……就说‘阿库丽娜，我……’”

骤然间涌出的号啕使她没能说完这句话，她倒了下来，把脸贴在草地上，失声痛哭起来。她全身都痉挛般地抽动着，后颈骨也忽高忽低。长年累月积郁在内心的痛苦一泄而出。

他在她面前站了一会儿，耸耸肩，把身子转过去，大步流星地走了。

过了不大一会儿。

她静下来了，抬头看看，一下子跳了起来，惊讶地直拍手；她想追赶，但两腿发软，只得又跪在地上了。

我被这一切感动了，跑向她。但她一见我，倏然来了劲儿，轻叫一声，站将起来，眨眼间消失在树林里。地上留着她那散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花。

我伫立了片刻，捡起那矢车菊，出了林子，来到田野上。

太阳低垂在淡白而已洁净的天空中，它的光芒也似乎冷却而暗淡，变得平静而滋润了。还有半小时就是傍晚了，西天没有霞影。一阵阵秋风吹打着干黄的残留下來的庄稼，卷缩的小叶子在这些庄稼面前陡然飞扬起来，穿过道路，向林边涌来。朝着田野这面的林子，顿时就颤抖起来。瑟瑟地发出细碎的闪光，清晰而不刺眼；在红橙橙的草茎上，在金黄的麦秸上，是秋蜘蛛那无数的亮丝，起伏地闪映出光泽。

我迎着秋风，伫立良久……只觉得哀愁凄凉袭上心头；看看这万物凋零的景象，看看这破败而略显清新的微笑，看看天边的惨淡夕阳，那凄凉的情绪夹杂着那种冬天逼近的恐怖笼罩了我的全身。

一只孤零的老鸦，小心而哀怨地飞着，翅膀沉甸甸的，高高地飞过我的头顶，给苍宇留下几许激动，我发现它又转头向我斜乜了一眼，而后就飞升到高处，发出时隐时现的叫声，一会儿便消失在林子后面了；一大群鸽子迅捷而浩荡地从打谷场上飞过来了，刹那间又盘成圆柱形，纷纷落在田野中——这就是秋的特征！

有人赶着大车从光秃秃的小丘后面过去了，一路留下空车的轧轧声……

回到家后，阿库丽娜那可怜的面容依然浮现在我的脑际，像对圣物一样，我把她的矢车菊珍藏起来……

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地主兼猎人亚历山大·米海勒奇·格×××家的宴会定在6点钟。

当我5点到那时，就已经有很多穿着各种服装的贵族了。主人热情地迎接了我，随后马上又跑回餐室管理员的房间里，他在等一名显贵，心情特别欣悦——这种欣悦对于他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富裕是完全不相称的。

亚历山大·米海勒奇没结过婚，他不喜欢女人；来他家的也都是独身。他排场阔绰，花大力量增建并装修祖传的大厦，年年都向莫斯科订购约有一万五千卢布的酒，也受到一般人的极大尊敬。他在很早就退职了，什么头衔也没获得。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要这般大张筵席遍请显贵呢？而且每逢这时都兴奋异常？这正如我认识的一个司法稽查官所说，别人问他受不受贿时他回答：不知道。

我和主人打过招呼后，便去各房间走走。客人中几乎没我认识的；纸牌桌旁已坐了二十来个人，其中有两个军人，长相高贵略带病色，有几个文官，系着又高又紧的领带，长着只有果断而安分的人才有的下垂式染色髭须（这些人整牌时神气十足，只是用余光斜视着走近前来的人）；有五六个县城官吏，肚子滚圆，两只胖手出着汗，脚纹丝不动。（这些人言语温和目光快悦，把纸牌紧贴在胸前，出牌时不敲桌子，而是用波浪般的姿势把牌飞送到绿呢桌面上，收取赢牌时只发出轻微的彬彬有礼的声响。）其余的人或坐或站，或挤在门口窗前；有个年老的女相的地主，站在屋角打着哆嗦，红着脸很难为情地捻弄他表上的坠饰，虽然没人注目他；还有几位先生身穿上等裁缝非尔斯·克留兴所做的圆形燕尾服和格裤，在毫无顾忌地高谈阔论，同时随心所欲地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头晃脑；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刻薄地微笑着，一双近视眼，一头淡黄头发，一身黑衣服，样子略显羞赧。

我觉得生疏而寂寞，可忽然有人来招呼我了，他叫伏伊尼春，是个没毕业的学生，现住米海勒奇家，算是……算是什么，很难说清。他枪法不错，还会训狗。我是在莫斯科的时候结识他的。

他属于每次考试都装“木头人”的那种青年，为求音节的动听，人们总是称之为“巴铿巴尔季斯特”。（您可以想见，这是老早的事儿了。）比如，叫到伏伊尼春的名字——在这之前他一直笔直地坐在位子上，满身大汗，眼光四下张望——他站起来，急忙把制服上的扣子系上，侧着身走到考试桌前。“请抽一个考签，”教授语气平和。他伸出战抖的手，不知抽哪个。“请别挑了，”有一个外系的来监考——易怒易喜的小老头——突然讨厌起这不幸的巴铿巴尔季斯特，颤声命令。

伏伊尼春只得顺从地拿起一个考签，把号码给教授看过后，坐到了窗边，等排在他前面的学生答完自己的题签。他坐在那，两眼盯着考签，顶多向周围张望几眼，身子纹丝不动。这会儿他前边的学生答完了，教授们评判着——“好，你去吧，”或“非常好，好极了”。于是轮到伏伊尼春了。他坚定地站起来走到考桌旁。“把你的考签念一遍，”教授要求。他双手把考签捧到鼻子上，慢慢念完又慢慢放下。“请你回答，”那教授懒洋洋地发号施令，把身子向后仰了仰，两肘交抱在胸前。

考场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像是死去一样。“你怎么啦？”他没开口。外系的小老头焦急了。“多少得答呀！”他仍是没开口，呆呆地把他那剃光的后脑对着全班同学。外系的小老头被气得眼睛暴突。“这可怪了，”另一监考也很惊讶，“你怎么像哑巴一样站着？你不会答？不会就实说。”“请让我另抽个考签。”这可怜的学生低声要求。教授们互们相看了看，“好，你抽吧。”主考允

许了，伏伊尼春又抽了一个，重新走到窗前，重新回到书桌边，重新死不出声。外系的小老头气得咬牙切齿。到最后他们放过了他，给他打了零分。

你以为他肯定跑出去吧，那就错了！他回到座位上，仍是呆呆地坐着，直到考试结束。只是出教室时说：“唉，受罪！真倒霉！”这一天便就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晃悠，有时抓住头发，痛不欲生地骂自己愚笨。但书本依旧不看，第二天早上又重复同样的情景。

现在就是这个伏伊尼春在和我打招呼。

我俩聊了起来：关于莫斯科和打猎。聊着聊着，他忽然低声问我：“我来给您介绍此地最能说俏皮话的人吧？”

“好，劳驾您。”

他领我走到一个矮个子面前，只见他穿了咖啡色的燕尾服，戴着花领带，高耸的额发而长着唇胡，但面部机敏而刻薄、暴躁而灵活，嘲弄的微笑不停地扭歪着他的嘴唇，不整齐的睫毛下是一双黑色的小眼，正眯缝着。他旁边站着个独眼地主，长得胖且和气，像个糖菩萨。在那儿提前就笑了起来，似乎全身都要溶化了。

伏伊尼春把我引荐给彼得·彼得罗维奇·卢比兴。我们互相寒暄，表达敬意。

“请让我把我的好友介绍给您。”卢比兴抓住了那个甜蜜的胖地主的手，突兀地责令他：“别固执哦，基利拉·谢里发内奇，不会咬您的，来，”他的声音古怪而刺耳。这时狼狈的基利拉笨拙地鞠着躬，那肚子像是要掉下来。“来，我来说明：这是位优秀贵族。他五十岁以前身体很棒，突然想起要治眼睛，于是变成了独眼，一目了然。此后他治自己的农人，也获得同样的成功。……而他们呢，也同样是一目了然的忠诚。……”

“您这人真是的。”基利拉没有说完就大笑不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说呀，朋友，暖，说呀，”卢比兴接着话头。“您怕是得当选法官，肯定的，您等着吧。当然喽，那时会有陪审员来给您出谋划策；可无论如何，您总得会说话，哪怕是说别人的见解也好。一旦省长来了问：‘这个法官怎么结巴？’别人就答：‘因为麻痹症。’省长下令：‘快给他放血。’这对您来说岂能抗命拒绝？”

甜蜜的胖地主笑得控制不了自己了。

“瞧，他笑了，”卢比兴接着耍嘴皮子，同时恶狠狠地盯住地主那大肚子，“他怎么不笑呢？”他又转向我说，“他吃得饱，身板好，没孩子，他的农奴没有抵押出，——他还替他们治病哩，——他的太太傻头傻脑的。（地主把脸扭了扭，装着没听清，只是一个劲在笑。）我也要笑，我的太太跟一个土地测量员逃跑了。（他呲牙装笑。）您不知道这回事吧，可不是！她溜之大吉了，丢下封信给我，写道：‘亲爱的，请原谅，我为爱情所激动，跟我的心上人一道远行……’她爱这测量员，为的是他不剪指甲，穿紧身裤，您觉得奇怪？您会说：‘这人真直爽。’唉，我的天！我们乡下人说的尽是真话。但是咱们还是躲开点吧。……咱们干什么非要站在未来的法官身旁呢？……”

他把我拉到窗前。

“这儿的人都以为我爱说俏皮话，”他对我说，“您可别信。我至多脾气不好，爱骂人，总是毫无拘束。话又说回来，我为什么要拘束呢？无论是谁的意见，我都看得不名一文，我不追求什么；我是坏人——这又会怎么样呢？坏人起码不需动脑子。当个坏人也非常爽快，您不信吧。……喏，比方说，我们的主人吧，天晓得，他为什么那么奔来跑去？时时看点儿，又笑又出汗，装什么神气，白让咱们饿肚子！不就是个显贵嘛，有什么了不起的？瞧，他又跑了——一瘸一拐的，您瞧。”

于是卢比兴尖声嘲笑。

“只有一点遗憾，没有太太们，”他喟然长叹后又说，“这是独身者宴会，——要不然；我们这班人就得意了。您瞧，您瞧！”他突然叫了起来，“科才尔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高个儿，留着胡子，戴黄手套的。一看就知道他出过国，……总迟到！我告您，他是个傻瓜，跟商人的一对马一样；要是在别处，您可以看见，他对我们讲话真谦虚；我们那些饥渴般的母亲们、女儿们恭维他的时候，他那么宽宏地笑！……他偶尔也说几句俏皮话，虽然他是顺道来这儿；他可真会说俏皮话！就如同钝刀割绳子。他非常厌恶我。……让我先去招呼一声。”

卢比兴跑过去迎接公爵。

“啊，我的死对头来了，”他刹那间又跑回来跟我叨叨，“您见了没有？那胖子，焦黄脸的，脑袋长着硬毛，喏，就是拿着帽子、靠墙走的、像狼一样探头探脑的那个。我的马卖给了他，才四百卢布，那马值一千呢。这个不吭气的家伙一定得小看我；这个白痴，你在早上，喝茶前，或者刚吃过饭，问他声‘您好’，他便说：‘什么？，哦，文官来了，’卢比兴接着介绍，“退职的文官，破产的文官。他有个甜菜糖的女儿，有一所生瘰癧腺病的工厂。……对不起，我说倒了，……可是您听见了吧。啊！建筑师也来了！是个德国人，偏留着唇胡，他不懂自己的业务，怪事！……其实他没什么必要熟悉业务；只要把贿赂拿上，多给我们这些世袭贵族立几根柱子也就什么都有了！”

卢比兴又朗声大笑了。……

忽然之间整个大厅里传布开一种兴奋的骚动——大人物到了。主人马上奔往前室。有几个忠诚的家人和热心的客人在他后面跟着。瞬间，嘈杂的议论变成了柔和愉快的絮语，如同春天的蜜蜂在自己的房子里发着嗡嗡声。这中间只有一个不肯停歇下来的黄蜂——卢比兴——和一只堂皇的雄蜂——科才尔斯基——没有压低嗓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人物进来了——蜂王进来了。人们为之雀跃欢迎，坐着的都站起来，连那个以低价向卢比兴买马的也在内，他把下巴贴在胸前。大人物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只见他仰面抬头，挺胸叠肚，时而说几句赞许之词，但一直拖着长腔哼啊哈的；他向科才尔斯基公爵的胡子看了看，像见了仇敌一样愤然；他又朝那个有工厂和女儿的破落文官伸出左手的食指。

过了几分钟，——在这期间，大人物已经把他没有迟到而十分荣幸的话重复了两遍——大家都随着他步入餐厅。

接下来就不需详述宴席的开头部分了。读者朋友们对这应该是熟悉的：大人物坐在首席，文官和省贵族长列其左右；主人张罗着忙前忙后，每每经过大人物的后背时总是满脸堆笑，像小学生一样站在墙角，匆匆地接过一盘汤或一小块牛肉匆匆下咽；听差长端上一条嘴里插着一束花的大鱼；穿号衣的仆人把脸板起来硬是把玛拉加酒和干马德酒呈给每位贵族；几乎所有的贵族，特别是年长的，都像尽义务一样喝下一杯一杯的酒；最后是香槟——举杯相祝身体健康……

而应该告诉读者的，大人物在欢愉的肃穆与敬爱中所说的一段话。

有个人——可能是那个文官，他是熟悉新文学的，他开始提起了女性的一般影响，特别是对男青年的影响。“对，对，”大人物接着说，“这是实实在在的；但对青年应严加管教，要不然，他们恐怕一见女人的裙子就会发疯。”（全场的人都像孩子似的微笑了，其中一个地主竟满脸感激的神情。）“由于青年人的想法极其简单。”（大人物的发音有些个别）“就像我儿子伊凡，才二十，就对我说：‘爸爸，给我讨个老婆吧。’我对他说：‘傻小子，先立业，再成家……’他听了就失望地哭了，……可我……才不顺着他呢！”（大人物说“才不顺着他呢”这句时，好像是从肚子里发出来的；他沉默了一下，威严地看看文官，把眉毛挺了起来，

挺得很高。文官愉快地把头侧了一点，把对着大人物的那只眼飞快地眨了眨。)“结果如何，”他又说他儿子，“现在他亲笔写信来：父亲，谢谢你，开导了我这个傻小子……’可见就该如此办！”

全体客人顺从地表示同意，而且像是得到教诲而振作精神。宴会结束后，大家都起身去了客厅，发出较响的，可是仍是十分规矩的——这时所特地允许的嘈杂声。……大家坐下来玩纸牌了。

我好不容易才捱到了晚上，吩咐我的马车夫明天早上5点给我套车，然后就去睡觉了。可是我注定要在这一天中还要认识一个特殊的人。

因为来客多，不可能每人都有单独卧室。听差长领我进了一间绿色的有潮气的小房间里。这里已住了一位客人，他已把衣服脱光了，一见我就飞快地钻进被窝，把被子拉到鼻子上，在松软的羽绒褥子上翻腾了好一会，才算安顿下来，然后敏锐地观察我。我走向另一张床（这房间共有两张床），把衣服脱下，躺在潮湿的被单上。我那同屋的客人在床上辗转反侧起来了。

我向他道了晚安。

半小时后，我仍是无法入睡，只觉得脑子里充满了无用的许多念头，模模糊糊地排成无头无尾的行列，顽强而又单调乏味地游移着，就像扬水机上的那些桶似的。

“您是不是也没睡着？”我那同屋的问。

“是啊，”我答道，“您也没睡着？”

“我从来就不想睡觉。”

“怎么回事儿呢？”

“就这么回事儿。我自己也说不清；躺着，躺着，也就睡了。”

“您既然不想睡，为什么要躺到床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叫我去干什么？”

我没有回答他。

“我觉得非常怪，”静默了一会儿之后他又说，“怎么这里没有跳蚤。这里没有的话，什么地方有呢？”

“您好像想念它们。”我说。

“不，不想念它们；我只不过喜欢所有事情都合乎逻辑。”

“嘿嘿！他倒用起名词儿来了！”我心想。

他没出声。

“您肯跟我打赌吗？”他猛地大声问我。

“赌什么？”

我的同屋人开始挑拨起我的兴趣。

“唔……赌什么？就赌这个：我相信您肯定把我当成了傻瓜。”

“哪有的事儿！”我吃惊地应付他。

“当成乡下人，当成没知识的人。……您说实话吧……”

“我还没认识你呢，”我否认着，“怎么你会断定……”

“哼，单听您说话就听出来了：您这么随便地回答我。……不过，我和您想像的不大相同……”

“请听我说……”

“不，请您听我说吧。第一，法语我讲得并不比您差，德语还可能比您好；第二，我曾出国三年，光在柏林就住了八个月。我研读过黑格尔哲学，先生，我能背诵歌德的诗；而且我曾长期地爱恋过一位德国教授的女儿，回国以后娶了个有肺病的小姐，虽然没头发，但人品非常好。可见我和您是同林之鸟；我并不是您所想像的乡下人。……我也在深刻反思，我没半点粗蛮。”

我抬头仔细地看这古怪的人，寝灯昏暗，使我看不清他的长相。

“喏，您现在看着我，”他整了整睡帽，“您大概纳闷儿：‘怎

么我今天没注意到他？”我告诉您，由于我不大声说话：因为我躲在后面，站在门后，不跟任何人说话；因为听差长端着盘子在我面前走过时，提前把手臂抬得跟我胸脯一般高。……这一切有两个原因：第一，我穷，第二，我已经与世无争了。……请您说真话，您注意到我了吗？”

“非常遗憾，没有……”

“暖，对啦，暖，这就对啦，”他把我的话打断，“我就知道。”

他坐起来，交叉了两臂；那睡帽把长长的影子从墙上折到天花板上。

“请您有啥说啥，”他斜瞟了我一眼，问道，“您肯定觉得我很古怪，是个所谓的怪人，或者更糟——假装怪人，对不对？”

“我必须重申，我跟您一点也不熟……”

他低下头呆了一会儿又说道：

“为什么我跟您，跟素不相识的人，这样没深没浅地唠叨呢——天晓得，只有天才晓得！（他叹了口气。）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心灵相接近啊！咱俩可都是正经人，也就是利己主义者：您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跟您也没有丝毫关系；对吗，可咱俩都睡不着。”

“那为什么不聊聊呢？我现在有精神，难得我这样。您看出来了吗，我非常胆小，我胆儿小并不是因为我是外省人，没有官职、没有钱，而是因为我是个自尊心太强的人。但有时，在我既不能确定，也不能预知的偶然发生的良好情形下，我就不会胆儿小了，例如现在就是。现在您把达赖喇嘛叫来我也不怕，可能我还朝他要点鼻烟嗅嗅呢。可是，也许您想睡了吧？是不是？”

“不，恰好相反，”我忙答应，“我很想跟您聊天。”

“您是说，我把您逗起来了，……那就更好了。……告诉您吧这儿的人都叫我奇人，特别是在无聊的时候提起我，‘我的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运没人关心。’他们想要作践我。……唉，我的天！他们哪知道，……我就倒霉了，就因为我本来没什么奇怪特别的，除了像现在这样唐突地说话以外，没什么奇特的；但这种唐突不名一文，是低级的奇特。”

他把脸转向我，两手挥了一下。

“先生！”他提高声音，“我认为：只有奇人才能得以在世上好好生活；只有他们才有这权利，有个人曾说：Mon verre n' est pas grand, 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法语：我的杯子并不大，但我用它喝水。）您听听，”他低声提醒我，“我的法语说得多清楚。我认为，即使你头脑再大，能装下好多东西，即使你理解一切，知识渊博，追赶时代，但假如你没有一点自己的特殊东西那也不行。哪怕是呆傻呢，得是自己的！要看自己的气息，固有的气息，这点十分重要！您别以为我对这种气息要求过高。……绝不！这样的奇人多着呢，简直比比皆是！所有活着的人都是奇人，而我不算！”

他沉静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在青年时代曾胸怀那么大的抱负！出国前以及刚刚回国的时候多么高傲！在国外我非常小心，总独来独往，我们这种人应该这样，我们刻苦钻研、钻研，到了最后，就连 ABC 也不懂了！”

“奇人，奇人！”他不无责备地摇头感叹。“人家叫我奇人，……而实际上，世上比我平常的人是没有的。我的出生大概也是为了模仿别人。……真的，我的生活也似乎是在模仿我所了解的各个作家，含辛茹苦，求学，恋爱，结婚，这些好像不是出于我本人的意愿，而是履行一种义务，或者是上一门课，——说不清楚啊！”

他说着把睡帽摘下扔到床上。

“您想听听我的生活吗？”他极热诚地问我，“或是我生活的几个步骤？”

“想听，谢谢。”

“不，我还是给你讲讲我结婚的情形吧。结婚是件大事，是整个人生的试金石；结婚时，像照镜子，能照出……。唉，这比喻太陈旧了。……对不起，我得嗅一嗅鼻烟。”

他从枕头下摸出鼻烟盒，打开后一边摇着烟盒一边又说起来。

“先生，请您设身处地为我想想。……请您判断一下，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你倒是说说，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在这百科全书与俄罗斯生活之间，倒是说说，有什么共同点呢？叫我如何把它应用到生活中呢？而且，还不单是这百科全书，还有一般的德国哲学……说得过分些，乃至全部科学！”

他从床上跳起来，恨得他咬牙切齿控制不住自己，但嘴并没停。

“唉，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你为什么要出国呢？为什么不呆在家里，就研究研究你四周的环境和生活呢？这样你就可以明白生活的要求和前途了，也可以弄清自己所谓的生命之责任了。……可是别那么想吧！”

他又换了一种腔调，似乎是有点外强中干的胆怯。

“这种尚没有被圣贤们写进书本的东西，让我们如何研究呢？我很乐意向俄罗斯生活学习，可这宝贝它不开口呀！它的意思是：你就这么来理解我吧！可我就是没这悟性。你得给我下结论，或者定理！……定理，它说，这就是个定理：你听听我们莫斯科人说话吧——不是像夜莺吗？可偏偏这就难了；他们像库尔斯克的夜莺似地叫着，而说不说人话。

“于是，我再三考虑——科学大概处处都一样，真理也是。我便下定决心去了国外，到了异教徒那儿……有什么办法呢？年青气盛，骄傲自负，让我把其他都忘记了。您知道吗？不到万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已的时候，我不让自己发胖，尽管人家说发胖不影响健康。话又说回来，要是造物主不给你肉，你想胖也胖不了！”

他略微思索了一会儿，又接着以前的话头儿说：

“真是，我似乎答应给您讲我结婚的情形了。您听啊！第一，我的妻子已不在人世了。第二……第二嘛，我觉得应该先给您讲讲我青年时代的情形，要不然，您理解不了我。……您不想睡吧？”

“不，我不想睡。”

“那太好了。您听听……隔壁那康格留兴先生打呼噜打得多难听：我父母并不富裕，——我说我父母也是按照传闻，我除了一个母亲之外，还有一个父亲。我已经把他忘了；据说，他是个不很聪明的人，满脸雀斑，有个大鼻子，火红的头发，总是用一个鼻孔吸鼻烟。我母亲的卧室挂着他的肖像，红色制服，黑领子碰着耳朵，长相十分丑的。我挨鞭打时，总是从这挂像前走过去，母亲总是指着挂像对我训教：‘要是你爸他还在，他才不这么轻易饶了你呢！’您可想而知了——这对我有多大的鼓励呀！”

“我没有兄弟，没有妹妹；不，事实上，我有过一个残废兄弟，他后脑上生了英国病，没多少时候就痛苦地死去了。……英国病为什么要侵入到库尔斯克省的希格雷县来呢？但问题不在这里。母亲怀着乡下女地主的极大热忱，对我进行教养，从我辉煌出生那天起一直到十六岁。……您听我讲呢吗？”

“当然听呢，请往下讲。”

“哦，那好。我一满十六岁，母亲便毫不犹豫地撵走了我的法国家庭教师——从涅仁的希腊区来的一位德国人，叫斐里波维奇。母亲带我去莫斯科，在大学报名后，她就去世了，把我留给一位嫡亲叔叔。

“这位叔叔是个司法稽查官，名叫可尔登·巴布拉，他依照惯例把我的家产全都吞食。……但问题不在这儿。

“我进大学的时候——应该替我母亲说句公道话——已具备了良好的素质；但我的平凡与普通也是非常明显的。我的童年时代跟别人的差不多：愚蠢而又缺乏朝气，就像是在羽绒褥子里长大的。也是很小的时候就背诵诗篇，而且不知怎么就消沉起来了，非常喜欢幻想。……幻想什么呢？哦，对了，幻想美……及其他。

“我入了大学后，立即参加了学会。那时和现在不一样。你可能不明白什么是学会？我记得席勒在一首诗里说（他用德语说）：

叫醒狮子是可怕的，
老虎的牙齿也是可怕的，
但世间最可怕的，
是精神错乱的人。

“我向您保证：他要说的并不是这个；他要说的是 Daxistein ‘学会’……in der Stadt Moskau！（德语：是莫斯科城里的学会）”

“您认为学会怎么可怕呢？”我问。

他把他的睡帽抓起来，放到鼻子上。

“我认为怎么可怕？”他提高了嗓门儿。

“是这样：学会，是一切独创和发展的毁灭；学会，是社交、女性和生活的丑陋的代用品；学会……唉，不用急，我告诉你吧，学会是什么！学会，是懒惰和萎靡，往往还美其名曰合理事业：学会用议论代替谈话，让你习惯那种毫无意义的空谈，让你不想单独做点有益的活儿，让你身上生满文学的疥癣，让你丧失灵魂的清新与力量。学会，打着友爱和睦的旗号，其实是庸俗是无聊，这是否认不了的，拿坦诚和同情作借口，其实是倾轧与乌合……

“在学会里，凭借每个朋友的权利，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自己的污秽的手指一直插进同伴的内心深处，不管是谁，心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都不完全纯洁；在学会里，人们都崇拜夸夸其谈的演说家、恃才自傲的才子、少年老成者以及碌碌无为却有‘隐秘思想’的诗人；在学会里，十七岁的小伙子狡猾地热烈地谈论女人和爱情，可在女人面前却一声不吭了，就是说话也是说书上的，装模作样！在学会里，流行着灵舌快嘴能说会辩；在学会里，你监督我，我监督你，像警察一样！……

“啊，学会呀学会！你不能把它称为学会，它是个魔圈，这圈子毁灭了多少正派的青年呀！”

“哎，您言过其实了，请允许这么提醒。”我插了一句。

“也许吧。天晓得，也许吧，可是，我们这种人只有这惟一的乐事儿了，那就是夸大其辞。嘿！”

“于是，我就这样在莫斯科过了四年。先生，我真没法给您形容，这四年过得太快啦，真是一晃儿；每每回忆起来，我便满腔悲苦。总是想起来就像坐雪橇滑下山，……一眨眼，飞到山脚了；一到傍晚，那睡眼蒙眬的仆人给你穿上紧绉绉的常礼服——穿好后，漫不经心地到朋友家，抽烟、喝茶、谈德国哲学、爱情、精神的永恒之光，以及其他不着边际的话题。

“但是在那儿我也遇见过奇特而有独到见解的人：有的人不管怎样摧毁自己，压迫自己，可仍旧固守自己的本性；只有我这个不幸的人，像绵软的蜡捉弄自己，我那可怜的本性丝毫也不表示反抗！这时我都二十一了。

“我承接了我的产业，或者，准确地说，是承接了我产业中我的监护人认为可以留给我的那部分。我把全部世袭领地托付给一个已经赎身的家仆华西里·库德略舍夫照管后，便出了国，去了柏林。

“在国外，我已经告诉过您了，住了三年。可又怎么样呢？在那边，在国外，我仍是个不奇特的人。首先，这不必说，我对欧洲本身，对欧洲的生活，丝毫不理解；我只不过是在德国教授

和德国书的诞生地，听德国教授讲课、读德国书而已；不同的，仅此一点。我过着孤独的日子，像修道士；我跟几个退职的俄罗斯陆军中尉们泡在一起，这些人跟我一样整日为渴求知识而苦闷，然而理解能力又非常差，而且口才不好；后来我又结识一些从奔萨和其他富裕的省分来的笨家伙；有时我去咖啡馆，有时翻翻杂志，晚上有时去看戏。

“我几乎不跟当地人来往，跟他们谈话让我感到紧张。他们之中也没什么人主动来找我，除了那两三个粘粘糊糊的犹太籍的骗子，他们倒是常常来访，跟我借钱，贪图 derRusse（这俄罗斯人）爱上当的便宜。到最终，一个非常巧的机会让我偶然地进入了我的一个教授家里。

“是这么回事儿；我去他那去登记听课，但他突然邀请我参加他家的晚会。这教授有两个女儿，都在二十七岁左右，身体矮敦敦的——天晓得——鼻子为何那么壮硕，碧眼卷发，红手白指甲。一个叫林亨，另一个叫明亨。打那以后，我就常去他家。

“我必须告诉您：这教授十分聪慧，只是有点郁闷，讲坛上他侃侃而谈，在家里却含糊其辞，而且总是把眼镜戴在额上去；其实，他知识渊博……

“于是呢？我忽然觉得我爱上了林亨，而且这种感觉继续了六个月。我跟她并不多说什么闲话，只是默默看着她；我把各种动人的作品都朗诵给她，还偷偷地握她的手；一到晚上就跟她一块幻想，死盯着月亮，或只看天空。而且呢，她煮咖啡煮得非常棒！

“这么说，还有什么可等的呢？只有一点让我很尴尬：在那所谓的不可言喻的幸福之刻，不知怎的，我的心窝里总有点发疼，我的胃里像是颤抖着一阵苦楚的寒意。我终是忍受不了这种幸福，便逃开了。

“之后我又在外国呆了两年：我到过意大利，曾在罗马的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画《基督变容》前站过一会儿，也在佛罗伦萨的‘维纳斯’雕像前站过一会儿；我一下子就疯狂了，像是着了魔；晚上写诗，而且也开始写日记；总而言之，那时我的生活和大家一样。可您瞧，当奇人多么容易！例如我对绘画和雕塑一窍不通，但我照样评价，口若悬河，……可不是，那怎么可以！还是找个向导，跑去看看壁画。……”

他又把头低下了，把睡帽摘下。

“我最后还是回国了，”他的嗓子有点疲惫了，“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像变了个人。在外国时我沉默寡言，可在这儿，我能言善辩高谈阔论，而且不知为什么变得特别骄傲。一些谦虚的人，几乎把我当成天才；太太小姐们总是满怀同情地听我谈天说地；但是，我不善于维持自己的声望。

“有一天早上，出现了对我的诽谤（是谁造出来。我不知道，一定是某个男人化的老处女，——这种老处女在莫斯科不计其数），接着就像草莓一样漫生开来。我被缠住了，想挣脱也挣脱不了。……我就离开了。在这点上，说明我的荒唐可笑；其实我应该留下来等谣言过去，就像等荨麻疹过去一样；那些谦虚的人们还会再喜欢我的，那些太太小姐们也还会带着笑容重新听我谈天说地。

“但关键的是：我不奇特！您知道，我的良心忽然苏醒了，我深感羞赦——无论在哪儿总是讲那老一套，就跟饶舌一样。但别人要听这一套又怎么办呢？有的人就不像我这样难为情，他们像战士一样什么也不在乎，二十年都靠舌头吃饭，也总是老一套——这得靠自信与自尊！

“我也有这种自尊，如今还有呢。但关键在于：因为我，再说一遍，并不奇特，我抱着中庸之道；上帝应该给我更多的自尊，或者一点也不给我。但最初的时候，我真是无路可走了；再加上出国已耗费了我的财产，而还得娶一个商家姑娘——年纪不

大但身子却像果冻一样松软了——我不答应，于是我就躲到自己的村子里去了。”

他说到这儿又瞟了我一眼。

“关于乡村生活的第一印象，大自然的美丽、安闲与幽静的魅力，我可以把它省略掉吧？”

“可以，可以。”我答。

“何况，”他接着说，“这些都非常无聊，至少我周围是这样。我在乡下很寂寞，像一只被关起来的小狗。然而，我第一次途经那春天的白桦林时，我差点头晕目眩，心怦怦直跳，是为那模糊而甜蜜的期望。但这期望永远不会实现，而且却相反地实现了一些没期望的：兽疫呀，欠租呀，拍卖呀什么的。

“在总管雅可夫的帮助下，我勉强度日。这总管是代替以前那管家的，后来，他就变成了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掠夺者，而且用他那涂柏油的长统靴的气味破坏了我安静的生活；有一次我想起了邻近一家老相识——一个退職陆军上校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便吩咐马车，去拜访这家邻居。

“这一天应该是我永生难忘的纪念日，因为六个月后，我就娶了这位上校夫人的第二个女儿！……”

他低着头，把双手高高地举起。

“不过，”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不愿意让您对这个去世的女人有不好的看法。绝对不行！这是个最高尚、最善良的人，是一个慈爱无边忍耐无度的人，甘愿奉献一切；尽管如此，我应该跟您说老实话，如果她没死，我也不可能在这儿在今天跟你说话了，因为我家的库房横梁至今还在，我曾经不止一次准备悬梁自尽！”

他迟疑了一会儿。

“有些梨子，得放进地窖里，过些时候才好吃。我的妻子也是这样。只有如今，我才为她说句完全公道的话。只有现在，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我回想起结婚前同她在一起度过的几个黄昏，不但不让我伤痛，反而叫我感动得热睛盈眶。

“她们的家境并不富裕；房子是老式的，木结构，倒也舒服，依山而建，一边是荒芜的花园，一边是草木杂生的院子。山下有条河，透过那林子，隐隐约约能望见河水。有个大阳台，从屋子可通向花园，阳台前有个满是蔷薇的椭圆形花坛，鲜艳可爱；花坛的各边都栽有成对的相思树，已故的主人在它们幼小时就把它们的枝干盘成了螺旋形。再远一点儿，在野生的树莓丛中，有个亭子。这亭子内部十分精美，但外表却非常破败，让人看了心生异样。

“阳台上有个玻璃门通往客厅，客厅里令好奇者目不暇接：屋角都砌着瓷砖火炉；右面是架破钢琴，上面堆了些手抄的乐谱，一张长沙发上罩着褪色的白花纹的浅蓝色沙发缎；一张圆桌；两个玻璃橱，上面放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磁器玩具和琉璃珠玩具；一幅有名的肖像画挂在墙上，画的是个淡黄发少女，胸前抱着一只鸽子，眼睛看着上方；桌上放着个花瓶，里边插了新鲜的蔷薇花。……

“您看，我说得太详实了。就在这客厅里，就在这阳台上，演出了我恋爱的全部悲喜剧。这女主人非常凶，恶狠狠地说话，声音破碎，蛮横刁泼。一个女儿叫薇拉，跟普通县城的小姐没什么两样。另一个女儿叫索菲亚，我爱上了她。姐妹俩共用一间卧室，里面有两张干净的木床，有黄皮的纪念册，有木犀草，有画得非常差的男女朋友的铅笔肖像画，还有歌德和席勒的胸像，德文书，干枯了的花冠以及其他纪念品。对这房间我不大喜欢，一进去就透不过气来。

“还有，真是奇怪！当我背着索菲亚坐的时候，总觉得她最可爱，或者，当我在阳台上，特别是黄昏时分，想她时，更加觉得她无比可爱。那时我望着晚霞、望着树木花草、望着暗下来却

仍清晰的蔷薇色的天边；在客厅里，索菲亚在钢琴前坐着，弹奏着贝多芬作品中她所喜欢的充满热情与深思的一个乐章；那可恶的老太婆在长沙发上坐着安安稳稳地打着呼噜；在浴满夕阳的餐室里，薇拉正准备茶炊，那茶炊烧得发出咝咝声，好像有什么兴奋的心里话；脆饼折断的时候发出愉快的爆裂声，勺子碰着茶杯的时候发出清朗悦耳的声音；金丝雀顽强执著地啼转了一整天，突然静息下来，只是时不时地发出几声啾啾，好像还要求些什么；云层轻柔透彻，疏疏地洒下几点雨。……

“我就这么坐着，坐着，听着，听着，望着，我的胸怀便开阔起来了，我又感到我在恋爱了。就在这样的黄昏里，我向老太婆说出娶她女儿的请求，两个月后，就结婚了。我好像觉着我是爱她的。……到现在，是该知道了，但是我现在仍是不知道是否爱索菲亚。

“她善良、聪明、少言寡语，她的心温暖如春；但天晓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久居乡村？可能是因其他缘故？在她心底有一个创伤潜隐着，或者不如说，有一个伤口在日渐溃烂，而这伤口无药可治，就连她自己也说不出这伤口的病因及名字。对此，我是在婚后才揣摸出来的，千方百计，也无济于事！

“我小时候养过一只黄雀，有一次被猫抓住了，好不容易救它脱险，治好了外伤，但没有完全康复——它总是闷闷不乐，憔悴不堪，也不再唱歌了。……后来，一天半夜里，一只大老鼠钻进了它的开着的笼子里，咬掉了它的嘴，它这才决心死了。

“唉，不知道一只什么样的猫把我妻子也抓咬了一回，她也闷闷不乐了，日渐憔悴，像我那可怜的黄雀一样。有的时候，她自己也试图振作一下打起精神，走进新鲜的空气中，走到阳光下，走到自由的天地里，但没有成功。她是爱我的，她曾几次三番向我保证，她也没什么别的期望了——呸！见鬼！她的眼睛失去光彩了。我推测，可能是过去有什么事儿？我就查，可结果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无所获。

“好，现在请您判断：如果是奇人，大概会耸耸肩，叹口气，照旧生活下去；可是我，由于不是奇人，就要想悬梁自尽。我的妻子深深固守老处女的习气——爱好贝多芬、夜游、木犀草、和朋友通信、纪念册等等，——所以她对于任何其他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主妇的生活，怎么也习惯不了；可是，一个已婚妇女摆脱不了这莫名的烦恼，每晚伸着脖子唱《你不要在黎明时分叫醒她》，太让人哭笑不得了！”

房间里很静。

“就这样，我们享了三年福；第四年索菲亚因为生产而死了，这也奇怪，我好像早有预感——她不会赏我一个女儿或儿子，赏给大地一个新居民。她出殡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春天。教区的礼拜堂不大，也很旧了，圣幛都发黑了，墙壁什么装饰也没有，砖地有好几处都破损了；每个唱诗席位上都供着一个古老的大圣像。棺材抬进来了，被安置在圣幛正门前的正中央处，罩上了褪色的盖棺布，周围摆着仨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苍老的教堂执事后面拖着一个小小的发辮，低低地系着一条绿腰带，在诵经台前悲哀地诵读经文；神甫也老了，慈眉善目的，穿着黄色花纹的紫色法衣，担当助祭做着祈祷。

“窗子大敞着，垂枝白桦的嫩叶在那里簌簌摇曳着；院子里飘着草的香气；蜡烛的红火苗在明丽的春光中显得非常淡了；整个礼拜堂里都充斥了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时不时从圆屋顶下飞进一只燕子来，带来悦耳的啼鸣。在金色的阳光下，几个农人那淡褐的头敏捷地起伏着，正在热心地为死者祈祷，香炉里冒出一缕淡蓝色的烟雾。

“我看了看我的妻子那死气沉沉的脸。……我的天啊！就是死神来了也没把她深重的创伤解脱：脸上依然是胆怯、沉重、隐忍——好像进了棺材也还不自在。……我心头充满哀痛。她是个

心地善良的人；可是为她着想，还是死了更好些！”

说话人这时脸颊通红，目光黯然。

“终于，”他又继续讲述，“我从过度的悲伤中摆脱出来了，我准备去开展所谓的事业。我在省城就了职，但在机关的大办公室里，我觉得头痛得不行，视力也下降了；也正好有机会，我就辞了职了。我打算去莫斯科，可一没钱，二……我什么也不在乎了。我跟您说过了，我与世无争，这是偶然也是必然：在精神上，我早就与世无争了，可我的脑袋还不肯低下去。我认为我淳朴的思想感情，得归功于多村生活及遭遇的不幸。

“嗯……另一方面，我早就注意到了：我的大多数邻人，不论长幼，最初由于我有学问、出过国、以及我的教养之优秀而更加感惶惑，现在不但已经习惯了，居然开始对我粗暴或者轻视起来，不再悉听我的议论，对我的意见也不以为然了。

“我还忘了告诉您了，在我婚后的第一年里，因为寂寞难捱，我曾尝试写作，还给一个杂志社寄了一篇文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部中篇小说；过了不久，我收到了编辑的一封信，信写得十分礼貌，其中有这么一段，说我的智慧是无可否认的，只是缺乏天才，而文学中要的就是天才。

“还有，据传闻：有个过路的年轻人，他很善良，来自莫斯科，在省长的晚会上顺便批评了我，说我江郎才尽不值一提。但我仍是半信半疑，特别是对自己，怎么能打耳光呢？终于有一天早晨，把眼睛睁开了。

“是这么回事：县警察局长来我家了，他要我注意领地里那座坍塌的桥，而这是我肯定没财力修好的。这个宽宏大量的秩序监督者吃了一块鲟鱼干，喝了杯烧酒，同时又用长者的口吻责备了我的疏忽，当然也体谅了我的境遇，并给我出了主意——让农人往上堆些粪料就成了；后来他就抽着烟跟我谈论即将举行的选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时有个叫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企望着贵族长这个荣誉；他是个耍嘴皮子的人，贪污成性。并且他既无德又无‘财’。我说了对他的看法，十分尖刻，因为我确实是看不上他。县警察局长听了亲切地说：‘唉，咱们是不该议论人家的，咱们不配，安分点吧。’‘得了吧，’我反驳：‘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局长把烟斗从嘴里抽出来，瞪大了眼，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哈哈，你真好玩，’他笑出了眼泪，对着我说；‘说出这般幽默的话来……’一直到他走，他一直嘲笑奚落我，甚至对我直呼其名。”

“他走后，我在房间里来回来去地走，又站在镜子前，看自己那张难为情的脸，吐出舌头，苦苦地摇头。我终于把眼睛睁开了，没有睡梦与云雾挡着我了，我看清了自己——无聊、渺小、没有用而不奇不特！”

说到这儿，他停了会儿。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十分悲凉地接着说，“有一个贵族因为达到了不幸的极点而备感欢欣。虽然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没有什么悲剧事件，但说真的，我体味过这种心情，我真享受到了那种冷酷绝望中的毒辣狂喜。我曾在床上无所事事地躺上半天，诅骂自己的生辰，每每这时深感甜蜜无比；我还不能马上做到与世无争。”

“而这明摆着的，您看，贫穷把我困在了可恶的乡村；产业、职务、文学——都离我而去了；我与地主老死不相往来，书读得没意思了；至于那些时髦、敏感、饶舌、狂热的小姐们，也不再对我以正眼相待了；我也不善于，而且也不能不靠近人间烟火。……于是我便去邻里串门儿闲逛；我好像真的自暴自弃了，诚心招惹鸡毛蒜皮的麻烦与屈辱。”

“吃饭时，仆人送饭常常漏掉我，谁都看不起我，更不在意我，甚至还不让我加入他们的谈论，于是我就故意站在屋角，老实地随声附和，其实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们都不配给我提鞋！我

居然麻木了，在嘲讽之中甚至还有了快感。……唉，得了，在孤寂之中还谈什么讽嘲呀！您瞧，我就是这么不好不歹地过了好几年，一直到现在……”

“真不像话！”隔壁的康塔格留兴先生迷迷瞪瞪地抱怨着，“哪个傻瓜半夜三更地聊天呢？”

聊天的人马上缩进了被窝，怯生生地伸着脑袋看，又立起一根手指警告我。

“嘘……嘘……”他低低地发音，似乎是在给隔壁的人赔不是，“知道了，知道了，对不起……”接着又补充道，“应让他睡觉，他需要睡觉，他要恢复体力，那样明早吃东西，他会特别如意。咱们没有权利打扰他。何况我想说的，几乎都说完了；您可能也想睡了吧？晚安。”

他倏然转过脸去，把脑袋埋进了枕头里。

“起码让我请教您贵姓大名……”我要求。

他伶俐地抬起头。

“免了，看在上帝的面儿上，”他打断我，“请您别问了，也别打听；就让我在您记忆中做个无名氏吧——为命运所伤害的华西里·华西里叶维奇，更何况我不是什么奇人，也不必有什么奇特的名字。……但您一定要给我个称呼的话，那您就称呼……称呼我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吧。无论在哪个县，都有很多这样的哈姆莱特，只不过您没遇到过他们。……再见了。”

他又缩回羽绒被子里。

后来我稀里糊涂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他很早就走了。

且尔托泼哈诺夫和聂道比斯金

炎炎烈日。

我们打猎回来。

叶尔莫莱困乏瞌着头。猎狗在我们脚边死睡着，任由车子颠动着。马车夫一直举着鞭子轰马身上的牛虻。白茫茫的灰尘像浮云飞烟一样跟在车后……

我们进入了灌木林。

道路越走越坎坷，车轮时时挂带树枝。

叶尔莫莱打了一个激灵，四处望了望，过了一会儿说：“喂！这儿准有松鸡。咱们下去吧。”

我们便把车停下了，走到林子密实的地方。我的狗发现了一窝鸟儿。我开了一枪，就在我重新装弹药时，身后响起了拨拉树叶的声音，一个人骑着马朝我走来。

“请问，”他趾高气扬的问我，“您有什么权利在这儿打猎，先生？”这陌生人说话有点鼻音，但吐字非常快，只是句子中间有停顿。

我看看他，有生以来初次见到这样的人。

亲爱的读者，请想像这么一个人：矮个儿，淡黄头发，红润滑溜的狮子鼻，长长的唇胡是火红色的。深红呢顶的尖头波斯帽拉到前额上，差不多把眉毛都遮住了。一件破旧的黄色短上衣，胸前有黑棉天鹅绒的弹药袋，衣缝全都镶着褪色的银带。肩上背了个号角，腰带上挂了把短剑。一匹瘦弱的凸鼻子栗毛马一直踢踏着；两只干瘦的弯腿波尔扎亚猎狗在马边打着转转。

这个陌生人的面相、目光、话音以及一举一动，都显示出狂妄的勇敢和世间少见的傲慢；他那双淡蓝的眼睛，像醉汉一样滴溜溜地转，没有丝毫生气；他仰着脸，鼓着腮，鼻子嗤嗤作响，

浑身上下都在震颤，好像是有劲儿使不出来似的——简直是只吐绶鸡。

他又问了一遍。

“我不知道这儿禁止打猎。”我回应。

“先生，”他又说，“您可是在我的土地上呀。”

“好，我立刻就走。”

“不过请问，”他朝我又发问了，“您是贵族吗？”

我自报家门。

“那么，请您打猎吧。我也是贵族，非常高兴为贵族服务。

……我叫邦捷列·且尔托拨哈诺夫。”

他把身子弯下，大喝一声，抽了一下马脖子；那马摇着脑袋，用后腿站起来，冲向一旁，正好踩在了一只狗脚上。那只狗登时尖叫起来。

他又有点火儿了，一边乱七八糟地骂着，一边打了一下马的两耳之间，飞速从马上跳下来，观察狗的伤，又冲它吐了点唾沫，踢了它的肚子一脚，喝令它不要叫。然后抓住马鬃，把一只脚伸进马镫。那马昂头翘尾，侧着身子直跑；他就单腿跳达着跟着它，而后终于跨上了鞍子，发疯般吹着号角跑走了。

他的忽然而至与猝然而去让我非常惊讶，就在这时，一个四十岁的胖男子骑着一匹小黑马不声不响地出现了。

这人站定后，摘下绿色皮帽，用尖细柔和的声音问我是否看见一个骑栗毛马的人。我告诉他看见了。

“那位先生去哪儿了？”他依然温和地问我，没有重新戴帽子。

“去这边了。”

“谢谢您啦。”

他啧啧两声，用脚摆了摆马肚，去了我指示的方向。

我一直瞅着他，直到他那顶显眼的绿帽子消失在林中。这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陌生人的外表真是截然相反。

后者的脸像个圆球，充满羞涩、和蔼与顺从；鼻子也很圆鼓，上面布满青筋——说明也很好色；他已谢顶了，脑后挂了点淡褐色的发卷；小眼睛像一条缝，就如芦苇叶割出来的，让人看了倒很亲切；红嘴唇长得很甜蜜。

他穿着一件硬领铜口的常礼服，虽说旧了但十分干净；他的呢裤吊得极高；在长统靴的黄贴边上露出肥胖的小腿肚。

“这个是谁？”我问叶尔莫莱。

“这个？是吉洪·伊凡内奇·聂道比斯金。住在且尔托泼哈诺夫家。”

“那么，他是个穷人？”

“反正钱不多；不过且尔托泼哈诺夫也是穷得叮当响。”

“那他为什么在他那儿住？”

“他俩特要好，形影不离，……好得合伙穿一条裤……”

我们走出丛林。

忽然，我们近旁跑来两只狂吠着的共恰亚猎狗，不远处一只壮大的雪兔跳进了高高的燕麦垄里。接着出现了好几只共恰亚猎狗和波尔扎亚猎狗，且尔托泼哈诺夫在后面紧紧跟着。

此时，他没喊没叫，也没对狗发号施令。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只是张着嘴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两眼突鼓，就要掉下来了；他策马直冲，有点发狂了。

波尔扎亚猎狗追上了那只雪兔，……雪兔蹲缩了一下，迅速地朝后转来，经过叶尔莫莱的眼前，又向树林窜进。波尔扎亚猎狗紧随其后。

“快——跑！快——跑！”着急着慌的猎人囫圇地喊着，“老兄，帮忙！”

叶尔莫莱开了一枪。

中弹的雪兔栽在平敞的草地上，又往上一腾。猎狗冲上去咬

住了它。它悲惨地嘶叫起来。其他的狗一涌而上。

且尔托泼哈诺夫像翻跟头似地跳下马来，抽出短剑，跑到狗群中，气火火地骂着，把已被猎狗撕破的兔子夺了过来，拧眉屈眼地把短剑穿进兔子的气嗓，直穿到剑柄，……之后，他就咯咯地叫起来。

吉洪·伊凡内奇立时出现在林端。

“咯咯咯咯咯咯！”且尔托泼哈诺夫又叫了一次。

“咯咯咯咯……”他的同伴泰然自若地应和着。

“夏天其实不该打猎……”我指着那片被糟踏的燕麦对且尔托泼哈诺夫说。

“这是我的地。”他气喘嘘嘘地告诉我。

他把兔子的脚割了下来，分给这群狗吃；把胴体挂在鞍后的皮带上。

“朋友，我破费你的弹药了，”他依照打猎的规矩对叶尔莫莱寒暄。“还有您，先生，”他用那种生硬而断续的声音向我表示，“也多谢了。”

他又骑上了马。

“请问……我给忘了……您贵姓大名？”

我又告诉他一遍。

“能认识您，我十分荣幸。若有机会，欢迎您来我家玩。……”继而他又愤愤地唠叨：“那个福姆卡到哪里去了，吉洪·伊凡内奇？追雪兔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他骑的马栽倒了。”吉洪温和地回答。

“栽倒了？奥尔巴桑栽倒了？呸！……他现在在哪儿，在哪儿？”

“在那边，在林子后面。”

且尔托泼哈诺夫挥鞭打了一下马脑袋，飞驰而去。

吉洪给我鞠了两个躬——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替他朋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之后他迈着稳稳的小步，慢慢向林子里走去。

这两个人使我感到非常好奇。两个性情大相径庭的人竟然有着亲密无间的交情——原因何在？

于是我便四处打听，得知的情形如下：

且尔托泼哈诺夫在这一带以凶险、狂妄、傲慢而粗犷著名。他在军队里混了几日，由于赶上“不快事件”，就退职了，当时是个人人不屑的准尉——“母鸡不是鸟”——太小的官衔。

他出身于曾经富裕的世家；祖先们都十分显赫，依照草原居民的习俗，也就是说，邀请的和没被邀请的客人都招待，请他们大吃大喝，分发给客人的马车夫每三匹马一俄石的燕麦，家里还养着乐师、歌手、帮闲和狗，每逢节日，总是以葡萄酒和麦酒款待众人，每到冬天，总是用自家的马驾着又大又沉的马车去莫斯科，但有时却一连几个月没有一点钱，只靠家禽度日。

到他父亲时，就败落了；挥霍了一生，死的时候，留给他的只是已经抵押出去的贝松诺伏村以及三十五个男农奴、七十六个女农奴，还有科洛勃罗道伐荒原上十四又四分之一俄亩的薄地，可是，在先人的文书中并没有找到关于这地的一丝文字记载。

这位父亲的破产是奇怪的方式导致的，是“经济核算”毁灭了他。

按他的思想，贵族们不应靠商人、市民及其他人活着；他在自己的领地里，创办了各种手工艺作坊；“又体面，又便宜，”他常这么说，“这就是经济核算！”这种思想他一生也没动摇过。就是这种思想使他破产了。但他也因此而得到了一个时期的欢乐！他满脑子的古怪念头都得以变成实践。

在他的种种发明之中，巨大的家庭马车值得一提。马车造得十分笨重，虽然他把整个村子的农家马连同马的主人们都赶出来，但还是在第一个斜坡上就失败了。可他没有灰心，嘱咐立块纪念碑在这斜坡上。

另外他还自行设计了一个礼拜堂，没用建筑师帮忙。他把整个树林的木材都弄来烧砖制瓦，打上了地基，真太大了！跟省里的一般大；他垒好墙后建圆屋顶，可圆屋顶掉了下来。他就再建，但又坍落了；第三次造，也失败了。他忽然想到——这事不妙，一定是讨厌的巫术在捣鬼！……于是突然下令：鞭打全村的老婆子。鞭打之后，圆屋顶依然建不起来。

这之后，他便按新计划给农人改造屋子，一切都根据经济核算来；把三家农户筑成三角形聚在一起，中央立个竿子，竿子上装置一只油漆的棕鸟笼和一面旗。

他每天差不多都变出一个新花样；有时盘算着用荨麻来代替亚麻，有时把马尾剪下来给家仆做帽子，有时用牛蒡叶来煮汤，有时用蘑菇喂猪……

有一次，他在《莫斯科时报》上读到了哈尔科夫的地主赫略克—赫鲁表尔斯基的一篇关于农民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效果的文章，第二天，发出号令：全部的农人必须把这文章熟读吃透，能够背诵。农人们不敢不这样做；主人问是否懂了。管家答道：哪能不懂呢！

就在那阶段，他为了维护秩序并便于经济核算，把属下都编上了号码，每人都在衣领上缝自己的号码。每每碰见主人，都得喊一声：“我是第×号！”主人和悦作答：“你去吧！”

但无论怎么讲究秩序、实行经济核算，他父亲日渐困顿。先是抵出几个村子，后来不得不卖掉，最终是祖居地，也就是那个有没建完礼拜堂的村庄，幸好是在他死后的两星期，卖给了公家。这么说，他总还算死在了家里、死在了自己的床上，死在了亲友仆人的看护中。

但儿子邦捷列得到的只是个贝松诺伏村。

邦捷列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时，正在就职，正处于上述的“不快事件”的高潮。那时，他才十九岁。他从儿时起就一直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家，一直由母亲养育。他母亲是个心地好性情笨的女人，叫华西里萨·华西里叶夫娜，她把儿子惯成了一个纨绔子弟。父亲又忙着经济设计，所以儿子的教导全落在母亲的身上。

但也有一次父亲拿了鞭子抽他，由于他把字母读错了，不过父亲心里窝着的火儿事实上来自最好的狗给撞死了。

总之，母亲的努力只限于一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请了个家庭教师——阿尔萨斯的一个退职军人，名叫比尔科普夫。直到她死之前，她一见这教师就像树叶似的发抖。她心里犯愁：“哦呀，要是他不干了，我怎么办呢？去哪儿再找老师呀？这一个还是费了好大的劲才从邻家挖出来的！”而这个教师不能说让她如愿以偿。比尔科普夫是个机敏的人，马上借着自己地位的优越，拼命喝酒，整天昏睡。

邦捷列结束了“学科”，就去就职。这时，他母亲已不在人世了。她是在这重大转变的前半年因惊吓而死的：她梦见一个穿白衣的人骑了一只大熊，胸前标着“反基督者”的字样。事后不久，她丈夫就去找她了。

邦捷列一听到父亲病危，骑了快马急忙回家，可仍然没赶上父亲咽气。当这个孝子突然由富裕的继承人变成贫穷者的时候，他分外吃惊。当然这给谁也难以承受。

于是，他粗野了、冷酷了、蛮横了，由一个正直慷慨善良而略显暴躁放肆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傲慢而鲁莽的汉子；不再与邻里交往——他怕见富人，又讨厌穷人——任何人他都不放在眼里，甚至地方当局；他口头上老带着一句：“我是世袭贵族。”

有一回警察局长没有脱帽就走进了他的房间，差点没让他开枪打死。当局方面当然也不放松他，一有机会就给他吃苦头儿；可是大家仍是对他不寒而栗，因为他过于暴虐，一句话不对付，就以死相拼。别人稍有点抗拒，他的眼珠就转得吓人，声音也干涩而断续。

“啊呀——呀——呀——呀——呀，”他不顾死活地嚷起来，“我才不怕死呢！”像疯狗似的。但他十分清白，从来也不染指坏事。只是没人去拜访他。无论怎么说，他心地善良，甚至还有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他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他见不得欺压与迫害；他总是庇护他的农人。“怎么？”他敲着自己的脑袋狂叫，“想欺负我的人，欺负我的人？除非我不是且尔托泼哈诺夫了……”

吉洪·伊凡内奇·聂道比斯金的出身远不如邦捷列·叶列美奇。

他的父亲是独院地主出身，经历四十年的服务，总算获得了贵族的地位。世间的灾难与不幸全都降落到老聂道比斯金先生头上。这可怜的人在他有限的生命——六十岁之中，始终与贫困、疾病和各种祸殃作着斗争；他就像是碰在冰上一样挣扎不已，吃不饱，睡不好，低头缩首，东奔西走，天天发愁，成年劳顿，为每一戈比而发抖，他确实为了职务而“无辜地”受罪；但最后仍是没有为自己和孩子挣足起码的粮食，就死在阁楼里或地窖里了。

命运就像猎狗追兔子一样折磨了他一辈子。

他是个善良而诚实的人，只是“按照职位”而接受一点儿贿赂——从十戈比到两卢布。

他曾经有一个瘦弱的患肺病的妻子；还有很多孩子；幸而大多都夭折了，只留下吉洪和一个女儿；这女儿叫米特罗道拉，外号叫“商家花”，历经那么多可悲可笑的事件之后，嫁给了一个退职的司法稽查官。老聂道比斯金先生总算在生前为吉洪谋到了一个事务所编外官员之职；但他一死，儿子就退职了。

整日的担惊受怕、对饥寒交迫的抗争、母亲的忧怨愁苦、父亲的劳碌与绝望，房东和店东的残暴——在吉洪的性情中养成了一种不可言状的胆怯：见到上司的影子，他就失魂落魄，像是只被捕的小鸟。他便辞了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心不在焉的、或是有意捉弄人的造物主，总是把各种能力和嗜好给予人们而一点也不考虑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财产；它用它所固有的关心，把吉洪这个穷官吏的儿子塑造成了一个多情善感、好吃懒做而性情温柔的人——一个极其适于过享乐生活的人——具有灵敏异常的嗅觉和味觉；……它精心美妙地塑造完之后，就让它这个作品靠酸白菜和臭鱼生长起来。这个作品长大了，就迎来了精彩的生活光景。

对付父亲的磨难命运，又开始同样的对付儿子，它似乎是尝到了好滋味儿。但它对吉洪的办法不同了：它并不虐待他，而是拿他来寻开心。

它从来不让他步入绝境，从来不让他为饿肚子而苦恼，却赶着他去天涯海角漂泊，从维利基—乌斯秋格到察辽伏—可克舍斯克，从一个卑微的职务到另一个可笑的职务：有时照顾他在一个爱吵闹而脾气不好的贵族女善人家里当“听差长”；有时安插他在一个有钱而吝啬的商人家里做食客；有时派他给一个头发剪成英国风的鼓眼儿老爷当秘书长；有时委他以一个猎犬贩子的家仆兼小丑。

总而言之，命运使他不得不他一滴一滴地喝干尝尽了寄生生活的苦涩的毒汁。他终生替游手好闲的贵族们的难堪奇想和带睡意而又恶毒的烦闷服务。

有好几次，当一大群客人尽情地把他取笑完之后，放他独自回房，这时，他的羞耻心爆发出来，满眼绝望的冷泪，发誓明天逃走，去城里碰运气，哪怕是找到一个抄写员的工作也凑合了，要不然，就饿死街头。可是，其一，上帝没给予他力量；其二，他生性胆怯；其三，到底怎样谋到职位找到工作呢？找谁帮忙？“他们会不要我的，”这可怜的人总是辗转反侧轻声自问，“他们不会要我的！”于是，第二天重新呆在这乏味的地方。

有个原因叫他更加痛苦，那就是：这位千方百计的造物主居

然没有赋予他最起码的、吃滑稽饭所必不可少的那点才华。

例如：他不善于反穿了熊皮大衣跳舞跳到疲惫不堪扑倒在地；他不善于在响鞭的近旁说笑话献殷勤；他不能避免在零下二十度裸体时伤风感冒；他不能让自己的胃一并消化掺着墨水和其他污浊物的酒，不能消化加醋的细小的毒蝇蕈和伞蕈。

假如不是他的最后的恩人——一个发了财的专卖商——偶尔高兴在他的遗嘱中添写了这么一句，那吉洪的命运真是前途未卜。那遗嘱里写着：“将我自购的贝赛林杰叶夫卡村及其一切属地交与巢齐亚（即吉洪）。聂道比斯金，作为他的永远世袭财产。”不几天，这恩人吃鲟鱼汤时不知为什么中风猝死了。一时骚动纷纷；法院来人把财产查封了。亲戚们集合起来，打开遗嘱宣读了，就开始寻找聂道比斯金。

他来了。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的底细，因而纷纷嘲笑捉弄他。“地主来了，看呀，他是新地主！”其他承继人如此喊着。“真的嘿！”一个油嘴滑腔的人接着挑逗，“一点没错，……的的确确……这个……可以称为……这个……继承人。”大家哄堂大笑。

聂道比斯金很久不肯相信自己得到的幸福，太突如其来了。人们把遗嘱拿给他看，他涨红了脸，眼睛眯了起来，摇着两手，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众人却笑得越来越起劲了。因为贝赛林杰叶夫卡村一共才只有二十二个农奴，人们都没有可惜这小小的村子，为此他们可以乐呵乐呵。

只有一个彼得堡来的继承人，是个长着希腊式鼻子和高贵面庞的非凡男子，名叫罗斯底斯拉夫·阿达牟奇·希托彼尔，他忍不住了，盛气凌人地站到聂道比斯金面前。“先生，据我所知，”他语调平和，表情轻蔑，“你不是在这位可敬的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家里当个凑趣家奴吗？”这彼得堡绅士的话清楚、尖刻而准确。

忐忑不安的聂道比斯金却没有听清他的话。在场的人都默不作声了，那油嘴滑舌的人谦恭地笑笑。希托彼尔撮了撮手又重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一遍。聂道比斯金惊恐万状地抬起头来，什么话也说不出。

希托彼尔尖刻恶毒地瞟着他挖苦：

“恭喜你，先生，恭喜你，自然喽，用这办法赚口粮，可不是人人都乐意的呀；但是 *de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这就是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对不对？”

有个人迅捷而斯文地从后边发出一声万分惊喜的尖叫。

“请问，”希托彼尔被群众所鼓舞，继续奚落，“你究竟有什么绝活儿呢？别，别怕难为情，讲讲吧，这儿都是自家人，*nfamille*。对不对，诸位先生，这儿都是 *enfamille*？”

真可惜近旁的那个人不懂法语，不敢大声应答，只得赞同地支吾。另一个额上有黄斑的年轻人赶忙接话：“乌衣，乌衣，当然喽。”

“也许，”希托彼尔忽发奇想，“你会拿大顶？”

聂道比斯金陷入尴尬之中，他四处张望——每张脸都布满敌意的冷笑，每对眼睛都含着笑话人的快乐。

“也许你会公鸡打鸣？”

哄然大笑，但马上就鸦雀无声了——人们等着下一句。

“也许你会在鼻子上……”

“住口！”忽然有个刺耳的喝令响了起来。

“你欺负老实人，一点也不害臊！”

众人回头。

门口处站着且尔托泼哈诺夫。他是已故的专卖商的远房侄子，所以也来参加集会，这期间，他和往常一样，为了显示傲慢，远远地躲开众人。

“住口！”他傲岸刚勇地挺胸抬头，又制止了一遍。

希托彼尔先生迅速转身，低声问近旁一个破衣烂衫长相平平的人（万事小心为妙）：

“他是什么人？”

“且尔托泼哈诺夫，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人附耳作答。

希托彼尔立刻满脸高傲的神情。

“你是哪一路的？胆敢在这儿大声叫唤？”他用鼻音说，眯起两眼。“请问，你算什么东西？”

且尔托泼哈诺夫像炸药碰上火花一样顿时就爆炸了。他火冒三丈，透不过气来。

“嗤——嗤——嗤——嗤，”他狂叫着，似乎又被噎住了，刹那间，如同打雷一般吼起来：‘我是哪路的？我算什么东西？我是邦捷列·且尔托泼哈诺夫，是世袭贵族，我的祖辈曾给沙皇服务，而你又算个鸟儿哦！’

希托彼尔面无血色，退后一步。这样的阵势是他所没有料到的。

“我是一个，我，我是一个……”

且尔托泼哈诺夫冲上前去；希托彼尔惊恐万分，连连后退，不知如何是好。而客人们像是突然醒过来似的，纷纷拥向这个暴跳如雷的地主。

“决斗，决斗，马上在一块手帕的距离里决斗！”怒气冲天的邦捷列咆哮着，“要不然给我道歉，再给他道歉……”

“道歉吧，道歉吧，”慌乱的众人纷纷在希托彼尔周围替他选择，“他疯狂得不要命，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茬儿……”

“请原谅，请原谅，我不知深浅，”希托彼尔赶紧结巴着道歉，“不知好歹……”

“再给他道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邦捷列高声要求。

“请你也原谅我……”他又向聂道比斯金道歉。

此时，聂道比斯金正浑身发抖，像是得了热病。

且尔托泼哈诺夫这才安静下来了。他走向那战抖的人，拉住他的手，勇顽刚凛地环顾四周，并没碰上任何人的眼光，就在难得的默然中领着死者自选的贝赛林杰叶夫卡村的新领主，昂首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胸威风八面地走出了房间。

打这起，他们俩如胶似漆了。（贝赛林杰叶夫卡村离贝松诺伏村只有八俄里。）

聂道比斯金的满腔感激马上就变成了卑屈的爱慕。最后，怯懦、柔顺而不完全纯洁的吉洪，拜倒在英武强悍乐于助人的邦捷列脚下。

“真是难能可贵呀！”他有时暗暗佩服他，“跟省长谈话，直盯着看，……真是的，简直是非凡！”

他处心积虑用尽赞美之辞，而且尊崇他是个聪明而博学的人。自然，说实话，后者比前者所受的教育是多多了。可在俄文、法文方面也几乎是一知半解，错误百出。但是他倒记得世界上有个富于机智的作家叫伏尔泰，还记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在军界中是个有功的人。在俄罗斯作家中，他崇拜诗人杰尔查文，又喜爱浪漫作家马林斯基，并且曾把一只最好的雄狗取名为阿马拉特·贝克……

跟这两位有了一面之交后，没几天，我就去贝松诺伏村拜访邦捷列·叶列美奇。

他那小小的屋舍，远远的就能望见。这屋舍建立在离村子有半俄里的荒地上，而所谓的“孤然屹立”，就像是站在耕地上的一只鹞鹰。

他这住宅共有四所大小不同的破旧屋子，即厢房、马厩、棚屋和澡堂。每所屋子都相对独立，自成一体，没有围墙，也不见大门。

我的马车夫再三犹豫，便把马车停在了一个井栏半破井眼淤塞的废井旁。在棚屋边，有几只瘦瘦的乱毛波尔扎亚小狗正在一匹死马身上撕咬着，这可能就是奥尔巴桑了；其中有一只狗把血糊糊的嘴脸抬起来，匆匆地叫了几声，又低头啃那些暴露着的肋骨。

马的旁边站着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小伙儿，面孔发肿发黄，穿着仆人的服装，脚上什么也没穿；他正在一本正经地看护着这些狗，偶尔用鞭子抽两下最贪吃的狗。

“老爷在家吗？”我问。

“谁知道呢！”小伙子回答。“你敲门吧。”

我跳下车，上了厢房台级。

这住所十分凄凉：圆木条黑乎乎朝前凸着，烟囱倒了；屋角也有点发霉，而且歪斜了，灰蓝色的小窗在蓬松而低垂的屋顶下显得特别朦胧，就如同那荒淫的老女人的眼睛。

我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声音。可是我听见里面有个刺耳的声音：

“a, b, B; 喂, 喂, 笨蛋, a, b, B || r..... 不对! r, e! e! 喂, 喂, 笨蛋!”

我又敲门。

里边那个声音喊起来：

“进来，是谁？”

我便走近空落而狭小的前室，从那开着的门子里，看见了且尔托泼哈诺夫。

他穿着件满是油泥的布哈拉长袍，下边是宽大的灯笼裤，头戴红色头巾。他在椅子上坐着，一只手抓住一只很小的狮子狗，另一只手里拿了块面包，往狗嘴前一丢。

“哦！”他生硬地招呼我，依旧坐在那里，“欢迎，欢迎。请坐，我正在跟文左尔打交道。……”接着他又提高了声音叫道：“吉洪·伊凡内奇，过来。有客人。”

“就来了，就来了，”吉洪在隔壁应着。“玛霞，把领带给我。”

且尔托泼哈诺夫又去照管那文左尔，把那块面包放在它鼻子尖上了。我向四周望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房间里，除了一张可以拉开来的、已弯曲了的、有十三只长短不齐的腿的桌子，和四把坐塌了的麦秆椅子以外，再什么家具也没有了；许多年没有粉刷的墙壁上，很多块星形的青色斑点，有许多地方已经剥落了；两扇窗子中间挂着一面镶在很大的红木框里破旧的镜子。屋角里有长烟管和枪；从天花板上挂下来无数粗黑的蜘蛛网。

“a, b, B, r, II,” 且尔托泼哈诺夫慢条斯里地念着，突然激昂地叫起来：“e! e! e!这笨畜生！.....e!”

但那狮子狗只是闭着嘴抖着身子，它在那里坐着，痛苦地卷拢了尾巴，扭曲了脸，无精打采地眨了眨眼，又眯了起来，好像是在默默地说：“随你的便吧！”

“吃吧，来！叼住！”这个极有耐性的地主反复说。

“您把它吓坏了。”我说。

“那就让它走吧！”

他说着踢了它一脚。

这可怜的小狗慢慢站起来，丢了鼻子上的面包，好生委屈地走了，那步子十分轻，像是特意踮起脚尖。它确实是不好受：当着生人的面儿，主人就这么对它。

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小心地开了，聂道比斯金先生鞠着躬走了出来，他满面春风。

我站起来还礼。

“不敢当，不敢当。”他含糊地客气着。

我们都落了座。

且尔托泼哈诺夫去了隔壁。

“您到我们这儿好长时间了吧？”聂道比斯金用手遮住了嘴巴，很小心地咳嗽了一声，用柔和的声音说起话来，为了表示礼貌，开口前他把手指在唇上放了一会儿。

“一个多月了。”

“唔，是嘛。”

我们静默了几分钟。

“这几天天气真好，”他又说，同时用一种感恩的眼神望着我，似乎天气好是因为我造成的，“谷子那可就好了。”

我点头应和。

我们又静默了一会儿。

“邦捷列的狗昨天把两只灰兔逮住了，”费了好大的劲他才想起了个话题，努力想使谈话更生动一些，“哈，好大的灰兔。”

“且尔托泼哈诺夫先生的猎狗好吗？”

“好，太好了！”他高兴地回答，“简直是全省第一。（他向我凑近了点。）哎呀，邦捷列可了不起了！他想到就能做到，任何希望都能实现，而且劲头可足呢，我告诉您，邦捷列·叶列美奇……”

这时，且尔托泼哈诺夫走过来了。

聂道比斯金笑了笑，再没说什么，只用眼色意会给我，似乎是说：“您自己看吧，看了自然就知道了。”

我们便聊起打猎。

“要不我把猎狗给您看看！”邦捷列问我，没等我答，就叫喊卡尔泼。

走进一个十分壮实的小伙子，他穿着一件有浅蓝衣领和钮扣的绿色土布外套。

“吩咐福姆卡，”邦捷列断断续续地发令，“叫他把阿马拉特和萨依加带过来，要整齐点儿的，懂吗？”

卡尔泼笑容满面地答应着，声音含糊不清，随后就出去了。

福姆卡进来了。他的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衣服扎得紧梆梆的。穿着长统靴，带了几条狗。

为了客套，我违心地赞赏了这些愚钝呆傻的畜生（波尔扎亚猎狗是顶顶愚钝呆傻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且尔托泼哈诺夫朝阿马拉特的鼻孔里吐了几口唾沫，但很明显没有使这狗有半点快悦。聂道比斯金也从后面抚摸着阿马拉特的屁股。

我们就又闲聊起来。

闲聊中，且尔托泼哈诺夫不知不觉地温和了许多，没有那种作威作福的杀气了，脸部的表情也不同先前了。他一会儿看我，一会儿又看聂道比斯金……

“喂！”他又突兀地说话了，“怎么让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玛霞！喂，玛霞！过来。”

隔壁发出响动，但没人回应。

“玛霞！”且尔托泼哈诺夫又亲昵地叫了一声，“过来呀，没什么，别怕，嗯。”

门慢慢地开了。

出现了一个年约二十的姑娘。她身材苗条，上下匀称，一张茨冈人浅黑色的脸，眼睛黄褐色，一条乌黑的辫子，一口白牙又大又亮，在丰满红润的嘴唇里闪闪发光。

她穿了件白色连衣裙，围着浅蓝色的披肩，在靠近喉嗓处用一只金别针扣住，这披肩把她秀丽又健实的手臂遮了一半。

只见她像乡村所有少女一样满脸羞怯，慌慌不安地朝前迈了两步，站在那儿，低眉顺眼什么也不说。

“我来介绍，”邦捷列·叶列美奇说，“说她是老婆，又不是老婆，但跟老婆没什么两样。”

玛霞听了羞红了脸，腼腆地笑着。

我朝她深鞠一躬。我非常喜欢她。她那纤秀乖巧的鹰鼻和歛动的半透明的鼻孔，高高的眉宇有分明轮廓，苍白而稍稍凹进的面颊，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任性的热情 and 无所顾忌的勇敢。那盘好的发辫下面，有两绺亮闪闪的短发从宽阔的颈子上朝下长着——这是血统和力量的象征。

她走到窗边坐下来。

我真不情愿再让她不自在，便故意把她撇开而和邦捷列谈话。

玛霞稍稍转过头来，偷偷地、羞怯地、迅速地朝我瞅了两眼，她的目光像蛇信一样闪耀跳跃。

聂道比斯金在她身边坐着，附耳低声说了些什么。

她又满脸微笑了：鼻子稍稍耸起些，上唇绽开来，那种表情既像猫又像狮子。……

“啊，你像含羞草。”我心想，忍不住暗暗打量她那柔软纤细的身躯，凹进去的胸心和生硬而快捷的动作。

“喂，玛霞，”且尔托泼哈诺夫提醒道：“该拿点东西招待客人吧，啊？”

“咱们有果酱。”她应着。

“好，拿果酱来，顺便把烧酒拿来。喂，玛霞，你听我说，”他又补充道，“把六弦琴也拿来。”

“拿六弦琴干什么？我不唱歌。”

“为什么呢？”

“不想喝。”

“嗨！哪里，你会乐意的，只要……”

“什么？”玛霞立时皱起眉头。

“只要请求你。”且尔托泼哈诺夫说完之后，情不自禁有点赧然。

“喂！”

她出去不多会儿，就把果酱和烧酒拿来了，而后就又回到她原来的座位上。她的额上有了条皱纹，两道眉毛一起一落的，像是黄蜂的触须。……

不知读者注意过没有，黄蜂的脸长得非常凶狠。

“哦，”我揣测，“暴风雨就要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谈话没有持续下去。

聂道比斯金什么也不说，强装笑脸；邦捷列气喘不畅了，急得面红耳赤，两只眼也瞪了起来。

我打算立刻就告别。

可玛霞突然站了起来，砰的一下把窗子推开，她把头探出去，气鼓鼓地叫唤一个过路的农妇：“阿克西尼亚！”

那农妇被唬了个趔趄，本想把身子转过来，可脚下却一滑，啪嗒一下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玛霞立时被逗笑了，前仰后合；且尔托泼哈诺夫也忍俊不禁了；聂道比斯金乐得尖叫起来。大家的情绪一下子就振作了。真是一个闪电，雷雨就过去了，……天空又云开雾散一片晴朗。

半小时之后，我们都稔熟了，无拘无束地像孩子一般谈天说地连笑带闹了。

玛霞最会玩耍，且尔托泼哈诺夫贪婪地望着她。她脸色发白了，鼻孔大张着，眼睛忽明忽暗——这乡村女子玩得极尽心尽力。

聂道比斯金拖着两条短粗的腿在她身后蹒跚着，像是雄鸭追雌鸭一样。就连文左尔也从前室中那板凳底下爬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看我们，突然跳起来，吠叫起来。

玛霞飞奔到另一个房间，拿来了六弦琴，从肩上把披肩解下，迅速地坐下来，抬起头唱起了茨冈歌曲。她的歌声嘹亮而颤抖，像是一只碎缝裂纹的玻璃铃，曲子时而高时而低，让人听了既幸福又恐怖。

“啊，燃烧吧，倾诉吧！……”且尔托泼哈诺夫跳起舞来了。聂道比斯金跺着脚，走着小步。

玛霞全身扭动着，就像火里的桦树皮一样；纤巧的手指在六弦琴上灵活地滑动着，浅黑色的咽喉，在双重的琥珀项链底下幽静地起伏着。

有的时候，她突然就缄口不言了，困乏地坐下来，像是厌倦了弹琴；于是且尔托泼哈诺夫站定了，耸动着肩膀，站在原地不动，左右脚不断地替换着；聂道比斯金像中国的瓷器人像似地摇晃着脑袋。

有的时候，她又疯狂地迸发出歌声，昂首挺胸，身子笔直；于是且尔托泼哈诺夫又像青蛙一样蹲在地上跳，跳得很高，几乎碰到了天花板，跳完之后就像陀螺一样旋转，嘴里还高喊着：“快！……”“快，快，快，快！”聂道比斯金也跟着喊叫。

我离开贝松诺伏村时天已经十分晚了。

活尸首

法国有句谚语——“干渔夫，湿猎人，样子十分伤心。”

对捕鱼我不感兴趣，因而也没有办法断定渔夫在晴天里的苦恼，但我敢说，下雨对猎人而言确实是伤心的苦痛。

有一回，我跟叶尔莫莱到别廖夫县去打松鸡就赶上了雨天。

从天亮时分，雨一直下个不停。

我们想尽办法来避雨——把橡胶雨披几乎拉到了头顶，又站到树下，想少淋点雨。因为雨中根本没法开枪！

站在树下，刚开始像是淋不上雨，但后来，积集在树叶上的水猛然泄下，洒下的雨点便愈发大了，仿佛是从漏斗里流下来一样；一条冰凉的水柱钻进领子里；沿着背脊骨流下去——这正如叶尔莫莱所说的，真是糟透了的事儿。

“不行，彼得·彼得罗维奇，”他终于忍不住了。“这样可不行！今天打不了猎了。狗鼻子一湿就不灵了；枪也发不了了……呸！好运气！”

“那怎么办？”我问。

“这样吧，咱们去阿列克谢叶夫卡去。您可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村庄，是归您家老太太的；离这儿也就是八俄里吧。我们在那儿住一宿，明天……”

“明天再来这儿？”

“不，不来这儿了。……阿列克谢叶夫卡那边我都十分熟，打松鸡比这儿好！”

我没质问我这个忠实的伙伴为何不一开始就去那地方，因为毕竟已到这步了，还说什么呢。

于是，就在这天，我们来到了母亲的田庄上。说实话，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田庄。

这田庄里有一间厢房，已十分破旧了，但空着没人住，所以非常干净。我就在这屋里过了一夜，倒也安静舒服。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不晚。

太阳刚刚出来，天空中没有一缕云彩，万物好像都分外明朗，这得归功于朝阳的光辉以及昨天大雨的冲洗。

就在他们替我套马车的时候，我走进了小花园，想借机散一会儿步。

这小花园看上去曾经是个果园，现下已荒芜了。芬芳而滋润的树木环绕起这间厢房。空旷而又明朗的天空格外可爱，天空下有云雀在鸣叫，那动听的声音好像是大大小小的银珠落在玉盘之上；它们的翅膀也似乎缀着露珠儿，五彩闪烁耀人眼目；细听它们的歌唱，那嗓子也似乎是让露水给浸湿了。

我欣然摘下了帽子，满怀清新地呼吸着这一切爽快与惬意。

在一个浅浅的溪谷的斜坡上，在篱笆的旁边，有个养蜂场；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地通向那里，小道的两旁杂草和荨麻丛生，以及高高的暗绿色的大麻——不知是人们种的还是自己生的。

我沿着这条小道往前走，来到了养蜂场。只见养蜂场旁边有一间篱笆板壁垒起来的棚屋，也就是常说的冬季蜂房。我朝那半开半闭的门里望了几眼：漆黑一片，静悄悄的，十分干燥；散发出一阵阵薄荷和蜜蜂花的香气。屋角里搭了副床板，上面有一个不大的人体盖着被子。……我想走开去……

“老爷，喂，老爷！彼得·彼得罗维奇！”我忽然听见一个细弱而嘶哑的声音，就仿佛是水草的瑟瑟之声。

我停下来。

“彼得·彼得罗维奇！请进来！”声音发自屋角的床板之上。

我走进去看，差点儿被吓呆了。

只见床板上躺着个活人，但却十分可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脑袋又干又瘪，成了一色青铜的脸，活像古画中的圣像；鼻子窄得像刀刃；嘴唇差不多没有了，只有一排白牙，上边是两只眼，头巾里露出几绺黄发；下巴旁边，被头的外面，有两只青铜色的小手慢慢移动着，手指干细干细的。

我当时真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眼前的一切却都是真的。我凝神仔细打量：那面相五官都是极为漂亮的——然而现在看了却令人胆寒。就在这张金属般的面颊上，我看到了一种努力装出……而又不能展开的微笑。这就更让人恐惧了。

“您不认得我了，老爷？”这声音又发出来了，像是从颤巍巍的嘴唇里冒出来的。“也难怪，如何认出来呢！我是露克丽亚。……您还记得吗，在斯巴斯科耶，在您老太太那里，领轮舞的，……记得吗，我还是领唱的呢！”

“露克丽亚！”我叫起来。“怎么是你？真的？”

“是我，老爷，是我，真的。”

一下子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茫然地呆望着这张黑黝黝的怪脸；那两只明亮却无生气的眼睛也直勾勾地盯住了我。

这一切难道是真的吗？

眼前这个木乃伊居然是露克丽亚！居然是我家仆役中最美的姑娘——窈窕而健康的，善于巧笑、长于歌舞的露克丽亚！露克丽亚！聪明伶俐的露克丽亚，当年那里的小伙子都追求爱慕她；我那时只有十六岁，但也曾暗暗地艳羡过她！

“天哪，露克丽亚，”我终于发出憾然的提问，“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啦？”

“我遭了大难啊！您可别讨厌我，老爷，别由于我的不幸而嫌弃我，请坐在小木桶上，坐近点，否则您听不清我的声音，……您听听，我的声音这么小！……哦，我见到您真高兴！您为什么到这来啦？”

尽管她的话音十分微弱，但并不打顿。

“猎人叶尔莫莱带我到这里来的。还是请你跟我说说吧……”

“说我的灾难？好，老爷。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大概六七年前吧。那时，我刚许配给华西里·波略科夫——您记得吗？那个仪表堂堂、头发卷曲的，还给您老太太当过餐室管理员呢。您那会儿已不在乡下了，去莫斯科念书了。我和华西里很相爱，我每时每刻想着他。

“事情发生在春天：有一天夜里，快要大亮了，可我就是睡不着。夜莺在花园里叫得那么好听！……我忍不住就起来了，去台阶上听这鸣叫声。它婉转地啼个不停，不停，……忽然我似乎听见有人在叫我，是华西里的声音，不算高：‘露克丽亚！……’我把身子转了过来，可能是半睡不醒的缘故，踩了个空，从台级上跌了下去，一直跌到了地上，但好像不要紧，因为立时就爬了起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只是身体里面——内脏吧——好像断了什么。……让我先歇会儿，……一会儿工夫，……老爷。”

露克丽亚不出声了。

我十分惊诧地望着她。因为有一点的确让人佩服：她讲自己的故事，简直是愉快而流畅的，没有叹气，没有呻吟；绝不是要诉苦——从而引起听众的同情。

“从那时起，”露克丽亚继续说：“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瘦，也越来越弱，皮肤也发黑了，走路都困难了，到后来两条腿完全没有用了，既不能走，也不能站，只好每天躺着。我不想喝水，也不想吃饭，身子一天比一天糟。

“您的老太太慈悲心肠，给我请医生，又把我送到医院里。可我的病怎么也治不好，而哪个医生也说不出这病的名字。他们用尽了各种办法：拿烧红的铁烫我的背，把我放在冰地里，都无济于事。到后来，我的身子僵硬了。……于是，那些先生们断定：我的病无药可救了；可是主人家怎能呆着残废呢，……就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送到这儿——这儿有我的亲戚。我就这么活着。”

露克丽亚停下来，又竭尽全力堆出笑容。

“唉，你的遭遇太惨了！”我叹息着，不知该说点什么，就问她：“华西里，波略科夫怎样？”问完这后，我觉得十分不好意思。

露克丽亚把眼珠稍稍转向一边。

“他怎样？他难受了一阵儿，只是一阵儿，就娶了另外一个人，格林诺耶村的一个姑娘。您知道这个村子吗？离这儿不远。这姑娘叫阿格拉菲娜。”

“他本来是很爱我的，可到底年纪还轻，总不能一辈子独身。而我哪里还能当他的新娘呢？不过，他的妻子倒非常好，心眼不错，他们已经有孩子了。他在离这儿不远的邻里当管家：是您老太太给他公民证，准他去的。托上帝的福，他日子过得非常好。”

“你就这样一直躺着？”我又问。

“就这样躺着，老爷，我躺了七年了。夏天我躺在这间小屋子里，天冷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搬到洗澡间的更衣室，我就躺在那儿。”

“谁来服侍你，照看你呀？”

“这儿有几个好心人。他们一直惦记着我。何况我的需要不多。至于吃，我简直不吃什么；水呢，那杯子里经常有清洁的泉水储备着。我自己能够着这杯子，因为我的一只手还能动。

“这里有个小姑娘，是个孤儿；她有时就来看我，真感谢她。刚才她就来了。……您没碰上她？这小姑娘长得挺可爱，白白净净的。她总是给我送花来；我十分喜欢花。我们这里没有花园的花，——以前有过，可后来就没了。但野花也非常好，比园花还香呢。就说铃兰吧……再好不过了！”

“你不闷得慌？我可怜的露克丽亚？”

“有什么办法呢？不瞒您说，刚开始时我非常难受；到后来

慢慢习惯了，忍过来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有些人还不如我吗！”

“这是什么意思？”

“有的人连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还有人是瞎子或者聋子！可我，托上帝的福，眼神不错，耳朵也好使，连田鼠在地下打洞，我都听得见。不管什么气味，即使是最微弱的气味，我也闻提见。荞麦在地里开花了，菩提树在园子里开花了，用下着告诉我，我准是最先闻到的。只要有一点风从那儿吹来就行。

“不，我为什么抱怨上帝呢？世上比我苦的人多着呢。比如吧，有些健全的人，也许是犯下罪孽，而我就谈不到罪孽了。前几天，神父阿列克塞来给我授圣餐，他对我说：‘你用不着忏悔了：像你这样子还会犯罪？’可我回答：‘那思想上的罪孽呢，神父？’‘唔，’他说着就笑了，‘这种罪孽是很小的。’”

“可是我也许连思想上的罪孽都谈不上了，”她接着说，“因为我已经养成了习惯：不去想什么，尤其是过去的事。这样呢，日子过得就很快了。”

对这些话，我备感惊诧。

“露克丽亚，你老是一个人在这里，又怎么能控制脑袋里不想这个不想那个的呢？莫非你整日睡觉？”

“啊，不，老爷！我不能整日睡觉。虽说我没有多大苦楚，但内脏里一直疼，骨头里也疼，这样也就睡不好觉。……我就只是这样子傻躺着，躺着，什么也不想；我只知道我依旧活着，还在不停地出气儿，仅此而已吧。我用眼看看，用耳朵听听：蜜蜂在蜂房里嗡嗡着，鸽子时不时落在屋顶上咕咕着，母鸡有时带着小鸡来啄面包屑，飞来一只麻雀，飞来一只蝴蝶，我便觉着非常高兴了。

“前年竟有燕子在这屋角里筑巢，还孵出了小燕子呢。这情形真好看！一只燕子飞进来，落在巢上，把小燕子喂完后，就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出去了。一转眼呢，另一只燕子又飞进来替它的班。有时大燕子不飞进来，只是从门外一晃而过，可那些小燕子却马上就吱吱喳喳地叫起来，还把嘴巴张得大大的。……第二年，我一直在等它们，可是听说这儿有个猎人打死了它们。这猎人怎么就这么贪小呢？一只燕子嘛，比甲虫大不了多少。……你们这些猎人先生多狠心啊！”

“我才不打燕子呢。”我急忙表明。

“有一回，”她又开始讲了，“真滑稽！一只兔子跑了进来，真的！可能是有狗在追它，它直闯进门来了，尔后气喘吁吁地在我近旁坐下了，而且坐了好半天，一直在那里掀腾鼻子、翘胡子，活像个军官呢！它朝我望望，知道我不会伤害它。后来，它站了起来，一蹦一跳地出去了。到门口儿时，还回头望了我一下！真是滑稽！”

她看看我，那神态好像是在说：“这不是挺有趣的吗？”

我为了让她不失望，就笑了笑。

她咬了咬干燥的嘴唇。

“一到冬天，我就觉得不大舒服了，因为房里太暗；点蜡又可惜，就是点了，又有什么用呢？尽管我识字，喜欢看书，可有什么书可看呢？这里一本书也没有；再说，有书我怎么拿呀？

“阿列克塞神父有一回倒是拿了一本书来，让我解闷儿，可他一看没法让我看书，就又拿回去了。不过，虽然太暗，还是能听见一些声音：蟋蟀的鸣叫，或者老鼠的骚动。每当这时候，就可以不想什么！”

她稍稍休息了一下。

“有时候，我作祷告，不过，我知道的祈祷词不多。而且，我为什么要打扰上帝呢？我又能向他要求些什么呢？我需要什么，上帝比我知道得清楚得多，他让我背十字架，就表示他爱我。这一点我们已经学得了。当我念过《我们的主》、《圣母颂》、

《对一切受难者的赞美》之后，便没有什么思虑了，我躺着，没有一点私心杂念！”

在大约两分钟之内，我便习惯了这种麻痹的沉默与寂静。坐在那个当凳子用的小木桶上，我一动也不想动了。我非常明确：躺在我面前的这个不幸的活物以奇妙的灵性感染着我的良心。

“露克丽亚，你听我说。”我由衷地劝慰。

“你听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我吩咐他们把你送进医院，送进城里的一家好医院，你乐意不乐意？或许还有可能治好你的病。省得你总是这样一个人……”

她的眉宇轻轻地动了一下。

“唉，别费事儿，老爷，”她真切而忧虑地拒绝着，“不要把我搬到医院里去，不要动我。就是进了医院，我也会更难受。再说，我这病哪儿还能治呀！……有一回，有个医生来了，他给我检查病。我请求他：‘看在基督的面儿上，别打扰我吧，’他不听，就翻来倒去地检查我，又弄手又弄脚的，拽呀屈呀的，他还说：‘我这样是为了科学；我是为科学服务的人，我是学者！’他告诉我：‘你别拒绝我的检查，因为我的脖子上，曾经挂过功勋章，我如此费劲巴力的，都是为了你们这般傻瓜。’他后来说出了我的病名——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就走了。这以后，有整整一个星期，我全身的骨头都疼得不行。

“您说我一个人，老是一个人。不，不是这样，也经常有人来我这儿。我非常安生，不去妨碍他们。有时来几个农家姑娘聊天，有时进来一个女香客，给我讲关于耶路撒冷、关于基辅、关于圣城的事。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什么也不怕。倒也挺自在的，真的！……老爷，请别费心了，别把我送到医院去。……谢谢您，您心眼儿真好，只是请您别搬动我了，好老爷。”

“那就随你的便儿吧，随你的便儿，露克丽亚。可是，我这是为你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老爷，我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是，老爷，谁能帮人帮心帮到底呢？人，还得靠自己！说出来，您也许不信：有时候，我一个人这样躺着，……好像觉得全世界除了我之外谁也不存在。只有我一个人是活着的！我于是就满脑子的想法了。这真怪了！”

“都是些什么想法，露克丽亚？”

“老爷，让我说也说不清楚，而且想过之后就忘了。就像浮云，飘来的时候，非常清新，非常美好，但是什么，说不清！我只是知道：假如我身边有人，这些想法我就不会有，除了我的不幸以外，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露克丽亚吃力地叹了口气。她的胸部跟肢体一样不听使唤了。

“老爷，我看您的样子，”她又开始说，“您还是很可怜我的。请您不要那么可怜我，真的！我告诉您，比方说，现在我有时还……您该记得，我从前是多么愉快的人啊，真算得上个活泼的姑娘！……您猜怎么着？现在，现在我还唱歌呢。”

“唱歌？……你？”

“对，唱歌，唱古老的歌、轮舞歌、复盆歌、圣歌，什么歌都唱！我以前会唱好多歌呢，现在还没忘。我只是不唱舞曲。就我现在这个样子，也不配唱舞曲。”

“你怎么唱歌？……默唱？”

“也默唱，也唱出声来。不能高声唱，但唱得能听懂。我告诉过您：有个小姑娘常来我这儿，她是个孤儿，非常灵秀。我总教她唱歌，她已跟我学会了四支歌。您不信？等会儿，我给您唱唱……”

露克丽亚深深地吸了口气。

这个半死的可怜的人要唱歌了——这下子我不由自主的有点发怵。

没等我说什么，一个悠长而又微弱、准确而又颤抖的歌音就

发出来了，……紧接着是第二个歌音、第三个歌音。

她唱的是《在牧场上》这首歌。

她发音的时候，没有改变她那石雕般的表情，连两眼也是呆滞的。可那嗓子却努力地坚强地颤荡着，如袅袅轻烟，如缕缕微风令人感动——她似乎是要表达全身心的爱，以及灵魂……

我没有感到半点恐怖，只有沉痛的怜爱压在我的心头。

“唉，唱不下去了！”她突然无奈地解释，“喘不过气来了。……我看您非常高兴。”

她有气无力地把双眼闭上了。

我把一只手伸出来抚摸她那冰冷的小手指头。

她看了我几眼，那像古代雕像的用金色睫毛镶边的深色眼睛，重又闭上了。

不大工夫，她的双眼又在晦暗之中闪烁起来。……只是泪光熠熠。

我依旧呆坐着。

“我这人真是！”露克丽亚的声音充满了预想不出的力量，眼睛也睁大了，想竭力挤出眼睛里的泪水。

“这真不好意思啊，这是怎么啦？我好久没哭过了，……从去年春天华西里·波略科夫来看我那天之后，没这么哭过。

“他坐着跟我说话时，我倒没什么，可他一走，我就哭了起来，哭得还特别厉害，连我自己也奇怪：哪儿来这么多的眼泪呢？……可是女人的眼泪从来也不值钱。”

露克丽亚请求我。

“老爷，您可能有手帕吧。……请您不要嫌弃，给我擦擦眼泪！”

我赶忙照办，而且把手帕留赠给她。

她起初不要，还说：“我要这样的礼物干什么用啊？”

这块手帕非常普通，但十分白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来，她就不再推辞了，用瘦弱的手指抓住了手帕，紧紧的，不肯放松。

这时，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处所的昏暗光线，也能看清她的面部的细微表情；她那青铜色的脸颊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依稀仿佛，显现出了昔日姣好的风韵（至少我觉得）。

“老爷，您刚才问我，”她又想起了话题，“是不是常常睡觉。告诉您，我确实睡得不多，不过，一闭上眼就做梦，做的都是好梦！我就没一次梦见自己生病！梦里，我是健健康康、年纪也是轻轻的。只有一点痛苦：我醒来后，想好好舒展一下，可全身都似乎被结结实实地锁住了。

“有一回呢，我做了个非常奇妙的梦！要不，我就讲给您听听？好不好？好。

“我梦见我像是站在田野里，周围都是高大的黑麦，快要熟了，金灿灿的！我似乎带着一只火红色的狗，这狗特别凶，老是想咬我。我手里好像还带了把镰刀，不是普通的镰刀，简直像个月亮，就是月牙儿吧。我必须得用这月牙把这黑麦割完。可是我浑身乏得要命，那月牙把我的眼睛都照花了，我觉得胳膊腿儿都不想动了。

“我周围长着许多矢车菊，那么大的矢车菊！它们都转过头来朝我看，我心里盘算：先采点矢车菊吧；华西里说好了要来这儿，我先给自己编个花冠吧；割麦子还来得及。我就动手采花，可它们都在我的手指间不见了，无论怎么使劲都不行！给自己编花冠算是编不成了。

“这时，我听见有人朝我走来，走得十分近了，就叫我：‘露克丽亚！露克丽亚！……’‘噢，唉呀，’我心想，‘糟糕，来不及了！’管它呢，我就把月亮戴在头上，代替矢车菊吧。于是，我把月亮像戴头巾一样戴上了，我马上就大放光芒，照亮了周围的田野。

“我仔细一看，有个人踩着麦穗顶直朝我走过来，不是华西里，而是基督本人！我怎么就能认出他来呢？那我就说不清了。人家画的基督并不是这个样的，可是我就知道他是基督！没留胡子，个子非常高，年纪很轻，穿了一身白衣服，扎了一条金色腰带。他向我伸出手来说：‘不要怕，我盛妆翩然的姑娘，请跟我来吧；你将到我的天国里去领轮舞，唱天堂的歌。’所以我就紧紧地把他手抓住。我的狗马上跟到我的脚边来。

“但此时我们已经腾飞起来了！他在前面引着我。……他的翅膀整个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像巨大的海鸥似的，——我紧紧跟着他！那只狗没办法，只得离开了我们。到这个时刻，我才恍然大悟：那只狗就是我的病，在天国里是没有它的位置的。”

露克丽亚停顿了一会儿。

“我还做过这么一个梦，”她接着讲，“不过，这也许是我的幻觉，——我真分辨不出来这个。我好像就躺在这间小屋里，我那已经去世的爹妈来了，向我深深地鞠躬，可一句话也不说。我就问：‘爸爸，妈妈，你们怎么给我鞠躬呢？’他们回答：‘因为你在世上吃尽了苦头儿，所以不但解救了你自己的灵魂，而且也卸下了我们的重负。我们在那边就放心了。你已经把你自己的罪孽消除了；现在正为我们赎罪。’

“爹妈说完后，又朝我鞠了个躬，眨眼就没了，我眼前只剩下墙壁。后来，我特别疑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在忏悔的时候，便把这事告诉了神父。可他听了说这不是幻觉，因为只有僧侣才会有幻觉。”

露克丽亚认真地接着讲述。

“另外，我还做过一个这样的梦。我梦见：我像是坐在大路上的柳荫下，手里拿着一根刨光的手杖，肩上背着包袱，头上扎了头巾，简直就是女香客！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朝圣。很多香客纷纷从我旁边走过去；他们全都愁眉苦脸，而且长得几乎都

一样。

“我看见有一个女人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她比别人高出一头，她穿的衣服也很个别，似乎不是我们俄罗斯的服装。另外她的长相更是跟常人不一样，阴森森的，很严肃。别的人好像都躲着她，她忽然就转过身来，朝我走过来，站在我面前盯着我上下打量；她的眼睛像鹰眼一样，又黄又大，而且特别亮。

“我便问她：‘你是谁呀？’她回答：‘我是你的死神。’按理说听了这话我应该胆战心惊，可正好相反，我非常高兴，画了十字。这女人——我的死神——就对我说：‘我可怜你，露克丽亚，但我不能把你带走。再见！’天哪！那一刻我悲痛欲绝！……‘带上我走吧！’我哀求，‘亲爱的好妈妈，带上我走吧！’我的死神就又转过脸来对我说话。……其实我知道她是在指定我的死期，可是我又听不懂、听不清她是什么意思。……说是‘圣彼得节之后’……这时我就醒了。我总做这样奇怪的梦！”

露克丽亚抬起眼睑，……似乎是沉思。……

“就一件事我很苦楚：有时在整个星期中我几乎不闭眼睡觉。去年，有个夫人路过这儿，看见了我，给了我一小瓶治失眠的药；她告诉我每回吃十滴。这药倒十分管用，我吃完就能入睡；可那一小瓶药早就让我吃完了。……您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药，从哪能弄到？”

路过的夫人给露克丽亚的显然是鸦片。我答应给她也弄一瓶来。为此，我更加惊讶于她这难能可贵的忍耐力。

“啊，老爷！”她认真地回答，“您怎么说这话？我这点忍耐算得了什么？喏，圣西蜜翁的忍耐性才伟大呢！在柱头上站了三十年啊！还有一位圣徒叫别人把他自己埋在地里，一直埋到胸口，蚂蚁咬他的脸；……还有，有一位饱读经卷的人讲给我听的，是这么个故事：

“从前有个国家，阿拉伯人把这个地方征服了，他们要杀害

所有的居民；居民们用尽各种办法，一直得不到解放。这时在居民中便出现了一个圣处女；她拿了一把非常大的宝剑，穿上了两普特重的甲冑，去对付阿拉伯人，结果把他们统统赶到了海的那边。她把他們赶走了，就对他们说：‘现在你们烧死我吧，因为我曾经这样许下了愿：我要为我的人民死于火刑。’于是阿拉伯人把她抓起来烧死了。可从这一刻起，人民永远解放了！这才是真正的功勋！而我太微不足道了！”

这时，我心中十分惊诧：“关于贞德的故事传说，怎么用这样的方式传到这个地方！”

默然了一会儿之后，我问她多大了。

“二十八，……也许是二十九，……不到三十。年纪嘛算它有什么用？我还要告诉您……”

露克丽亚突兀地咳嗽了一声，又低又哑，而后叹了口气。

……

“你说太多话了，这不好。”我提醒她。

“对，不好，”她的应答细小得简直听不见，“咱们的谈话差不多了；可这并没什么！等您走后，我尽量不说话了。至少我已经说出了我的心事。……”

我于是就辞别。

走之前，我又保证：一定给她送药来，而且还询问她：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我没什么了；都满足了，感谢上帝！”她激动而又吃力地说着。“上帝保佑大家健康！对了，老爷，您最好劝劝您的老太太：这里的农人都非常穷，请她减轻点他们的代役租，哪怕是一点点也好！他们的地不够，而且都没出息。……如果减轻了，他们会祈祷上帝保佑您的。……我可什么都不需要，什么也都满足了。”

我向她保证，肯定实现她的愿望。

当我走到门口时，她又叫住了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老爷，您记得吗，”她说话的一瞬间，眼和嘴唇上闪过一种奇妙的神情，“我以前的辫子是什么样的？您记得吗，一直到膝盖上！我有好一段时间拿不定主意。……这么长的头发！可如何梳呢？在我这种境况下！……所以我就把头发剪了。……嗯。……好，再见吧，老爷！我不能多说话了。……”

就在当天，在出猎之前，我跟管田庄的甲长谈到了露克丽亚。

我从他那里得知，村里的人都管她叫“活尸首”，可并不十分讨厌她；从来也听不到她诉苦或抱怨。

“她自己没有一点要求，相反的，她对一切都感谢，她是个温和善良的好人，的确是这么回事。大概是上帝为了她的罪孽才惩罚她的吧，”甲长这样下着结论，“可是，我们都不去过问这里边的情形。至于指摘她，不，我们没人去指摘她。由她去吧！”

是在几个星期之后，我听说露克丽亚死了。看来，死神终于来召唤她了，……而且正是在“圣彼得节之后”。

听别人讲，在她死的那一天里，她老是说能听见时断时续的钟声；尽管从阿列克谢叶夫卡村到礼拜堂足有五六俄里远，而且那天也不是什么礼拜的日子。不过，露克丽亚说：钟声不像是从礼拜堂那边传来的，而是“从上面”传下来的。

我想，她肯定不敢说“从天上”传下来的。

车轮子响

那是七月的事情。“我可告您说，”叶尔莫莱煞有介事地向我报告。

我刚吃了饭，正在行军床上躺着，想再好好休息休息，而且正是七月中旬，天热得难受。

“我可告您说，咱们的散弹都用完了。”

我立即就从床上跳了下来。

“散弹用完了？怎么回事？我们从村里带了那么多！——满满的一袋子呀！”

“对呀，那么大的袋子，足能用两个星期。可不知为什么！怕是袋子上有破洞了，的的确确，散弹实在是没有了，……顶多还剩下十发。”

“那咱们如何是好？前边有那么好的地方——明天我想打六窝鸟呢……”

“让我去趟图拉吧。离这不算太远，四十五俄里。只要您答应一声，我这就去，一定带回一普特散弹来。”

“您什么时候动身？”

“现在马上动身吧。何必再耽误时间呢？不过就是，得先雇几匹马。”

“为什么雇马？自己的马为何不用？”

“自己的马已经用不了了。辕马的腿瘸了，……瘸得厉害！”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前几天，——马车夫带着它去钉铁掌。掌儿倒是钉好了。可是，大概是碰上不太高明的铁匠了。现在，它的一只蹄差不多不敢踩地了。而且是前蹄。可怜的，连整个前腿都缩着，……像狗似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什么会这样？应该取下它那前蹄上的铁掌啊！”

“没取呢，还没取呢；当然一定得给它取下来，可能就是钉子钉进了它的肉里去了。唉，真是的！”

我马上叫来了马车夫。

的确，正像叶尔莫莱所说：辕马的前蹄不敢着地了。

我马上吩咐给马取下铁掌，让它在潮湿的泥土上站着。

“怎么着呢？派我先雇马去趟图拉？”叶尔莫莱又来唠叨了。

“在如此荒凉的地方，能雇到马吗？唉！”我不由得烦躁起来。

我们驻足的这个小村子既偏僻又荒凉，居民们也十分贫穷，就连眼下借宿的这所农舍，烟囱都没有了，而且十分窄小——也费了我们的九牛二虎之力。

“能，”叶尔莫莱依然像平时那样满有把握地回答。“至于这个小村子，您说得对极了；可是，您有所不知，这儿从前住着个农人，很是聪明，也有钱！他有九匹马呢。他早已死了，现下他的大儿子当家。这个人是个纯粹的傻瓜，可是他倒没有把他老子留下来的财产糟尽。咱们可以跟他借马。您等我去把他给您叫来。……听说他的两个弟弟倒是挺灵性的，……不过，他毕竟是他们的一家之主啊。”

“那为什么？”

“他是老大！当弟弟的都得听他的话！”说到这儿，叶尔莫莱借机狠狠地批了一通当弟弟的不是，他的话，我不好意思在这儿写给大家。

“我去叫他来，他是个老实本份的人，跟他没什么谈不来。”

就在叶尔莫莱去叫这位“老实本份的人”的时候，我思考了一会儿，打定了主意，还是我亲自去趟图拉吧。

因为其一，我有过这样的教训，对叶尔莫莱不太相信了；有一次我派他去城里买东西，他跟我答应得好好的，说一天之内办

完事回来。可是结果他整整去了一个星期，而且把所有的钱都给喝了酒；原来坐着竞走马车去的，回来的时候却只剩两条腿了。

再有其二，我认识图拉的一个马贩子，我可以顺道跟他买一匹马，来替代这瘸了腿的辕马。

“就这么定了！”我心中思谋。“我自己去一趟；在路上也可以睡觉休息嘛——四轮马车走起来很平稳。”

“叫来了！”过了一刻钟，叶尔莫莱闯进农舍，高声报告着。

跟在他身后的，是个身板高大壮健的农人，他穿着白衬衫、蓝裤子和一双草鞋，头发淡黄，视力不大好，留着棕黄色的尖胡子，鼻子又长又鼓，嘴巴半张不开的。

看样子，他像是个老实巴交的好人。

“您跟他讲吧，”叶尔莫莱对我说，“他有马，他愿意出租。”

“这个，喏，我……”他讷讷地开口了，声音稍稍嘶哑，同时又摇了摇脑袋上那稀疏的黄头发，手指摩挲着摘下来的帽子边儿。

“我，喏……”

“您叫什么名字？”我问。

农人低下了头，像是想什么似的。

“我叫什么名字？”

“对呀，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是，是非落非。”

“哦，非落非老弟，我听说你有马，你去带三匹马来，套在我的四轮马车上——这马车是很轻的——你拉我到图拉去一趟吧。这两天夜里月亮，很亮堂的，赶车也凉快。……你们这儿的的路怎么样？”

“路吗？路倒没什么。从这儿到大路上，一共也就是二十俄里的光景。就有一小处……不大好走，别处都没什么。”

“那一小处怎么不好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走浅滩过河去。”

“难道您想自己到图拉去？”叶尔莫莱插言。

“对，我自己去。”

“噢！”我那忠实的仆人边答边摇了一下头。“噢——！”他又发出一声，尔后啐了一口，便出去了。

很明显图拉之行对他已经没有一点吸引力了；在他看来，这件事没什么意思和想头儿了。

“路，你熟不熟？”我问非落非。

“我哪里会不熟悉路呢！可是我，就是说，听您的吩咐，可是总不至于……因为这样突然地……”

原来，叶尔莫莱在去叫非落非的时候，曾先告诉他了，叫他别担心，会给他这个傻瓜钱的，……也不过这么一句话，非落非尽管——照叶尔莫莱的说法——是个傻瓜，但对于这仅仅限于一句话却不能信以为真，乃至满意。

他向我要价——五十卢布——价格很高；我还他价——十卢布——很低的价格。于是，我们就讲起价钱来了。

非落非刚开始一直坚持他的要价，到后来便让价了，不过仍是吞吞吐吐的。

这期间，叶尔莫莱进来过一次，他断然向我说：“这个傻瓜，（非落非听见之后低声解释：‘他老是爱这么叫我！’）这个傻瓜一点也不懂得算钱数。”

他还顺便提醒我一件事：

大约在二十年前，我母亲在两条大路交叉口的热闹地带开设了一个旅店，可十分不景气，原因就是派在那里经管业务的老仆人根本不会算计钱，只知道个数多便是好，也就是说，例如拿一个二十五戈比的银币当作六个五戈比铜币付给人家，同时还要骂人家。

“嘿，你呀你，非落非！真是非落非！”最后叶尔莫莱这样数

落着他，生气地摔了几下门，出去了。

非落非一句话也没回驳他，他自己好像也意识到了：名字叫非落非确是不大好，有一个人为了这个名字应该受责备，尽管实际上这是神甫不好，因为在行洗礼的时候，没有好好送人家报酬。

最后，我们说定了：二十卢布。

他回去牵马了。

一个小时后，他牵来了五匹，让从中挑选好的。

说实话，马都还不错，就是马鬃和马尾乱糟糟的，肚子太大，像鼓一样紧绷绷的。

非落非的两个弟弟也一道跟来了，他俩跟哥哥一点也不一样，个子瘦小，眼珠乌黑发亮，鼻子尖尖的，让人一看就知道——属于“伶俐”的那种农人。

他俩说话非常快，而且话特别多，就像叶尔莫莱那样“唠唠叨叨”没个完；但是，他俩很听大哥的话。

他们把四轮马车从屋檐下拉出来，装配马具和马匹，一直忙活了一个半钟头。

一会儿把绳子做的挽索放得太松了，一会儿又扎得过于紧了。两个弟弟一定坚持把“灰斑马”套在辕子上，因为它“下坡走得稳”；可非落非却决计让“粗毛马”驾辕，末了当然就套上了粗毛马。

而且，他们又把干草铺在了马车里，把瘸腿马的轭塞在座位底下了，以便在图拉买到新马就可以直接装配好。

这期间，非落非又跑回家一趟，穿来了他父亲的长长的白色宽袍，戴来了高高的毡帽，还把涂油的靴子也穿上了；就这样，他得意扬扬地爬上了驾车台。

我坐上车，看看表，恰好十点一刻。

叶尔莫莱有意不跟我告别，去打他的狗华列特卡尔撒气去

了。

非落非拉动缰绳，用尖尖的声音吆喝起马来了：

“嘿，你们这些小东西！”

他的两个弟弟从两旁跑过来，打着副马的肚子，马车就走动了。

我们转出门外，来到街道上。

那匹粗毛马还想回到自己家里去，但是非落非打了它几鞭，教导了它。

我们赶出村子，走上了那条夹在茂繁的榛树林中的平坦大道。

夜色安谧，悠远辽阔，正是适合夜行的好时机。

那风时而在丛林里一穿而过，摇得枝头簌簌直响，时而又无声无息地藏匿到无从查找的地方。天空中有银白的几片云，纹丝不动地贴在那，沉静而可爱。月亮高高地悬在中天，把皎洁的光洒给大地万物，使得一切都特别纯净宜人。

我舒展了一下身了，躺在干草上，正要睡上一会儿，但忽地又想起了那个“不大顺当”的地段，便浑身陡然抽搐了一下。

“喂，非落非，离那浅滩还远吗？”

“离浅滩吗？还有八俄里光景吧。”

“八俄里呢，”我心想。“没有一个钟头是到不了的。我正好先睡一觉。”

“非落非，你熟悉不熟悉这路？”我有点不大放心地问。

“这路哪会不熟悉呢？又不是第一回走这条路……”

他接下去似乎还说了些话，但我已经迷糊瞌睡起来，没有听见。

让我醒过来的，不是我原来的打算——睡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这是常有的事儿），而是我耳朵底下的一种尽管不大但却非常奇特的汩汩声。

我抬起头来……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我只身躺在马车里，但马车的四周，有一大片水映着粼粼月光，闪动而却又安宁的小小波纹异常清晰，分外静幽。

我朝前望望：非落非正低头弯背地坐在驾车台上，像个雕像似的。在他前边，在潺潺的流水之上，能看见弯曲的轭木、马的头和脊背。

一切都凝固而滞停着，四周什么声音也没有，就好像到了魔法的国土上，进入了梦境，进入了神奇的梦境。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从车篷底下又朝后望了望，……啊？原来我们正处于河中，……离岸足有三十多步了！“非落非！”我不得不叫他。

“干什么？”他倒问我了。

“还问干什么！得了你！我们现在这是在哪儿？”

“在河里。”

“我还不知道在河里！就是在河里我们差不多该淹死了。你这是过浅滩？啊？你睡着了？非落非！你倒是说话呀你！”

“我稍微弄错了一点，”他说，“可能偏了一点，走偏了，不对路，现在得等等，得等等了。”

“怎么得等等？咱们这是等什么呀？”

“等这粗毛马辨认辨认方向。它一转向哪儿我们就往哪儿赶。”

我从干草上坐了起来。

那辕马的头在水面上纹丝不动。在明亮的月光下，只能看见它的一只耳朵微微地抖动着，一会向前，一会向后。

“它也睡着啦，粗毛马！”

“没有，”非落非坚持，“它正在闻水。”

一切又都静幽了下来，只有那水轻轻地流动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禁不住也有点茫然了。

月光，夜色，河水，河水里的我们……

“这个嘶哑的声音是什么发出来的？”我问非落非。

“这个吗？是芦苇里的小鸭子……也可能是蛇。”

忽然，辕马的头摇动了一下，竖起了耳朵，它打了个响鼻，开始动弹了。

“嗬——嗬——嗬——嗬！”

非落非突然扯着嗓子吆喝起来了，他把身子挺直，挥动了马鞭。

马车马上离开了原地，横切着波浪直往前冲，摇摆了几下。

起初我觉得马车似乎是沉下去了，又像是走到更深的地方了，但经过了两三次的起伏之后，水面一下子就低了下去。而且，逐渐地，越来越低，马车像是从水里突然冒出来一样，瞧，车轮子和马尾巴都露出来了。

于是，马儿踢腿搅起了激烈而又成片的水花来，这些水花在朦胧的月光下飞溅起来，就像金刚石——不，不是金刚石——而是蓝宝石的光华；它们欢心而又团结地把我们拉到了沙岸上，踢踏着那光滑湿润的腿子。

沿着道路，我们向山里驶去。

我心中琢磨：“非落非现在可能要说：‘您瞧，我说对了吧！’或者类似的话了。”

但他却没说一句话。

因而，我不再想责备他刚才的疏忽了，只想再躺在干草上睡一会儿。

但是，我睡不着。

这原因倒不是不太疲乏，也不是因为河水赶走了我的睡意。而是我们到在了一个让人无法入睡的美丽地方。

这是一片广袤而肥沃的草原。

草原之上星罗棋布着很多很多个小块草地，小型湖泊、小条河流以及长着柳树和灌木丛的小港湾。这真是俄罗斯的地方，也真是俄罗斯人民所喜爱的地方，恰似我们的古老传说中那些勇士骑着马射下白天鹅和灰鸭子的地方。

被人马车辆压平了的道路像一条黄色的丝带蜿蜒舒展着，望不到尽头。在这美丽的道路上，马儿们跑得煞是轻快。

我真舍不得眼前的风景，不忍快走，下忍闭上双眼，只想飘飘然常留在这月光如洗的原野之夜中，任这凝脂般的气息，柔美而又匀称地在我身后散布，如痴如醉……

非落非也被感动了。

“我们这一带叫圣耶各尔草原，”他欣然地回过头来告诉我，“再往前走就是大公草原。这样的草原在全俄罗斯都能排第一第二，……多美呀！”

辕马也跟着打了个响鼻，颤动了一下。想必是它也被这景色陶醉了……

“天哪！……”

非落非的语气庄严而低沉。

“多美呀！”

他又感叹了一句，随之长舒口气，悠闲地哼了一声。

“快割草了，这地方要耙集起干草来，那得多少呀！——真是了不得啊！那港湾里鱼多的是，多得很，特别是有上好的鲇鱼！”

他拉开了长声，喜不自禁。

“总之呢，做人可真快活，不能轻易就死。

他忽然把一只手抬起来。

“哎！瞧！在湖面上……有一只苍鹭在那儿站着呢吧？难道苍鹭在那站着呢？难道苍鹭晚上也捉鱼呀？奇怪了！哈哈！那不是树枝嘛，哪是苍鹭呀！错了，看错了！月亮老是骗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就这样走着，走着……

不知不觉地，我们到了草原的边际。

这里有一些小树林，还有些开垦了的田地；隐隐约约的小村庄里，闪烁着两三点灯火，像是眼睛在眨动……

这儿到大路就剩下五俄里了。

我睡着了。

等我再睁眼时，听到非落非在叫我。

“老爷，……喂！老爷！”

我坐了起来。

马车此时正停在大路的正中间。

非落非坐在驾台上，转过脸面对着我，两眼瞪得十分大（我真没想到，他居然有这么大的一双眼睛），神秘地小声告诉我：

“车轮子响！……车轮子响！”

“你说什么？”

“我说：车轮子响！您也弯下身子听听，听见了吗？”

我从马车里伸出头去，屏气细听。

果然——从我的后面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一种微弱而又间断的响动，似乎是车轮滚动的声音。

“听见了没有？”非落非又问。

“嗯，听见了，”我告诉他。“有一辆马车似乎正赶过来。”

“您没听清吧，……听！喏……铃鼓声音，……还有口哨，……听清没有？您摘下帽子，……可以听得真切些。”

我没摘下帽子，只是侧耳留心细听后边的动静。

“嗯，是，……似乎是。可这有什么新鲜的呢？”

非落非把头扭过去，望着辕马。

“一辆大车赶过来了，……没装什么货，铁皮轮子的。”

他说着，拿起了缰绳。

“老爷，这肯定是坏人来了；在这里，在图拉附近，拦路抢劫的……多得没数。”

“瞎说！你怎么知道肯定是坏人？”

“我说的是实话，真的。带着铃鼓，……坐着空车的，……不可能是好人。”

“那离图拉还有多远呢？”

“十五俄里吧，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个人家。”

“那，就快赶吧。别耽搁了。”

非落非猛地挥动了鞭子，马车向前奔走了。

我虽是没有全部相信非落非的话，但心里也有点忐忑不安了，因而睡意全无。

假如，假如真是像他说的那样，该怎么办呢？——一种异样而懊恼的心情油然而生。

我便坐了起来；——在这以前我一直躺着想睡会儿觉，——开始朝四下张望。

就在我刚才睡着的时候，大地飘动了一层朦朦的薄雾——没有停在地面上，而是浮到了空中，浮得高高的，直到遮住月亮。月亮悬挂在雾中，变成了一个白苍苍的点儿，似乎被烟笼住了。

一切都暗淡下来，模糊着，看不太清晰，只有地面上那一层还是朗廓的。周围不知怎么回事，显得凄凉了许多，平坦的天边的田野，一片连着一片；有的地方长着灌木丛，有的地方出现了溪谷，这些过去之后，仍是一眼望不到头儿的田野，而且大都是休闲田，乱七八糟地长了些杂草。看上去，真是一派荒凉……给人一种沉闷而凄然的感觉！就连一声鹤鹑叫也听不见。

我们赶了半个小时。

非落非一个劲儿地抽着鞭子，口中也随着发出督促的吆喝声，但我俩彼此什么也没说。

后来，我们的车上了一个小山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非落非勒住了马，对我说：

“车轮子响，……车轮子响——哪，哎，老爷！”

我不由地又把头伸出马车外面；其实，这时候，就是在车篷里也能听得见了。那非常清楚的大车轮子声、人打出的口哨声、铃鼓的铿铿声、得得的马蹄声是任何有耳朵的人都能听得出来的。

我好像还听到了歌声和笑声，那当然也是从后边传过来。尽管不是顺风，但能明显地听见那群人和我们越来越近了。

缩短了距离是不用怀疑的了。

我和非落非面面相觑。

忽的一下，他把帽子从后脑拉到了额骨上，迅速地俯下身去，抖动缰绳，打起马来。

马儿又飞奔了。

可是，没有多大工夫，马的步子又慢下来了，真是马儿不知人儿心呀！

非落非拼命地挥鞭策马。

是的，我们得逃了。

这时，我心中颇有些悔意：为什么一开始不相信非落非的判断呢？假如早点分担他的疑虑，时间会更充裕些……而现在只有在坏人的追逐下逃跑了！

这当口儿，我没有听见什么别的声音，依旧是那些铃鼓声、那些大车的轮子声、那些口哨声、那些分辨不太清的喧闹声……

我对这些一点也不怀疑了！

看来，在这种情景下，非落非的话千真万确。

又过了二十分钟。

就在这二十分钟的最后几秒里，我们除了能听到自己马车的轧轧声和隆隆声之外，还准确无误地听到了另一辆马车的轧轧声和隆隆声了……

“停车吧，非落非，”终于我决定了，“反正都一样——都是完蛋！”

非落非怯怯地吆喝了一声马。

马儿们听到指令，马上就停住了脚步，显出一副终于得到了休息的欣悦之态。

天哪！

铃鼓声近在身后，大车发出辘辘响声，人们在吹口哨，叫喊，唱歌，马打着响鼻，历乱的蹄声更加无拘无束了！

他们追上来了！

“糟——了”

非落非长声长腔地叹息了一下，接着便不知怎么办了，叱了一下马，想要催促它们接着跑。

但什么都晚了。

就如同有一件东西突然垮下来似的，容不得让人眨眼。

一阵呐喊、一声轰隆、一辆三匹瘦健的马拉着的大马车，像旋风一般急剧地追上来了，超过我们几步，马上慢下来，挡住了整个一条路。

“这是一群强盗！”非落非低声骂道。

我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了。

月光幽幽而昏暗，雾气漫漫而朦胧……

我心中非常紧张地观察着这辆拦路的特大马车。

这车上有六个醉汉，横七竖八，连躺带卧，穿着衬衫，敞着上衣衣襟。其中的两个没戴帽子；粗大的腿穿着靴子搭在马车的横木上摇晃着，胡乱地把手挥来挥去，以至身子也东倒西歪地不像好人。

车上的人胡乱地叫喊着吵闹着，听不清楚；有一个人打着尖锐而又清晰的口哨，十分狂妄；另一个人朝他叫骂着；驾车台上坐着一个穿短皮袄的大汉，凶凶地赶着马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的马车缓缓地走着，倒好像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而我们只得跟在后边慢慢前行，叫苦连天也只有自己知道了！有什么办法呢？无奈地遭遇！……

就这样，我们悄悄地走着，走了大约有四分之一俄里。

这个过程中充满难捱的期待……

逃命，防御——一切都是不大可能的了！他们有六个人，而我连一根手杖都没有！要是掉头向后转，他们一定会马上就追上来。

我忽然记起了茹科夫斯基的诗句（他为卡明基元帅被杀写下的诗句）：

强盗那卑污的斧头……

否则，就是用肮脏的绳子，勒住喉咙，……丢到烂泥沟里，在那里叫唤、挣扎，就像兔子被套住一样可怜……

哼，多叫人愤慨！

可是，他们依然不慌不忙地行进着，不理睬我们。

“非落非！”我悄声出主意，“试试看，偏右些，就假装是从旁边超过去。”

非落非领会了我的意思。

他把马拉向右边，……但前边的马车也立时偏向右边……

看来，我们无法把他们超过。

非落非又试着把马拉向左，……但他们又偏向左，而且不怀好意地笑起来。

当然，他们不可能轻易放过我们。

“这群强盗！”非落非转过头来，低声对我咒骂这辆车上的人。

“他们等什么呢？”我低声问他。

“喏，在前面，在洼地里，小河上有座桥。……他们打算在那儿结果咱们！他们这些强盗总是这样，……在桥边上，老爷，

这事再明白不过了！没错儿！”

他哀叹了一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

“让咱们活着回去可能性很小啦；他们总是杀人灭口！”

他的语气十分认真。

“老爷，我只可惜一点：我这三匹马白扔了，我的两个弟弟不会再得到这马儿了。”

我心中非常惊讶：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非落非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命而是马！

说实话，这种情形下，我早顾不上什么马了。……

“难道说，他们真会杀人灭口？”我反复地问着自己。“为什么呢？我把我所有的钱物都拿出来给他们，那还不行吗？”

朦胧之中，那桥越来越近了，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

突然地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叫喊声——那边的那辆马车一下子飞奔起来了，跑到了桥边，一下子就煞住了，稳稳地在路边停下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

“哎呀，非落非老弟啊，”我说着最后的话，“我跟你只有死路一条了，是我害了你，请你原谅我呀。”

“哪是您害了我呀！老爷，自己的命就有这一劫，逃不过去的！喂，粗毛马，我忠心的马儿呀，”非落非动情地对辕马表达着，“好兄弟，朝前走吧，帮我最后一个忙吧！——反正也就这样了。……老天保佑！”

他把缰绳放开，让他的三匹马快步前行。我们接近桥边了

……

我们接近那辆纹丝不动的、可怕的大马车了……

而这辆车好像故意安静下来了。

原野一片肃静，没有半点声响。

众所周知，梭鱼、鹞鹰、一切猛兽等候捕获物的时刻都是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此肃静无声。

我们终于和那辆大车相并了。

腾的一下，那个穿短皮袄的大汉从车上跳下来，直朝我们走来。

其实，他并没有对非落非说什么话，或有所示意，但非落非马上就把缰绳勒住了。

我们的车停了下来。

那大汉把两手按在车门上，伸过他那毛发蓬乱的脑袋，吡着牙笑了笑，用一种沉稳而平静的语调，像履行公事一样开口了：

“可敬的先生，我们这是刚参加完体面的宴会、参加完婚礼回来；……我们给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结了婚；安顿好了他；我们的弟兄们个个都年轻力壮天不怕地不怕，——喝的太多了，可是没什么能醒酒；您肯赏一个光，赏点钱，再让弟兄们每人喝上半瓶烧酒解解醉？我们将为您的健康干杯，决不忘记您这位好先生；要是您不肯赏光的话嘛，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像是在开玩笑？……挖苦人？”

那大汉低下头，仍站着一动不动。

就在这时，月亮从雾气中隐现出来了，照亮了他的面庞。

是的，我看得十分清楚，他得意地微笑着，眼睛里和嘴唇上都充满危机般的友好，并没有什么威胁恐吓的意味，……只是闪过一种警觉的表情，……他满嘴的大白牙。……

“我很乐意……请拿去吧……”我赶忙回答，同时伸手从衣袋里掏出钱包，从里面拿出两个银卢布，——那时候银币在俄罗斯还流通着。

“给你，假如不嫌少的话，请拿去吧。”

“多谢了！”

大汉像士兵一样应答了一句，他那粗手唰地一下夺走了我的

——不是整个钱包，而只是那两个银卢布。

“多谢了！”

他把头发抖了一下，跑回他们的大车。

“弟兄们！”他叫喊着，“过路的先生赏给我们两个银卢布！”

所有的人都骤然爆发出响亮的笑声。

那个大汉飞快地爬上了驾车台。……

“祝您幸福！”

一转眼儿，他们就走了！

那马儿齐步向前奔跑，大车轰隆隆地冲上了山坡，在天空和地面相接的黑暗的界线上倏然闪现了一下，就朝山坡下飞去，不见了踪影。

于是，车轮声、叫喊声、铃鼓声就都听不见了。

死一般的沉寂。

我和非落非并没有马上就醒悟过来。

“哪，真是开玩笑！”

终于他恍然地说着并摘下了帽子，而后画起十字来。

“真是开玩笑。”

他又重复一遍，非常轻松地转向我。

“这一定是个好人，真的。嗨——嗨——嗨，快步！小东西！你们安全了！我们大家都安全了！就是这个人不让我们超过去，他驾着马呢。这小伙子真滑稽！嗨——嗨——嗨——嗨——，走吧！”

我听了没说什么，但心中确实畅快了许多。

“我们安全了！”我默默地念叨着这句话，躺在干草上纹丝都不动。

“顺利地解决了！”

我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为什么刚才居然想起了茹科夫斯基的诗句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时，我忽然又想到另一件事情：

“非落非！”

“什么？”

“你结婚了吗？”

“结了。”

“有孩子吗？”

“有。”

“刚才您为什么没想到他们呢？你只可怜你的那马儿，可是你的妻小怎么活呀？你不担心他们？”

“为什么担心他们？他们又不会落到强盗手里。不过呢，我心里一直惦着他们，就是现在也惦着呢，……真的。”

非落非说到这儿默默地停了一会儿。

“也许……就是因为他们，上帝才肯把我们饶恕了。”

“没准儿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强盗坏人。”

“何以见得？难道能钻到他们心眼儿里去？古语常说：知人知面难知心。可是相信上帝总是好的。您不知道啊……我心里始终还惦着我家里的人呢！……疍——疍——疍——小东西，走吧！”

我们临近图拉时，天几乎都麻麻亮了，东方天际已经发白了。

我似睡非睡地躺在车上。……

“老爷，”非落非突然招呼我，“您瞧，他们在酒店里呢，……那不是他们的大车？”

我抬头看看。

可不，正是他们，千真万确，他们的那辆大车，他们的那三匹马！

酒店的门口里忽然出现了那个面孔十分熟的穿短皮袄的大汉。

“先生！”

他挥着帽子高声招呼道。

“我们在用您的钱喝酒！”

他朝非落非点头致意：

“马车夫，刚才想必受惊了吧？”

“这家伙真有意思！”

我们一过那酒店，非落非便如此评价了那大汉。

我们总算到了图拉。

我买了散弹，顺便买了些茶叶和酒，又跟马贩子买了一匹马。

中午时分，我们便回去了。

那非落非由于在图拉喝了点酒，一路上话就很显然地多了（他甚至还给我讲故事听）。

当我们路过前一天夜里听见有车轮子声的那个地方时，非落非不禁笑出声来。

“老爷，您还记得不，我就在这儿一直跟您说‘车轮子响，……车轮子响’，我说‘车轮子响！’”

他摆了摆手。

此时他觉得他这句话十分有意思。

就在当天晚上，我们回到了他的村子里。

我把我们夜里的经历告诉了叶尔莫莱。

他听了，没说什么同情的话，只哼了一声——是赞许还是责怪，我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当时没有喝酒。

两天后，叶尔莫莱欣然地向我报告：

就在我和非落非去图拉的那天晚上，就在那条路上，有个商人被劫杀了。

我听了半信半疑，但后来完完全全相信了。

因为的确有个警察官骑着马跑过这里，他是去调查这宗杀人

事件的。

叶尔莫莱的消息是准确的。

我有点纳闷：莫非那天晚上那班好汉就是杀了人回来？那个滑稽的大汉所说的“安顿好了”的“弟兄朋友”，难道就是这个遭劫的商人？真是让人倒吸口凉气……

我在非落非的村子里大概呆了五六天。

这期间，我一碰上他就问，“暖？车轮子响吗？”

“您这人也是……”他每次都这样回答我，随后就笑。

森林与草原

那是个美丽的村庄，
菩提树下有成片的荫凉，
铃兰花幽幽飘香。
杨树排成一行行，
柳树在水面上低垂着。
只有橡树围绕在大路旁，
大麻、荨麻散发出诱人的芬芳……
噢，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辽阔的原野上，
有个美丽的村庄，
东风吹动麦浪。
白云筛下阳光，
幸福长遍土壤……

——节自欲焚诗稿

我们的话题还是不离开打猎，带着枪和狗去打猎，就本身而言，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你即便不是个猎人，可你总会热爱自然和自由吧，因此你就不能不羡慕我们猎人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在春天的黎明以前乘车出游的经历？

你把门打开，走上台阶。

但见星空闪烁，微风飘来些湿润的气息，夜的窃窃私语声模糊糊地传了进来，阴暗的森林中传出细细的喧嚣。

这时候，仆人已经把马车上的地毯铺上了，装茶炊的箱子也搬了上去。

一对刚刚睡醒的白鹅慢悠悠地穿过道路，它们只往这边瞥了一眼，便静悄悄地走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两匹马缩着身子，打着响鼻，十分雅致地替换着蹄子在原地踏着步。

隐隐的，你还可以听到花园看守人的鼾声。

这些声音似乎凝结在了空气中，给你一种非常新奇的感觉。

你坐上了马车，两匹马弯腰迈步，马车隆隆向前……

马车经过教堂，下了山，向右转，走上了堤坝。

淡淡的薄雾在水面上升起，你感到了些许寒意，就用大衣遮住了脸，朦胧中你好像睡着了。

马踏水洼和赶车人的口哨声伴着你，又往前走了四俄里。

天边露出了一抹红色，白桦树丛中的唐鸦醒过来了，笨拙地飞动着。

麻雀们也开始在还黑沉沉的柴禾堆旁边喳喳地叫，空气仿佛越来越透明，道路也愈来愈清楚，天上的云朵逐渐发了白，田野也显现出了绿色。

隐约地，村舍中燃烧的松明闪现着红色的火光，院子里还有些时断时续的似乎还没睡醒的说话声。

朝霞满天，山间升起一层雾岚，云雀随着黎明前的风儿唱起了歌，太阳升起来了！

阳光四泄，你的心像鸟儿一样飞翔了起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爱！

你看到，小树林后面有个小村子，村子里有座白色的教堂……

一面的山坡上长满了白桦树，那树林后面是一片沼泽，你就是奔向那儿的！

驾！驾！两匹马大步向前！

太阳又升高了点儿，天地间显得更加澄澈。一群家畜从村子里跑了出来，马车惊得它们四散奔逃，嘎嘎地叫着，不久，马车已经驶上了山顶！

噢，好一幅山水画！

薄薄的雾带之下，依稀可见一条大河自远而近，又自近而远。

河对岸是一片起伏的丘陵，覆盖着青青的草地，草地上空有些鸟儿在盘旋！

春光明媚，能见度十分高，不像夏天那么蒸气缭绕的！

你深吸一口气，啊，呼吸多么自由，四肢多么灵巧，春天的气息深入了你的骨髓，鼓动你去运动，去跑、去跳……

然而，夏天也有夏天的乐趣。夏天，真正的夏天，七月份的早晨，除了猎人，任何人没有体会过在黎明时分的灌木丛中散步的乐趣的。

草地上满是白色的露水，你踩上去，会留下绿色的脚印。拨开湿漉漉的树丛；一股孕育了一夜的热气迎面而来……

空气中充满了艾蒿好闻的苦味儿，自然还有三叶草以及荞麦的香味儿，真正是沁人心脾啊！

把头抬起来，你发现远处有一片茂密的橡树林，赤热的阳光已经照射到了林子上面，耀人眼目，加上太多的芬芳之气，你感到有点很大好受了。

一辆马车隆隆驶过，一个农夫牵着马往荫凉处走来，你和他打了个招呼，继续向前走。

草木上的露珠不见了，太阳越来越高了，你周围蒸腾出一股股灼人的热浪。

“兄弟，哪儿有可以喝的水啊？”

你问一个割草的人。

“往那边走，山谷里有个泉。”

穿过一片片浓密的草木，你下到了谷底。悬崖下面果然有一泓泉水，橡树手掌似的树叶铺在水面上，不时有水泡儿摇晃着从长满青苔的水底升了上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迫不及待地趴在水边，喝了个饱。

喝饱了，就一动不想动了。

坐在树荫里，呼吸着植物和花朵的芳香，你感到舒服极了，尤其是面对远处赤日炎炎的丛林和山地，你感到自己太幸福了。

突然，一阵风吹了过来，又疾驰而去，整个空间里的大气都颤动了一下！

哎呀！这不是雷声吗？

你马上从山谷里走了出来，但见天边有一抹浓重的铅色，不久就形成了滚滚的乌云。一个闪电，又一个闪电，暴风雨就要来了！

虽然你周围还是阳光明媚，你还可以打猎，可是你身后的变化太迅速了，像是谁抖开了一件黑袍子，一瞬间黑暗就笼罩了一切。

快跑！那边好像有个草棚子！

你大步奔跑着，终于在大雨落在身上的同时冲进了草棚！

电闪雷鸣，大雨磅礴而至，草棚子里有几处在滴答地漏雨了

.....

只那么一小会儿，便雨过天晴了，你走出草棚，周围的一切都让雨水洗了一遍，雨珠在草木的叶片上熠熠生辉，噢，真美妙！

细细一闻，这是什么味道？啊，是蘑菇和草莓的香气！

时近黄昏，晚霞如火，太阳已经下山了，透明的空气洗净了你的肺腑，你禁不住满脸笑意了。

一层薄雾出现在刚才还满是金色的阳光的树梢，树木和草垛都拉出了长长的影子.....

太阳下山了，一颗明亮的星马上在落霞中闪出身来.....

天光渐淡，空中的颜色变成了一律的青白，该回去了，回到你过夜的农家去。

你背着枪，低着头，使劲儿向前走着……

夜幕回合，视力所及已经不超过二十步了，森林更成了黑压压的一片，远处的天边都又逐渐亮了起来，月亮爬上了树梢。

村子里灯火闪耀，你不禁加快了脚步……

进了屋子，你看见了铺着白布的餐桌，上面的蜡烛，还有让人垂涎欲滴的晚餐……

偶尔你也许会去森林里打松鸡，马车走在窄窄的小路上，两边是长得又高又密的黑麦，麦穗轻轻地打着你的脸，假如步行，偶或还有矢车菊绊着你的脚，噢，那才叫人惬意呢！

树林中非常暗，也十分寂静，身材修长的白杨树在你头顶上面哗哗作响，碰了你头一下的则是一棵白桦树的长枝，看那边，强有力的橡树像个男子汉似的站在婀娜的菩提树小姐的身边。

也许你没下车，马车努力在林中寻找着可以通过的宽阔处，你发现空中有一只黄色的大苍蝇，一动不动地在空中停顿了一下，猛地又飞走了。

成群的小蚊蚋在你的头顶上盘旋着，它们飞到没有阳光的地方时显得像一群发光体，可飞到阳光下面时，又成了一片黑点子。

此时，各种各样的鸟儿都以各自的节律唱着歌，它们的歌声伴着铃兰馥郁的香气使你不禁向森林深处走去……

心静如禅，周围充满了睡意。

一阵清风掠过，树叶哗哗有声，似涛声似浪语。

你接着往前走，地上的落叶愈加，落叶中间又长出了非常高的草，还有很多种蘑菇……

突然，跳出一只兔子，狗大叫连声地紧追而去……

如果你来这座森林时正赶上秋天，那就是另一番美景了！

温柔的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葡萄酒似的香气。没有风，也没有太阳；没有光，也没有影；没有动静，也没有声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枯黄的田野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稀疏的叶于遮不住褐色的树枝了，从下面往上看，是一方宁静而洁白的天空。

落叶和草丛铺了满地，踩上去极富弹性，深吸一口气，一种少有的顺畅贯透全身，把头抬起来，你看到一小片蜘蛛网在阳光下一闪一闪，仿佛也在兴奋地眨着眼睛。

你就这么往前走着，偶尔看看你那跑前跑后的狗，此时，你会陷入深思，你会想起你生活中的那些可爱的人——死去的和活着的——你都会想起来。

思绪飞扬，生活中一幕幕的画面都展现在了你的面前！

你会十分激动，可能然后又陷入了深长的惆怅，人生的既往故事、情感波澜和灵魂世界你都看得一清二楚。

没有谁妨碍你，连阳光也消失了，更没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风，大地和森林似乎都入了梦乡……

深秋的时候，早晨已经变得很冷，白天则还只是稍稍有点寒意，那时候白桦树都成了金黄色，就像童话中描绘的那样。

阳光变得很斜了，照在身上不再感到温暖了，却显得越发灿烂，把白杨树林照得透彻明亮……

清风阵阵，霜白覆上了草茎，河水腾起一朵朵的浪花，起伏地送着悠悠远去的鸭和鹅。

远处，那几棵柳树后面，是一座磨坊，偶尔你会听到轧轧的响声。

几只鸽子盘旋着，阳光在羽翼上闪着光……

夏天的森林中有些天是弥漫着雾气，尽管猎人们不太喜欢这种日子，可这种日子无疑是适宜你散步的，由于它非常美。

走着走着，会有鸟儿突然从你脚边飞起，马上就消失在了茫茫的雾气之中。此后，一切又归于沉寂，什么东西都不再出声，静得有点让人恐惧！

猛得你发现你差一点撞上一棵树，它无声地矗立着，在雾气

中显出高大的黑影。

雾气弥漫，你的周围充满了白色的雾……

一阵风吹来，把雾吹走了一片，淡蓝色的天空显现了出来，金黄色的阳光剑一般射了下来，一条长长的光剑射在了田野上。

可是雾气立刻就又占领了刚才的空隙，这样的过程反复了几次，阳光终于战胜雾气，雾气变得愈发稀薄了，逐渐消失在蔚蓝的高空中了。

你要去远一点的草原上去打猎了。

你的马车在小道上颠簸了十俄里以后，终于上了大道。

你身边跑过不少拉货的马车，你又经过了几家敞着大门的客店，看见里面都有一口井，屋檐下的茶炊滚沸着……

你的马车跑过了一个又一个小村庄，在无垠的草原上，你沿着墨绿的大麻地，长时间地奔驰着。

喜鹊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

农人扛着锹和耙，悠悠地走在田地里。

一个赶路的人，穿着件破旧的外套，背着包袱，步履维艰。

迎面又过来一辆地主家的轿子马车，六匹高头大马跑得已经很疲惫了。你可以看见车门夹着的一个垫子的角儿。车夫坐在一个蒲团上，身上满是泥……

到了一个小县城。小木屋和木栅栏、石头垒的商店和古桥……

接着向前。

……你到了草原上！

远眺草原的景色，噢，太美了！丘陵起伏，像凝固的波涛，灌木丛在丘陵间的谷地上疯长，间或有那么一小片长得非常高，形成了绿岛。

羊肠小道连接着一个又一个小村庄，白色的教堂和曲折的小河构成了一幅田园风景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行雁正在下落，不知它们看中了草原上的一块什么地方。
一个小池塘边儿上，有一所地主的宅子，还有个果园和打谷场。

你的马车一直向前跑着，丘陵渐渐消失了，展现在你面前的是真正的一望无垠的草原……

冬天，你在雪地上追打兔子，呼吸着寒冷的空气，眯着眼躲避着雪地耀目的反光。

枝干发红的树林上空是碧蓝碧蓝的天……

早春时候，你四周的一切都裂开了，浓重的水气，从融雪中升腾了起来，土地的气息扑面而来。

云雀在阳光下啁啾歌唱，呼应着河水的波浪……

为了远方……总要有离别；春天将要走了，但幸福还会到来

……

霍尔和卡里瑞奇

俗话说，物似类聚，人以群分。是的，我们能体会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奥廖尔省的人和卡卢加省的人区别非常大，前者身材不高，一般都有点驼背，神色凝重，住的是窄小昏暗的白杨木屋，吃得也十分差，衣衫褴褛，常年服着劳役，向来不做买卖。

后者住的则是宽大的松木屋，身材好像也高大了许多，面色红润，孔武有力，穿着干净的衣服，到了节日还要穿上长统靴呢！他们之中做买卖的人十分多，一般是卖奶酪和柏油。

奥廖尔省的村庄周围都是耕地，村中除了几株柳树和白桦树以外，差不多不见任何草木，一间屋子紧挨着另一间屋子，房顶上铺着些麦秸。

卡卢加省的村子周围都有树林，屋舍排列整齐，房顶上用的也不是麦秸而是木板。栅栏篱笆都非常整齐，过路的猪啊狗啊的根本进不去。

猎人们也不喜欢去奥廖尔省，那里草木萧疏藏不住什么动物了，而卡卢加省的森林方圆近百里，草地和沼泽随处可见，有松鸡和山鹑，你走着走着还会惊起鹧鸪。你的狗也会高兴地蹦起来。

一次，我在兹德拉县打猎，偶遇一个卡卢加省的地主，他叫波鲁德金。

他是个好猎手，可婚姻上似乎不太顺利。他曾向省里所有的豪富之家的千金小姐求婚，都遭到了拒绝。

这种打击不可谓不大，但他在给朋友们诉苦的同时，还是坚持把自己果园里收的水果当礼物给人家姑娘的父母送去。

波鲁德金有点结巴，他特别爱反复给人家讲同一个故事，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认为幽默的故事。他把狗叫做天文学家，还盛赞那希莫夫的小说《宾那》。

他家里的烹调方法几乎是法国式的，其秘诀在于让每一种食物都改变了自己的天然味道：肉有了鱼味、鱼有了蘑菇味、面粉有了火药味……

除此之外，波鲁德金先生还算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我们相识后的第一天，他就热情地把我邀到他家去住。

“走着走也一会儿就到，最多五俄里！不过，我们也可以先到霍尔家去。”

“霍尔？”

“啊，他是我的雇农……”

霍尔家在林子的中间，是几间用松木建成的屋子，还有个前廊，底下支着几根柱子。

“嗨，菲嘉，霍尔在吗？”

波鲁德金问一个正站在院子里的强壮的小伙子。

“他不在，去城里了！是否要马车？”

“是的，另外，再拿点格瓦斯来！”

我们走进屋里。

墙壁是圆木垒成的，十分整洁。角落里有一个沉重的圣像，前面燃着一盏神灯。桌子是菩提树木制成的，桌面刚刮洗完，十分干净。看不见忙碌的茶婆虫和蟑螂，不论什么地方都一尘不染。

这时候，那个小伙子端来了一杯质量上乘的格瓦斯、一大块小麦面包和一大钵腌黄瓜。他把这些东西摆在桌子上，身子靠着门框，微笑着看着我们。

马车不久就来了，我们走了出去。马车夫居然是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儿，他正吃力地勒住一匹肥壮的公马。

马车旁边还站着六个与菲嘉十分相像的小伙子。

“都是霍尔的公子。”波鲁德金说。

“一窝小黄鼠狼！”

菲嘉接茬儿说。他跟着我们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又说：

“这还不全呢，坡塔披去林子里了，吉多尔跟着老霍尔进城了……

“哎，瓦西亚，你可要多加小心啊，车上坐的可是老爷！撞上土堆的时候你可得慢点，要不碰坏了车、震破了老爷的肚子！”

菲嘉的玩笑话逗得小霍尔们一阵轰笑。

“把天文学家给我放到车上去。”

波鲁德金说。

菲嘉马上把那只狗放到了车上。

马车启动了。

“啊，这是我的事务所，去看看吧！”

波鲁德金先生指着一座非常小的房子说。

“好。”

“其实，事务所已经没了，不过还可以看一看。”

所谓的事务所只是两间空房，看守人是一个独眼老头儿，听到我们来了，马上跑了出来。

“啊，好啊，米尼伊奇！把水拿来！”

老头儿赶紧又跑了回去，拿了水和杯。

“这是上好的泉水，请喝吧！”

我们一人喝了一杯。老头儿向我们鞠躬后退下了。

我们重新上了马车，半个小时以后，马车进了他的宅子。

“波鲁德金先生，您的雇农们似乎都没和霍尔住在一起。”

吃晚饭时，我这样说。

“啊，霍尔可是个聪明的雇农。二十五年以前，他的家让一场大火烧了个精光，他对我父亲说：‘尼古拉·古齐米奇，请您允许我搬到您的沼泽地上去住吧，我给您交高额的租子。’‘你为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么想往那儿搬呢？’‘我只是很想搬过去，请您相信我吧，只是别派我活儿了，交多少租子由您来定！’‘那就每年五十卢布吧！’‘好。’‘不能拖欠租子！’‘那当然。’这样他就搬了过去。”

“那他现在过得如何？”我又问。

“发大财了！”

“他现在每年给我一百卢布！我让他赎了身算了，可这个家伙很狡猾，一口咬定自己很穷。”

翌日，喝了茶就去打猎。

马车经过一个农舍，波鲁德金冲里面喊了一声：

“卡里瑞奇！”

“是，老爷！这就来！”

一个四十来岁的瘦瘦的高个子跑了出来，他皮肤黝黑、面貌和善，很讨人喜欢。

后来我才知道，卡里瑞奇总是陪着主人去打猎，他背着东西，侦察猎物、找水、采草莓、搭草棚，不停地跟着马车跑，波鲁德金如果没了他是没办法打猎的。

他迈着大步，扛着根细长的木棍儿，哼着歌儿，无忧无虑地张望着前方，非常爱眯眼睛，是个性格温和的人。

我们俩似乎十分谈得来，虽然他照顾起我们来像是在照顾孩子，可是并无卑躬曲膝之态。

正午的时候，烈日当头，我们跟着他走向林子深处他的养蜂房，在那儿可以凉快一下。

卡里瑞奇把我们领到一个草屋里，让我们在干草上躺着休息。他自己戴上个防蜂的纱布似的东西，拿着刀、罐和木头片儿，去给我们割蜂蜜了。

小草屋子里挂满了晾干了的干草，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吸着这诱人的草香，就着泉水喝了蜜汁儿，所以，在蜜蜂的嗡嗡声和树叶的哗哗啦啦声中，我们睡着了。

我被一阵阵风吹醒，我看到卡里瑞奇坐在门槛上，正专心地雕刻着一个瓢。

我欣赏着他那像傍晚的天空般明朗的面孔，感到一种无以言表的美。

这时候，波鲁德金也醒了，我们都没有立刻就起来，而是继续躺着。

疲惫的劳顿和甜甜的睡眠以后，这样静静地躺在草地上，太舒服了。脸上蒸起淡淡的热气，眯着眼睛，回味着梦乡中的疲惫

.....

起来以后，我们去散步，直到日暮。

吃晚饭时，我们又谈到霍尔、谈到了卡里瑞奇。

“卡里瑞奇为人善良，勤奋不倦，可是 he 不能很好地干农活，我老是带着他出来打猎，他也没法儿干农活儿了.....”波鲁德金这样对我说。

第二天，波鲁德金进城和他的邻居朱可夫去打官司去了。朱可夫占了他的耕地，还打了他的一个农妇。

我一个人出去打猎，傍晚的时候又走到了霍尔家门前，迎面碰见了一个宽肩秃顶的老头儿，很像苏格拉底，前额特别高，眼睛很小，鼻孔朝天，他就是霍尔。

我们进了屋，菲嘉立刻给我们端来了牛奶和黑面包，当然主要是给我的，霍尔没有吃。他坐在长凳上，摸着胡子和我聊了起来。

他的动作非常慢，说起话来也显得十分沉着，常常不出声儿地微笑着。

我们的话题极广泛，收获与播种，稼穡之事都涉及到了。我发现他似乎很谨慎。

“霍尔，你为什么不赎身呢？”我问。

“干嘛非要赎身呢？我和我的主人关系不错，租子我也交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起……”

“但，自由总归是件好事哪！”

我又说。

“当然。”

他斜着看了我一眼。

“那你，赎了身，不就有了自由了吗？”

“唉，说起来容易哪，就是自由了，别人也依旧……”

“不，总归要好一些的。”

“可能做了商人会好一点儿……”

他似乎在自言自语。

“你不是已经在做生意了吗？”

“嗨，那不过是捎带脚卖点牛酪和柏油什么的……啊，老爷，需不需要准备马车？”

我没吭声，心想：“这家伙嘴还真严。”

可他还是那么询问地看着我，我无奈只得回答他了：

“啊，我不要马车，明天我还想在这附近转转。如果你不对，今天夜里我就住在你的干草屋里吧！”

“那没问题，不过睡在干草上不很舒服了。我让娘儿们给你铺上床单、放上枕头！”

“喂，我说，你们几个去……还有你，菲嘉，去帮帮忙儿，娘儿们都是些笨蛋！”

片刻，菲嘉就打着灯笼把我领到了干草屋。

我躺在散发着草棍儿的香气的地铺上，狗在我的脚边趴着。

菲嘉道过晚安以后，“吱呀”一声关上门，走了。

一头母牛走到门边儿，大声地喷了两口气，狗立刻吠了起来。

一只猪哼哼着走近，又走远了。

旁边还有一匹马，在一直咀嚼着干草、打着响鼻儿……

早晨，菲嘉叫醒了我，霍尔也出来跟我打着招呼：

“走吧，喝茶去吧，茶炊已经准备好了。”

他微笑着说。

一个身强力壮的农妇给我们端来了一罐牛奶，这可能是他众多的儿媳妇儿中的一个。

一会儿，他的儿子们也逐个走进屋来。

“啊。你真是儿孙满堂啊！”

“是的。我和我那老婆子也算对得起他们了。”他笑着说。

“你们都住在一块吗？”

“是的，他们都想住在这儿。”

“都娶了媳妇了吗？”

“就剩这个了！”他指了指菲嘉。

“我才不娶媳妇儿呢！娶来干什么啊，吵架啊？”

菲嘉顽皮地说。

“得了吧，你小子就知道和丫头们鬼混，净招人家骂了，好啦好啦，你个不要脸的！”

霍尔把丫头们的口气模仿得十分逼真。

“唉，要老婆真没什么用！”

“老婆，可是好劳力，是庄稼汉的好仆人呢！”

霍尔严肃地教导着他的小儿子。

“我要劳力干什么？”

“行啦，你就知道不劳而获！你们这种人，我太了解了！”

“那你就给我娶媳妇儿吧？说啊，为什么不说话了？”

“行啦，别闹啦，看你们把老爷吵得……你别着急，我会给你娶媳妇儿的！”

“啊，老爷，不要见怪呀，孩子还小！”

菲嘉摇了一下头，走了。

“霍尔在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卡里瑞奇手拿一束野草莓走了进来。草莓是送给他的朋友霍尔的，霍尔高兴地收下了。

我非常惊讶，他们之间居然如此的“好”。

以后的三天时间里，我们都住在霍尔家里。这两个人都引起了我的兴趣。

他们似乎非常信任我，无话不谈，一点儿也不保留，我也十分有兴致听他们谈话。

这两个人可以说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霍尔是个富于理性的人，处事不惊，脚踏实地；卡里瑞奇则是个浪漫的幻想主义者。

霍尔会攒钱盖房和别人处好关系，卡里瑞奇这方面是想都不敢想的，他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再说家庭，霍尔有一个和美的大家庭，卡里瑞奇如今已是孤身一人了。

对于波鲁德金，霍尔把他看透彻了，卡里瑞奇则把他看得非常高，只能仰视，不能分析。

霍尔常把事情放在心里琢磨，卡里瑞奇则永远是热情洋溢又朴实无华地向你叙说着……

霍尔对卡里瑞奇非常好，遇事总护着他；卡里瑞奇则十分尊敬霍尔。

当然，卡里瑞奇也有他自己的本事。他会念咒，能止血镇惊；他还是个养蜂能手，酿的蜜特别多。

噢，卡里瑞奇是自然中人，霍尔则是社会中人；一个极易轻信，一个又很多疑。

霍尔知道的事情实在多，他告诉我，每年割草以前，都会有一辆小马车串村过寨而来。

车上坐着一个卖大镰刀的小伙子，你如果付现金，就要一卢布二十五戈比到一个半个卢布；如果记账，那将来要收卢布纸币或是个银卢布。

农民们基本上都是赊账，一般是在几个星期以后再付账。

有的地主想先用现金把镰刀都买进来，再由他们赊给农民，将来农民们再把钱交给他们。他们这么做并没有把价格提高，可农民们并不愿意这样做。

由于这样就没有购买的乐趣了：在小贩那儿买，他们可以轻松地弹一弹镰刀、听听声音，翻来掉去地看，无数地问：

“哎，哎，我说小伙子，这镰刀可不怎么样吧？又来唬我们来了吧？！”

肯定那小伙子就要解释一番、保证一番，一问一答之间乐趣颇多。

到地主那儿去买就没有这种乐趣了。

乡间还有叫做“鹰”的采购员，准确点说是收破烂儿的。他们一般受雇于造纸厂，到乡村里来收购破布头儿。

他们一般是把大车停在村边儿的树林中，然后溜达到人家的后院门口，院子里的女人凭直觉就知道他们来了，马上跑出去和他们会面。

女人们有时候不仅把破布卖给小贩们，还把丈夫的衬衫和自己的裙子也卖给他们。

后来，女人们又开始向这些小贩出售大麻，这可大大地扩展了小贩们的业务范围。

这样的故事，他们给我讲了很多很多。

当他们知道我曾经出过国以后，就开始跟我打听国外的事。

卡里瑞奇感兴趣的是大自然，山啊、水啊什么的，还问到些建筑及城市规模之类的事。霍尔问的则是国家政治之类的问题。卡里瑞奇一直这样问：

“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吗？”

“噢，老天爷，为什么会这样？”

霍尔则紧锁眉头，低着头不怎么讲话，偶尔说一句，也是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的句子：

“在我们这儿可行不通，虽然很合理！”

与他们的谈话我想我没有必要都在这里重复，只是我要讲一下我的感想——这个感想也许有点出人意料：彼得大帝本质上是俄罗斯人，他的改革充分显示了他的俄罗斯血统。

俄罗斯人才会如此自信，信任自己的力量，不留恋既往的一切，而永远向前看。凡是他认为好的他都会合情合理地接受下来，至于从哪儿来的，他从来不闻不问。

他积极的思想总在嘲笑德国人呆板的理性，不过霍尔认为，德国人尽管是个小民族但却好奇心特别强，在这一点上也有可供学习之处。

和霍尔的谈话使我真正领略了俄罗斯农民的纯朴和聪慧。

霍尔尽管不识字，但知识丰富；卡里瑞奇尽管有点木讷，但他却认字。

“这家伙认字儿！”

“他还很会养蜂，极少死！”霍尔说。

“那么你让你的孩子们认字儿吗？”我问。

“菲嘉认字儿。”霍尔静了一会儿说。

“别人呢？”

“别人都不认。”

“为什么？”

霍尔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他偏狭或执拗的一面也很明显，比如，他十分轻视女人，心里愉快时他就会笑骂女人。

霍尔的妻子是个喋喋不休的老太婆，整天坐在炕上，发着牢骚，骂这骂那；儿子们好像并不怕她，儿媳们却都将她敬若神明。

俄罗斯民间小调里婆婆就是这样唱的：

你如何当我儿呀？

你如何当这个家？

你不要打老婆呀，

你不要打媳妇哟。

有一次我想劝劝霍尔，对自己的妻女的态度不应该如此恶劣。

“嗨，你何必管这样的小事呢？对女人，本该这样……”

这时，他老婆从炕上下来，对着狗大吼：“过来，过来，狗！”

吼着吼着她就抄起了烧火棍，朝着瘦瘦的狗背砸去……

有时候，她会站在棚子下，向着所有路人破口大骂……

可是，她怕自己的丈夫，只要霍尔吼一声，她就会回到炕上。

有一回，我听到霍尔和卡里瑞奇就波鲁德金先生而发生的争吵。

“告诉你，霍尔，我不允许你当着我的面说他的坏话。”

“好啊，你对他挺好啊，可他为什么不给你靴子呢？”

“靴子？我要靴子干什么？一个庄稼汉，要那东西干什么？”

“庄稼汉？我也是！可你看看……”说着，霍尔抬起一只脚来，指着那双好像是皮的靴子说：

“瞧瞧，你也应该有这么一双吧？”

“也就是你吧，你跟我们不一样。”

“那总该给你双草鞋吧，你可净陪他去打猎呀，每天一双草鞋吧？”

“是的，他给过我草鞋。”

“我知道，一年才给了你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卡里瑞奇什么也不说了。

霍尔放声大笑起来，笑得连眼睛也看不见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卡里瑞奇会弹三弦琴，自弹自唱，唱得也十分悦耳。

霍尔听着他唱，听着听着，他也唱了起来，可他唱的是十分感伤的歌曲，尤其是那首《我的命》他最爱唱。

“哎呀，我的老爸，你怎么也感伤了啊？”

菲嘉笑吟吟地调侃着他的父亲。

霍尔似乎没听见一样，继续吟唱着他的命运。

霍尔是个闲不住的人，修马车、整栅栏，一天到晚总是不停地忙。不过他几乎从来不打扫卫生，这一点我向他提起过，他回答说：

“屋子里应该有住人的味儿！”

“可是人家卡里瑞奇连蜂房都弄得十分整洁啊！”

“蜂房不干净，蜂就都跑啦！老爷！”

“你有没有世袭的土地？”我又问他。

“有。”

“离这儿远吗？”

“一百俄里吧！”

顿了顿，他又问我：

“我说老爷，您是不是在自己世袭的土地上住呢？”

“是。”

“您是不是常玩枪？”

“是。”

“非常好，您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打松鸡！”

第四天的黄昏时分，波鲁德金派人来接我。

我和卡里瑞奇上了车。

“再见，霍尔，祝你健康！”

我有点恋恋不舍地说，尔后又冲着他的儿子说：

“菲嘉，再见！”

“再见，老爷，可别把我们忘了啊？”

就这样，我们上了路。

晚霞映红了西天。

“明儿又是个大晴天！”

“不，老爷，明儿有雨！你看，鸭子在那儿拨拉水呢，草味儿也浓！”

卡里瑞奇非常有把握地说，好像是个气象专家。

伴着歌声，他把马车赶进了丛林，天空里尽是霞光。……